

勢害者易離。故屢賞以撫士。力困者難用。故屢罰以畏衆。窘困互文也。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不精。通典御覽。作不情。

始暴刻峻嚴。以治其下。後畏其叛已。姑息以撫之。

如此者。恩威兩廢。可知馭衆之術不精也。此相其將來委謝者。欲其休息也。

委。謂委質也。以其子弟委質。來謝其罪者。欲其休息以圖再舉也。武備志古寫本。相去。作解去。杜氏梅同。必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武備志古寫本。相去。作解去。杜氏梅同。必

怒而來逆。久而不戰。又不解去者。恐有相期之兵。待其來至也。故必謹伺察之。以上皆相敵之法。而此相其情也。

兵非貴益多。原本。作非益多。惟無武進。注及本義作雖。按。惟雖古通用。此也。今從說本。惟無武進。惟。賈氏梅氏張氏。注及本義作雖。雖。猶且聽也。注。武進。銳武輕進也。言兵不貴甚多。將惟持重不輕進。且其恩威教練。足以併合衆力。則善料敵形情。而取勝於人而已。若將蕩然無慮。輕敵武進者。不能併力料敵。故其兵雖多。必爲敵所擒也。蓋併合衆力者。用兵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可相敵以制。

此結上文起下文。益。猶甚也。國策。以中山之小。而三王猶且聽也。注。武進。銳武輕進也。言兵不貴甚多。將惟持重不輕進。且其恩威教練。足以併合衆力。則善料敵形情。而取勝於人而已。若將蕩然無慮。輕敵武進者。不能併力料敵。故其兵雖多。必爲敵所擒也。蓋併合衆力者。用兵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可相敵以制。

失孫子之意。或問。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張預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此言得之。

故令之以文。淮南子兵略訓引。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之。令作合。文武並用。恩威兼施。則下親而畏法。可不謂之必勝耶。取者。言其易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御覽。俱作。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者。御覽。作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

素。猶豫也。夫教民者。必勝之本。民能服教。故可以併力矣。然其能服教。必由於令素行。令素行者。自與衆相得而生。與衆相得。乃文武並用之効也。若夫恩威無素。民不服教。安得併力以勝人哉。凡教有精粗。所謂教民者。非止教其粗。謂必盡其精也。威氏曰。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

勝。故曰料敵取人而已。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本義講義。無二也字。此下言併力之道。以結一篇之意。蓋處軍相敵。行軍之庶務。併合衆力。用兵之大本。徒知庶務。而不務其本。則不止無益於制勝。適足以招覆亡之禍耳。此孫子所以拳拳然以恩威爲言也。夫將無恩則不親。無威則不畏。恩與威。雖不可偏廢。及其用之。則自有先後焉。若恩信未洽。遽以刑法加之。則下怨而不服。下不敢服。則使用甚難。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皆謂之也。故爲將者。恩不可不先施也。然當其親附之後。無罰以齊之。則下玩恩而不畏。不吾畏者。尤不可用焉。吳子以非令前獲。而斬材士。呂蒙以取笠覆鎧。而戮鄉人。皆慮之也。故威不可不後加也。然事固不可執一而論焉。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穰苴爲將。問病分食。穰苴爲將。問病分食。飲食。問病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身與士卒平分飲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月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衆爭奮爲之赴戰。晉師敗走。是先施恩也。孫子勒兵。斬二姬。孔明治蜀。政尚嚴。是先立威也。或先威。或先恩。惟適時爲貴。古之能用恩威者。必先料時勢。察人情。以爲其先後。故下親而畏法。若不考其勢人情。而徒曰先恩後威。則

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所謂教民二年。蓋操手足號令者。而教其粗也。示以義信禮。是操心性氣者。乃教其精也。精粗悉教。而後用之。此文公所云併合衆力。天下無敵也。後世主將。不察恩威之用。不知教民之道。或肆苛虐。或施小惠。以求併力勝敵。難矣哉。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後世敗亡之禍。其源在於此。不可不察也。○此篇首言處軍據去之利害。次言相敵攻守之利害。終論恩威之用。以示併力之道。精粗本末。無所不至。讀者宜玩兵聖之深意矣。

孫子纂注卷十

地形篇集注一本。作地勢篇。近本。作地形第十。

天下之地。水陸山澤。不同其形。形既不同。則戰守之勢。亦隨而異矣。地形安可不講耶。前篇既論行軍據去之利害。此篇乃示戰地攻守之利害。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挂。通典。近本。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

此先揭六地之目。其義與法下文詳之。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本義。曰上。通形者。通典。作居。通地。

先居高陽。通典。居上有。利糧道。以戰。則利。

高陽。解見前篇。言平原廣積。四無要害。道路交通。往來無礙者。我先據之。居其高陽。以待待勞。又能戒其後。莫使敵阻絕糧道之通利。然後交戰則勝。否則殆矣。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

往則地下而廣。返則地高且阻。如物懸挂。曰挂形。我審觀其無備。乘易往之勢。疾出而破之。挂亦何妨。敵

若有備。則堅陳要我前。奇兵逼我後。進退兩難。如之何其不敗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彼我各守高隘。兩間或有可戰之地。而險阻傾側。進退不便。其勢但得相支持而已。故名曰支。敵雖以利誘。亦宜無出。我引而去。以誘敵人。乘其半出險行列未定。而回疾戰。其勝可必矣。

隘形者。通典。我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此下三地不釋名義。以其常語也。盈。說文滿器也。

言兩山峭絕。中有通谷者。我先居之。必當守其隘口。與山平齊。如水之滿器與口齊。而可待敵來攻。

如。此則進退攻守。惟吾所欲。且我可奇於人。人難。以用奇於我。是以爲便也。敵若先居此地。以此術待我。則當引而去之。若彼入隘而不知盈口。則我亦入其隘。與彼共險阻。此則在戰。不在地。所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是也。此齊口之術。非惟用之於隘。雖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利。中有徑者。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

險形者。通典。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不能鈴制。則士卒強戾。號令不行。如弓釋弦。其敗不待言也。

更強卒弱。曰陷。墜入地曰陷。言陷沒而不能出也。凡卒貴練。練則精。精則強。若練之無素。臨陳畏縮。爲吏所督。力不能堪。必至陷沒也。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偏裨副將之類。對。怨也。自上墜下曰崩。言如山之崩壞也。凡將貴明知長吏之能。任使必適其才。若將不知其有能。徒欲使之從吾驅使。宜其怒而不服。主將之命。遇敵輒怨而自戰也。大吏恩重。故雖怒且怨。猶能爲戰。如其小吏。非走則降。可不謂崩耶。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大將懦弱而無威嚴。教導失法而不詳明。吏與卒無久任常守之職。陳兵列衆。無節制紀律之度。爲將若斯。是自亂之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北。奔也。凡軍無分別之法。勇怯強弱。一視同待。則勇者不勸。怯者。因有所容。故趨健出衆。材力軼格者。別聚爲一卒。養之甚厚。使腹心健將領之。以充於親兵前鋒。倡勇陷陳之用。齊之伎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

山峻谷深。車騎不便者。我先據之。必就其中。擇高陽而居之。以待敵來就。如此則可以高擊下。以佚擊勞。若敵先據之。宜自引去以誘之。不宜從之與戰。杜牧曰。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營壘既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若輕進挑人。則前後隔絕。以勞當佚。安得不敗乎。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以上六者。皆地道自然之利害也。知之者勝。不知者敗。其實在將。可不察耶。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近本。天下。將之過也。以下言自取敗者有六。此先舉其目。凡此六敗。由於自治之失。自治既失。則雖知地形。亦何益之有。故曰將之過也。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夫勢均力敵。且視易勝而後戰。若我無勝算。徒以寡擊衆。豈得無敗而走耶。卒強吏弱。曰弛。弓釋弦曰弛。弛。放也。言士卒放肆。不遵法度。如弓釋弦也。凡吏貴公平嚴正。能奉法糾非。若吏懦弱。

漢之俠士劍客奇材。吳之解煩。齊之決命。唐之跳盪。宋之拐子馬。皆是也。將既不能料敵。妄以寡弱當衆強。又無選鋒以備應急之用。而欲其不奔敗者。難矣。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以上六者。皆取敗之道。而其任在將。不可不詳察也。蓋知六地而擇利。知六敗以自警。皆自治之要。制勝之本。故曰將之至任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杜牧曰。助險易利害遠近。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而用戰者必敗。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凡戰得地勢伸。失地勢屈。地形者。所以助勢也。必能料敵情。而制為勝之術。又能計地形之利害。以為兵勢之助。斯為大將之道也。知此二者。以之戰則必勝。否則必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近本。無國之寶也。

此承上文。言上將之道。主。君也。合。猶歸也。既能料敵。又能計地。故勝敗可豫見。見勝則戰。見不勝則止。便宜在我。不曲從君命。蓋用兵之要。保民利主而已。若不願勝敗。曲從君命。一身固可以免罪。其如人民之命社稷之計何。此趙充國所以守屯田之議。

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_レ知地形之不可_レ以戰。勝之半也。故知_レ兵者。動而不_レ迷。迷。一作困。見杜牧注。舉而不_レ窮。窮。一作頓。

此結一篇之意。知己而不知彼。知彼而不知己者。一勝一負。彼已皆知。而不_レ知地形之有_レ害。則亦不能常勝也。知己既明。知彼既詳。又能知地形之理。據去攻守。不_レ失其宜。此為知_レ兵者。惟能知_レ兵。故動中機。而不_レ迷惑。舉合_レ利。而不_レ窮困。此乃必勝之兵。萬全之軍也。

故曰。知_レ彼知_レ己。勝乃不_レ殆。知_レ天知_レ地。通典作知地知天。勝乃不_レ窮。通典。近本。作勝乃可全。古寫本同。十家注本。一從通典。以為韻語。似有理。此引古語。以證其說也。○此篇因論地形。併及六敗。終說上將之道。以示兵之大本。古之良將。合三軍之衆。為父子之兵。皆由斯道而已矣。

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此言必勝之本。在得人心也。胸前曰嬰。兒之始生。抱之於懷。以乳養。故稱嬰兒。嬰兒口不能言。飢飽痛癢。由於父母以誠察之耳。卒之於將。尊卑懸隔。疾病勞苦。常難上通。將能察其情。如父母視嬰兒。則下感而親之。人之於愛子。居欲其安。養欲其豐。憂樂喜戚。莫一不用心。將撫其卒。如慈父視愛子。則卒亦視將。如孝子事父。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者。未之有也。故可與赴深谿。可與之俱死。計篇所謂道者。蓋謂之也。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近本。作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此言威亦不可廢。夫務厚養。而不能驅使。一恩愛。而不能行令。亂我法。而不能律治。姑息以臨下。則如驕惰之子。狎恩恃愛。豈得用之以戰耶。必也恩威兼施。不可不地。斯得其用。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_レ知敵之不可_レ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_レ擊。而不_レ知吾卒之不可_レ以擊。勝之半也。知敵

孫子纂注卷十一

九地篇近本。作九地篇第十一。

前篇六地。言一軍相戰之地。此篇九地。言大軍所據之地。六地形狹而事小。一軍之勝敗。係其得失。九地形廣而事大。國勢之屈伸。由之而生。乃地形九地。所以分而為二也。凡地有九等。故法亦有九。然出師擊人。為地所制。而不能取勝者。未為堪上將之任也。故孫子於此篇。明揭千古之秘訣。以示無人不_レ可用。無地不可_レ勝之術。尉繚子曰。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蓋亦由乎有此術耳。嗚呼。兵聖示人以百戰百勝之秘者。至此毫無遺矣。學者其可不_レ致思耶。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此舉九地之目。其義與法。下文詳之。近本。地下。有散地。史記縣布傳。引以下釋九地名義。自戰境內者。後有城池可恃。妻子可願。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故名為散之。

地。楚闔廉曰。鄙人軍其郊。必不誠。而恃其城。莫有鬪志。遂戰敗之。是也。
有鬪志。遂戰敗之。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後漢書高彪傳注引之。為輕地。
出境不遠者。士氣未專。難進。易退。故名為輕返之地。

我得則利。近本。則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要害之地。先據者勝。故名為相爭之地。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數道相交。可往可來。故名為交錯之地。蓋通形之大者也。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高彪傳注。作衢地。其地要衝。而三面連諸侯。一面通於我。我先至此。據其形勢。則得隣國之助。故名為通衢之地。言天下者。謂後日之成効也。

入人之地深。高彪傳注。背城邑多者。高彪傳注。背作倍。三字。為重地。

入敵國已深。背敵城邑又多者。退還不易。故名為重難之地。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近本古寫本。為圯地。崎嶇沮洳。或傾或陷。故名為圯毀之地。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擊。吾之衆者。高彪傳注。為圍地。

輕地則無止。始入敵境。人心未專。若止而遇敵。則士卒思家。憚死戰。故宜務進。不宜合止。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必充高。無由其通路。設疑伴惑。作使。示若將去。乃選騎。張注。作選精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又曰。此章惟出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必充。作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必充。無字。爭地則無攻。

險要之地。敵先據之。我後而爭。則必失利。故宜先據之。不宜就而攻人。

吳王問孫武曰。爭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以必充。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為利。有讓之者得。爭之者失。而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

前隘後迂。進退艱難。彼能守之。雖衆何用。故名為受圍之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生。

疾戰者。謂併力一向。以死救死也。六韜。有疾戰。山川隘險。敵守甚堅。資糧既乏。野無所掠。若居此地。絕去生慮。迅速決戰則存。至其士氣挫。糧儲竭。萬無一生。故名為死亡之地。

是故散地則無戰。無以戰。作。

是以下言九地之法。近郊之地。彼專我散。彼利速戰。我利持久。故宜收保。不宜決戰。九地之法。別有孫子問答之語。今舉之其條下。以備參攷。

吳王登壇必充。作吳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張預注。無士卒顧家。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必小城。作。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塞。必充。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必充。吾兵在國。安士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究與作欲。必因勢。依險設伏。有地字。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通。無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突起。此全勝之道也。何注。無字。交地則無絕。通。無相絕。作。道路交錯之地。恐其邀截。須城寨部陳。首尾連勢。投路糧道。彼此通利。毋使之相隔絕。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全。吾邊城。修其守備。作所。深絕通路。通。必充。而。吾不往。通。彼不可往。來。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衢地則合交。

四通之地。須結交旁國。以為我援。

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張注。必。若吾道遠發後。無。若字。張注。遠。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他國。通。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必充。約和傍國。交他字。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通。已作。字通用。簡兵練卒。

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何注及必究。無簡兵以下二十四字。張注。我有衆助。彼無親吾軍事以下十六字。但通典有之。失其黨。有與字。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重地則掠。

深入敵境。糧餉不繼。須掠饒野。以豐儲蓄。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絕。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有卒字。若欲還出。即爲戒備。通典。即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通典。作塵埃氣揚。以牛馬爲餌。張注。作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圯地則行。

圯毀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而去。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陣。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作期。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受圍之地。難恃力。宜以謀制。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必阻險路。敵絕我糧道。通典。無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張注。敵作彼。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則字。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通典。無我則二字。必究。前闕後拒。左右犄角也。俱無也字。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通典。紜。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旂。何注。作旂。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死地則戰。

死亡之地。猶豫者屈。宜疾決戰。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有衆字。欲上。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必究。捐絕去生慮。將無餘謀。

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氣一力。兩旁或攻併。必究云。或作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必究作死。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閉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透一作逃。必無鬪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必究。作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親。使吾弓弩。但守其所。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勿戰。敗謀之法也。○右問答。不知出何書。始見於杜氏通典。宋人何氏張氏注孫氏亦引之。清人畢以珣撰孫子敘錄。斷然爲八十二篇之遺文。其言似有據。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本義講義開宗。無所謂二字。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御覽收作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上陳九地之法。此下言善用兵者。不爲法所制。而九地皆能得勝也。古之善用兵者。使敵其前軍與後軍。不得相及。其大陳與小陳。不得相恃。而陳體支解。失聯屬之勢。又使其將卒散亂。不相救援。上下驚擾。不相收斂。而崩潰震蕩。莫知所抗拒。士卒離散。而隊伍不復集合。兵刃漫接。而行列不復齊一。蓋其必如此者。由於有能致人之術。以乘其不意也。虛實篇曰。

左右前後。不能相救者同此。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我欲乘其不意。彼無隙之可擊。則亦不宜妄動矣。警鬪浪戰。兵家之大禁也。善用兵者。唯視其利不利如何。而動止而已矣。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此設問答。以明上文之意。夫兵衆者勢強。法整者難圖。遇其將來而薄我。欲動則不可勝。欲止則亦不可得。若是尤難爲計。此但有二術。審知其所愛。而奪之。則彼之進退。必聽於我矣。所謂所愛者。或積聚所在。或救援所恃。或心腹巢穴所託。或地利要害所憑。凡彼所利所願。皆是也。彼來薄我。則所愛之地。不得虛。故我不過其來。而先趨其所愛。以奪之。如此則彼安得不分兵以救之耶。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且夫赴前者後虛。患後者前怠。亦人情之常也。我乘其寡虛。疾出制之。即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者。而敵人安得不聽從於我命耶。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直解云。舊本速下。此亦答辭也。兵貴疾速。速則用神。故審察其機。乘人倉卒不及爲備之時。又由其所不料之路。以掩其所

不戒之慮。此乃奪愛之術也。苟有此術。敵衆且整。使其陳隊散擾。將卒惶惑。復何難之有。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此以下言重地之情。以起下文率然之義。蓋奪愛之術。固可以制強敵。然非我以至實當之。則不能全其勝。至實之本。在人期必死。人之期必死。莫甚於重地。故先言重地之情也。兵之在重地。專心同力。以軍爲家。將爲父母。此乃地之理。而決水必於千仞之谿。轉石必於千仞之山。蓋謂之也。攻者入重地。禦者居散地。以渙散之兵。當必死之敵。故主人不得勝也。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重地之患。在食不繼。故掠其富饒。以豐糧儲。客兵之害。勞疲爲大。故盡心撫養。勿使勞苦。氣盈而發者必銳。力積而動者必勁。足食謹養。所以併氣積力也。守如不足者。其情必祕。攻出無形者。敵不能窺。不足無形。用兵之根柢。使敵不測。運用我兵之計謀者。亦由是也。吾能蓄盈。審窺其虛。乘機電發。一舉取勝。如王翦伐楚。堅壁休士。待軍中投石超距。而後用之。是也。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人情陷危地。雖死且猶不奔。其決死如此。又安有

無有他意。或曰。田單以一卒爲神師。而破燕師。朱矩詐稱子產有教。以破劉暢之類。非用祥哉。曰。衆疑者。假之以使決其惑。既決者。禁之而使莫生惑。要在使人心決然。無所他之上耳。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棄其所愛。而不取顧者。非憎惡之也。有所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劇之勇也。諸上者字。近本無。直解作則。○劇音會。偃。亦臥也。頤。頤也。人期必死。悲感垂涕。故坐者沾襟。臥者交頤也。諸。左傳作鱗設諸。爲闔閭刺吳王僚。劇。曹劇。史記作曹沫。沫。或作沫。兩通。俱音呼。內反。史記。案隱。爲亡葛。

反。疑。事魯莊公。柯之盟。劫齊桓公。皆敢死之士也。三軍之衆。投之於無所往之地。則強弱勇怯。同一決死。故有諸劇之勇也。故善用兵者。十家注本。無者字。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率。猶速。言速然相救也。常山。北嶽恒山。避漢文諱。稱常山也。如率然者。謂三軍相救之勢如此。非陳法之謂也。張預以八陣圖解之。後人多從其說。甚失孫子之意。

不得人之竭力哉。然人皆有知識。非吾以術投之。孰肯前進。自就於無所往之地。投。擲也。執無情之物。以擲於彼之義。可見士卒憤然。唯吾是聽也。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

此言兵士之情。以明上文之義。夫用兵之術。不過因人情而裁之而已。凡陷於危險。則持殊死之志。故不懼。無可走之路。則絕逃生之意。故其心固。深入背險。則以軍爲家。故志專如拘繫。勢不得已則奮激忘死。故捨生力鬪。人情常如此。故爲客。當務深入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深入重地。人自同心。故不待修整。而士自戒備。不待求索。而得其盡力。不待約束。而人自相親。不待號令。而自信從。管子曰。兵。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意與此同。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集注云。一本。之作。災。李筌注同。凡吉凶之兆。皆曰祥。左傳。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是以凶兆爲祥也。蓋動必死之志。莫甚於疑惑。疑惑多生於祥言。今兵陷危地。人各決死。於是妄倡神靈鬼怪妖祥之言。者。衆心安得不疑惑哉。此際正宜安其心。養其氣。切須禁止妖祥之言。以去疑惑之志。如此則士卒專一。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近本無。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而濟。近本。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此設或問。以明上文之義。夫吳越世仇也。同舟遇風。共處危難。則相救如一體。況非仇讎者。陷於無所往之地乎。其相救如率然。勢之必然者也。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未。講義。齊勇若一。政之道也。作不。剛柔皆得。皆。武備志。地之理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按。方。並也。並船曰方船。見戰國相並。必拘縛而成。故曹公爲縛之義。謂。並縛兩馬之足。使不得得進退也。齊勇。齊一勇氣也。剛柔。猶強弱也。夫方馬埋輪。使不得動。其狀似可恃。苟不同心力。人各分爾我。不能恃其必相救也。所恃者。人心而已矣。然人不能皆勇。必欲三軍齊勇。如出一人者。惟政之道。能使然耳。人不

能皆剛。必欲強弱齊奮。各得其用者。惟地之理。能使然耳。下文將軍之事靜以幽以下。正明政之道。凡爲客之道。深則專以下。乃言地之理。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携手若使一人。猶言若携手使一人也。源君美曰。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注。猶言我若是何。孔疏。古人言有顛倒。故杜以爲是無若我何。猶言我若是何。器按。漢書高祖紀。呂嫚怒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奇人。此猶言常奇此女。欲與貴人。顛倒與此同。顏氏注不明。言三軍雖衆。呼吸相通。臂指相應。如下提携手。以使

一人。其能如此者。政道地理之妙用。使_レ人不得_レ已也。此乃結_二上文之意_一。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此以下言_二政之道_一。夫人陷_二於危地_一。各自力鬪。然所_二以投_二之危地_一者。由_二將有_二駕馭之術_一。能使_レ衆不知_二其爲_二危地_一而就_レ之耳。是軍政之微權也。所謂政者。非_二特謂_二施設之術_一。要在_二將有_二修身之實_一也。凡用兵之術。無形爲_レ貴。有_レ形則人窺_レ之。故事要_二幽深而不可_レ測_一。然幽必出_二於靜_一。靜者。將心鎮重凝定。而不_二躁擾_一也。御_レ衆。在_二齊整_一。法亂者敗從_レ之。故軍貴_二整治而有_二條理_一。然治必本_二於正_一。正者。將身公正方持。人不_二敢犯_一也。靜正屬_レ內。幽治屬_レ外。內有_レ養。而外有_レ制也。此四者。軍政之大本。無形之根柢矣。

能愚_二士卒之耳目_一。使_レ之無_レ知。人有_二知識_一。必生_二疑懼_一。故以_レ術御_レ之。使_レ衆不能_レ知。蚩蚩然。惟我是聽。所謂可_レ使_レ由_レ之。不可_レ使_レ知_レ之者。乃靜幽之効功也。易_二其事_一。革_二其謀_一。使_レ人無_レ識。易_二其居_一。迂_二其途_一。使_レ人不得_レ慮。

人。謂_二我卒_一也。兵之貴_二詭道_一。非_二止詭_一敵。妙在_二愚_二我卒之耳目_一。以得_レ其用上也。故衆以爲_レ當_レ爲_レ之事。吾易_レ之。不必爲_レ。衆以爲_レ當_レ施_レ之謀。吾革_レ之。不必施_レ。衆以爲_レ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_レ不_レ察也。原本無_二字_一。今從_二十家注本_一。近本。古寫本。

此結_二上文_一。夫九地各有_レ法。法者其常也。守_レ常者。勢有_レ時而屈焉。故深知_二人情_一。而能通_二其變_一。則九地皆可_レ制勝矣。凡物極屈。則伸生_二其中_一。投_レ亡陷_レ死。屈亦極矣。而生存之利。於是生焉。此乃人情自然之理也。能知_二此理_一。而通_二其變_一。則內無_レ不可_レ用_レ之卒。外無_レ不可_レ破_レ之敵。此孫子徹頭徹尾之言。其告_レ學者。莫_レ餘蘊_一矣。蓋兵家之法。千緒萬端。概而言之。不過_二察_二人情之理_一而已。十三篇所_レ論。自固制勝之術。莫_レ一非_二因_二是以濟_レ之者_一。唐陸贄告_レ德宗_一曰。兵法者無_レ他。人情而已。此言得_レ之矣。

凡爲_レ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_レ國越_レ境而師者。絕地也。此以下言_二地之理_一。故先揭_二因_二地之淺深_一。而人情有_レ異。以起_二九地之變_一也。絕地。謂_二地勢隔絕_一。不_レ與_二本國_一相通。蓋與_二重地_一同。以_二地勢隔絕_一。謂_二之絕地_一。以_二重_二難於還_一。謂_二之重地_一。皆去_レ國越_レ境之地也。凡重地之患。在_二食不_レ繼_一。故九變曰。絕地無_レ留。掠而得_レ食。豈得_二久留_一哉。此舉_二絕地_一者。申明士卒不得_レ不_レ專_レ之意也。言爲_レ客之道。當_二務深入_一。入深則人心專一。淺則人心渙散。夫去_レ國越_レ境者。地勢隔絕。不_レ與_二本國_一相通。人心安得_レ不_レ專哉。蓋反覆言_二深則專之故_一也。按。九地之目。無_二絕地_一。故舊說不_レ及。梅氏曰。進不_レ及_レ輕。退不_レ及_レ。

當_レ居之地。吾捨而他徙。衆以爲_レ當_レ由_レ之途吾迂而就_レ遠。諸如此類。莫_レ非_二所以愚_二其耳目_一也。吾有_二此術_一。故我兵且不得_レ測_二吾意_一。況敵人相隔而守者。豈能窺_二吾造意之端_一哉。韓信背_レ水以破_レ趙。李愬冒_レ雪以入_レ蔡。賈詡促_二張綉_一。更逐_二曹操_一。趙雲開_二營門_一。坐退_二魏兵_一之類。皆是也。帥與_レ之期。如_二登_二高而去_二其梯_一。集注云。一本作_二帥與_レ之登_一。帥與_レ之深入_二諸侯之地_一。而發_二其機_一。

帥。率先也。期。與_レ衆約_二戰地_一也。既能愚_二士卒_一。使_レ之我指示是從。然不_二身率而先_一之。則決水轉石之機。有所_レ不行。故將必身帥_レ之也。梯。所以登_二高也。登而去_レ梯。欲_レ退無_二其路_一矣。機。所以出_レ矢也。入而發_レ機。不得_レ不_二疾進_一矣。皆軍政地理之妙用也。古人有_二焚_二橋沈_二船_一。破_レ釜棄_レ糧之術。亦其一端耳。

若_レ驅_二群羊_一。原本。若_レ有_二焚_二舟破_二釜_一四字。按_二焚_二舟破_二釜_一。特軍政之類。孫子之言。疑注文誤入_二正_一。且加_二此四字_一。術亦甚狹。而文也。故從_二近本_一古寫本_一改正。驅而往。無_二驅字_一。驅而來。莫_レ知_レ所_レ之。

入_二危險_一。人之所_レ懼。非_二吾有_二其術_一。則士卒先_レ事而窺_レ其意。疑懼驚動。或生_二他變_一。故必愚_二士卒_一。使_レ之若_二群羊_一往來馴然從_レ驅。不_レ知_二其將_二何往_一也。近本。無_二此字_一。

聚_二三軍之衆_一。使_レ之無_二潰散離叛之意_一。蚩蚩然陷_二於險難必死之地_一。眞可_レ謂_二將軍能事_一矣。

散。在_二二地之間_一。王氏曰。此越_二鄰國之境_一也。是爲_二孤絕之地_一。當_二速決_二其事_一。若_レ吳王伐_二齊近_一之。凡如_二此者_一。故不_レ同_二九地_一之例。張氏曰。去_二己國_一。越_二人境_一而用_レ師者。危絕之地也。若_レ秦師過_二周而襲_二鄭_一。是也。此在_二九地之外_一。而用_レ師者。戰國時。間有_二之也。鄭氏曰。所_レ過_二關梁津要_一。使_レ吾軍在_二後_一。告_レ畢書_レ絕之。是謂_二絕_一。顧慮_二慮_一。尉繚子曰。遇_二有_二還_一之心也。司馬法曰。書_レ絕地之謂也。然不_レ預_二九地_一者何。九地之法皆有_レ變。而絕地無_レ變。故論_二於九地之中_一。而不_レ預_二九地_一者何。趙氏曰。絕地之句。而反此篇無_二絕地之文_一。此特因_二上文諸侯自戰_一其地。爲_二散地之句_一。而反言_二申_一之也。茅氏曰。爲_レ客者。入深則衆心專一。入淺則衆心渙散。是故去_レ國。越_レ境而師。本危絕之地也。然有_二重_二輕_一圍死之別焉。愚謂_二諸說率屬_二於強解_一。尉繚子云。背水陳爲_二絕地_一。言_二水隔_一絕其背也。史記蘇秦傳。秦王曰。寡人地絕兵遠。不能_レ攻也。此言_二秦之與_二宋_一。地勢隔絕_一也。夫去_レ國越_レ境。多背_二其城邑險要_一。非_二隔絕之地_一。而何。讀者宜_レ擇焉。

四達者衢地也。作通。近本。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_レ固前_レ隘者圍地也。無_レ所_レ往者死地也。下將_レ言_二九地之變_一。故復叙_二其目_一。而止言_二五地_一者。舉_二大略_一也。是故散地吾將_レ一_二其志_一。志。武備志。作_レ心。此以下言_二因_二人情_一以通_二九地之變_一。夫無_レ戰者。散地之常也。吾有_二一_二其志_一之術。則散地亦可_レ戰。是其變也。九地之變。地各異_レ術。然以_二一_二其志_一。爲_二戰之要_一。下文屬_二繼塞示_一。亦皆_二一_二志之教也_一。凡兵出而閉_二門_一。軍過而焚_二橋_一。背_二川谷_一以止_二軍_一。繫_二牛馬_一以塞_二路_一。高歡用_レ之。破_二爾朱兆_一。或斫_二木穿_レ壕。以斷_二其歸途_一。或厚賞嚴刑。以勸_二進懲_一退。諸如此者。皆其術也。苟善_二此術_一。九等之地。莫_レ不_レ可_レ戰者。以下所_レ論之八變。悉以_レ之爲_レ本。然臨_レ敵之際。機變瞬息。

非豫窮其施設之理。則於倉卒急遽之時。鮮不失其利者。故劉氏曰。吾將者。謀也。預也。凡讀兵法。須要設身以處。如此及下文所云。俱非臨時可辨。必先有段詳審縝密思致。所謂好謀而成也。此言也。學者頂門一鍼。不可不警也。

輕地吾將使之屬。通典。之作其。

無止。輕地之常也。然使其隊部營壘。密近聯屬。則亦可止而戰。蓋輕地之患。在卒思家懼敵。故使之不懼則輕地亦何妨。所謂屬者。使人不懼之術也。使童子夜獨行。纔出其門。畏縮不進。有數童子。結伴而行。則無人之境。且猶不懼。司馬法曰。畏則密。又曰。前後序。車徒因。皆使之屬之意。

爭地吾將趨其後。

無攻。爭地之常也。然能趨其後。則攻亦不妨。凡銳進趨利者。不暇顧其後。故吾引而誘之。密趨其後。乃攻奪爭地之術。

交地吾將謹其守。通典。作固。其結。

無絕。交地之常也。徒求無絕。未可勝敵。必也。嚴其守備。警其不虞。截險塞隘。待彼來攻。犄角擊之。乃交地制勝之術。

衢地吾將固其結。通典。作謹其市。

合交。衢地之常也。交雖已合。其結不固。則無益於

戒而自禦。勢不得已。則不命而自闕。過險要。走路絕。則馴然唯吾是從。所謂政道也。地理也。要使入至此而已。按。過則從之句。頗難讀。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過當作過。字之誤。皆不探。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武備志。作一不知。十家注本作非霸王之兵也。此言得地利之要有三。以起霸王之兵。解詳於軍爭篇。凡軍爭有先後。九地有利害。非知此三。安得施迂直之計。投險之術哉。三者一不知。未足取勝立威。故曰。非霸王之兵也。四五者。言其凡也。實即上三事。或謂。四五為九。即九地之利害也。鑿矣。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御覽敵下有字。御覽敵下有字。御覽敵下有字。霸王。即上文古之善用兵者也。其衆不得聚。即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也。其交不得合。以威破其黨也。大國猶然。小國不待言矣。

是故不爭事。御覽。作天下之交。不養集注云。一。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伸。我不爭交結。而天下親我。不養威權。而天下懼我。伸。吾所欲之私。兵威加於敵國。是真獨出獨入者。天下豈有堅城強國哉。此乃善用兵者之成效也。

事。故重禮厚幣。使之盟誓不渝。以張腹背之勢。則敵人恐懼。其利可全。

重地吾將繼其食。續。一作掠。誤。

掠者。重地之常也。彼若清野自守。則掠無所獲。故務繼其糧餉。或課於降附。或糴於商民。使不至乏絕。而其敵可破。

圯地吾將進其塗。

行者。圯地之常也。敵若要我前。則行亦不得。故必謹其斥候。審其動止。先分輕銳。疾進超圯。據利布陳。備其要擊。大軍守序。陸續而進。問。我既入圯。敵遽出。要我前。絕我後。為之如何。曰。此為圍死之地。投險之機。不求而得。宜塞其闕。示以不活。一氣并力。疾進出圯。不宜為退還之計。以自屈矣。

圍地吾將塞其闕。

謀者。圍地之常也。徒謀安能破敵。凡圍者必闕。我自塞其闕。示敵以守固。示衆以必死。密伺其隙。疾擊破之。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戰者。死地之常也。徒戰豈能取勝。故焚財棄糧。塞井破釜。慷慨告諭。示以必死。并力一氣。疾戰破之。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闕。過則從。此再申人情。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凡人情在圍地。則不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此下再言政道地理。以申明神明之用。夫賞罰號令。國有常典。但格內之號令。常憲之賞罰。人視為常。畏感不深。故施法外之賞。懸政外之命。使人不得測。則人不待擬議退避。而死者皆聽於吾矣。威繼光曰。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此之謂也。此不言罰者。說出作戰篇。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畢以珣曰。犯。動也。犯本無用意。凡文字。皆有本訓。有轉訓。犯為侵。故又得為動。魏武以用釋犯。謬已。未可知孰是。夫三軍之衆。人各有心。非吾有政道之微權。使衆不得已。安能得若使一人耶。無法之賞。無政之令。乃所以使人若轉丸撥珠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用之以其事。勿告之以其所欲為。人知其謀。則疑。用之以所利。勿告之以其所害。人知有害。則懼。衆疑且懼。則去梯發機之術。亦不可行。是豈能愚士卒者耶。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史記引之。作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為勝敗。猶言決勝敗。蓋投亡陷死。非止言深入。

每戰有_二此術_一。故無_二地不可戰_一。無_二敵不可破_一矣。
 故爲_二兵之事_一。在於_二順詳敵之意_一。於字。無。
 此下歷_二叙制勝之要_一。以終_二此篇之義_一。順。不_レ逆也。詳同_レ伴。箕子伴狂。史。順伴。謂_レ不_レ逆_二敵意_一而伴_レ之也。燕策曰。記作_二詳狂_一。順伴。謂_レ不_レ逆_二敵意_一而伴_レ之也。燕策曰。因其_二強_一而強_レ之。乃可_レ折也。因其_二廣_一而廣_レ之。乃可_レ缺也。此順伴之義。凡進退攻守。強弱勞佚。順_二敵所欲_一。而得_二反伴_レ之也。一說。順讀爲_レ慎。古字通用。詳讀如_レ字。

并力一向。并力。原本作_二并敵_一。按。曹注云。并_レ兵向_レ敵。雖_二千人。今詳_二注意_一。古本蓋作_二并力_一也。杜注云。須_二并_レ兵專_レ力。以向_レ敵。從_二直解武備志_一。開宗古寫本。改正。千里殺_レ將。此謂_二巧能成_レ事者_一也。集注云。一作_二是謂_レ巧攻成事_一。近本。作_二是謂_レ巧能成事_一。無_二者_一也二字。

是故政舉之日。夷_レ關折_レ符。無_レ通_二其使_一。厲_二於廊廟之上_一。以誅_二其事_一。集注。云。誅。一作_レ敵。人開_レ闔。必承_レ入_レ之。
 夷_二塞關門_一。毀_二折符信_一。不_レ通_二使命之出入_一者。恐_二我使人_一先事露_レ機。又防_二敵使人來候_一我情_一也。此韜_レ用_レ藏_レ機。使_二敵不_レ得_レ測_レ之術。子房說_二漢王_一。燒絕_二棧道_一。蓋用_二斯術_一也。厲。通作_レ勵。勸勉也。言_二先自廟戰_一。以勉_二勵將吏_一其事_一者也。

始審察_二敵情_一。順_二其所_一欲。因以_レ伴_レ之。既見_二其可_レ乘_一。則并_二合衆力_一。一氣衝突。如水積而決_二於谿_一。石圓而轉_二於山_一。雖_二千里之遠_一。亦可_レ以_レ殺_二其將_一。此用_二術巧妙_一。以成_二其事_一者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_レ關折_レ符。無_レ通_二其使_一。厲_二於廊廟之上_一。以誅_二其事_一。集注。云。誅。一作_レ敵。人開_レ闔。必承_レ入_レ之。
 夷_二塞關門_一。毀_二折符信_一。不_レ通_二使命之出入_一者。恐_二我使人_一先事露_レ機。又防_二敵使人來候_一我情_一也。此韜_レ用_レ藏_レ機。使_二敵不_レ得_レ測_レ之術。子房說_二漢王_一。燒絕_二棧道_一。蓋用_二斯術_一也。厲。通作_レ勵。勸勉也。言_二先自廟戰_一。以勉_二勵將吏_一其事_一者也。

形貴_二無形_一。無形則其勢神矣。曰_二順伴_一。曰_二夷折_一。曰_二微期_一。皆欲_二其無形_一也。且夫處女之柔婉。孰測_二其有_レ脫兔之勢_一。乘_二其不_レ測_一。疾出擊_レ之。故敵不_レ及_レ拒也。孫子以_二處女_一喻_二軍形_一。真無形之神訣。乃深間不_レ能_レ窺。智者不_レ能_レ謀者也。○此篇首序_二九名九法_一。次說_二人情之理_一。投險之術。終歷_二舉形勢虛實之要_一。以明_二必勝之法_一。其行文如_レ斷如_レ續。反覆詳悉。毫髮無_レ遺。然要_二其歸指_一。不_レ過_二因_レ人情_一。以措_二其術_一。合_二三軍之衆_一。爲_二一死賊_一而已。此乃所_レ下以使_二我形_一必實。我勢必險_一也。其機巧之妙。至此爲_レ極矣。蓋孫子心力所_レ注。讀者宜_レ致_レ恩焉。

也。一說。磨_二厲廟勝之策_一。亦通。誅。責也。言責_二成將吏所_一事也。開闔。謂_二有_レ間隙_一也。亟入。不_レ失_レ機也。初發_レ令之日。閉_レ關折_レ符。韜_二其形_一。勵_二士責_一成。以并_二其力_一。然後窺_二其間隙_一。疾出擊_レ之。即藏_二於九地_一。動_二於九天_一也。先_二其所_一愛。微與_レ之期。踐_二墨隨_レ敵。以決_二戰事_一。賈林注。曰。刻。除也。不_レ守。以_二繩墨_一也。誤。

先_二其所_一愛者。先察_二敵人所_一愛顧_二之處_一也。微。潛也。與_レ之期者。與_二我將士_一期約也。墨。繩墨也。節制也。史記。孫子勸_二婦人_一。左右前後。皆中_二規矩繩墨_一。是也。隨_レ敵者。隨_二敵形_一而能變也。言欲_レ攻_レ敵者。必先察_二其所_一愛何地。潛與_二將士_一期約。分_レ軍攻_レ之。雖_レ不_レ得_レ所_レ愛。彼趨救_レ之。則必有_レ所_レ不_レ意。我乘_二其不_レ意_一。疾出破_レ之。即出_二其所_一必趨。趨_二其所_一不_レ意也。然非_レ立_二於不_レ敗之地_一者。其戰必殆。故踐_二履繩墨_一矣。非_レ應_二形無窮_一者。其勝不全。故隨_二敵能變_一矣。踐_二墨者正_一。而隨_二敵者奇_一也。以_レ正合。以_レ奇勝。決_二戰事_一。如_レ此而已矣。

是故始如_二處女_一。敵人開_レ戶。後如_二脫兔_一。敵不_レ及_レ拒。趙注。及作_レ敢。非。史記田單傳贊。引_レ之。
 處女。喻_二其遷延畏縮之狀_一。即守則不足也。開戶。上文開闔之義。脫兔。脫_二網之兔_一。喻_二其超軼迅疾之勢_一。即攻則有_レ餘也。此言_二形勢之妙_一。以結_二一篇之意_一。蓋用兵之術。形勢而已。上文投_二險陷_一害。皆所_二以立_レ形爲_レ勢_一也。夫

是故始如_二處女_一。敵人開_レ戶。後如_二脫兔_一。敵不_レ及_レ拒。趙注。及作_レ敢。非。史記田單傳贊。引_レ之。
 處女。喻_二其遷延畏縮之狀_一。即守則不足也。開戶。上文開闔之義。脫兔。脫_二網之兔_一。喻_二其超軼迅疾之勢_一。即攻則有_レ餘也。此言_二形勢之妙_一。以結_二一篇之意_一。蓋用兵之術。形勢而已。上文投_二險陷_一害。皆所_二以立_レ形爲_レ勢_一也。夫

孫子纂注卷十二

火攻篇近本。作火攻第十二。

劉氏曰。火攻者。用火攻_レ敵也。傷_二人害物_一。靡_二有_レ子遺_一。酷烈慘毒。莫_二此爲_レ甚_一。夫兵乃國家不_レ得_レ已而用者。火攻則又其不_レ得_レ已者也。故曰。明主慎_レ之。良將警_レ之。故孫子於_二前篇_一。雖_二深入_一死地。而其機變活轉。絕無_二危詞_一。獨於_二此篇_一。深以爲_二用_レ兵者戒_一。如_二醫師之用_レ毒_一。切切爲_二治病者_一叮嚀。豈非_二惡_レ其慘。畏_二其危_一。而言_レ之慎_一歟。第以_二爲_レ戰中一事_一。不_レ得_レ不_レ爲_二用兵者_一道_一耳。此孫子所_二以_レ後述_レ之。其不_レ可_レ以_二爲_レ常法_一也明矣。愚謂。以_二水火_一佐_レ攻。決非_二孫子所_一欲_レ矣。百戰百勝。且猶不_レ爲_二善之善_一。況資_二水火_一以制_二其勝_一哉。雖_二然與_一驅_二我子弟_一。委_二之虎狼之啄_一。不_レ若_二殲_二虎狼之群_一。而全_二我子弟_一之爲_レ善也。此所_二以有_二火攻之篇_一歟。故篇中但舉_二其目_一。而不_レ詳_二其術_一。且反覆致_二慎重之意_一。劉氏之言。可_レ謂_二得_レ其旨_一矣。

孫子曰。凡火攻有_レ五。一曰火人。火人者。以_レ火焚_二其人_一也。凡居_二草楚幽穢_一者。營柵隊伍

道也。其名爲費耗淹留。國患之所由起。故明君良將。必憂慮修戢。不肯爲窮兵黷武也。蓋水火之爲害。慘毒最烈。出於萬不得已。而後用之。一用之後。豈可復言兵乎。是誠有殃禍之及也。若徒知勝人之術。而不

知天道之戒。尤非君將之道矣。御覽李筌杜牧注。非利不動。御覽李筌杜牧注。非利不動。御覽李筌杜牧注。非利不動。御覽李筌杜牧注。

此下因言費留之害。致戒於用兵之端也。憤盛而形於色。曰怒。恚蘊而含於內。曰愠。主可以言與師。將止可以言戰。夫兵者大事也。非合於利。不可妄動。非必得勝。不可妄用。非有危急不得已。不可妄戰。爲君與將者。不可以怒愠之私。而興兵合戰。唯審其利害得失之計。而動止而已。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故下。直解武備志有曰字。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御覽。無。

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夫怒愠雖盛。自制則復平。亡死之禍。噬臍不可追。且戰出於忿怒者。未暇顧利害。瞽闕浪戰。必招覆亡。老子曰。善戰者不怒。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嗚呼國命民生之所係。如之何可以忿怒

孫子纂注卷十三

開間篇近本作用

間。罅隙也。令人乘敵罅隙而入。以探知其情也。古謂之謀。後世謂之細作。夫用兵之術。莫要於先知敵情。苟欲知敵情。非用間。其何以索之。故自七計之投。至水火之用。無一不資於間者。計篇曰。按之以計。而索其情。此篇乃曰。必取於人。知敵之情。其意可知矣。是其所以列之於終。爲總括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十家注本。作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錄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集注云。一作非勝之主也。非仁之佐也。

怠。猶疲也。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供送。故十萬出征。七十萬家。不得操農事。相持既久。財力俱困。不知恤此。而反吝爵賞之細。不務用間以知敵情。是至不仁之人也。其不堪於將人佐主司必勝之任。不亦宜乎。

之私而致戰耶。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慎警便是安國全軍之道也。○此篇始論火攻。併及水攻。終言怒愠之害。以致用兵之戒。凡戰以氣爲主。氣盛則易激。激而怒。則利害有所不顧。以踐敗衄之禍。故兩敵相持。彼激我怒。我亦怒彼。詭計百出。交窺其機。豈可不畏乎。且以一人之私怒。博社稷之存亡士民之死生。於一戰之間。其不忠不仁亦甚矣。故謀攻以之爲攻之災。九變以之爲將之過。此復拳拳致戒慎之意。反覆告戒。至深切矣。戰之可慎。且猶如此。況水火之害。酷烈慘毒乎。其所慎重。不待言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直解開宗。知敵之情者也。取於鬼神。禮記卜筮也。象於事。以事類比而求之也。驗於度。以天象度數推之也。三者皆不足先以先知。唯

有取於間諜。以知敵情耳。此兩節引起下文用間之法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賈林張預俱云。因間。當作鄉間。直與。作因間。按。後漢書高彪傳注。及通古本蓋如此。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十家注本。謂作爲。兵人君之寶也。紀。猶法。謂其法神妙。而不可測也。凡用間。以多爲妙。必也五間俱用。各自報復。參伍錯綜。彼此相驗。故敵莫知所用以用之道。而吾亦不爲間所誤。以之爲措勝之計。非人君之寶而何哉。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高彪傳注引之。用之。下有也字。下同。敵之官人。有才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色者。有屈在下位。而不任用者。有欲因喪敗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

心者。諸如此類。皆可結而用之。史記燕世家。裴駰注引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無其字。之下有者也二字。敵間之至。伴爲不知。厚賂以陷之。僞辭以給之。僞形以誑之。使之歸報。以謬其計。或明破其奸。服而用之。皆反間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通典御覽。傳。作待。後漢書高彪傳注。作得。於敵者也。古寫本。作傳於敵也。十家注本同。而無也字。按。十家之注。無傳於敵間之說。且下文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亦無間字。然則作敵間者。似誤。

趙本學曰。傳於敵間。謂以誑事傳之於敵。以爲間也。蓋明言使之以欺誑敵人。則士無敢往者。故惟爲欺誑之事於外。併我間誑之。我間至敵。敵帥必脅之以死。或賂之以財。或拘囚不得歸。不得已。以下來時所見聞之事。告之。敵帥爲間者所賣。間者爲我所賣。敵敗而間者死矣。愚按。此舊說不明。或謂。以欺誑之事。傳泄於敵之間人。是以敵間爲死間也。甚失其義。但趙氏之說。得其旨。故姑從其說。

生間者。反報也。高彪傳注。報。下有者字。藏形隱跡。潛入窺之。或使命公行。陰覘其情。或伴爲僧道工商。以察其動靜虛實。凡如此類。生還報復者。皆是也。通典御覽。事作親。十家注本從之。直解云。事下舊本又有親字。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一作審。

告者。皆死。武備志。開。間敵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其間與以間事。相告語者。皆斬以禁露泄。蓋露泄之害。殃及社稷。是故峻法以滅口懲後也。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以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古寫本。作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集注云。吾。一作五。此下詳用間之術。人之所欲殺。謂離間其人。使之戮死也。守將。守敵城之將。左右。親信用事之人。謁者。典賓客之官。門者。主關鑰之吏。舍人。守舍之人。凡敵國任使之入。先知其姓名。而令吾間曲求以知其詳也。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通典御覽。無必索二字。近本。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史記燕世家。裴駰令吾間必索知之一句。屬此節。作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講義直解武備志。用。作使。吾用間間人。人亦用間間我。我必索其間。誘之以厚利。引之使舍止。淹留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又得反爲我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通典古寫本。內間。可得而使也。利舍敵間。因知其將吏。則用鄉間內間。其術有由矣。鄉間。恐因間之誤。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御覽。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七。

此下言用間事甚難。術甚秘也。夫三軍之衆。視無親疎。獨於間者。腹心相委。入幄受命。親如父子。不然。則難結其心。三軍之士。有功必賞。獨於間者。未戰優賜。既戰崇賞。雖萬鎰。吾無愛焉。不然。則難得其用。三軍之事。無一不密。而間爲至密。一毫跡露。百計悉廢。故秘其事。唯將與謀。親近左右。莫得而知。不然。則其謀必泄。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使。開宗。非。非聖智。妙作密。不能得間之實。用間之術。其要有三。始於知人。中於得心。終於察實。三者缺一。鮮有不能爲間所誤者。夫厚貌深情。人固難知。非有聖智以通於幾微。孰能知其人之心術。而用之耶。人有所感激。而爲我盡力。非有仁以感之。義以激之。孰能入敵境。履至危。苦心勞躬。以覘其密謀計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間亦有反誤我者。秦間不能得趙奢之情。楚間爲陳平反間之用。故必精思審察。彼此參伍。而後不爲間所誤。爲敵所誑。故曰。非幾微深妙者。不能得其情實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自敵之性情才德。至其容貌言動之細。莫有不自資於間而知者。故嘆其用之廣大也。通典御覽。作先。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開其間者。與所

知其事情。則所爲欺誑之事。能切中敵人之心。有可信之理。使之告敵。而計無不行也。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知其事情。則駕詞構事。口舌有措。故生間可如期而還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直解武備志。開。宗。無於字。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此結上文。五間之事。皆人主所當知。有二所不知。則非止吾不能間人。又不能知人之間我。然四間之用。皆因反間而知焉。故反間所當厚待也。劉氏曰。大抵遣間以間人。不若因人之間以爲間。何則上智之人常少。不才之人常多。慷慨之事常難。苟免之事常易。間者至敵。有良金美女在其前後。有刀鋸鼎鑊在其左右。畏死貪財。二心交併。則將吐盡隱諱。以告人者。有之。縱有過人口才。不至降伏。日受敵人巧詞鈎致。言語既多。不無隙露形跡。是則以之聞人。而反以之報人也。用間所以爲難。惟在於此。孫子深知其患。故示人反間之爲重也。愚謂。用間之術。誠難矣。

吾欲資於反間。反間固不可必。我欲取於我間。我間亦有難憑者。故用間之術。不厭其廣。用間不厭其多。術廣人多。則其所告報。必有異同。吾會異同。

參伍酌量。然後制勝。有所裁矣。故曰五間俱起。是用間之秘訣也。其所三以獨厚。反間者。欲取於敵。以圖之敵耳。非必重反間。而忽中四間也。劉氏之言。不察則失孫子之意。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講義直解武備志。作在商。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三上智為三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伊摯。伊尹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伊尹名摯。呂牙。大公也。周曰呂尚。伊尹五就桀。不用。乃相湯伐桀。呂望初居朝歌。後佐武王伐紂。夫湯武。仁義之舉。固無資於間。伊呂。王者之佐。豈為人之間哉。於嘗在夏殷。審知事情。湯武用之。以定天下。則非間而有間之用。故孫子假之。以為上智為間之證耳。儒者紛紜之論。甚失孫子之意。大抵割據之際。資於敵之棄臣。以成功者多矣。漢高之用韓信陳平。雖固非伊呂之比。亦須敵國上智之人。以為我之用。他如晉之勝楚。伐鄭之役。用申賈皇。繞角之役。用析公。彭城之役。用雍子。皆間之類也。因是以知敵情。為制勝之計。故曰。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間之用。不亦大乎。十三篇。始乎計。終於間。間所以為計。而計所以制勝也。然間非止知彼而已。離間亦間之一術也。古人所用。有間其謀臣。有間其與國。亦因五間以成其功。但非此篇

之正意。故舉人之所欲殺一句。以示其術。蓋窺敵之間。兵動必用之。至於離間之術。則有時而為之耳。○此篇始言間不可不用之義。次詳五間之名義。與其用之之術。終言間必資於上智之人。以結一篇之意。凡人才有大小。才大者。所視大而遠。才小者。見近忘遠。取小遺大。如韓信論漢楚之優劣。苟或辨曹袁之勝敗。當時從項袁者。豈皆知其必亡。而不忍去者耶。蓋其所見。不及韓荀之大且遠也。故用間必擇上智之士。矣。然唯明君賢將。得上智以為間。非高祖之大度。則不能致韓信陳平。故曰。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可見湯武而後伊呂為之用。乃計篇五事之序。道所以居一也。後世君將。既無修身之實。而取間於狡猾譎詐之人。有憑此而傾敗者。李靖以用間為下策。蓋此故也。

孫子纂注跋

一新以降。著書之日。日加多。而考其書。概靡非鈞名射利之策。恩田先生。獨潛意孫子。少至壯。壯至老。遂著孫子纂注三卷。可謂不負自家所學也。或曰。以先生之學力與勉強。別著投時好書。則不啻攫贏利。其名馳大都。坐致千金。易々而已。先生兵家也。策何不出此。而為迂闊之策。曰是何足知先生矣。失孫子之在七書中。猶大學之在七經中。不馳高遠。平常中寓至理。苟善活讀此書。則修身治國之道。蓋亦存焉。徒兵書視之。實井蛙之見耳。故能讀書者。兵書可以解儒書。儒書可以解兵書。宜哉先生之有此著也。著成而徵跋。時賊魁隆盛。起兵鹿兒島。其意以為。吾一蹶而起。熊城可一蹴過也。四國九州可一應也。東京可一擊而服也。而後奉一人。令三千餘萬。輝餘威五洲。不費三月也。驕心之所一發。一向不可挽回。遂一敗塗地。無慮二萬人。為隆盛一人墜命。不可勝數矣。誠可悲哉。所謂驕兵之取敗者。可不戒乎。於是乎。深知古兵書不可廢于今也。先生夙講兵。師表一藩。然曾讀左傳曰。兵要在此。講孟子又曰。兵要在此。是儒書以解兵書也。頃聞先生復注周易。易曰師出以律。否藏凶。又曰弟子與尸貞凶。必是有說焉。欲俟後著成而再跋焉。于時明治十年九月也

舊長尾藩 賴水石井述跋

仰岳樓文鈔 (未定稿)

辨一則

鳥井強右衛門之死。節於長篠也。甲斐人落合左平次者。觀以為忠。畫其死狀於旗。以表所慕焉。後之好事者。又摸而傳焉。我遠藤大夫。嘗得其圖。珍重不措。公事之暇。把對酒。之。抵掌大笑。或曰。大夫亦慕鳥井氏者乎。何其好之甚。余聞之而笑曰。此豈知大夫之意者邪。夫下之從上。不勸於其所賞。而勸於其所好。不戒於其所罰。而戒於其所惡。是故君子先正其好惡。以率其下。余以此知。大夫於此圖。蓋好之者。而非慕之者也。何則。大臣之義。在下以道格其君。輔宣教化。陶鑄人才。矣。豈以才死。義為己任哉。古之人君。有五百金市駿馬骨者。而天下知其能市馬。不替年。而千里馬至矣。由此觀之。我大夫之意可知耳。蓋非慕之而好之也。又非徒好之。而以此為駿馬之骨也。雖然。余嘗聞之。見其跡者易。知其志者難。若使在上之人。務其難者。則天下豈無千里之馬哉。其既得之與否。則大夫自所。知而非余所敢論也。

策論一則

水旱凶歛。四民流離。其勢固可懼矣。而未足以深憂焉。盜賊起於內。強寇窺於外。其勢固可懼矣。而未足以深憂焉。若夫君果自用。而言路不通。風俗敗壞。而士亡廉恥。其勢如不足懼者。然而國家之憂。是此為大矣。何者。有歲而登。則凶歉可援也。招撫有道。則流離可返也。盜賊起於內者。命吏可捕也。強寇窺於外者。選將可禦也。至君果自用而言路不通。則人君不知民之所憂。而行己之所是。於是。姦臣成其私。下有瓦解之形。而上不知其危。如是而不亡者。固少矣。雖然。風俗未壞。廉恥未亡。則人知諂諛欺冒之可恥。而有以死爭諫者。人君朝殺一人。暮亦殺一人。然而諫者不已。則尚可回自用之志於萬一也。至其風俗敗壞。而士亡廉恥。則人忘忠義可為。駸然。唯利之圖。凡利所在。遺父後君。賄賂公行。無所用恥。故竊位貪祿之徒。相引而登朝。於是。當國命者。無告內之猷。有言責者。無匪窺之諫。凡百執事。視政之得失。忽焉若道路之人。當是之時。小有凶歉流離之禍。大有盜賊外寇之警。如是。而不亡之國。未之有也。豈非可憂之大者哉。然則奈何而可也乎。曰。明法令。正賞罰而已。法令明。而人知所嚮。賞罰正。而人知所守。法令者。治民之準繩。而賞罰者。馭下之鞫勒也。準繩不正。則輪扁不能施其術。鞫勒不整。則王良不能致千里。法令不明。賞罰不正。則雖堯

舜不能治天下。有人於斯。試毀之衆人之中。雖懦夫必怒。怒而不止。則死有所不顧。又試譽之衆人之中。雖嬰兒必勸。勸而不止。則聖賢之業尙可希。夫賞罰者。毀譽之大者也。賞之不喜。罰之不恥。非人情之能明此理。則風俗可移。廉恥可起矣。若悞賞罰。而欲移風俗。起廉恥。猶無御勒而馭馬。臣不知其說也。賞罰既止。而法令不明。則亦不可以為也。法令不明。則人不知所嚮。驅不知所嚮之民。而入之刑戮之陷穽。犯者愈多。從者常少。喻之。驕子不從父。初教之。不以其道。至其逆吾。則大怒答之。嗚乎。子誠有罪矣。其父亦不可免君子之譏也。夫犯者愈多。從者常少。人君不堪犯者之多。而後有因循之政。民之為惡。其惡未大。則知之而不罰。民之有善。其善未顯。則知之而不賞。故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懲。而風俗壞。廉恥亡。至國終不可救焉。古之明君。知其然也。故先明其法令。而後正其賞罰矣。

握奇集解析義序

握奇經。蓋風后之所作。而其傳。則范蠡樂毅之所述也。西漢之時。韓信有注釋。公孫弘有演義。當時軍旅。必用此法。漢志曰。大司馬。每以立秋之日。肆孫吳六十四陣。是也。東漢以降。此法遂廢。世人無知之者。及諸葛武侯之佐蜀。再講此法。壘石於魚腹浦。縱橫六十四菴。其布列

之制。雖不同。方圓戰守之意。實無異焉。武侯後。如李靖之才。猶不能窺其奧。獨孤及李奎之徒。妄論鑿說。眩惑世人。神經微意。遂墜於地矣。我長沼先生。生於數千年之後。繼不傳之緒。而作集解一卷。於是乎。握奇之奧。炳乎可稽矣。然其為解。蘊而不顯。引而不發。是故二三門人。布演其義。而作疏解。異說錯出。而各稱先生之直訣。後學之徒。不知所從也。余平生愛之久矣。天保丁酉五月。被藩譴。而家居二旬許。朝夕從事於兵籍。遂錯考諸說。而述析義二卷。雖未能發至微。庶幾於學者。有少輔乎。

豐臣兵好寶論 戊戌四月(天保九年)

豐臣公。既得志於天下。一日謂烈祖曰。吾近日有所求。而未嘗不獲之也。自粟田口吉光之刀。而凡天下所謂珍器重寶。今皆得致之。君亦有所寶乎。烈祖曰。無。復問。答曰。小國固無可以為寶者。唯有士五百人。與吾同死生。而不避水火。內可以守。外可以征。吾常寶之矣。若夫所謂珍器重寶者。小國未嘗有之也。余讀史。至是未嘗不歎也。曰。大哉言矣。豐臣家之不永祚。而我烈祖之餘澤。綿々至今二百有餘年。民不知兵者。其繇於此歟。吾嘗以為。湯武之所享國長久者。非以其威能屈之。力能服之。金城湯池。以為子孫之謀也。唯以下其仁如父母之於子。而其所素畜者。足取信於天下而已。

夫以臣伐君。且勞其民。而民欣躍從之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伐君勞我者。凡以救我安我也。夫然。故功業大集。民咏歌而稱頌之。傳數百年。其澤不竭矣。由此觀之。先王所以永保天命者。仁而已矣。異哉。太閤之得天下也。起匹夫而宰割六合。其威非不振也。揮長策以鞭答海外。其力非不强也。竭天下之力。而設險於大阪。其為子孫者。非不深且周也。然而身死之日。瓦解之形既成矣。噫。豐臣氏之不永祚。太閤之自取也。人君而好寶。然又誇之於人。是非以利率下者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況以是誇之於人者哉。天下之人。觀太閤之所為。以為。非得天下之富。則不能致天下之寶也。故諸侯後義先利。駸然。唯利是圖。於是大臣爭權。賊臣窺國。遺尸未冷。而天下既歸烈祖矣。抑授與之柄。雖曰在天。然使太閤無好寵之心。豐臣氏之亡。未至若若是速也。且夫人之於寶。無者。恐不得之。既得之。則又恐其失之。而死有所不顧。是人之常情也。今烈祖愛人。而不愛寶。則天下之人。以為。其愛我。甚於愛寶也。故英雄歸心。萬民仰德。初施之二州。二州治。中施之八州。八州之民悅。終施之天下。天下安於泰山矣。夫寶人者仁也。苟以寶人之仁勞民。則民以為。是我父母也。其所以勞我者。是所以救我安我也。故與上同死生。而不避水火。內可以守。外可以征。豈

唯五百人而已哉。天下之人皆然。是我烈祖之所下以擒三成。拔中大阪。而又所以基二百餘年之昇平也。孟子曰。仁者無敵。是之謂也。世之論者。有言。豐臣氏之失天下也。不在幼嗣。而在伐朝鮮。不在賞功。而在吝地。烈祖之得天下也。不在大坂。而在關原。不在關原。而在小牧之善戰。蓋不窮其本也。

送羽倉縣令巡七島序

凡事有可成之形。常人爲之而不成者。何也。蓋天待非常之人也。更始之於新。李密之於隋。不爲無可成之形。然而非其人。則不成矣。事雖有大小。其理則一也。吾聞之。豆之南。隔海有七島。其最大者。曰八丈。八丈之南。又隔海若干里。而有二島。世稱無人嶋。其周若干里。其山秀而其土厚。嘉木茂焉。豐草生焉。而又有漁鹽之利焉。其地見北極若干度。冬暖不知雪。其木可伐以廬。其草可雜以田。而自古無一人居此者。吾嘗憾之。竊以爲。若移流離亡產之民。雜其草。墾其田。則其粟可以養千萬人。其租可以當小國之入。如是則不費一矢。不傷一人。一朝而收數百里之地。其不亦勝於秦皇漢武哉。今也。天下之政。細大必舉。然而未聞縣令管七島者。有建議及之。豈不知其詳歟。抑爲之而不成歟。將亦天實有所待者歟。天保九年。縣令羽倉明府。奉命適而撫七島。七島之民。以舟爲家。其或有至茲土者。若

質以其詳。則惡知天之所待者。非明府耶。君昔治駿。人戴其德。吾不幸。雖未嘗執贄於門下。問之道路。而知其有非常之資矣。今又告學者。不擇其既識與未識。必求送行言。夫取芻蕘者。舜之所以爲聖也。君其有觀於是乎。夫以非常之資。取天下之言。大有爲之人。固如是而已。然則所謂天之所待者。非斯君而誰哉。吾有悅於此行。於是乎言。

小林知卿墓表

此爲小林知卿墓。知卿名開一。稱善藏。爲人木強剛介。幼而嗣家。受業於教授石先生。緇袍糲食。居小官。安薄祿。奮激砥礪。而欲有所自立焉。常好論古今之成敗。指當世之得失。是々非々。無所忌諱。事苟有戾義。則掉頭瞋目。張口鼓舌。踴厲風發。率常轢蹙坐人。人害其剛。厭其辯。罵讒非笑。猜然而起。知卿處之。不爲變。天保五年。選授日知館蒙養師。其在職也。以勸獎誘掖。爲己任。每對後生。輒愉々循々。量其才而導之。石先生之教。不務而成者。蓋知卿之功居多焉。天保十年。年三十七。二月二十九日。以病卒。娶三坂氏。有二子。男一人。生甫二歲。未堪堪家。故養宇嶋氏之子義利爲嗣。義利以禮葬城西洞雲寺。於是在石先生之門者。買石而計不朽。余於知卿。其交尤親。乃敢叙其行誼。鑽諸墓表云。

田中氏所藏蛇珠記

珠玉之所稱乎古者。魯有璠璣。宋有結綠。梁有懸黎。燕之招涼。楚之白珩。漢武之玉枝。宋仁之鎮國。皆古之所謂奇寶。而寡以城地金帛。裝以熟錦文繡。携探有使。雕琢有監。其嚴者。守以城郭府庫。其固者。藏以金函石匱。其用。心可謂至矣。然而。不三傳。覆沒埋晦。無復存者。嗚呼。守藏之艱。以天子諸侯之力。而不能保數世之後焉。豈物之聚散有數乎。抑亦所以守之者。不得其道乎。天保己亥之夏。吾外甥田君胤親。得靈蛇之珠於富士山之麓。初田君有所往。而見群蛇戲於草中者。蟠者。趨者。卷首怒背者。張吻掉舌者。千百相聚。如有所所。試以杖撲之。則紆然而散。綫然而有珠墜於地。於是乎得之。其圍四分有奇。色白而潤。均樂可鑑。其愛而寶之也。既圖其狀。又乞予記其顛末。欲賴之以傳於後世而守焉。夫天子諸侯之所不能者。君獨欲以匹夫之力能之。難矣哉。吾不知其將何以藏。而何以守焉。雖然。守之有道也。彊行善而已矣。夫傲者。人之所惡。而善者。天之所福也。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福善之謂也。嗟呼。長城之險。阿房之富。其爲子孫慮者。非不周且密也。而遺尸未冷。而宗廟失主。陋巷之貧。簞瓢之饑。其不瀆於死者。尺寸耳。然千世子孫。奉祀不絕者何。蓋行人之所惡。則以天子之力而不足。從天之所

福。則匹夫而有餘焉。甚矣。人之驕傲也。幸而得所欲。則安怨府。樂禍梯。悍然不知所懼。鞭笞奴隸。驅役婢妾。忘匹夫之卑。而擬王侯之富。凡宮室典馬。服食玩好。聲色之奉。苟可適乎身。而樂乎心者。網羅口取無所不備。此其爲身謀則可矣。其如子孫何哉。彼非不懼其禍。特以天道幽遠不可徵也。而爲之。而不求其所以免也。其可不哀哉。今田君有見于此。儉勤以自奉。慈惠以接人。苟使是心。兢兢業業。終始如一。則皇天輔之。子孫受福。不以城郭府庫之嚴。金函石匱之固。而吾將見千世之後。猶能寶君之所寶者。而不失矣。豈待畫與記。而後傳哉。雖然。後世賴之。以知其狀。又知所守之。則此舉亦不可止也。圖之者。神戶光房。以畫名。家亦田君之通家也。

池谷翁之碣

城南築地村之大姓。池谷翁。客死於信濃諏訪。其子鎮教。徒跣奔喪。葬之諏訪教念寺。諏訪侯高遠侯。厚以幣賻。鎮教意尙未厭。收其齒髮衣服以歸。墳之同村圓良寺先塋。當此時。隣國近郡。來弔者。亦殆千人。嗚呼。翁農戶爾。非有學問功業。表見於天下。而能致人如此。其所謂富好行其德者歟。翁初好學。嘗歎曰。士起布衣。而取榮譽於當世。唯儒可也。乃注意鑽礪。耽嗜文籍。常與城西石生世夷友善。俱期有所立。既而其父以翁爲

若於犬馬者。蓋不鮮矣。夫伏流雖大。不能載龍舟。疲馬雖駿。不能致千里。然況小臣而不量其分。不顧其身。走勢利之途。矚權貴之門。營慧然。欲行其志於本朝乎。亦已惑矣。士潔身而後人信。人信而後說聽。說聽而後道行矣。君子之仕。欲行其道也。苟進不由禮儀。而能行其道者。未之有也。然則小臣之重已。重其道也。故曰。己重而忠在其中也。若夫大臣則不然。身操社稷之樞機。而坐廣堂之上。趨走之吏前呵。供給之徒後擁。其祿足以仁三族。其權足以報好憎。而不以為僭也。從容抱膺。飽食暖衣。役僕隸侍兒。而身不知寒暑饑渴之憂。目指氣使。莫不如其意。而人不以為驕也。嗜慾玩好珍異之物。苟有所求。則凡百君子。莫不修禮遺。而人不以為貪也。然而察乎其言。行志意之間。則未必有愧。在下之士者也。若使斯人辭其位。去其國。則天下豈有復以今日待之者哉。噫。人君於大臣。恩之高。待之厚。如此其至矣。然則大臣者。將何以報之。非為社稷忘已而何也。國家不幸。而暴戾自恣之君作。朝綱日頹。而忠臣不用。當此之時。彼大臣者。外迫清議。內拘不平。斷々然。數犯嚴顏。以進苦口之言。夫暴戾者。難屈。自恣者。多忌。於是乎。其交疎於上。讒間乘之。而身黜矣。身黜猶可也。誤至激其自恣之氣。則有不可言者。而存焉。唯智者。處之有道。是故身安而國不危也。道者何。不速而

已。故括其智。藏其才。溫恭巽順。而使之不吾忌。柔而不揉。直而不犯。揚其善而導之。待其悔而戒之。誠以感之。激以勵之。告其善而懼之。明利使勸。使之不至其極。陰結君子。而不失其心。漸次舉之。而使匡其不逮。陽交小人。而不逆其怒。緩以退之。而不使助其惡。蓋大臣事君。如此而後可謂重社稷而已。故曰。社稷重而道行於其間也。且夫大臣之與小臣。貴賤雖異。其欲忠之志同。則上下之間。必有所相感者。苟相感而有相遇。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而不可為者。未之有也。而況於明君哉。吾留衛馬淵君。所謂大臣重社稷者也。今茲為役而來。役畢。將歸江戶。今也。明君在上。百官任職。雖不勞所云々者。然余之於君。非唯私知己之恩。蓋亦有所感者也。故於其歸乎。姑言其難者。以為同志者之嚆矢云。

送石井修吉序

古之教者。激昂奮發。篤守聖人之道。以欲傳之後世。其士之學者。亦唯激昂奮發。篤學聖人之道。以欲修之其躬。故師者。以躬傳道。較乎其無愧於道也。弟子者。棄己學道。確乎其無背於師也。是故。出者施國。處者行家。凡人倫日用之間。苟有所為。莫不由斯道矣。及後世。則師與弟子。皆失其本。於是乎。世之學者。視聖經為浮言。而一攻乎文辭之末。其道可式焉。而記誦不

博。詞章不麗。則不敢稱也。其道不足式焉。而記誦博。詞章麗。則稱之不措也。世之所好。習而為俗。師以之率弟子。弟子以之學於師。博學以欺俗。詭辯以徇名。視然不省其行之可愧也。如是者。乃今所謂大儒先生也。日章之聲。薰於天下。俊髦之譽。達於諸侯矣。嗚呼。古之所謂學問者。豈固如是乎。夫學也者。學聖人之道而已。聖人之道者。人之道也。學通九流。不可謂之人。辯排百家。不可謂之人。所謂人者。修人之道者也。有耳之形。而無其用者。謂之聾。有目之形。而無其用者。謂之盲。然則有人之形。而不修人之道者。謂之人而可哉。人者。修人之道者也。人之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二帝三王之所教。孔子孟軻之所傳。其法禮樂刑政。其文四子六經。莫一非明斯道者。安而由之。謂之聖人。信而學之。謂之學者。學者。學聖人之道者。而聖人盡人道之極者也。今之讀書者。不學聖人之道。而唯其言之欲學。奈之何不失其本也。吾友石井修吉。好學有大志。今將學於江戶。若得其本而學其道。則學問之復古。非斯人而誰也。故於其行乎。論學以贈焉。

遊豆日記 併序

余久患腰痛。或曰。伊豆溫泉。能治此症矣。欲一浴而不遂志者。今且四年矣。今茲天保壬寅秋。同遠藤良弼。

乞暇而游焉。噫。仕者之於山水。聞而不見者。比々是也。今既見矣。況知已追隨者乎。不可不以記。乃紀其行。名曰遊豆日記。

七月十七日。黎明發家。此行也。良弼欲訪三保社祝司太田氏。太田氏。良弼之通家也。故過小吉田。取捷路。右折入村路。三十里。其間。茫茫郊原。唯見黍稷耳。沿路有村。曰有東阪。曰今泉。曰船越。越船越則清水湊。湊者。阜頭也。海船所湊。巨細聯纜。桅檣林立。魚鹽之富。門戶之庶。實沿海一都會也。乃買船絕三保。水程僅五六里。此日也。秋暑亢隆。流汗至踵。而舟中涼可掬矣。既而紅日沒西。返照猶射富士之巔。烟霞之際。幽翠濃淡。近接如畫者。所謂三保松原也。舟達岸。乃步松林之中。二三百步。而抵太田氏。是夜蒸暑如炊。十八日。舟至興津。其程十里而近矣。此邊本名於觀富士。而是日。油雲籠蒸。不能觀所謂玉削八葉之狀。茫然如有所喪。他如沿海衆山。出沒於霞駭烟蔚之間。而瑠璃盤中。泛數百漁艇。雖非不奇。既失其尤。則又不能措意也。晡時雨。至中鄉村。宿田中氏。余之妻之家也。十九日。雨。宿沼津驛。夜島津翁。及其子恂堂。大野氏俱至。皆良弼之通家也。二十日。辰時發沼津。大野氏來送。舟涉狩野川。有村曰香拔。沿川遶川而行。其路如線。蹊兩山之間。雖無怪奇之觀。烟雨動為趣。然淤泥滑澁。寸進尺退。其勞不可

言也。既而得_レ村。曰_二戶倉。次曰_二大平。次曰_二日暮里。又稱_二日守。次曰_二江間。從_二江間以南。隸_二伊豆。次曰_二古奈。古奈亦有_二溫泉。亭舍頗華。食_レ途故不_レ浴焉。出_二古奈而有_二津。曰_二天野。次曰_二吉田。次曰_二大仁。亦有_二津。從此以南。一條山逕。蛇折而行。抵_二瓜生野。俗謂_二之下田路。下田者。伊豆之大泊。而儼然都會也。行李往來。動輒成_レ群。故其道雖_レ不_レ廣。亦可_レ以並_レ馬。過_二瓜生野。右折入_レ山。山愈峻。蹊愈細。魚貫而上。是為_二修善寺之路。是日。衝_レ雨以_レ曳。尾六十里之泥中。余疾復發。乃倚_二路傍之巨石。而憩焉。良弼奮而獨先。余亦買_レ勇以進。未_レ至_二一里。而有_二一村。枕_二溪架_レ屋者。數十區。即修善寺村。而溫泉所_レ出也。良弼既待_二於溪岸。乃俱寓_二逆旅野田氏。夜無_レ蚊。廿一日。作_二修善寺村之記。記曰。修善寺之為_レ村也。廁_二兩山間。東西數百步。南北少殺。其中有_二數十戶。頗華潔。皆逆旅也。遊浴者。常數百人。本有_二獻笑之賦。近日官禁_二浮靡。故無_二此輩。云。而西北有_レ山。鬱然高聳。曰_二匡廬山。即修善寺也。寺有_二範賴之墳。以_レ石造_二五輪塔。霜剝苔蝕。兀然沒_レ字。無_レ由_レ取_レ信耳。有_レ溪。流_二寺之前。奔注盪擊。呖噲作_レ聲。而東入_二狩野川。曰_二桂川。沿_レ溪而有_二溫泉六。在_二溪之中流。曰_二獨鈷湯。鑿_二大石為_レ井。溪水透_二其傍。湫漉粉汎。尤可_レ愛矣。是泉甚熱。故架_レ竹引_二溪流。以_レ節_二冷暖。傍有_二石獨鈷。高八九尺。初釋空海之創_二修善寺。始得_二是泉。故樹_二獨鈷。以表

其始。後人因改以_二大石。云。其在_二北岸。曰_二新湯。隔在_二寺中。曰_二寺湯。皆引_二獨鈷泉。者也。其在_二南岸。曰_二篋湯。曰_二石湯。曰_二兒湯。兒湯溫。而石湯熱。盛夏最甚。不_レ可_二久浴。五泉皆有_二浴室。唯獨鈷湯。不_レ設_レ屋。雨輒執_レ傘以浴。然其為_レ泉。溫波淨溢。而傍有_二水石之奇。至_二浴後坐_レ石。數_二溪中之魚。以納涼。則心凝形釋。而忘_二吾所_レ以_レ為_レ我。亦塵表之快樂也。自_二獨鈷湯。東十數步。有_レ橋梯_二桂川。曰_二虎溪橋。過_レ橋而南。一三十步。依_二山有_レ堂。曰_二釋迦堂。堂之旁。有_二賴家之墓。在_二荆棘之間。題曰_二征夷大將軍左賴家尊靈。左者。言_二左遷。也。元久元年。賴家為_二其老北條時政所_レ弒。卒葬_二於此。而墓石者。元祿中。修善寺僧所_レ改建。也。噫。賴朝弄_二王權。而時政弒_二賴家。吉凶影響。豈可_レ不_レ謂_二之天意耶。余為_レ之有_レ歎。廿二日。廿三日夜。修善寺僧修_二大施餓鬼之法。昔桂川大溢。溺死者數十人。實七月廿三日也。故例於_二是日。誦_二經云。土人作_二燈百八。有_二引_二繩繫_レ之者。有_二攀_レ樹掛_レ之者。於_二山於_レ水。無_レ所_レ不_レ火。火光耿然。如_二繁星麗_二天。男女數十。切跨摩肩而歌者。與_二鑿鉢之音。相和。亦僻邑之奇也。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廿六日。復遊_二修善寺。逢_二東總僧心牛。二十七日。欲_二浴_二吉奈村湯泉。辰時。發_二修善寺村。從_二兒湯傍。而東入_二篋逕。約七八里。抵_二立野村。又二十里。而抵_二月瀬村。是為_二下田路。出_二月瀬。又右折入_二山徑。四五里。抵_二吉奈村。擇_二屋寓_二大川氏離亭。其地

僻陋。又非_二修善寺之比。茅屋十四區。遶_二浴室。有_二逆旅四區。亦卑陋礙_レ眉。唯大川氏之離亭。獨為_二華潔。耳。因_レ山為_レ園。引_二泉為_レ池。中畜_二鯉魚數尾。至_二夜深人靜。則潑刺裂_レ水而跳。其響曼然徹_レ枕。然其泉淨而深。湯氣寬緩。特宜_二於寒疝積聚。云。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同_二良弼遊_二善名寺。寺在_二浴室之北數十步。依山為_レ宇。草堂數間。無_二些壯觀。置_二藥師佛二體。皆丹青消剝。特為_二古朴。俗云_二行基所作。不_レ知_二果然也。堂之左有_二神祠。扁曰_二妙湯權現。文獻無_レ徵。亦不_レ知_二何神。祠前有_二一大松。髯甲天矯。如_二龍沖_レ天。蓋數百年物。乃訪_二主僧。叩_二舊事。謂。寺本真言派。莫_レ知_二其初。而鎌倉之時。伊豆之一名藍也。其後大衰。主僧之有無。不_レ能_レ常焉。當_二是時。堂閣頹敗。舊日壯觀。徒存_二遺址。耳。元和癸亥。紀伊公之生母阿萬。捨_二金興葺。而後始奉_二法花。然猶見_二舊日之萬一耳。夫人者。正木氏。左近大夫正康之女。而生_二田方郡賀殿村。葦山城主。陰山長門守景廣。養以為_レ子。後事_二烈祖。生_二紀伊公。景廣或作_二為廣。其墓見在_二玉澤法華寺。云。又曰。吉奈當_二作_二善名。蓋取_二於寺。而名_二於村。也。皆主僧之言也。是日槽中有_二數人。夷面俚語。常沒_二入泉底。人以_レ為_レ奇。問_レ之乃曰。初島之沒人也。初島者。伊豆東邊之小島也。島中四十戶。皆捕_二鯨為_レ業。多得_二冷疾。故豫浴_二是泉。以防_レ之。且沈沒以治_二上氣頭痛。云。余亦有_二頭疾。故做_二其為。初則湯氣鑠_二耳目口鼻。酸楚難_レ忍。

數日之後。稍得_レ安_二於泉底。蓋一良法也。三十日。余疾復發。蓋激_二於湯氣。也。八月朔。二日。良弼以_二僕登_二北山。吉奈為_レ地。環_二村皆山。而北山最高。常望以為_二登_二其巔。則豆駁之海皆可_レ見焉。故良弼決_レ意以登。而連山重疊。唯見_二白雲似_二濤耳。大失_二其望。乃粘_二紙為_レ旗。樹_二之絕頂。以表_二其所。至而歸。是日天氣晴朗。風捲_二表旗。搖_二沖_レ天。亦可_レ供_二一賞。余為_レ疾故不_レ俱。三日。四日辰牌。同_二良弼遊_二船原村。村在_二吉奈之北五里。亦有_二溫泉。其路險巖細溪。薪蒸蔚然。憂_二笠拘_レ衣。不_レ遑_二自救。也。已登_二其巔。斑荊以望。則連山四圍。獨見_二不二_レ聳_二北。箱根蟠_二東耳。又求_二樵蹊。而下。斗_二折蛇_二行於荆棘之中。約可_二一里。脚底忽聽_二雞犬之聲。乃知_二有_レ村。作_レ氣相喊而下。果有_二一村。即船原村也。其地窮荒僻陋。又甚_二於吉奈。逆旅唯一戶。溫泉在其家。此湯名_二於治瘡。故浴者數十。皆面目醜穢。殆不_レ類_二人。亦可_レ哀已。試浴_二其槽。則湯氣砭_レ膚。恐_二不_レ利_二於虛羸之人。午時歸_二於吉奈。五日。六日。七日。八日。沼津驛大商齋藤某者。來訪。亦寓_二大川氏。者也。某本阿波人。言阿波俗甚好_二馬。戶々無_レ不_レ畜_二馬。從_二七月至十一月。馳驅爭競。皆備_二童子。以乘焉。其將_二有_レ競也。大修_二服飾。而飼_二馬以_二米與_二茶之佳者。而不_レ用_二豆。用_二豆則腔枵而不能_レ速也。既而牽_二之於埒。結保以馳。觀者如_レ堵。有_レ時。阿波侯亦親觀_レ之。故馬與_レ乘者。皆他邦所_レ不及也。然馬皆不_レ用_二鞍。以

別於士大夫云。又曰。世治馬之喘息者。多用延齡丹。而不若豫飼茶之善也。皆異聞也。晚家書報。公家有。所慎。乃約良粥。以明日為歸期。九日。辨色發。吉奈。雨。午至大仁。大仁以東無雨。晚抵沼津。宿嶋津氏。此夜食松魚鰻。初在吉奈。魚疏乏少。常有拘囚之懷。而饒口忽飽。公侯之饌。其喜可知也。大野氏及稻垣氏來訪。稻垣氏。嘗同余講兵者。是夜蚊多。始復設帳。十日。大雨。晚抵中鄉村。宿田中氏。日沒之後。海上有二片黑氣。飛騰迅疾。一炊時而沒。問之土人。皆不知何物也。十一日。宿丸子驛。十二日。歸於家。

祭繩齋先生文。

維天保十有二年。歲次辛丑。十有一月辛亥朔。越十有四日。故教授繩齋石井先生之肖照始成矣。教下生恩田器。從同學後。謹奉清酌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其靈。曰。嗚呼哀哉。幽明異路。周月若駟。目容耳言。莫日不思。惟先生學蘊古今。道貫天人。和順積中。馨德潤身。姁々言々。與物為春。敏鈍智愚。一視同仁。薰襲弘被。學徒蜚集。執經挾策。講習揖々。器之不敏。蚤承顏色。未亂一年。執贄侍側。茲惟幼蒙。偷閑遁業。於朝於暮。尾狗逐蝶。先生導之。雨養霜剝。積以歲月。稍々志學。惟學之難。聖沒經缺。行誼不修。記誦騁說。汗牛架棟。愈出愈囂。若魑若魅。為祥為妖。器之猖狂。昏迷如瞶。

悍然不畏。惟怪欲聞。先生教之。解紛櫛鬚。指南高表。程朱是從。嗚呼先生逝矣。高山安仰。一訣終天。逝水蕩々。人之云亡。豈止吾私。凡邦之人。誰式誰師。嗚呼哀哉。先生之恩。地載天燾。眇然一身。未知所報。中宵坐思。淚目顛沛。從事于此。苟報萬一。如此而已。既錯之辭。又以矢心。精爽不亡。髣髴來臨。

壽小島翁八十一序 癸卯三月(天保十四年)

福之難得。全自古而然。余嘗觀之。富者未必壽。壽者未必富。既富且壽。律之一國。殆亦鮮矣。何則。此二者。天之美祿。而人所不可苟求而幸得也。雖然。求之有道。積善而已。詩云。自求多福。言善積而後福應也。然則。人之處。素封。而躋遐者。豈其偶然哉。小島翁。行年八十。而面無昏耄衰屈之色。加旃。家富而族大。旨甘玩好之奉。莫一不如意者。今茲三月之吉。宗族相會。舉酒為壽。於是。鄉黨之任於翰墨者。各伸所能。以相獻薦。於戲亦盛矣。抑非所謂處素封而躋遐者耶。余雖不悉翁之平生。必知其求之有道也。求之誠有。則翁之所享者。豈唯如是而止哉。余將操觚。以頌其倍蓰於今日者也。

代增田生上魯堂公子書

癸卯五月二十五日。(天保十四年)

臣既得遊學之命。當以明日。上道。犬馬之情。不勝戀々之至。臣以淺薄。待罪侍衛者。今且三十年矣。竊自以為。受與報。不宜在諸侍衛之後也。而今不有言報於萬一。則無表平生志也。已裁一書。未及進呈。而又思之。有所未盡。乃復敢披腹心。付於前書。以奏。伏望加憐察。臣以為。公子今日之務。莫先於堅立志。厚望德也。自古豪傑之士。居乎環堵之室。糟糠不厭。而深思生民安危之本。古今治亂之原。而為之營度計畫。汲々若謀其私。彼豈病風喪心。而發此狂妄之志也哉。其心以為。天之生我。既不下四其足。橫其首。而授以仁義禮智之性者。豈徒天之私我哉。亦將以欲輔天之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夫然。而安於自棄。不任天之所任。可謂無志之甚者矣。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顏子匹夫。而自比於大舜。蓋大丈夫之志。固當如此而已矣。故得志。則功澤被於四海。不得志。則聲名流於後世。若夫鄙夫則不然。居其位。而不憂其事。食其祿。而不任其職。居其位。而不憂其事。謂之尸位。食其祿。而不任其職。謂之素餐。尸位素餐。而不顧人之譏者。謂之替聾。生為替聾。而死同木石。無寸善之紀。於後日者。誠可恥也。由此觀之。榮辱所歸。在能立志與否也。人之有志也。譬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其根固者。其枝必茂。其源深者。其流必達。人之立志大。

而不為喜怒好憎移者。功業必成。聲名必顯。臣願。公子亦立伊尹顏子之志。以應生靈仰望之望矣。臣之所謂堅立志者。此之謂也。其志既立。而不務養其德。則有時而懈矣。養之之道。不可不察也。人不能生而知。必資學而有得焉。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學。故古之君子。未有不資學問。而成其德者也。夫學也者。讀聖賢之書耳。而有儒生之學。有從政之學。從事於章句文義之間。訓詁必詳。詞章必攻。謂之儒生之學。得修己治人之要。而措之事業。謂之從政之學。夫經者。德義之府。而史者。興廢之跡也。務德義。鑑興廢。而知今之所以勝劣於古。而折其衷。謂之得其要。若夫詩賦文章之業。博覽兼通之務。皆非君子之所急也。何者。天下之書。自經史。而至諸子百家之言。其數不億。苟務浮華。而無得其要。則不能措之事業。臣願公子務從政之學。以得其要矣。人事之廣。變故錯出。非一人所能周應而得宜也。是故。君資諍臣。士取爭友。而後道德彰。名聞流矣。今公子倚假儲之權。而蓄雷霆之威。加旃。有內外之分。公私之別。而近習侍衛之外。在朝之士。雖有獻替匡救之才。不能親奉德音。夫侍衛之臣。非悉皆僻居州也。而在朝之士。亦不能盡腹心。則公子之聞過。蓋鮮矣。然無故召。在朝之士。亦有不可者焉。臣愚以為。若欲召之。莫若設詩文之會。夫詩者。性情之著。文者載道之器。而亦聖人

所不棄也。雖然。今之詩文者。浮華飾辭耳。固非修己治人之道也。而雄偉卓犖之人。亦或爲之者。蓋有說。曾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然則。詩文者。亦會友之具也。用之以召文學之士。從容講修己治人之方。古今治亂興廢之跡。孜孜求聞讜論。則豈爲無少輔乎。臣願公子常接文學之士。以聞其所未聞矣。夫嗜好之於人。譬猶嗜虎。不慎將及害也。何則。人之情。僻其所好。則自不知失其正。小有蕩志廢業之弊。大有亡躬失家之禍。而況人君。而肆其所好者哉。其害蓋不可言也。凡奸邪之求容。必先窺人君所好。而投其所欲。是以其相合也。如膠漆。至亡滅。終不知其爲奸也。故明君慎其嗜好。使奸邪不知其所窺矣。所謂嗜好者。非謂聲色臺榭之類也。凡此數者。皆亡國之事。而竹帛所記。章々可考。是公子所飽見飽聞。而不待臣之言也。臣之所謂嗜好者。博戲俳諧之類也。人之生。不斃於山。而斃於堦。何者。大者易避。而小者難見也。今夫博戲俳諧者。世人所常玩。而如無大害者。然其攻之不專。則不能得其術。縱令有得其術。於修己治人之方。蓋無益也。且人以有限之壽。任天下之重。豈有餘暇及此類哉。臣又聞之。圍碁者。爲不肖子作之。俳諧者。爲衆庶人而起。今也君子。而爲不肖子所爲。玩衆庶人所玩。以蕩有爲之志。廢學問之業。所謂出喬木而遷幽谷者。而臣

不知其說也。臣雖至愚。決知公子不好此類也。但礪磨之暇。有時爲之者。蓋欲慰侍臣之勞耳。雖然。外人不知而謂。公子實好之。則於事體不爲無失也。臣願公子常慎嗜好。以無蕩其志矣。臣之所謂厚養德者。此之謂也。臣今將遠辭。伏冀察其情。以恕狂愚之言。臣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得則錄

羅大經曰。周易出參大政。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余謂。羅氏是言。固當矣。大凡世之君子。得參國政。則萎腰孀媪。常用四君子湯。而欲偷一日之安。是以紀綱日弛。而至不可濟。不亦哀哉。益公乾淳之名望也。而猶不能用大承氣。況下於益公者乎。方之雖佳。莫如無其人。何爾。民之爲富。非農則商耳。而仁君在上。則務本者富。其次。務末者富。至於暴君在上。紀綱潰敗。則作姦者富矣。然則見民之富。而可知國政之隆。隆也。羅大經曰。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愛。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以興作救飢民。荒政之所不可廢者也。然不若豫備之善矣。豫備之道。大有常平。小有社倉。皆出於聖賢之深思遠謀。而不可易者也。不務此二者。而以興作爲救

荒之善政。則不爲梁惠者。蓋少矣。故羅大經曰。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愷歌壽昌所能爲一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眞非歌李所能爲一也。人皆云。老蘇之知王安石之姦。不如此濂溪之早既知之也。安石少年之時。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安石悲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是非知安石之自信偏蔽而何。不然。則以光風霽月之懷。而不容一王安石哉。羅大經曰。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此言殊有味。余之在昌平學也。有一寮友。常好文章。務新奇。仁義之說。王霸之略。非無可觀者也。而行誼之間。不能不爲厭然也。後居江戶。頗有名望。庚子之秋。余抵江戶。一日遇之於某家。傲然自處太高。既而酒酣耳熱。談及閭巷。其人曰。里有痴漢。常祀菅相公之畫肖。一日至某社祝司。時是七月。祝司家曝衣。內有濃紫

官服。痴漢以爲相公之所服。竊攫而歸。戴其冠。服其服。取鏡自照。欣然自以爲。吾得爲曹公矣。乃招其父母子弟。危坐正襟。怒視久之。颺言曰。爾安不拜曹公。視者蹙然。莫不掩口而笑者矣。余曰。兄近以言語之學。傲於人。亦恐有掩口而笑者乎。一坐捧腹。其人默然。

楊誠齋有言。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爾。近世君子。苦辛務富。以爲可貽子孫。而不知遺子孫之禍。悲夫。衛之鶴乘軒。秦之松官大夫。陳之石封三品。君子之仕國。食其祿。而不思其恩。則與此三物何擇焉。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累費。貯以一篋。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如促裝者。嗚呼以此心立朝。焉有軟熟取容之陋乎。

杜子美送嚴都公詩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莫愛身三字。千古當途者。頂門上之一鍼。世有未得志時。危言峻節。似有台輔之望。而漸貴而漸屈。大失人望者。察其病根。則莫不一不因愛身矣。

誠齋曰。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是言大有味。以今考之。敗人主之主者多。而莫有正人主之主者。然況於正治之之主

者上哉。

老學庵筆記云。天下名山。唯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皇朝名山。亦多爲浮屠氏所居。均可付洪嘆。河豚。毒魚也。煮治不精。則往々殺人。然味極佳。故江戶人有鬻其羹。以爲產。都下之少年。爲之亡父母之遺體者。蓋不少矣。誠可哀耳。其腹中之臍。曰西施乳者。取於其美。而亡身也。今都下之人。呼曰鳥銃。蓋亦取於十發九中之義也。然則非人不知也。知而犯之。余所不解也。而東坡有言曰。據其味。眞消得一死。嗚呼。東坡而有是言也。況於世俗之人乎。間讀陶九成輟耕錄曰。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干寶晉紀總論云。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此言可謂盡五胡亂夏之病源矣。蓋學術之邪正。治亂之所係。而先王於是致意也。故孟子論王政之目。輒曰。謹庠序之政。夫謹者。使不正之學術得序於庠序也。當時若使晉之君臣。知此理。而禁絕老莊虛薄之學。則大祚不南。五胡不亂夏必矣。東漢之末。郭林宗之輩。以風鑑著於世。其於士也。一見

而辨淑慝。十不失一也。而考之虞書。以大聖人之堯。授大聖人之舜。而猶言歷試者。何也。蓋是所以堯爲堯。而聖人用之敬也。成王者。周之賢王也。而猶疑周公。子貢者。孔門之俊髦也。而猶信少口鼻。今也。無成王子貢之才。而以一見。評其人之生涯。是所以林宗之爲林宗也。其不逢二叔之讒少口鼻之奸。亦幸矣。

心者。身之主也。耳目口鼻者。心之役也。心君明於內。則耳目爲心所役。心君暗於內。則耳目役心。故書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不役耳目者。謂心君明於內也。心君明於內。故理勝而百度得其正也。故君子之學。以存養爲要矣。今之人。則不然。從耳目口鼻之欲。而不求所以操其心。譬若奴隸之安座佚樂。而責其主人。以洒掃之事。吾不知何故也。

孟子曰。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所謂守身者。嚴耳目口鼻之扁鑰。不使外誘不正之事。入我心中也。蓋守國者。設城塞。嚴關梁。以警外寇矣。守家者。整藩籬。慎戶牖。以警盜賊矣。守身者。能嚴耳目口鼻之扁鑰。則存養省察之成功。而道心主於內。人欲莫汚我靈府矣。如此而後。可謂守身也。

臨戰之地。死生之際。非意思安閒者。不能應無窮之變。矣。古稱曹公之用兵。彷彿于孫吳。今觀魏書曰。與敵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

出。以害執政。夫然。而任怨任責。不顧己之危難者。

溢。故每戰必克。是曹公所彷彿于孫吳之故也。寬惠政事之大本也。而人動誤。以因循弛解。爲寬。以姑息嘔口。爲惠。終失寬惠之實者。蓋不鮮矣。比日觀經濟類編。舉金世宗之言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惟賞罰不濫。即是寬政。是言也。可謂得寬之實。

漢書匡衡傳云。無說詩匡鼎來。注云。鼎方也。而風俗通。以鼎爲衡之小字。應劭。漢末人。蓋有所據。然漢書中。用鼎字。爲方之義者。不止匡衡傳。卽賈捐之傳。石顯鼎貴。是也。以其說之古。不必從于應氏。

昇平之久。民慣於驕佚。貴浮僞。務奢侈。廉恥日偷。風俗日壞。當是時。執政欲戒飭紀綱。更張政令者。非雄偉剛正。不懼禍難者。殆不能濟矣。何者。化驕佚之民者。一洗其耳目。畏縮其心膽。而後進退卷舒。在吾彀中矣。故必先之。以法令。以改其耳目。次之以嚴刑。以畏其不從。明察照奸。公正持政。於是民之畏法。有若虎狼。而後惠賞。以勸善輕稅。以恤民。節用履儉。養才起學。以躬率下。於是民畏初之嚴明。感終之惠愛。而教化可行。後世可保矣。是子產孔明之所以立政也。然當其始用嚴刑。則久安驕佚之民。猖然起以謗上。不良姦猾之吏。百計以妨法。加之。後宮近習之徒。譏毀百

未_レ有_レ之也。故謂非_レ雄偉剛正。不_レ懼_レ禍難_レ者。不_レ能_レ濟矣。

王猛之相_レ符健。放_レ黜尸素。顯_レ拔幽滯。夫顯_レ拔幽滯_レ易。而放_レ黜尸素_レ難。何則其人。雖_レ尸素。未_レ有_レ大過惡也。而放_レ黜之。則怨者多矣。蓋天下之內。中人以下常多。而上智之人甚少。中人以下。偷合苟安。以貪_レ一日榮。今也一切而放_レ黜之。是非_レ怨者多_レ哉。怨者多。則三虎鏖_レ金之禍。可_レ立而待。故曰。放_レ黜尸素_レ難。若夫顯_レ拔幽滯。則不_レ然。怨者未_レ必多。而悅者未_レ必少也。況才德之士。感_レ恩激_レ義。以有_レ盡_レ心力_レ補_レ教化_レ哉。故曰。顯_レ拔幽滯_レ易。然非_レ放_レ黜尸素。則不_レ能_レ顯_レ拔幽滯。尸素必怨。非_レ剛者。不_レ能_レ守_レ焉。幽滯難_レ知。非_レ明者。不_レ能_レ拔焉。其人剛明。而非_レ守_レ己清肅者。則不_レ能_レ辱_レ人君之知。以防_レ怨者之毀。行_レ治安之策。史稱_レ王猛。曰_レ剛明清肅。是猛之所_レ以治_レ秦之本也。宋真宗。問_レ李沆治道所_レ宜_レ先。沆曰。不_レ用_レ浮薄新進。喜_レ事之人。此最爲_レ先。善哉。從_レ古賢相。無_レ非_レ老成守_レ法者。而敗_レ國者。必因_レ浮薄喜_レ事之人。不_レ可_レ不_レ慎也。

兵家之決_レ勝。必貴_レ不_レ意。夫不_レ意者。非_レ必乘_レ怠倦。襲_レ不_レ虞之謂_レ也。能_レ審_レ敵之情。以制_レ權。出_レ於其意量之表。則彼驚駭失_レ措。而不_レ知_レ所_レ爲_レ也。法可_レ守。而有_レ所_レ不_レ守。法可_レ戰。而有_レ所_レ不_レ戰。凡進退動靜。緩急弛張。皆乖_レ其所_レ之。則雖_レ約_レ期而會。刻_レ日而戰。其勝可_レ必矣。唐太宗

之制_レ頡利。常依_レ此術。高祖之末。頡利與_レ突利。合_レ兵而南。秦王齊王拒_レ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_レ豳州。突厥萬騎奄至。陣_レ五龍坡。以_レ數百騎。挑_レ戰。唐軍失色。秦王馳而騎。掠_レ陣大言曰。國家於_レ突厥。無_レ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與_レ可_レ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_レ益也。頡利笑不_レ答。又馳_レ騎語_レ突利曰。爾往與_レ我盟。急難相助。今無_レ香火情_レ邪。能_レ一決乎。突利亦不_レ對。王將_レ絕_レ水前。頡利見_レ王兵少。又聞_レ與_レ突利_レ語。陰相忌。即遣_レ使者來曰。王毋_レ苦。我固不_レ戰。將_レ與_レ王議_レ事耳。於是引却。夫王之如是輕卒也。蓋有_レ深意_レ矣。若_レ云計出_レ於不_レ得_レ己者。非_レ知_レ王者_レ也。身示_レ勇銳。以率_レ失色之軍。一也。身對_レ頡利。別馳_レ騎語_レ突利。使_レ以相疑。二也。王唐之柱石也。而纔從_レ百騎。以出。必知_レ其不_レ能_レ圖。三也。王固好_レ士。所_レ從_レ百騎。蓋其精撰也。況數萬感恩之士。徒視_レ王之危。而不_レ爭進_レ乎。四也。知_レ突厥之素畏_レ王。五也。王審_レ此五者。而能制_レ頡利。後王即位。頡利自將_レ十萬騎。襲_レ武功。京師戒嚴。頡利遣_レ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囚_レ之。乃與_レ高士廉房玄齡周範等六騎。出_レ玄武門。幸_レ渭上。與_レ頡利_レ隔_レ水語。且責_レ其負_レ約。群酋見_レ帝皆驚。下_レ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隊部靜嚴。虜大駭。帝與_レ頡利。按_レ轡即壓_レ軍。却而陣焉。頡利終請_レ和。初蕭瑀。以_レ帝輕_レ敵。叩_レ馬諫。帝曰。我思熟

矣。非_レ爾所_レ知也。夫突厥掃_レ地入寇。以_レ我新有_レ內難。謂不_レ能_レ師。我若闔_レ城。彼且_レ大掠_レ吾境。故我獨出。示_レ無_レ所_レ畏。又盛_レ兵使_レ知_レ必戰_レ不_レ意。我能沮_レ其始謀。彼入_レ吾地既深。懼_レ不_レ能_レ返。故與_レ戰則克。和則固。制_レ賊之命。在此舉_レ矣。卒馳_レ六騎_レ出。是非_レ所謂出_レ其不_レ意_レ者_レ乎。

薛文清讀書錄云。二三四夜深時。月初出_レ東方。其終_レ魄于東_レ之光。比_レ未_レ望載魄之光。尤光明者。蓋初昇_レ之日光。尤甚_レ西下之日。故其光明如此。按邦俗云_レ廿六夜之月。有_レ三尊之影_レ者。蓋此類也。

(嘉永七仲秋七月初三日)

雞肋雜誌序

余友豹隱子。其飯前茶後。隨_レ意之所_レ趨。而記_レ其片言瑣語。積_レ而爲_レ卷。自題曰_レ雞肋。其於_レ可_レ記與_レ不_レ足_レ記之間。不_レ追_レ自擇。任_レ筆記_レ之。是其所_レ以爲_レ雞肋_レ歟。余乞觀_レ之。其感慨娛樂。千變萬態。無_レ所_レ避。無_レ所_レ諱。俚諺俗說。隨_レ而書_レ之。不_レ敢事_レ文飾。然使_レ人亦感慨娛樂。不_レ能_レ廢_レ卷者。比比皆是也。矧世變之盛衰。人情之厚薄。於_レ今知_レ古。於_レ後知_レ今。其所_レ關_レ於_レ世教_レ者。亦不_レ爲_レ少矣。喻_レ之崑山之玉屑。奇花之片英。無_レ一不_レ足_レ觀_レ者。則亦何謂_レ之雞肋_レ哉。以質_レ隱子。隱子笑曰。以_レ雞肋_レ之人。書_レ雞肋_レ之事。子觀_レ以爲_レ非_レ雞肋_レ。子亦可_レ不_レ謂_レ之爲_レ雞肋_レ乎。

如鷗 遠藤俊臣

雞肋雜誌序

雞肋者何。取_レ諸曹孟德之言_レ也。孟德之攻_レ漢中。欲_レ棄而還。出_レ令曰雞肋。人不_レ知_レ所_レ謂。主簿楊脩。獨得_レ其意。曰。其雞肋。棄_レ之如_レ可_レ惜。食_レ之無_レ所_レ得。以_レ比_レ漢中。知_レ王欲_レ還也。孟德果引_レ軍還。余之此編。有_レ固無_レ益_レ於用。而棄_レ亦有_レ所_レ惜。非_レ雞肋_レ而何哉。雖_レ然孟德蓋世之雄也。故棄_レ千里之漢中。以爲_レ雞肋。今余老朽無_レ所_レ樹立。徒援_レ以命_レ此編。而且不_レ能_レ棄_レ之。嗚呼余亦一雞肋也哉。明治辛未正月人日房南白濱村漁夫豹隱器識

雞肋雜誌

豹隱子恩田器 稿本

皇國上古ノ曆法ハ如何ナリシヤ詳ナル事ヲ知ラズ。太古曆ト云書アリト聞タレドモ、余ハ其書ヲ見ザル故ニ論ズルニ及バズ。但陳壽ガ三國志倭人傳ノ注ニ、魏略ヲ引テ、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爲三年紀。ト見エタリ。此ニ據レバ、其時代ニハ正シキ曆法モ無キニ似タリ。然レドモ外國人ノ傳聞ニ得タル事ヲ記シタル書ハ正據トハナシ難シ。又政事要略ニ古傳ヲ引テ、推古天皇十二年甲子正月戊戌朔始テ用曆日。ト記サレタリ。此ヲ以テ考レバ、上古ノ時縱令一種ノ曆法有シトモ、漢土ノ法ト異ナリシ故ニ、推古ノ御宇、厩戸皇子攝政シテ、西土ノ曆日ヲ採用アリシトミエタリ。然ルニ日本書紀ニ神武天皇ノ東征ノ始メ、日向國ヲ發シ給フ時ヲ甲寅ノ年十月トナシ、即位ノ元年ヲ辛酉ト記シ、是ヨリシテ年モ日モ支干ヲ以テ記サレタリ。元來皇國ニテ漢土ノ事ヲ用ヒ給フハ、應神天皇ノ御宇ヨリ濫觴シタル事、正史上ニ明ラカナレバ、神武ノ御代ニ十干十二支ノ有ベキ理ナシ。窃ニ思フニ、舍人親王ノ書紀ヲ記サレシ時、長曆ヲ作ラレ、推古十二年ヨリ神武ノ始メマデ、千二百六十餘年ニ支干ヲ推シテ配合

セラレタルナルベシ。古事記ニ支干ヲ書セザルハ、皇國上代ノ遺風トミエタリ、本來上世ニ邇テ長曆ヲ作ルハ、節氣ノ推算ヨリ閏月ヲ置クナド、一刻ヲ誤レバ一日ヲ誤リ、遂ニハ一月一年ノ差ヲ生ズルニ至ル。此故ニ何程精細ニナシタリトモ、決シテ謬誤ナシトハ云ヒ難シ。日本紀モ間々疑ハシキ事アルハ此故ナルベシ。

皇國ノ稱號モ、上古ハ一定ナラザリシト見エ、國史中ニ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又天御虛空秋津根別又大倭豐秋津島又秋津又浦安國或ハ内木綿之眞進國或ハ細戈千足國或ハ玉牆内國或ハ虛空見日本國或ハ磯輪上秀眞國等ノ稱ミエタリ。又西土ノ書ニハ、倭奴國或ハ倭人國トモ倭國トモアリ。是皇國ノ史籍ニハ嘗テ見ザル所也。西土ノ書ニモ、班固ガ漢書地理志ニ、東夷天性柔順。異ニ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_レ行。設_レ梓於海。欲_レ居_レ九夷。有_レ以也。夫樂浪海中。有_レ倭人。分爲二百餘國。以_レ歲時來獻見。ト記セリ。又王充論衡ニ、周成王時倭人貢_レ暢トミエタリ。倭人ノ稱アルハ是等ヲ始メトス。又范曄ガ後漢書東夷傳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_レ貢朝賀。使人自稱_レ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_レ以_レ印綬トアリ。倭奴國ノ稱始メテ此ニ見エタリ。然レドモ文理ヲ以テ考レバ、倭奴國ハ皇國ノ稱號ニ非ズシテ皇國中ノ一小國ナリ。故ニ倭國之極南界也ト云ヘリ。即チ漢志ニ所謂百餘國中ノ一ナルベシ。彼土ノ後人後漢書ヲ誤マリ見テ。倭奴國ヲ皇國ノ舊

名ナリト思ヒ、日本古倭奴國ナリト書タルモアリ。疎漏ノ甚シキ者ト謂フベシ。其疎漏ハ兎モ角モアレ、到底皇國人ノ云ハザル稱號ヲ、彼國人ノ肆マ、ニ名付ケタル事不審ノ大ナル條目也。ト部兼方ガ日本書紀釋ニ、弘仁私記序曰。日本古者謂_レ之倭國。但倭義未詳。或云。取_レ我之音。漢人所_レ名之字也。トミエ、又兼良公ガ日本紀纂疏ニハ、舊說。吾邦之人。初入_レ漢。漢人問謂。汝國名如何。吾答曰。謂_レ吾國_レ耶。漢人即取_レ吾字之和訓。命_レ之曰_レ倭。ト記サレタリ。又一ニハ、此國人昔到_レ彼國。唐人問云。汝國之名稱如何。自指_レ東方_レ答云。和奴國耶。云云。和奴猶_レ言_レ我也。自其後謂_レ之和奴國_レ也。ト云。元元集等ニモ此事ヲ載セラレタリ。然レドモ漢籍中ニ所見ナケレバ、疑フラクハ附會ノ妄說ナルベシ。又近世ニ至テハ、本居宣長ガ國名考ニ、倭トハイカナル意ニテ名ヅケツルカ、其由ハサダカニミエタル事ハナケレドモ、漢書ニ東夷天性柔順ト書出シテ、有倭人トツラネイヘルヲ思ヘバ、班固ガ意ハ、說文ニ此倭字ノ本義ヲ順貌ト註シタルト同ジクシテ、柔順ナル故ニ倭人トイフト心得タルガ如ク聞コユメリ。サレドソレモ字ニツキテノオシハカリナルベシト記シタリ。本居氏ハ命世ノ博古者ナレドモ、此說ニ至テハ牽強ノ妄論ト云ハザルベカラズ。倭ノ字ヲ順貌ト訓スルハ、其正義ナレドモ、漢土人ノ外國ノ稱號ヲ記スハ、皆其國ノ言語ニ隨テ、假リニ漢字ノ音ヲオシアテテ記ス事其通例ナレバ、即チ

此方ノ假名文字ト同主意ニテ固ヨリ其字義ニ拘ルコトニ非ズ。故ニ本居氏倭ノ字義ニ拘リタル說ハ用ヒ難シ。況ヤ漢志ノ文理ハ、本居氏ノ意ノ如ク讀ムベキ語勢ニ非ズ。又字書ヲ攷ルニ、倭ノ字ニ音アリ、順貌ト訓スル時ハ於爲ノ反ニ音煨ナリ。又國名ノ時ハ烏禾反ニテ音渦ナリ。國名ニ倭字ヲ用ルハ、皇國ノ外ニアルコトヲ聞カズ。然レバ倭人倭國ハ「アジン」 「アコク」ト讀ムベシ。倭奴國モ亦「アトコク」トヨムナルベシ。然ルヲ舊說ニ「ワヌコク」ト讀ミ來ルモ疑ノ一也。西土ノ書ニ倭ト和ト通用シタル例ヲ聞カズ。然ルヲ和ノ字ノ吳音「ワ」ノ音ト、「ア」 「ワ」横通ヲ用テ倭ヲ「ワ」トヨミ、又奴ノ字モ吳音ニテ「ヌ」トヨムコト、西土人ノ讀法トハ覺エズ。若クハ皇國ニテ吳音ノ盛ニ行ハレシ後ヨリ、倭奴ヲ「ワヌ」ト讀來リシニハアラザルカ。余モ此等ノ疑ハアレドモ、倭奴倭人ノ名義ニ至テハ、其說ヲ得ザリシニ、一日北窓瑣談ト題セル書ヲ見タリ。其中ニ天明四年甲辰筑前國那珂郡志加島ニテ農夫地ヲ穿テ金印ヲ得タリ。方八分許、高三分、螭鈕高四分、重二十九錢、文曰。漢委奴國王。五字トモニ小篆也。余モ其印ノ押シタルヲ見シ。其頃專ラ評シテ、漢朝ヨリ日本ノ天子ヲ封ジタル金印ナリトイヘリ。篆刻家ナドノ說ニモ、其製眞ニ漢朝ノ制度ニカナヘリ。偽物ニハ有ルマジト云ヘリ。浪華ノ上田秋成考ニ、後漢書東夷傳ニ中元二年光武紀ニハ春正月倭奴國奉_レ使貢。使人自稱_レ大夫。倭國之極南界

也。光武賜以印綬。然レバ今穿出セル金印ハ光武賜フ所ノ物カ。中元二年ハ垂仁天皇八十六年ニ當ル。今ノ天明四年マデ千七百十餘年ニ及ブ。委奴國ハ日本ノ總號ニ非ズ。古昔筑紫ニ在リシ里ノ名也。魏志倭人傳ニ見ヘタル伊都國即是也。和名抄ニ筑紫ニ怡土郡アリ。又同國宗像郡ニモ怡土トイフ里アリ。漢ニ通ゼシ委奴國王ノ本居ナルベシ。伊土津彦。伊都縣主等ノ號併セ見ルベシト云フ秋成ノ考イト明白ニ見ユト云フ説アリ。此説ヲ得シヨリ余ガ疑モ半トケタリ。本來倭奴ノ二字ハ音ノ如ク「イト」ト讀ムベキヲ、吳言ニテ「ワヌ」トヨミ遂ニ我國ト云ル義ヲ附會シタル説モ出タルナルベシ。倭ノ字ハ委ノ字ト通用シテ同音ナル故、漢印ニハ委奴國ト書キシナレバ、字ノ異同ニ就テ疑フベキニ非ズ。又我が上古國ト稱スルモノ多クハ後ノ郡ナリ。故ニ其數モ百餘ニ至リシ。後漢書東夷傳ニ倭在ニ韓東南大海中。依ニ山島ニ爲レ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ニ朝鮮本驛ニ作使譯ハ誤也通レ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レ王。世世傳レ統。其大倭王。居ニ邪馬臺國ト見ユ。又三國誌ニモ此事ヲ書シ、且ツ末盧國。伊都國。投馬國。不彌國等。二十餘國ヲ書シ、而テ云フ。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然レバ此外ノ國々ハ彼土ニテハ詳ニ知ラザリシ也。此等ニ据レバ、倭奴委奴伊都怡土伊土皆假名文字ニテ一國ノ稱ナルコト明カ也。又班固ガ樂浪海中有ニ倭人ト書キシヨリ以來、倭ノ字ヲ以テ皇國ノ稱號トナリタル其故ヲ考フルニ、後

漢ノ初メニハ、倭奴國ノミ殊ニ彼ニ親シク通ゼシ故ニ、彼土ニテハ倭奴ヲ皇國ノ稱號ノ如ク云習レシ故、班固モ俗ニ從ヒ、倭奴ヲ省キテ倭人ト稱セシナルベシ。然レバ倭人倭國ノ倭字モ、煨ノ音ヲ用テ「イジン」「イコク」ト讀ムベキヲ、後世韻書ヲ編シコロ、皇國人ノ自ラ和國ナド稱スルヲ聞テ、倭字ニ烏禾反音過ト注シ、國名ノミニ此音ヲ用ヒ來レルコトト思ハル。又皇國人ノ自ラ我國ヲ「ワコク」ト稱セシハ、神武天皇以來、列聖多クハ大和國ニ都シ給ヒシ故ニ、皇國ノ總稱ヲモ、自然ト「ヤマト」ト云ヒタルトミエ、列聖ノ舊尊號ニモ「ヤマト」ト云ルハ、皆日本ノ字ヲ書シ來レリ國史中ニ倭字ヲ「ヤマト」ト訓セシハ、其「ヤマト」ノ國ヲ漢字ニテ、大和國ト西土ノ誤ヲ傳シナリ。其「ヤマト」ノ國ヲ漢字ニテ、大和國ト書キシヨリ、吳音ニヨミ、且ツ文ヲ省キテ和トモ云ヒタルトミエ、和銅ノ年號モアリ、和漢ナドノ言語モアリ、西土人此稱ヲ傳ヘテ倭字ヲ過ノ音ニナシタルコトト思ハル。尙博古ノ人ニ質スベシ。皇國ヲ大日本ト稱スルハ、何レノ時ヨリ始マリシヤ。詳カナル説ヲ聞カズ。釋日本紀延喜講記曰。日本者。自唐所レ號也。隋文帝開皇中。入唐使小野妹子。按ニ妹子ノ隋ニ往シハ楊帝ノ時ニテ文帝ノ時ニ非ズ又入唐使ト稱スルコト殊ニ國體ヲ失フ。入ト云ハ彼ヲ尊將改ニ倭號ニ爲日本。然依ニ隋皇暗ニ物理。遂不許。至唐武德中。始號日本。トアリ。又元々集ニ和漢春秋云。括地志曰。和國。武后改曰日本。トミエタリ。又之ヲ西土ノ書ニ攷ルニ、日

本ノ名稱ハ、始テ唐書ニ見エ、其以前ノ史ニハ、倭國倭人倭奴ナドト記セリ。又武備志ニハ、日本古倭奴國。在ニ東海中云々。唐咸亨初。改號日本トアリ。又東國通鑑ニモ、新羅文武王十年ノ條ニ、奴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爲レ名ト記ス。文武王十年ハ、唐高宗ノ咸亨元年庚午ニテ、我天智天皇九年ナリ。此等ヲ合セ考フルニ、漢土ニテ皇國ヲ日本ト稱セルハ、唐ノ時ヨリ創メシコトトミエタリ、然レドモ、皇國ニテ日本ト自ラ稱セラレシハ、往古ヨリノ事ナルベシ。日本紀神功皇后新羅ヲ伐給シ條ニ、新羅王曰。吾聞。東有ニ神國。謂ニ日本トアリ。是小野妹子ヲ隋ヘ遣ハサレシヨリハ、四百餘年モ前ノコトナルニ、此時既ニ日本ノ稱外國ヘモ聞コエタル程ナレバ、皇國ニテハ久シク稱シ來リシコト明カ也。然ルヲ漢土ニテハ、漢以來ノ例ヲ追テ、倭奴或ハ倭國ナドト稱シタル故、妹子モ其謬ヲ正シ、日本ト稱スベキヲ論ジタレドモ、彼ハ舊習ニ因仍シテ許サザリシガ、唐ノ世ニ至テ其詳ナルコトヲ知り、始テ皇國ヲ彼土ニテモ日本ト稱セシナルベシ。日本ノ稱ハ唐ノ世ヨリ創セシニハ非ズ。皇國ニハ元ヨリ此稱アリシ也。唯何レノ時ヨリ稱シ始シヤ、其起原ヲ詳カニセザルノミ。

モ、何ノ時ヨリ其法ヲ定メラレシヤ、是亦詳カナルコトヲ知ラズ。唐ノ李延壽ガ北史倭國傳ニ、其國無文字。唯刻レ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佛經。始有文字。ト記シタレドモ、是亦外國人ノ傳聞臆料ニ出タルコトナレバ、證據トハナシ難シ。上古ノ時モシ刻木結繩ノ制アラバ、古書缺逸ノ今世ト云ヘドモ、一二ノ證左ハ存スベキ理ナルニ、絶ヘテ國史中ニ見エザレバ、訛傳ナルコト明カ也。又漢土ノ文字ヲ我ニ用ヒラレシハ、應神ノ御宇、百濟ノ直支王仁等ガ來リシヨリ始マルト云説アリ。儒書ノ我が大邦ニ行ハレシハ、此時ニ濫觴シタルコトナレバ、是ヨリ盛ニナリシハ必然ナレドモ、此時ヨリ始メテ漢字ヲ用ヒラレシト云フハ信ジ難シ。愚ガ管窺ヲ以テスレバ、上古ヨリ皇國中ニハ、漢字ニ通ジタル人多ク有リシナルベシト思ハル。何トナレバ、後漢書東夷傳ニ、倭在ニ韓東南大海中。依ニ山島ニ爲レ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ニ朝鮮。使譯譯者非通レ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レ王。世世傳レ統。其大倭王。居ニ邪馬臺國。又光武紀ニ、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使人自稱大夫。ト記シタリ。光武ガ中元二年ハ、我垂仁天皇八十五年ニシテ、直支王仁等ガ來リシヨリ二百餘年ノ前ニ在リ。此時既ニ彼國風ニ因テ、王ト稱シ大夫ト稱スルヲミレバ、漢土ノ文字ニモ通曉シタルコト明カ也。其後神功皇后征ニ新羅ノ時ニ、其圖籍文書ヲ收メ給ヒシコトアリ。又攝政三十九年己未、使ヲ魏ニ遣ハ

サレシコトアリ。陳壽ガ魏志ニ、明帝景初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斗米等。詣郡朝獻。トアリ。其明年魏ヨリ建中校尉檉携ヲシテ、詔書印綬ヲ奉ジテ報聘スト記シ、日本書紀ニモ、此文ヲ引テ記ルサレタリ。魏志ニ倭女王卑彌呼トアリ皇シ、ハ故姫子ノ和訓ヲ取テ卑彌呼ト稱シタルナルベシト云難斗米トアルハ誰人ナルヤ詳ナラス魏ノ詔書ハ出魏志 魏志ニハ、倭王因使。上表答謝ノ文アリ。是等ハ皆皇國ニテ、上古ヨリ漢土ノ文字ニ通ジタル證左ナルベシ。元來皇國ト朝鮮漢土トハ比鄰ノ國ナル故、イツトナク彼國ノ文字ニ通ジタル者有テ、自然ニ傳播シ、全國ノ風習トナリタルコトニテ、固ヨリ朝廷ノ制度命令ニテ、漢字ヲ用ヒタルニハアルマジト思ハル。此故ニ正史ニ漢字ヲ用フル原始ノ見エザル乎。

古人ノ名ヲ和訓ニテ讀ムハ尤モ難キ事也。文字ニハ、其字ノ正義ヨリ引伸シテ、他ノ義トナルコト多シ。喻ヘバーノ成ノ字ナレドモ、「ナリ」ト訓シ、「ヨシ」ト訓シ、又「シゲ」トモ訓スルアリ。皆其人ノ義ヲ取ルコト同ジカラザル故也。其人ノ意ノアル所ヲ知ラズシテ、妄リニ和訓ヲ下サバ、大ニ謬ルコトモ有ルベシ。故ニ共和訓ノ詳カナラザル字ハ、姑ラク音ヲ以テ讀ムヲ是トスルヨシ先輩ノ言アリ。彼ノ日本紀ヲ書シ給ヒシ舍人親王ハ、天下ノ有名ナレドモ、是スラ共和訓詳カナラズ。舍人ノ二字ヲ「ヤド」トヨムアリ。又「イヘビト」ト訓シタルモ有リ。是等ノ説ノ如クナラバ、故サラニ舍人ノ字ヲ用ヒラル、理ハ有ルマジト覺ユ。サレドモ職名ヲ以

テ名トシ給フモ、怪シキコト也ト疑ヒシニ、伊勢貞丈ノ説ヲ得テヨリ、其義始メテ明カナルニ近シ。其説ニ、文德實錄卷一。嘉祥三年五月ノ條ニ曰、天皇誕生。有乳母。姓神野。先朝之制。每皇子生。以乳母姓。爲之名焉。故以神野爲天皇諱。以郡名同天皇諱。改名新名ト。天皇ハ嵯峨天皇也。郡トハ伊豫國神野郡也。乳母ノ姓ヲ以テ皇子ノ諱トスル事、先朝ノ制ト云フハ昔ヨリノ先例ヲ云也。然レバ舍人親王ハ、乳母ノ夫ノ舍人タルニ依テ歟、乳母ノ姓舍人ト云ヒタルカト記セリ。嵯峨天皇ハ舍人親王ノ時ヨリ六十餘年モ後ナレドモ、實錄ニ先朝ノ制トアレバ、久シキ例ナルベシ。推古天皇十一年、皇子當麻呂妃舍人姫薨セラレシコトアリ。姫モ亦其例ヲ以テ名トセラレシニヤ。此事ハ知ルベカラザレ共、舍人ノ二字ハ「ト子リ」ト訓スルカタ是ナルニ近カラシ。
(以上卷一ヨリ抄出ス)

神前ニ拜スルニ手ヲ搏ツコトハ神代ヨリノ古禮トミエタリ。是ヲ天ノサカ手ウツト云フ。サカ手ハ退手ト書ス。古ハ退クコトヲ「サカ」ト云フ。近世ハ是ヲ「カシハデ」ト云フ。柏手ト書タルモノアリ。意フニ古退手ヲ拍手ト書タルモノアリシ故、俗間ニハ拍手誤テ柏ト書シ、竟ニ「カシハ」ト訓シタルニハアラザルヤ。柏ハ擊也。故ニ拍手トハ云フベシ。柏ハ「ヒノキ」「コノテカシハ」「ビヤクシ」ノ總名ナルヲ古來誤

リテ「カシハ」ト訓スル故ニ又誤リテ「カシハデ」トナシタルナランカ。本來柏ノ字ニ縁ナキコト也。天ノサカ手ハ古書ニ多ク出デタリ。皇國ノ例ニテ神代ノ事ニハ皆天ノ字ヲ用フ。尊稱ナルベシ。

歴史ニ天子ノ言ヲ記シテ詔ト稱スルアリ。敕ト稱スルアリ。敕或ハ勅ニ作リ又勅ニ作ル同ジ又制ト稱スルアリ。爾雅釋名ニ、詔ハ昭也、人暗不_レ見_レ事宜。則有_レ所_レ犯。以此示_レ之。使_レ昭然知_レ所_レ由也。又敕飭也。使_レ自警飭不_レ敢_レ廢慢也。トミエタリ。是詔ト敕トノ字義也。又制ノ字ハ類師古ガ漢書高祖紀ノ注ニ、天子之言曰_レ制書謂_レ爲_レ制度之命也ト記ス。然レドモ此詔勅制ノ名目ハ秦漢以來ノ制ナル上ニ、歷代ニテ其用法モ少差有テ、敕書ヲ獎諭ニ用フルアリ、責讓ニ用フルアリ、又散文ヲ用フルアリ、四六文ヲ用ルモアリシ也。皇朝ニテモ此名目ヲバ用ヒ給ヘドモ、詔ト云フハ臨時ノ大事ニノミ用ヒ、尋常ノ小事ニハ必ズ敕トナドト用ヒ來レリ。又制トアルハ、下ヨリ如_レ此處置セバ如何アラント上意ヲ請ヒシ時、如_レ此セヨト容裁アル時ニハ、必ズ制ト書スル法トミエタリ。畢竟後世武家ニテ稱スル御差圖ト云フ類ナラン。口宣ト云アリ。宣旨又綸旨アリ。朝廷ニテ諸臣ニ官ヲ任ゼラ

記ニテ上卿ヨリ下知アリシ宣旨ノ意ヲ以テ書シタルヲ綸旨ト云フ。本來官ヲ任ゼラル、ニハ必ズ小除目ト云フコトアリ。或ハ臨時除目ト云フ。口宣ヲ以テ官ヲ任ゼラル、ハ、非常急遽ノ時ニノミアルコトトミエタリ。後世ハ除目ヲ行ハル、コト容易ナラザル故カ、消息宣下ト云フコトモアリ。本式ニハ非ザルベシ。又官ヲ命ゼラル、ヲ任ズルト云フ。安房守又ハ兵庫頭ニ任ズルノ類也。職ヲ命ゼラル、ヲ補スルト云フ。藏人頭ニ補スルノ類也。位階ヲ賜ハルヲ叙スルト云ヒ又授クトモ云フ。三位ニ叙ス又ハ五位ヲ授クノ類也。始メテ從五位下ニ叙スルヲ叙爵ト云フ。皆法有ルコトナレバ妄ニ文字ヲバ下スマジキヲ知ルベシ。

天子ノ御追號ニ後ノ字アレバ、音ニテ「ゴ」トヨム事、儒家ノ故實ナリ。大臣ノ稱號ニ後ノ字アレバ訓ニテ「ノチ」トヨム法ナリ。然レドモ後深草院ノ御追號ニ限リテハ「ノチ」トヨムカウサノイントヨム。コレハ御不孝ノヨミニ近キヲ忌ミタル也。又大臣ノ稱號ニモ、後京極殿ノ一號ハ、人皆音ニテヨミ「ゴキヨウゴク」ト云フ。コレハトナヘヨキ故ニテ自由ノヨミカタ也。「ノチ」トヨミテヨキ事ナリト、和長卿ノ日記ニ見エタリ。文字ニハ讀癖ト云フ事アリ。何故ニ如_レ此ヨムト云フコトハ詳カナラザレドモ、昔ヨリノ習ナリ。其一ニ云ヘバ帶刀ノ頭ヲ先生ト云ヒ「ゼンジャウ」トヨム。鑄錢判官。勘解由判

官ニハ「ハングワン」トヨミ、檢非違使ノ尉ニハ「ハウグワ
ン」トヨム。前大納言。前陸奥守ナドノ前官ヲ散位ト稱ス。
「サンニ」トヨム。左京大夫。修理大夫。皇后大夫ハ「ダイ
ブ」ト濁リ、五位ノ時ニハ「タイウ」ト清ミテヨム也。左衛
門尉ハ六位ノ官ナレドモ五位ニ叙スレバ「タイウ」ト稱ス。
源義經ハ左衛門尉ニテ檢非違使ノ判官ヲ兼ネ五位ニ叙シタル
故ニ「タイウハウグワン」ト稱セリ。又官位昇進ヲバ「昇ジ
ン」ト濁リテヨミ、正一位、正二位等ノ正モ、神ノ位ニハ清
ミテヨミ、人ノ位ニハ濁リテヨム。太上皇ハ濁リテ「ダジヨ
ウクワウ」トヨミ、上皇ハスミテヨム。堂上ハスミ地下ハニ
ゴリテヨム。前駟ハ「セング」布衣ハ「ホウイ」トヨム。此
等ノ類甚多シ。故ニ文字ハ妄ニ讀ムベカラザル者ト知ルベ
シ。サレドモ伊勢物語ニアル大納言ヲ、和歌者流ニテハ「ジ
ヤアナゴン」トヨムヲ祕傳トスルト聞ク。是ハ西三條道遠院
實隆公生質舌短クシテ言語分明ナラザリシ故、伊勢物語ヲ講
ゼラレシニ、大納言ヲ「ジヤアナゴン」トヨマレシニ始マル
ト云フ。是等ノコトマデ守株セバ却テ笑柄ナルベシ。又關東
ニテハ布衣ヲ「ホイ」トヨミ、軛負ヲ「ユキエ」ト云フ。古
ノ讀癖ナリトテ「ホウイ」「ユゲイ」ト云ハ、聞ク者惟ミ
テ通ジ難カラシ。如レ是ノ類ハ俗ニ隨フコト世ニ處スルノ道
ナルベシ。

今ノ俗ニ厄年トテ、男ハ二十五歳四十二歳ヲ忌ミ、女ハ十九

歳三十三歳ヲ忌ムト云フ。拘忌スル者ハ甚シク此年ヲ畏レ
テ、爲スベキ事サヘ爲サザル者アリ。物ノ理ヲ少シナリトモ
辨ヘタル人ノ拘ハルベキ事ニハ非ズ。且其説モ古ヨリ一定セ
ズ。靈樞ニ岐伯ガ言アリ。七歳、十六歳、二十五歳、三十四
歳、四十三歳、五十二歳、六十一歳、皆人之大忌ト記ス。是
即チ厄年也ト云フ説アリ。然レドモ此大忌ニハ、女ノ十九ト
三十三、又男ノ四十二ヲ云ハズ。源氏物語ニハ、三十七ヲ女
ノ重厄トスルコトミエ、世繼物語ニハ、四十二ヲ厄年トス。
是ハ四二ト死トノヒビキヲ忌メルト東見記ニミエタリ。又拾
芥鈔ニハ、十三、廿五、三十七、四十九、六十一、八十五、
九十九ヲ厄年ト記ス。如此諸説マチマチニテ定論ナシ。畢竟
時日小數ノ類ハ古ヨリ定説ナキモノナレバ君子ハコレヲ言ハ
ズ。
年越シノ夜ニ茶ヲ飲ムコトアリ。俗ニ是ヲ「オホブク」ト云
フ。何ノ故ナルカ其文字モ詳カナラズ。一日病ニ臥シタルト
キ、京名所圖會ト云フ書ヲ見タリ。其中ニ天曆五年疫癘盛ニ
起リテ死スル者多シ。普陀落山六波羅密寺ノ空也上人コレヲ
憂ヒ、十一面觀音ノ像ヲ造リ、車ニ載セテ自ラ洛中ヲ牽キ行
キ、此觀音ニ供スル茶ヲ疫人ニ與フレバ平愈シタリ。村上帝
此事ヲ聞コシメシ、毎年元三ノ日ニ服シ給フ。萬民此例ヲ遂
フテ名ヲ王服ト云フ。是ハ六波羅寺ノ傳也ト記セリ。之ニ據
レバ、王服トハ天子ノ服シ給フ茶ト云フ義トミエタリ。然レ

ドモ天子ヲ王ト稱スルコト、皇國ニナキ例ナレバ此説モ信ジ
難シ。或ハ大服ト書ストモ云フ。近世ノ人盛ニ茶ヲ賞ス。故
ニ貴賤トモ家毎ニ茶ヲ用ヒザルハナシ。此事古書ニ見エズ。
足利家ノ時ヨリ茶醜ヲ記シタルコト多クミユレバ、數寄屋臺
司ノ法ナドモ、其頃ヨリ有リシナルベシ。其後紹鷗利休ガ輩
世ニ出デテ一家ヲナシ、竟ニ技藝ノ一種トハナレリ。然レド
モ其頃ノ茶ハ、皆挽茶也。煎茶ヲ喫スルコトハ、文祿前後ノ
間、茶ヲ挽ク暇ナキ者急遽ノ用ニ充テタルヨリ漸ク行ハレ、
元祿享保間ニ至テ天下一般ニ茶ヲ常用トナス。其後文政ノ季
ヨリ煎茶ヲ賞スル者特ニ盛ニシテ、茶甌茶椀其他ノ具マデ互
ニ新奇ヲ競フ風習トナレリ。然レドモ何レノ時ヨリ茶ヲ用ヒ
始メシヤ、其濫觴詳カナラズ。類聚國史ニ弘仁六年六月壬
寅。令畿内並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獻之。ト出ツ。然レ
バ此前ヨリ茶ヲ用ヒシ故ニ之ヲ植エサセラレシナルベシ。又
海人藻芥ニ、茶者上古ヨリ我朝ニアリ。挽茶節會トテ、於
内裏被レ行ニ公事儀式。然葉上僧正榮西入唐之時宋也重ネテ茶
ノ種ヲ被レ渡。梶尾明惠上人觀之。サレバ本ノ茶ト云フハ梶
ノ尾也。非ト云フハ宇治等ノ事也ト記ス。藻芥ニ上古ト云フ
モ延暦以後ノコトナルベシ。其頃專ラ唐ニ通交アリシ故、彼
ガ風ヲ傳ヘテ茶ヲ喫スル習ノ起リシカト思ハル。弘仁ハ唐ノ
憲宗ノ元和十年ニ當レバ、其前百餘年既ニ唐ト通交アリシ。

(以上卷二ヨリ抄出ス)

今世ニ用フル片假名ハ吉備公ノ作ラレシモノニテ、皆眞字ノ
偏傍ヲ取リシ也。又平假名ハ皆草字ニテ、コレヲいろはにほ
へとト書キツラチタルハ、空海權操ノ二僧也ト云傳フ。其中
ニハ字體ノ分明ナラヌモノ有リテ、説モ紛出セシト見ユ。或
ハ俗手ノタメニ本體ヲ失ヒタル字モ有ルベケレドモ、へつノ
二字ハ片假名平假名トモニ字體分明ナラズ。「へ」ハ閉字ノ
草體也ト云フ説アレドモ、未ダ其體ヲ見ザル故ニ信ジ難シ。
又反ノ草トモ云ヒ、又へ字ナリトモ云フ。へハ「ホツ」「レ
ツ」ノ二音ナレバ「へ」ト讀ムベキ理ナシ。又反ヲ「へ」ト
書キタル草體ヲ見ズ。總ベテ草字ハ彼土ノ名家ニ其體アル者
ニ非レバ信ズベカラズ。或ハ云フ皇國ノ古文字也ト。是モ亦
正據アル説トモ思ハレズ。又「つ」ハ圖字ノ草也トモ、又川
ノ字トモ、月ノ字トモ、門ノ字トモ云フ。假名ハ音ヲ用ヒテ
讀ムモノナルベシト思フニ、訓ヲ用フルモ疑ハシ。又門字ニ
ハ音訓トモニ「ツ」トヨムベキ義ナシ。一説ニ門ハ都豆反ナ
ルヲ、吳音ニテ「ツ」反トヨミタルナラント云フ。又信ゼ
ラレヌ考ヘ也。畢竟此二字ハ本體知リ難キニ似タリ。又とハ
土ノ草ナリト云フ。止字トスルハ訓ナレバ從ヒガタシ。扌ハ
於ノ草ニテ、こハ己、めハ面ナリ。女字也ト云フハ從ヒガタ
シ。もハ毛ナルベシ。母字ト云フハ疑ハシ。ハハ太ナルベ
シ。ほハ保也。わハ盤也。てハ天也。んハにノ尾ヲハ子テ讀
ミカタノ目ジルシニシタルナルベシ。蘭ヲ「ラニ」トモ「ラ

「に」トモ云ヒ、錢ヲ「ゼニ」トモ「ゼン」トモ云フ類ニテ、
 「に」ノ末筆ヲハチテ書キタルニヤト思ハル。
 皇國神代ヨリ國字アリシト云ヘドモ、今ハ傳ハラザル故考フ
 ベカラズ。其後ハ專ラ漢字ノミヲ用ヒラレシニ、天武天皇十
 一年ニ、新字四十四卷ヲ作ラシメ給ヒシコト國史ニミエタ
 リ。此新字モ何様ノ字體ニテ又何故ニ廢シタルヤ、今ハ傳ハ
 ラズ。一説ニ神・島・畑・峠等ノ字四十四卷ノ新字ナルベシト
 云フ。是モ推量ノ説ニテ證左アリトモミエズ。意フニ此等ノ
 字ハ、二字ヲ併合シテ一字トナシ、其本字ノ義ヲ取テ訓ヲ付
 ケシナルベシ。漢土ニモ既ニ此事アリ。宋景文ガ筆記ニ、後
 魏北齊俗。作「僞字」最多。巧言爲「辨」。文字爲「學」之類ト記
 ス。然レバ晉孝ノ外ニモ多有リシナルベシ。皇國ニテモ此
 風行ハレシト見エ、江談抄ニ、杣字、本朝山田福吉所「作也」。
 神字又見ニ日本紀ト記ス。是ハ「サカキ」ハ皇國上古ヨリ神
 ニ供スル木ナル故ニ、神木ノ二字ヲ併合シ、「ソマ」ハ山ニ入
 テ木ヲ伐ル故ニ山木ノ二字ヲ併合シタルナルベシ。其他「ハ
 タケ」ハ水ナキ耕地故ニ白田ヲ併セ、「ハタ」ハ焚テ耕ス故ニ
 火田ヲ併セ、又「カツツ」ハ脯トナシテ堅キ故ニ堅魚ヲ併
 セ、「ウメル」ハ土中ニ入ル、故ニ入土ヲ併セ、「ツヂ」ハ路
 前後左右十字形ニ行カル、故ニ十疋ヲ併セ、「タウゲ」ハ山
 ノ上下ノ界ナル故、山上下ヲ併ス。又新口ヲ啗シハナ、木土ヲ杜
 モリ分身ヲ躬セガ、益身ヲ膝セツ、中疋ヲ進トテ或ハ中ニ也

寛子ノ類皆二字ヲ併合シタルモノニシテ、昔シ牛鳴ノ二字
 ヲ「モ」トヨミ、馬鳴ノ二字ヲ「ヒ」トヨミタル戯レト均シキ
 コト也。又鯉キス笹ササノ類モ僞字也。其中ニモ白田火田ヲ
 合セタルナドハ、義ヲ取ルコト當レリト謂フベシ。
 今錦繪又江戸繪ト稱スルモノハ、菱川師宣風ノ漸ヲ以テ變ジ
 タルナリト云フ。師宣ハ吉兵衛ト稱シ、房州平郡保田村ノ人
 也。土佐家ノ法ヲ學ビ英一蝶ト時ヲ同フス。一蝶ハ有名ノ畫
 家也。其畫ク所ノ四季繪ニ、自ら跋シテ、岩佐菱川ガ上タラ
 シコトヲ思フト書シタリト云フ。岩佐ハ荒木攝津守ガ子ニシ
 テ、岩佐氏ニ養ハレ、織田信雄卿ニ仕ヘタル浮世又平ガコト
 也。此一蝶ガ跋ニヨレバ、二人ノ畫品モ其低カラザルヲ知ル
 ベシ。師宣老イテ友竹ト號ス。貞享ノ頃ヨリ彩色シタル人物
 ヲ畫キ始メシガ、正徳間七十歳ニテ病死スト云フ。其後明和
 ノ始メ鈴木春信ト云フ者、師宣ノ風ヲ學ビ錦繪ト云フコトヲ
 創シ、勝川春景ニ至リ、遂ニ俳優ノ狀勢ヲ畫キ出シ、始メテ
 純然タル俗畫ト成リタリト云フ。又錦繪ヲ板刷スルコト春信
 ト同時ニ金六ト稱スル鏤板工ノ創セシコトト聞傳ヘタレド
 モ、余ガ幼弱ノ頃マデハ、春信ガ筆ニテ彩色シタル屏風ナド
 存セリ。近年ハ是モ見ルコトナシ。
 (以上卷三ヨリ抄出ス)

錢百文ヲ十四ト稱シ、金一分ヲ百匹ト稱スルハ、何ノ故ナル
 ヤ詳カナル説ヲキカズ。一説ニ昔犬追物ノ行ハレシ時、錢百
 文ヲ以テ犬十四ノ代ニ定メシ故、百文ヲ十四ト稱スト云フ。
 此説非也。昔嘉承ノ頃、兵衛尉ニ補セラレシ者ハ、例トシテ
 錢五萬匹ヲ出スコト國史ニ見エ、又平家物語弓流シノ段ニ、
 千匹萬匹ニ代ヘサセタマフベキ御タラシ御タラシハ御トナリ
 ト申ストモト云フ語アリ。此時ハ犬追物ノ行ハレザルニ、此
 稱アレバ、其説ノ非ナルコト明カ也。又地方落穂集ニ、駒引
 錢一文ヲ並錢十文ニ遣フ故、總百文ヲ十四ト云フト記ス。是
 亦信ジガタシ。駒牽錢ハ大黒錢ノ類ニテ、國史ニミエザレバ
 民間ノ私鑄ナルベシ。且其形色モ嘉承前ノ物トハミエズ。匹
 ヲ以テ錢ヲ稱スルハ、外ニ典故ノアルコトナルベシ。又金一
 分ヲ百匹、二兩二分ヲ千匹稱トスルハ、慶長元和以後ノコト
 ナルベシ。其頃永樂錢一貫文ヲ總錢四貫文ニ準ジ金一兩ノ兌
 換ニ定マリシ應長十三年十二月元和故ニ金一分ハ總錢一貫文
 ニテ百匹ニ値ル。此頃ヨリ金幣ニモ匹ノ稱起リシナルベシ。
 又今世算數家ニテ、永一貫文ヲ金一兩ノ異名ノ如ク用フル
 モ、慶元以來永樂錢一貫文ヲ金一兩ノ代トナシタル遺風ナル
 ベシ。
 皇國ニテ鑄錢アリシハ、和銅元年ニ銀ト銅トノ和銅開珍ヲ始
 メトス銀錢ハ天武帝二年對馬國ノ真銀ニテ鑄ラレシコトアリ是和銅
 比稔粟斛直ニ銀錢一文ト國史ニ出タリ當時ハ外國ノ貢銀ニ
 テ鑄ラレシカ又外國ノ銀錢ヲ直ニ用ヒラレシカ詳ナラズ 其後ハ萬

年通寶、神功開寶神護景雲元年隆平永寶延曆十
 二年長年大寶當十嘉祥元年饒益神寶貞觀永寶貞觀十寬平大寶寬平
 二年延喜通寶延喜七年其他咸通元寶、太平興寶、天平宗寶長平永寶
 等アリシガ、村上帝ノ天徳二年乾元大寶ヲ鑄セラレシ後ハ、
 國史ニ錢ヲ鑄タルコトミエズ。如レ此數回ノ鑄錢アレドモ其
 數多カラザルニヤ、民間ニテハ外國錢ヲモ交ヘテ用ヒシトミ
 エ、法曹至要抄ニ、建久四年七月四日ノ宣旨ヲ學ゲテ、應自
 今以後、永從停止宋朝錢貨事、右左大臣宣奉勅トアレバ、一旦
 外國錢ノ通用ヲ停止セラレシ也。然レドモ朝廷ニテ錢ヲ鑄タ
 マハザレバ、宣旨モ永ク行ハレザリシトミエ、元史ニ至元十
 四年丁丑、日本遣商人一持金來易銅錢、許之トアリ。是
 建治三年ノ事ニテ、北條時宗執權ノ時ナレバ、元ノ錢ヲ易ヘ
 タルハ商人ノ私ニナシタルコトナルベケレドモ、畢竟國內ニ
 錢不足セシ故也。其後建武元年ニ乾坤通寶ヲ鼓鑄アリシカド
 モ、忽チ亂世トナリ其事モ止ミス。足利家ノ代ハ、明ノ封爵
 ヲサヘ受クル程ナレバ、専ラ彼國ノ錢ヲ用ヒラレ、義政公ハ
 明ノ禮部官ヘ書ヲ贈テ彼國ノ錢ヲ乞ハレシコト、善隣國寶記
 ニ出デタリ鳴海平藏ガ由緒書ニ刑部賢勝永樂錢ヲ摸鑄ノ時錢奉
 正五年八月ニハ、於古渡唐錢者、悉以可取用ト高札ヲ打
 チテ布告有リシ。鑄錢ハ經國ノ大政ナルヲ、外國錢ノミヲ用
 ヒラレシハ國體政體ニツナガラ失ヒタル也。秀吉公ニ天正通
 寶、文祿通寶アリ。家康公ニ慶長通寶、元和通寶アレドモ其

數多カラザリシカ世ニ傳エ存スル者甚少シ。寛永十三年五月石谷十藏監督ニテ、江戸ト近江ノ阪本ニテ鑄タル新錢ハ、徑八分餘、重サ一匁二分有リテ、文ニ寛永通寶ト記ス。此錢多ク海内ニ流布ス。再ビ寛文四年松平伊豆守信綱執政ノ建白ニテ、京都方廣寺ニアル豐臣家再建ノ釋迦十六丈ナルヲ溶鑄シテ錢トナシ、背ニ文ノ字ヲ記ス。一枚ノ重量九分強弱アリ。俗ニ文錢ト稱ス。是ヨリ海内ニ錢ノ通用廣クナリ、其後モ又鼓鑄有リシ故、錢幣天下ニ流溢シタリ。其中佐渡ニテ鑄タルハ背ニ佐ノ字アリ。銅質文錢ヨリ大ニ劣ル。又元祿寶永間、萩原近江守重英鹽督シテ鑄タルハ、其形薄小ニシテ其實益劣ル。寶永五年ニ當十錢ヲ鑄ル。面ニ寶永通寶、背ニ永世久用ノ文アリ。民間ニテハ之ヲ不便利トシテ行ハレザル故、翌六年ニハ廢セラル。又正徳ニモ享保ニモ鼓鑄アリ。正徳錢ハ寛永初鑄ノ銅質ニ復スルトノコトナレドモ少シク劣レリ。享保錢亦同シ。此頃金一兩ニ錢四貫文兌換ノ令アレドモ、民間ニテハ私ニ四貫八百文ヨリ五貫文ニ換ヘタリト云フ。又元文四年ニモ鼓鑄アリ。背ニ元ノ字ヲ欸ス。其形益薄小ニシテ重サ五分アリ。銅ニ鐵砂ヲ混ジタル故、其頃ハ鐵錢ト稱セント云フ。又出羽ノ足尾山ニテ鑄タルハ、背ニ足ノ字アリ。是等ハ寛永通寶ノ名ハ同フシテ、其實ハ比倫スベキ銅質ニ非ズ。然レドモ延享ト天明ニ鑄タル鍋鏡錢ノ濫惡ニハ同ジカラズ。又明和五年松本伊豆守建議シテ、當四錢ヲ鑄ル。其徑一寸弱。

背ニ波紋アリ。重サ一匁七八分黃銅質也。是モ後ニ鑄タルハ質惡ク量輕シ。此後ハ天保六年ノ當百錢。文久二年ニ新當四錢アリ。文久錢ノ出ル頃ヨリ錢ノ通行甚惡ク、民間ニテ私ニ鈔ヲ造リテ眼前ノ急ヲ補ヘリ。慶應ニ至リ、布令有リテ、明和ノ當四ハ當十二トナリ、文久當四ハ當八、銅錢ハ悉ク當四ニ通用シテ錢用少シク便利ニナリヌ。總テ錢ト物トノ輕重通塞ハ至理ノ存スル所アルガ故ニ、管仲以來富強ニ心ヲ用ユル者ハ、必ズ其本原ヲ窮ムルコトヲ務ム。世ノ盛衰安危モ是ヨリ起ルコトアレバ、在上ノ君子ハ特ニ意ヲ注グベキコトナラシ。錢九十六文ヲ百文ニ通用スルコト、何レノ時ニ起リシヤ詳ナル説ヲキカズ。甲陽軍鑑ニ、上杉則政公他書憲政ニ作ル天文廿年越後ニ赴キ謙信ニ氏ヲ讓リシ諸奉行入後闇クシテ、代官仕ル者ハ、永樂錢ヲ百姓前ヨリ「テウ百文」ニトリ、七文百九十七文ヲ百ニシテ御藏ヘ入ル也。就中上杉ノ老長尾意玄入道在世ノ時、右代物ノ義、物語ニハ「錢ニテ物ヲ買取ルニ、敵國ヘ押込、町人地下人逃散、其所ニ居ラヌニハ、倅者ノ中間少シノ物ヲモ調フベキヤウナシ。然レバ取リシヅメテ、ユタカナラ子バ、代物ハツカハレザルモノ也。ユタカナル代ニハ、カケミチ有ル事。長久ノ政ナレバ、代物ハ九十六文ニシテ、四文ヅ、ノカケミチ可然。其上三十二錢ヅ、三分ケ、又三十二錢ヲ二分ケ、ソレヲ二ツニ分レバ四錢。是ヲ二ツニスレバ二錢。又二

ツニスレバ一錢ヅ、ト意玄入道ノ詞、ヲモシロキ故、爰ニ記スト出タリ」此意玄ノ言ハ、九十七文ヨリハ九十六文ヲ百ニシタル方ヨキトノ意ナルベシ。然レバ九百ト云フコトハ、天文ノ頃ヨリ東國ニ始マリシ事ナルベシ。百ニ足ラザル錢ヲ百文トスルハ、正シキ道トモ思ハレズ。然レドモ是等ノ事ニモ、自然ノ勢ハ有ルモノナルカ。漢土ニモ古ク此事アリ。抱朴子ニ、取ニ人長錢。還ニ人短陌トミエタリ。長錢ハ今云フ「テウ百」也。後世ハ足陌錢トモ云フ。短陌ハ百ニ足ラザル錢ヲ百文ニ用フル也。此短陌ハ其數詳カナラザレドモ、晋ノ頃ヨリ短錢ハ有リシ也。其後梁ノ大同年間ハ、七十文、八十文、九十文ヲ百ニセシコトアリ。唐宋ニハ八十五文ヲ百トナシ、宋代モ亦八十文或ハ八十五文ヲ百トシ、諸州ノ私用ニハ四十八文ヲ百トナス。明末ニハ三十文ヲ百トスルニ至リシト云フ。皇國ノ九六百ハ、彼ニ倣ヒタルニハ非ズシテ、自カラ相似タルナルベシ。且九六ト一定シタル故彼ヨリハ稍勝レルニ似タリ。稻葉ヲ編ミテ米ヲ盛ル物ヲ「タハラ」ト云フ。依ノ字ヲ用ヒ來レリ。依ニ「タハラ」ノ義アルニ非ズ。六書故ニ、分界ト訓ス。分ヲ與フルノ義也。故ニ分依又ハ依散等ノ言アリテ、物ヲ分ツコトニ用ユ。延喜式雜式ニ、凡公私運米。五斗爲レ依。仍用三依。爲レ駄トアルモ、五斗ヅ、ニ分依スルノ義也。本來斗石ノ量ニテ、聚メタルモノハ、人馬ノ力ノ任ユベキヲ計

リテ、分依セザレバ運輸スルコト能ハズ。故ニ米ヲバ五斗ヅ、ニ分ツヲ以テ、五斗爲レ依ト書セラレシニテ、藁苞ノ義アルニ非ズ。然レドモ米ヲ分ツニハ、藁苞ヲ用ル故ニ、終ニ藁苞ノ名ニ轉ジ「タハラ」ト訓シ來リシナルベシ。又「タハラ」トハ「タバ子ハラ」ノ省語ナルベシ。女子ノ兩眼瞽スル者ヲ、俗ニ「ゴゼ」ト稱ス。未ダ其故ヲ詳ニセズ。一書ニ、昔光孝天皇ノ姫宮ニ、雨夜内親王ト申セシガオハセシニ、御眼シヒタマヒシ故、洛中ノ盲女ヲ召シテ、御伽ヲセサセラレ、賤シキニハ官ヲ賜ハリ、御前ニ候ハセラレシ故、御前ト云フベキヲ、ツメテ「ゴゼ」ト云ヒ習ハシタリト記ス。サレドモ雨夜内親王ト申セシハ、正シキ書ニ見アタラズ。又一ニハ足利將軍ノ一族ニ、明石檢校城ト云フ盲人アリ。或時旅宿ニ雨ヲ聞クト云フ題ニテ

雨の夜の窓をうつにも碎くれれば
心はもろきものにぞありける

ト詠ジタルヲ、後小松院聞シ召シテ、雨夜ト云フ號ヲ賜ハリシ。雨夜内親王ハ此城了ガコトヲ誤リタルナラン。光孝帝ヲモ小松ノ院ト申奉ル故ニ、後小松ト混ジタルナルベシト云ヘリ。理アルニ似タル説也ト思ヒシニ、近日一書ヲ見レバ、仁明帝第四ノ皇子ニ、二品彈正尹兼常陸太守仁康親王ハ、貞觀元年ニ明ヲ失ヒタマヒ、剃髮セラレ、法諱ヲ法性ト申ス。同十四年二月遷化御年四十二。仁和元年十一月ニ光孝帝勅諭

ニテ、太常寺宮天夜尊王ト賜ル。翌ル二年尊王ノ召仕ヒタマ
ヘル盲人ノ僧侶ハ、檢校勾當ノ二階ヲ勅許アルト記ス。此書
ハ常葉井御所ニ仕フル人ノ記録也ト云フ。且尊王ハ圓融院ノ
法祖也ト云ヘバ、訛傳ニハアラザルベシ。然レバ盲法師ニ檢
校勾當ノ官ヲ賜ハルハ、此尊王ヨリ起リシノミニテ、瞽女ヲ
召仕ハレシコトモナシ。故ニ「ゴゼ」ト俗ニ稱スルハ、瞽女
ノ國讀ニテ、御前ノ字ヲ用フルハ本義ニアラザルベシ。女ノ
字ヲゼト讀ムコトハ古キ物語ナドニモ多クミエタリ。
盲法師ヲ座頭ト云フハ、檢校勾當ナドノ官アル故ニ、琵琶法
師ヲ遊藝スル者ノ一座ノ上頭ニアラシムルガ故ニ此稱アリ。
古ノ坐頭ハ、多クハ琵琶ヲ彈キテ平家ヲカタリシ故ニ、琵琶
法師トモ稱セシ也。
(以上卷四ヨリ抄出ス)

昔シ長者ト云モノハ、家富テ一族ノ多キ者ヲ其アタリニテ私
ニ稱スル詞也。又遊女ヲ抱ヘ置ク者ヲ長者ト云ヒタルコト
アリ。是ハ多ク長ト記ス。矢矧ノ長、大磯ノ長ナドアル類ニ
テ、其遊女ヲ娘ト稱ス。今江戸吉原ノ遊女街ヲ「チャウ」ト
云フモ、此地ヲ拓ラキタル庄司甚右衛門ヲ、其頃長ト云ヒタ
ルニ始マルト語ル人アリ。サモアルベシ。
同ジ言語ニテモ、昔ト今トハ物ノ異ナルコトアリ。心ヲ用ヒ
ザレバ古記録ヲ讀ムニ疑多シ。源氏物語ナドモ當時ノ俗語ヲ
以テ書シタルモノトミユレドモ、今ハ知り難キコト多シ。然

ナ初メ「袴著、元服、移徙以下祝ノ酒肴ハ、必三獻ト云々。
如何ニモ時刻延ビザルヤウニ取沙汰スル也。凡酒無量不
及レ亂云々。雖レ然後光嚴院御愛酒ニテ御坐ケル程ニ、常ニ御
酒宴有テ、數獻ニ及ブト云フ。其御代ヨリ獻數加増シテ、或
ハ五獻七獻九獻マデ被ニ聞召ケリ。依テ近比ハ酒ノ名ヲ九獻
トゾ申合ケル。建武以來朝廷廢レハテ、天下ノ政絶果テ、君
モ臣モ御除有リケルニヤ、御酒宴ノミニテ有リケル。口惜シ
キコトナルベシト記シ、又鍾ハ「ヘイカウ」二度入三度入是
也。然近代間ノ物、五度入七度入十度入、塞鼻如斯、種々土
器、令ニ出來、酒興盛故也ト記シタリ。
此ニ「マナ初」トアリ。子生レテ百日
ヲ經レバ初メテ膳ヲ居ヘルコトアリ。之ヲ箸立トモ云フ。公家方ニハ
之ヲ「マナ」ト云、直茶ト書スルト云。「ヘイカウ」ハ土器ノ盃ナリ。
三度入トハ、盃ヘ酒ヲ入ル、ニ少シク、入ル、ヲ鼠尾ト云、多ク入ル
、ヲ馬尾ト云。酒ヲ盃ニ入ル、常法ハ、鼠尾ト云、多ク入ル
馬尾ト多ク入ル也。故ニ三度入ハ、並然レバ建武以前ニハ時ヲ費
ス酒宴ハ無リシトミエタリ。是亦列聖ノ餘澤貴ブベキ風習ナ
ルベシ。

足利家ノ中葉マデハ古ノ餘風モ存セシコトアリトミエタリ。
今川大雙紙ニ、碁盤ノスミノ事、大内ノ御物ハ、立目一寸ヅ
、横目八分、アツサ四寸五分、足三寸五分ナリ。平人ノ碁
盤ハ、立目八分、横目七分、アツサ四寸五分、アシ二寸五
分、總ジテ高サハ七寸也ト記セリ。是等ノコトマデ上下ノ禮
アリシヲ以テ考フレバ、其他モ知ルベシ。然レドモ威福ヲ僭
スルノ大罪ヲ犯ス者多キ世ニ、是等ノ小禮ノミ存セルハ、所

レドモ和歌者流ハ必ズ其事實ヲ探リテ、註釋ヲモ加ヘタレバ
了解シヤスカルベシ。唯鎌倉ヨリ足利家頃ノ記録ニハ、注釋
モナケレバ、彼此ノ數書ニ據リテ考證セザレバ、知リガタキ
コト尠カラズ。其一ニヲ舉グレバ、昔河原者トアルハ、人夫
ナドノ賤キ雜役ノ者也。今ハ歌舞伎者ノ稱トス。昔中間トア
ルハ、武士ト小者トノ中間ニテ、今ノ徒士ノ類也。今ハ小者
ノ稱トス、昔嶋織物トアルハ、漢土ヨリ外ノ國ニ出タル布帛
ノ總名也。今ハ條ヲ織リタルモノ、稱トス。昔蒲團トアルハ
圓坐ナリ。今ハ「シト子」ヲ云フ。昔「フスマ」トアルハ夜
ル被テ寝ル物也。今ハカラ紙障子ヲ云フ。昔「アラ物」トア
ルハ魚鳥ノ生ニテ煮焼セザル物也。今ハ雜物ヲ賣ル家ヲ荒物
屋ト云フ。昔「祝ヒ」トアルハ神ヲ祀ルコト也。慶事アレバ
必ズ神ヲ祀ル故「イハヒ」ト稱ス。今ハ慶事ノ名ト覺エシ人
アリ。昔納戸トアルハ土藏也。今ハ家ノ内ノ物ヲ置ク所ヲ云
フ。昔無盡トアルハ質物ヲ預カル庫トミエタリ。
建武式目。今
ハ社ヲ結ビテ金錢ヲ積ムコトヲ云フ。昔布衣トアルハ狩衣ノ
コト也。今ハ織文アルヲ「カリキヌ」ト云ヒ、ナキヲ「ホイ」
ト云フ。昔會下トアルハ、寺ヲ持タズ學寮ニアル僧ノコト
也。今田舎ニテハ寺ヲ會下ト云フ。是等ノ類尙多クアルベ
シ。

近世ノ酒宴ハ主客トモニ泥醉ニ至ラザレバヤマズ。此風足利
家ノ頃ニ始マリ古ニハナキコトトミエタリ。海人藻芥ニ「マ
謂三年ノ喪ヲ能クセズシテ細小功ヲ察スルノ類ナルベシ。
足利家ノ頃ハ人ニ與フル書牘モ甚簡潔ナリシ。將軍家ヨリ正
月七日細川高國ヘ年始ノ書ヲ賜ルコトアリ。其文
改年吉兆不可有際限猶期面候也
正月七日 御判

右京大夫とのへ

是ハ京都將軍ノ御吉書始メト稱スルヨシ、正月御事始之記ト
云書ニミエタリ。又永正十六年中御門殿ヘ贈ラレタル書札、
宣胤卿ノ記ニミエタリ。其文

久不申通恐服候、御勇健候哉珍重候 恐々敬白

昔ハ是等ノ文ニテ事濟タリ。今ハ繁文冗語ヲ聯子ザレバ、與
フル人モ恭敬ヲ失フトナシ、受クル人モ亦簡慢失禮ナリト思
フ人多シ。

俗ニ用ル珍重ノ字ハ唐ノ代ニ始メテミエタリト覺ユ。斐度ガ
李翔ニ寄スル書ノ末ニ、間猶希ニ尺牘。珍重々々。力言無レ餘
トアリ文見唐。據朝聘曰。珍重視ニ人保養自重。如ニ珍寶也ト
アリ。然レドモ今用ユル所ハ本説ニ合ハザルニ似タリ。畢竟
正義ヲ知ラズシテ、人ノ書クマ、ニ我モ書ク故ニ、字義ヲ誤
マリ來リシナラン。

古キ文書ニ候畢、又候訖トモ書キタルアリ。畢ハ「ヌ」トヨ
ミ訖ハ「キ」トヨム。然レドモ文ノ勢ニヨリテ、訖ヲ「ヌ」
トヨムコトハアルベシ。世俗ノ如ク「ヲハンヌ」トヨムコト

ハ、古ニナキ讀カタ也トキケリ。(以上卷五ヨリ抄出ス)

俗ニ「秋ナスビ」ヨメニクレルナト云フコトアリ。古キ俚諺トミエタリ。夫木集ニ

秋なすびわざの糟につきまぜて癖にはくれじたなにおくと

ト歌アリ。是ハ生々編ニ、茄子性寒利、多食必腹痛下利ス、女人傷子宮也トアル故ナルベシト、安齋ノ考アリ。據アル説ナレドモ、秋茄子ト云ヒタルセンナシ。茄子秋ニ至レバ色味トモニ美ナレドモ、種子少キモノ故ニ、娠ニハクレジト云ヒタルナラン。凡俚諺ニハ深キ意義ナキコト多シ。「ワザサ」トハ新酒ノ事也。其糟ノ出ル頃ハ、茄子ノ種子少クシテ、味モ色モ尤モ美ナルモノ也。

近世ノ人獸肉ヲ食ヘバ、七十五日ノ間ハ神ヲ拜スルヲ憚ルト云フ。此事何レノ時ヨリ起リシヤ、延喜式ニハ、七日ノ間ハ憚ルトミエタリ。神ヲ祭ルニ潔齋スルハ、如在ノ誠ヲ致ス慎ミナレバ、七日ト云モノ適宜ナルベシ。昔ハ武家ノ子弟ナド、始テ狩ニ出テ獲物アレバ、其肉ヲ調理シ、武神ヲ祭り、親戚朋友ニス、ムルコトアリ。之ヲ矢開キト云。又足利家ノ時大草氏ハ、庖丁ノ事ヲ司ドリシ。其家ノ記録ニ、大草家料理書トイフモノアリ。其中ニ「ムジナ汁」ノ事、焼皮料理トモ云。但「ワタ」ヲヌキ、酒ノカスヲ少シアラヒテ、サカハ

ユキ程ノ時、腹ノ内ニ右ノカスヲ入テ、則又ヒフサギ、ドロ土ヲユルノトシテ、能クノ毛ノ上ヲ泥ニテヌリカクシテ、ヌカ火ニテ焼候也。焼候ノコト、下ニヌカヲ鋪キ、上ニモ懸ケテ、ムシ焼ニシテ、土ヲオトシ候ヘバ、毛共ニ皆土ニウツリ候ヲ、其儘四足ヲオロシ、ナマヌル酒ニ能酒鹽ハ、イカニモカケホシテサシ候也、ト云フコトアリ。又大草殿ヨリ相傳之聞書ト云フ書ニ、「河ウソ」ウケミイリノ事。ヤキヤウ、イカニモ能焼テ、毛ノ一ツモナキヤウニヤクベシ。「ウソ」ヲ焼候時、石ヲ二ツ三ツモ、火ニクベテヲキ、「ウソ」ノ腹ヲタテニワリテ、「ワタ」ヲトリイダシ、腹ノ内水ヲ打候ヘバ、腹ノ内カダサキ事モウセ候燒石ヲ腹ノ内ニ入テ水ヲウツナルベシ其後腹ノ内ノ石ヲ取出シ、「コヌカ」ヲ入テ、内外ヲヨクアラフナリ。「ウソ」ノツクリ様ハ、「ウソ」ノ「ナカリ」ノ如クマサメニツクリ候ヘバ、「スイク候」不ツクリ候ナガサハ、三寸四寸程ニツクル也。ツクリタルヲ、ソノマ、サカシホヲツケテオク略スイロハ、「ウソ」ノ尾ヲ車切ニキリテ、鹽ト酒ニテイリテ、其上ニ「サンセウ」ヲスリテ、ソレヲ「サカシホ」ニテコ子テ、イマノ「ウソ」ノ尾ノ車切ノ上ニ置テ、汁ノ上ニオクナリ。「ウソ」ノ尾ハ、「オクルマ」ト云也。トミエタリ。是等ニ據レバ、足利家ノ頃ニ、七十五日神前ヲ憚ルコトハ無カリシトミユ。

今俗ニ「握リメシ」又「ムスビ」トモ云モノ、古ハ屯食ト稱

ス。源氏桐壺ノ卷ニミエタリ。孟津抄ニ、屯食「ツ、ミイヒ」トモ云。下ロウニタマフ。強食鳥ノ子ナリトアリ。雞卵ノ如クニギリ固メタル飯ナリ。「ドンジキ」ト濁リテヨムト云フ。足利家時代ノ書ニ生成三十佐々木四郎三郎進上ナドト云コトアリ。生成トハ何物ナルカト疑ヒシニ、小鯛ノゴトニテ「ナマナリ」トヨムトミエタリ。又金魚ト云モノアリ。大草相傳ノ書ニ、口ノキナル鯉ヲ「キンギヨ」ト云フトアリ。其外、生海鼠ヲクラコ倭子ト云フノ類、皆京都ノ俗語ナルヘシ。

今ノ俗ニ蘭ヲ織テ「ムシロ」ニナシ、布ノ縁ヲツケタルヲ吳坐ト云。又「ウスベリ」トモ云。「ウスベリ」ハ「オスベリ」ノ訛リナルベシ。昔ハ夜ノ「シト子」ヲ御スベリト云ヒ、「シト子」ノ上ニハ「ムシロ」ヲ鋪テ寢ル故ニ、「オスベリ」ト云。又夜ノオマシトモ云。今モ公家方ニテハ「オスベリ」ト云ヨシ語ル人アリ。

言語ハ時世ニ随テ轉移スルモノナレバ、古ノ俗語モ今ニ至テハ曉シ難キモノ多シ。貞徳ノ言ニ、今ハ都ノ人ノ詞、ムカシノ京ノ人ノイヒシ詞ハアトカタモナシ。皆尾張近江ノ詞ナリ。是信長太閤ノ後ニ一變セシナリト云ヘリ。京都ノ言語ダモ如此ナレバ、諸國モ同然ナルハ知ルベシ。故ニ昔ノ書ニ俗語ヲ以テ記シタルハ、何ノ謂ナルカヲ知ラザルコトアリ。近世ハ蠻國ノ言語マデ混ジタレバ、後世ニ至テハ了解シガタキコト多カルベシ。

本來皇國ニ生ゼズシテ、外國ヨリ來リシ物ニハ、和名ナシ。菊・牡丹・芍藥・芭蕉・蘇鐵ナドノ類、字ノ音ニテ通用スル物ハ多クハ漢土ヨリ來リシ物トミエタリ。菊ヲ「カハラヨモギ」ト訓スルハ、其形狀ノ似タル故ニテ、眞ノ和名トハ思ハレズ。牡丹ヲ「フカミダサ」ト云ヒ、芍藥ヲ「エビスクスリ」ト云モ、皆山野自然生ノ賤品ノ稱ニテ、今園庭ニ植ル奇品ハ、漢土ヨリ來リシ故ニ、漢名ヲ其マ、ニ稱スルナルベシ。又獸類ニテハ、虎、豹、羊ノ類、皇國ニナキ物也。然レバ和名アルベキ理ナシ。豹ヲ「ナカツカミ」ト云ハ、其猛ケキヲ以テ此方ヨリオシテ稱セシ名トミエタリ。虎ヲ「トラ」ト稱スルハ、三韓ノ語ナルベシト云説アリ。然ラバ「ヒツジ」モ三韓語ナルカト思ヒシニ、貝原翁ノ言ニ、「ヒツジ」ハ日辻也。未ノ刻ハ日ノ上ヨリ下ル辻ナレバ、未ノ刻ヲ日辻ト云。未ハ羊ニ屬ス。故ニ羊ヲモ「ヒツジ」ト訓スト云ヘリ。我ニナキ物ニ和訓アルハ、是等ノ事モ多カルベシ。又三韓ハ皇朝ニ服屬シ官府ヲモ彼地ニ置カレ、彼國人モ來テ奉仕セシモノ多カリシカバ、勢ヒ其國語モ存スル理也。味噌ノ字モ、其義詳カナラズ。是モ三韓語也ト云説アリ。宋ノ孫穆ガ雞林類事方言ニ、醬曰「密祖」トアレバ據ドコアル説ナレドモ、内膳司ノ家説ヲ聞クニ、之ニ異ナリ。其説ニ味噌ノ字、古ハ未醬ト書ス。未ヲ「ミ」トヨム。醬ノ音ヲツメテ「ソ」トナル。故ニ「ミソ」ト云ト。然レバ醬ニナラザルノ意トミエタリ。

古ニハ味噌汁ヲ用ルコトヲキカズ。大内ノ御膳ニハ、今モミソ汁ヲ供スルコトナシト云フ。昔ハ味噌ニテナメ又其タレニテ物ヲ煮ル用ニ充テ、摺リテ汁ニスルコトナシ。汁ニ摺ルハ足利家ノ季ヨリ起ルト云説アレドモ、未ダ其詳ナルヲキカズ。汁ニスリテ用ヒザレバ未嘗ト書スルモ其義アルニ似タリ。

鐵ノ鏽タルハ急ニ淨研スルコト難シ。豆腐ヲ製シタル水中ニ、二三日漬シ置キ、藁ノ類ニテ摩スレバ、銀ノ如ク一點ノ鏽ヲ留メズ。然レドモ此水ニ鹽氣アル故ニ、鏽ノ去リシ後心ヲ用テ淨研スベシ。極テ妙也。

土瓶又ハ鍋ノ類、破レテ水漏ラバ、白大豆ヲ二三口水ニ浸シ、皮ヲ去テ泥トナシ、スリコミテ能ク乾セバ漏ルコトナシ。

文字ヲ書クニ筆ノ滯ルコトアラバ、生姜ノ自然汁カ皂角子ノ煎汁數滴ヲ入レバ、膠ノ力滑ニナルト游官紀聞ニミユ。又漆器カ金箔等ニ書スルニ、墨付カザルコトアラバ、糯米ノ末ヲ少シ加フト大和本草ニアリ。何レモ良方也。

常ニ異ナル物ノ生ズルハ吉祥ニ非ズト、古人モ言ヒタリシガ、余ガ見聞ノ及ブ所ヲ以テスルニ、果シテ吉事ニモ非ルニ似タリ。余ガ幼キ時、藤枝驛白子町ノ商家ノ翁、死シタル時、同驛木町ノ西光寺ニ葬ル。其墓前ニ長サ尺餘ナル竹筒ヲ地ニ打込ミ、花ヲ供スル用ニナセシニ、一二月ヲ經テ、其竹ノ節

パ上藤川ノソヨノ木モ榕ナルコト疑ヒナシ。此木ニハ鬚ナシ。世俗ニ榕ヲ「ヒイラギ」ト訓スルハ誤也。

(以上卷六ヨリ抄出ス)

駿河安倍郡ノ深山ニ、井川ノ郷ト稱スル地アリ。府城ヨリ西北十五里許ノ奥ナリ。此山中ニ夏月蛇ノ柱ト里人ノ云ル奇事有リ。一ノ大蛇其尾ヲ地ニツケテ直立スレバ、數百ノ小蛇群レ聚リテ其大蛇ニ纏繞シ、上ルアレバ下ル有テ、暫ク遊ビ戯レテ後、悉ク退キ散スト云。余ガ知ル者、商事ノ爲メニ年々井川ニ往テ、親シク之ヲ見タリト語り。又駿河記ニモ此事ヲ載セタレバ虛妄ニハ有ルベカラズ。

甲斐ノ身延山ノ奥ノ院ハ高山也。岩石ノ間ニ蠟殼多ク附著ス。又筑前ノ古川村ノ近キ岡ニ、貝多ク有リテ、日々石炭數百駄ヲ出ス。海ヲ距ルコト五六里アリト云。又駿河蒲原驛ノ近邊ニ城山ト云フアリ。小田原北條家ノ持城ニテ、北條新三郎綱重ガ守リシ城墟ナリ。海面ヨリ二十間餘モ高カルベシ。此地ノ岩石ヲ打破レバ、蛤貝、帆立貝等ノ形現然存セリ。西洋人ニ祖山、嗣山、季山ノ説アリテ、地球ハ太古海水ニ在リテ、初メテ顯レ出タルヲ祖山ト云、次ニアラハレ出タルヲ嗣山ト云、嗣山ニハ諸種ノ殼甲アル獸骨ヲ見ルト云ハ、是等ノ類ナルベシ。道書ノ中ニ、往々天狐ト稱スルモノアリ。神變不可測ノ物ト

ヨリ枝ヲ生ジ、葉茂リタリ。一時流傳シテ見ル者市ノ如シ。然ルニ其家ハ益衰ヘテ吉事モナカリシ。又一民戸ニ、一根兩岐ノ竹ヲ生ズ。其民大ニ喜ビシニ、一二月ノ後其妻病死ス。余ガ通家ニモ兩岐ノ竹生ゼシニ、其夏子ヲ喪セリ。昔シ宋ノ楊德溫、枯竹ヲ挿シテ薜荔ヲ引タルニ、月餘ニシテ枯竹復生シ、頃シテ其妾水ニ溺レテ死ス。明年兩岐ヲ發シタルニ、其妹死シタルコトアリ。然レバ俗ニ所謂祥瑞ノ類ハ、素ヨリ恃ミガタキモノナレバ、唯己ヲ慎ミ善ヲ務メ、知ルベカラザル吉凶ハ、安ンジテ天ニ從ハシノミ。

駿河志太郡ノ山中ニ、上藤川ト稱スル僻村アリ。此山中ニ一種ノ奇樹アリ。幹ヨリ枝ヲ生ジ、其枝垂レテ再ビ地ニ入り、根ヲ生ジテ又幹トナリ、其枝マタ垂レテ地ニ入り幹トナル。或ハ離レ或ハ合ヒ、枝葉延蔓シテ一二畝ヲ覆フ。土人「ソヨノ木」ト云。島田驛ノ桑原默齋、駿河記ヲ撰スルトキ、自ラ其地ヲ經歷シ、圖シテ人ニ贈レリ。吾藩ノ醫員菅野道順、其圖ヲ見テ、是即チ榕樹也ト云。當時詳ナルヲ問ハザリシガ、後簞曝襍記ヲ見ルニ、閩粵間。榕樹最多。其材一無レ所用。而蔭極大。喝行者。皆憩息焉。昔在鎮安府。署後獨秀山。有榕一株、根千百條。沿綠山腹。透入石罅。如鼠鑽穴蛇入洞。固已奇矣。又云。有二種有鬚者。其旁出之幹。忽生鬚。如流蘇下垂。及著土則又成根。土人謂無鬚者。爲雌。有鬚者爲雌。滇南有黃果樹。亦然。ト記ス。然レ

ミエタリ。或ハ云狐千歳ニシテ天ト通ズ。之ヲ天狐ト曰フト。然ラバ天狐ハ老狐ノ神通ヲ得タル也。皇國ニハ其稱アルヲキカズ。唯天狗ト稱スル神怪ノミ諸書ニ記ス。漢土ニテ天狗ト稱スル者ハ流星ノ類ニテ、皇國ニテ云フ天狗ニ非ズ。天狗神怪ノ談ハ、書ニ筆シ言ニ傳フル者、悉ク虛誕ニシテ、必ズ無キ物也トモ言フベカラズ。然レドモ明カニ其形狀ヲ見タル人モナク、且世俗ニ畫ク如キ物ハ有ベクモ思ハレズ。先儒ニモ或ハ其有無ヲ論ズル者アレドモ、未ダ其允當ニシテ人ノ疑ヲ解クニ足レル者ヲ見ズ。然ルニ、日本紀ノ古キ傍訓ニ、天狗ノ二字ヲ「アマツクツ子」ト假名ヲツケタリ。「アマツクツ子」ハ天狐ナリ。是訓ハ古ヨリ傳義ノアルコトナルベシ。此訓ニヨレバ、天狗ノ義明カニシテ、先儒紛々ノ論ハ枉テ辯ヲ費スニ似タリ。

遠州秋葉ノ神ヲ三尺坊ト云。何ノ故ナルヲ知ラズ。或人云フ。其師ハ眞言宗ノ僧ニテ、求法坊ト云ヒシガ、神通ヲ得テ飛行スルニ、必ズ地ヲ離ル、コト三尺也、故ニ是ヲモ三尺坊ト云。即チ信州戸隠ノ神也。然ラバ三尺坊ノ稱ハ、地ヲ離ル、高サトミユ。昔駿府ノ城中ニ狐アリ。俗ニ「ウハ狐」ト云フ。人はニ手拭ヲ與フレバ、コレヲカムリテ舞ヒタリシガ、聲ノミ有テ、形ハミエズ。手拭空中ニ廻旋シテ、縱横ニ翻轉セシ故、人々興ニ入タリ。然レドモ是ニ手拭ヲ與フル時、形ハ目ニミエズ、

唯物ノ其手ヲ摩リテ通ルト思ヘバ、其マ、手拭ハ空中ニアリ。若キ人ナド態ト取ラルマジト、カヲ用ヒテ手拭ヲモテドモ、狐ノタメニトラレザル人ナシ。大久保彦左衛門之ヲ見テ、我ハトラレマジトテ、手拭ヲ持チテサシ出セバ、聲有テ、サテモ無分別ノ人ヨ、アナオソロシト云テ、手拭ヲ取得ザリシ、大久保ハ我手ニサハルモノアル時ニ、我手ト共ニ切テ落サント思ヒツメタルヲ、狐ノ悟リシトゾ。此事駿臺雜話ニモ記シタレバ、虚説ニモ有ルベカラズ。狐ノ大久保ガ意中ヲ悟リシモ奇ナルニ、我手モ共ニ切ラント思詰タル戰國武士ノ果決ハ、今人ニ有ルベキ事ナラズ。此頃ノ人ハ獨大久保ノミナラズ。今世ニ云フ無法者ニ似タル事多シ。然レドモ此果決アル故ニ、千軍萬馬ノ中ニ進テ、非常ノ大功ヲモテシナルベシ。

今ノ世ニ、行ノ荒々シキ人ヲ稱シテ、「一テツモノ」ト云。是ハ稻葉伊豫入道一鐵齋ヨリ起リシト、藩翰譜ニミエタリ。折角ト云フ言ハ、郭林宗ガ、巾ノ雨ニヌレテ角ノヒシゲタルヲ、人ノ眞似テワザ／＼巾ノ角ヲ折リタル事アリ。コレニ因テ何事モ、ワザ／＼スルヲ折角ト云ト、徂徠ノ「ナルベシ」ニ見エタリ。

女子ノオトナシカラヌヲ「ハスワモノ」ト云ハ、昔浪華ニ蓮葉女ト言ヒシ游女ニ似タルト云フ言ナリト、或人語レリ。然レバ「ハスハモノ」ト云フナルベシ。

ト云ヒ送ルニ、日暮ニナリテ彼老僧來リケレバ、有司出迎ヘ、茶菓ナド出シテ後、有司申シケルハ、貴僧ハ定メテ智識ニテオハスラン、今日制札ヲ見給フテ、北條家モ季ニナリテ、滅亡ノ瑞相近付タリト申サレシト承ル。定メテ非理ナル條目ノアルニテモ候ハン。教ヘ給ヘト云ヘバ、老僧答ヘテ、條目ハイヅレモ皆道理也トミエ候ト云。有司驚キテ、條目ハ皆道理ナルニ、滅亡ノ近ヅキタルトハ如何ナル故ニ候ヤト問ヘバ、老僧答ヘテ、愚僧三十年前、此地ヲ通行セシ時ハ、制札ノ表ニ唯五ヶ條ヲ記サレ候。今ハ三十ヶ條ニ過ギ候。昔ヨリ國主ノ眼明カニ威嚴行ハルレバ、民心服シテ、掟ナクトモ邪ヲスル者絶テナキ故、法度ノ條目ハ簡約ナルモノニテ候。若シ國主ノ眼明カナラズ。威嚴行ハレザレバ、下ヨリ上ヲ侮リ、邪ヲスル者多クナル故、上ヨリハ法度ニテ之ヲ禁セントシテ、條目ノ彌々多クナリ、瑣細ノ事マデ制札ニ記スモノ也。法度ノ箇條瑣細ニナレバ、下法ヲ守リ難シ。法ヲ守ラザル者ヲ打捨置ケバ、上ノ威行ハレズ。上ノ威ヲ立ントスレバ、刑罰自ラ多カルベシ。刑罰多ケレバ、下怨ミテ離レ、他ノヨキ國主ニ心ヲ移スベシ。サスレバ國ヲ守リ寇ヲ防グノ道アルマジク候。是ハ千萬年ノ昔ヨリ千萬年ノ後マデ一定シタル道理ニテ候。御家モ滅亡近付タリト申セシハ此故ニテ候ト言ヒケレバ、有司モ深く感服セントゾ。

(以上卷七ヨリ抄出ス)

重大ナル物ヲ揚ル時、カケ聲ニ「エンサア／＼」ト呼バ「エイサイ」ノ訛リニテ、昔葉上僧正榮西ガ、土木ノ事有リシ時、己ガ名ヲ呼バセテ、カケ聲ニサセシニ起ルト云。又「サンヨウ／＼」トモ呼ブ。是ハ三要和尚ノ己ノ名ヲ呼バセシニ起ルト云。三要ハ元信ト云ル僧ニテ、足利學校ニ在シガ、秀吉東征ノ歸陣ニ、元信校中ニ存セル聖像及ビ宋版ノ五經注疏ヲ携テ都ニ上リ、圓光寺ニ置キタリシガ、後東照宮ノ命ニテ再ビ書籍等ヲバ足利ヘ返シタル人也。

他人ニ對シ吾ガ子ヲ「セガレ」ト稱シ、悴ノ字ヲ書ス。悴ハ悴ノ俗字也。悴ハ困悴憔悴ナド用ヒテ、憂ル義アリ。瘦ル義アリ。吾ガ子ト云フ義ハミエズ。何故ニ我子ノ義トシ「セガレ」ト訓セシヤト疑ヒシニ、貞丈棟記ニ、悴ハ憔悴ニテ「カジケル」ト云フ字也。「セガレ」ト云フ詞モ、セバマリカレ／＼ニナル心ニテ、我子ノヤセオトロヘ、カジケタル心ナルベシ。雜役ノ人夫ヲ悴者ト云フモ同ジ心也トミエタリ。然レバ「カジケ者」ト云テ卑下スル言ニテ、吾ガ子ト云フ義ニハ非ズ。此言ハ近世ニ出タルカ足利家頃ノ書ニ見當ラズ。

北條氏政ノ時、六十餘歳ノ行脚僧、小田原ノ城下ニ宿ヲ乞ヒ、制札ノ條目ヲヨミテ歎息シ、北條家モハヤ季ニナリテ滅亡ノ瑞相近付キタリト言ヒケルヲ、巡察ノ吏之ヲ聞テ、有司ニ告ゲケルニ、有司モ志アル人ナリケン、彼僧ノ許ニ使ヲ遣シ、御教導ヲモ承リ度候マ、御苦勞ナガラ茅屋ヘ御越アレ

皇國神代ノ古文字ト、文武ノ朝ニ制シ玉ヘル新字トハ、今世絶テ其體勢サヘ知ルベカラズ。近キ寛政ノ頃、筑前ニテ鶴ヲ獲タルニ、鶴ノ足ニ捺指捺指ノ四字ヲ鐫リタル銅ノ小牌ツケテアリシニ、何人ノ云ヒ出セシカ、此四字ハ災厄ヲ避ル神符也トテ、此字ヲ佩ル人多クアリ。其後江戸ニテ、此符ヲ持タル人ノ城隍中ヘ馬ヨリ墜タルニ、衣服ハ甚損シタレドモ、身ニ小疵モナカリシト、盛ンニ言傳ヘ、童兒ノ守袋ニ添テ、必ず之ヲ持タシメタリ。其頃神代ノ文字ナラント云者モアリ、又楷書ノ體ナレバ、神代ノ字ニハ有マジ、若クハ修驗道士等ガ妄作ナランカ。不然バ文武ノ朝ニ制作アリシ新字ナルベシトモ云テ一決セズ。且ツ傳寫ノ誤リナルカ字體モ同一ナラズ。拾菴繪稔ト書クモアリ。又捺ヲ捺ト書シタルモアリ。何レガ本字ナルヤ又其讀方モ詳カナラズ。出羽ノ仙人堂ニテ「サンバ／＼」トヨムト云ヒ、又白石平馬ハ、天狗ノ教ナリトテ「ジャクコウジャクカク」トヨムト云ヒシトキク。其字體音義モ明カナラヌヲ、神符トナシテ佩ビタル人モ、神代ノ古文ナルベシト云モ、皆奇ヲ好ム者ナルベシ。近年ハ此符ヲ云モノヲ聞クコトナシ。

紀伊ノ熊野山ヨリ出ス神印ヲ押シタル紙ヲ、俗ニ熊野午王ト云フ。午王ノ義詳カナラズ。然レトモ義經ガ大江廣元ニ贈ル書牘ニ、起請ヲ午王寶印ノ裏ニ書ストアレバ、古ク云ヒツタ

ヘシ詞ナルベシ。一説ニ牛ノ腹中ニアル珠ヲ午王ノタマト云フ。牛珠ニ刻タル印ナレバ、午王ノ寶印ト云ナルベシ。牽牛子ヲ「ケンゴシ」ト云ニ同ジク、牛ヲ午ノ音ニヨミタルナラント云フ。是モ據アル説トモキコヘズ。若クハ佛氏ノ語ニテモアルニヤト疑ヒシニ、白石先生ノ考ニ、鹽ノ字或ハ省テ釜ニ作ル。釜ヲ分ツテ午王トナリシナラント云フ。此考甚ダ手短ニテ實ヲ得タルニ似タリ。釜ハ印ナリ。王者ノ印ヲ釜ト云フ。故ニ神印ヲ尊ビテ釜ト云ヒタルガ、誤テ午王トナリシナルベシ。

余ガ駿河ニ住セシ時、或家ニ題目石ト名ケ寶藏スルモノアリ。眞ノ奇物也ト語ル人アリ。一日其家ヲ訪テ、石ヲミルコトヲ乞シニ、主人大ニ喜ビ、一石ヲ臺ニノセテ持出タリ。其石長サ五寸許幅三四寸モアラン、青黒キ自然石ニテ、南無妙法蓮華經ノ七字ヲ黒書シタリ。主人云フ、先代ノ時大井川ノ海ニ入ル海口ニテ拾ヒシニ、水ニテ洗ヘドモ字消ザル故、持歸リ佛壇ニ居ヘ、毎年ノ會式ニハ、水ニテ洗ヒ棕櫚ノ皮ニテ磨キ、五十年ヲ過レドモ、髭題目ノ細キ髭マデ消ユルコトナシト云ヒテ、水ヲ注ギ頻ニ磨拭シテミスルニ、字形依然トシテ舊ノ如シ。余モ怪シキコトトハ思ヘドモ、何ノ故ナルコトヲ知ラズ。其後貝原氏ノ大和本草ヲミレバ、龜ノ尿ヲ用テ石ニ文字ヲカケバ、墨石中ニ入テ千年滅セズトアリ。彼石モシクハ龜尿ヲ以テカキシニハアラザルカ。龜ノ尿ヲトルニ

ハ、其術アリトミエタリ。一ニ龜ヲ朱漆ノ盆ニオケバ尿スト云。又荷葉ニノセテ其面ヲ鏡ニテテラセバ尿ストモ云フ。本草ニハ紙燭ヲ以テ龜ノ尻ニ點スレバ尿出ル。又松葉ヲ龜ノ鼻ニサセバ尿ストモミエタリ。何レガヨキ乎。一日人ヲ訪ヒシニ、門柱ニ三寸許ノ方紙ヲ貼シ、響ノ字ヲ書テアリ。何ノ故ナルヲシラズ。後ニマタ或人ノ家ニモ門柱ニ此字ヲ貼スルヲ見タリ。主人ニ其故ヲ問ヘバ、災厄ヲ除ク神符也ト答フ。響ノ字ハ常ニ見ナレザル故、字書ニ索メシニ、五音集韻ニ云、響子役切、音積、人死作鬼、人見懼レ之、鬼死作響、鬼見怕レ之、若篆書此字、貼於門上、一切鬼祟、遠離千里。又正字通ニハ、響音賤、俗謂之辟邪符トアリ。然レバ篆ニテ口ナド、カクベキヲ眞書シタルハ、傳承ノ誤ナラン。畢竟恠誕ノコトナレバ、篆ニ書クトモ眞ニカクトモ、又カ、ザルトモ得失アルベキコトナラズ。

信濃ノ善光寺ハ、古ヘ本田善光ト云者、如來ノ像ヲ得テ祭リシ故ニ善光寺ト名ツケシコトハ人ノ知ル所ナリ。然レドモ善光ガ俗名ヲ、本田次郎ト云コトハ、當時ノ稱呼トモ思ハレズ。或説ニ善光ハ唐人ニテ皇國ノ人ナラズ。今善光寺ニ存スル善光ノ像ハ、唐ノ衣冠セリト云フ。余ハ善光寺ニ至ラザレバ詳カナルヲ知ラズ。又一説ニ日本紀天智紀ニ、百濟王善光見ニ于難波ノ文アリ。又天武持統ノ紀ニ、善光王アリ。或ハ禪廣ニモ作ル。此人ノ名ヲ取リシナルベシトアリ。又一説ニ

豐大閣ノ時、善光寺ノ如來ヲ、洛ノ大佛殿ニ置レシコトアリ。其時本田善光ト云者從テ來リシコト、古今夷曲集ト云ヘル狂歌集ノ内ニ記セリ。然レバ善光ハ大閣時世ノ人ナルベシト云。又一ニ太閣ノ時、大佛殿ヘ來リシ人ハ、本田善道ト云ヒシヲ、謬テ善光ト混シタル也トモ云。何レガ正説ナルヤ。今北畠准后ノ正統記ヲミルニ、欽明十三年十月百濟ヨリ傳來シタル彌陀三尊ノ金像ハ、佛在世ニ月蓋長者鑄タルモノナルガ、難波ノ堀江ニ棄ラレタルヲ、善光ト云者、取テ信濃國ニ安置ス。今ノ善光寺是也トアリテ、本田ノ氏モナク、又何レノ國ノ人トモナシ。サレドモ善光ト云人ハ、太閣ノ時ノ人ナラザルコト明カ也。然レバ善道ヲ善光ト誤テ混ジタルト云フハ是ナルベシ。

皇國ニテ漢土ノ文字ヲ用ヒラレシヨリ、音訓トモニ精神允當ニシテ疎漏ナルコト甚少シ。嘗テ一書ヲ閱スルニ、大宰府ノ上將ヲ大宰帥ト書テ「ダザイソツ」トヨミ、權帥ヲ「ゴンソツ」トヨミ來レリ。帥ハ「スキ」ノ音ナルヲ、何レノ時ヨリカ誤リ傳ヘテ、今更「スキ」トハヨミ難シト記セリ。余モ其説ヲ至當ナリト思ヒシニ、其後字書ヲ見ルニ、帥ハ主也率也統也ト有テ、音ハ朔律反音蟀トミュ。然レバ帥ハ「シツ」ノ音ナレドモ、「シ」ト「ソ」トハ直通ノ音ナレバ、「ソツ」トヨミ來リシナルベシ。勿論帥ノ字、所類反ニテ「スキ」ノ音モアリ。然レドモ義ハ同ジキトミエ、易ノ師ノ卦ニ、長子

帥師ノ帥ヲ、釋文ニハ朔律反ニヨミタリ。コレニ據レバ、帥ヲ「ソツ」トヨムコト誤リニハ非ザル也。余輩ノ淺學ヲ以テ古ヲ論セントセバ、深ク戒メ謹ムベキコトナラズヤ。

皇國ニハ、「手長ザル」ト云フモノアルヲキカズ。此故ナルカ和名抄ヲハジメ、昔ヨリ猿ヲ「サル」ト訓ス。今ハ多ク猿ト書ス。猿ハ猿ノ俗字也。猿ハ「手ナガザル」也。陸璣曰。猿ニ、猿猴屬長臂善嘯トモアリ。漢ノ李廣ヲ猿臂ト云タルモ、其臂長キ故也。今俗ニ「サル」ト云ハ、猿ノ字ヲ用フベシ。小雅ニ母教ニ猿升木トアリ。猿ハ猿猴也。其躁ニシテ豈、ヨク登レ木ト註ス。是俗ニ云フ「サル」也。猿猴ハ其大ナル者ニテ、猿トモ云ヒ、其甚大ナルヲ獲ト云フ。人ニ似タル者ニテ深山ニハ往々アリ。是「サル」ノ本字ナリ。サレドモ久シク猿ノ字ヲ「サル」ト訓シ來リシコトナレバ、暫ク俗ニ從フモ可ナルベシ。今猿樂ヲ猿樂ト書キタラバ、通ジガタキコトモアルベシ。

猿ハ其性狡黠ナルモノニテ、稍人ニ近似スルコトアリ。故ニ其スル所或ハ人ヲシテ感ゼシムルコトアリ。又人ヲシテ噴飯抱腹セシムルコトアリ。昔江戸淺草ニ猿ヲ畜置テ、種々ノ伎ヲ教ヘ、往來人ノ錢ヲ得シ者アリ。一年其サル子ヲ産シガ、其子ノミヲ愛シテ伎ヲ奏スルニ怠リケレバ、主人其子ヲ匿シ、親サルヲ出シ、終日往來人ノ錢ヲ得テ、日暮ニナリ、子

ヲ親サルニ與ント所々ヲ尋ヌレドモ、其子ミエズ。或人言ヒケルハ、先キニ一ノ鷲來テ子サルヲ攫ミ去レリト。主人モ不便ニ思ヒ、母猴ニ向テ其コトヲ語リシカバ、人語ヲ解シタルカ、母猴ハ泣ヲ拭ヒナガラ、起テ傍ニ在シ難ノフセ籠ヲ持來リ、又薪一束ヲ持テ籠ノ上ニノセ、聲ヲ放テ泣哀シミ、直ニ傍ノ井中ニ身ヲ投シ死シタリ。其意我子ヲ如レ此シテ置キナバ、鷲ニトラル、コト有マジト示シタルニ似タリ。主人モ深ク感悔シ夫婦トモニ髻ヲ削リ廻國セシトゾ。是ハ文政間ノコトニテ、其土人ノ話ナリ。其他母サルノ獵師ニ瘵ツケラレシヲ、子サルノ聚テ草ヲモミテ傷所ヲ抑ヘ、看護シタルコトヲ聞キシガ、何レノ時何レノ國ナルカヲ忘レタレバ記サズ。又余遊學中、一友ト上野ニ遊ビ、榛名ヨリ妙義ニ赴ント、小徑ヲ往キシニ、徑左ニ栗林アリ。晚秋ナレバ、栗ヨク熟シタルニ、一獾樹上ニ在テ、人ヲモ畏レズ。枝ヲ搖カシ栗ヲフルヒ落セリ。戯ニ土塊ヲ投ゼシカバ、其「サル」形ヲカクセントミシニ、俄然トシテ數十百ノ栗殼土塊、林中ヨリ散飛スルコト雨ノ如シ。愕テ林ヲミレバ、多クノ獾、樹ノ上下ニ群ヲナシ、我輩ニ向テ之ヲ投ズル也。大喝シテ叱スレドモ敢テヤマズ。幸ニ二人共雨傘アリシ故、之ヲ披キ眼面ヲ蔽ウテ、林下ヲ走り去ルコト數百歩ニシテ、一ノ茅屋ニ蓬髮ノ老人居レリ。少時其簷下ニ休息セシニ、老人ハ我輩ノ急走セシヲ恠ミ問ヒシ故「サル」ノ爲ニ困シメラレシコトヲ語レバ、老人笑

テ、山中ノコトヲ知ラザル旅人ニハ毎ニアルコト也。サルノ多キ年ニハ、必ズ數十群ヲナシ、菓物ヲ偷ミ取ルコト常也。其群ニハ必ズ老猴有テ指揮スルニ似タリ。栗柿ナドヲ偷ム所ヘ人來レバ、衆猴ハ悉ク潛伏スレドモ、老猴ハ然ラズ。傲然トシテ樹上ニ在テ菓ヲ偷ム。若シ其人鳥銃ヲ持居レバ、老猴モ必ズ隠ルレドモ、徒手ナレバ伏スルコトナシ。旅人ナド戯ニ小石ヲ投ズレバ、衆猴聚リテ石礫ヲ投ゲ、人ヲ傷ツクルコトアリ。此土ハ石少キ故、傷ヲ受ルマデニ至ラザルハ、君等ノ幸也、然レドモ之ヲ防グニ一術アリ。旅人持タル杖ナドヲ揚テ掉轉スレバ、「サル」モ石ヲ投グルコトヲヤメ、竹木ヲ取テフリマワス。其間ニ走り去レバ害ヲ免ル。元來サルハ好テ人ノスルコトヲマテモ也。老人園中ノ柿已ニ熟セリ。人有テ此柿一ツナリトモ取ル者アレバ、直ニ「サル」來テ悉ク之ヲトル。若シ人トラザレバ、「サル」之ヲトルコトナシト語レリ。其言ノ實否ハ詳ニセザレドモ、亦一異聞也。駿河志太郡ノ山村ニ住スル者來テ、今年ハ「サル」ノタメニ箒ヲトラレ、半年ノ生計ヲ失フニ至ルベシト語ル。余恠テ、山ハ「サル」ノ居ル所也。其箒ヲ偷ムハ常ニアルベキニ、今年ニ限り半年ノ生計ヲ失フトハ何故ナルヤ。其人曰ク、常ニ近山ニ居ル「サル」ヲ「地ザル」ト云フ。物ヲ偷メドモ大ナルコトナシ。其「サル」モ多カラズ。年ニヨリ深山ヨリ群ヲナシテ出ルコトアリ。之ヲ「渡リザル」ト云フ。「渡ザル」多

キ年ニハ菓瓜菽稻多ク偷マル。若シ白晝ニ出デタルヲ鳥銃ニテ一二ヲ打殺セバ、其群悉ク他所ニ移ルモノナレドモ、彼モ狡黠ニテ多ク暗夜ニ出ヅ。空砲ニテオドセバ他所ヘ移ラズ。今年ハ「渡リザル」殊ニ多シト云ヘリ。余又問フ。獾ハ自ら手ヲ以テ其兩耳ヲ掩ヒ、足ニテ箒ヲ折ルトキケリ。實ナルヤ。曰ク實ナリ。雨天ノ夕暮ナドニ之ヲミルコトアリ。折リテ後ニ片脇ニ箒ヲカ、へ、三足ニテ匍匐シ、遽テ奔ル其サマ、笑フニ堪ヘザラシメ、反テ憎ム心ヲ忘ル、ニ至ルト語レリ。呂覽ニ、晉范氏亡日。有得_レ其鐘_レ欲_レ負_レ而走_レ。則大鐘_レ不可_レ負。以_レ椎敗_レ之。恍然有_レ音。恐_レ人聞_レ之而奪_レ。急掩_レ其耳_レト云コトアリ。是「サル」ノ箒ヲ偷ムト同一ノ笑柄也。人ノ不善ヲナスモノ、其掩蔽コレニ類スルコト鮮ナカラズ。昔余ガ知ル人ノ女子、鬱症ノ病アルヲ患シニ、或人勸メテ獾ヲ畜ハシメ、其病癒シコトアリ。「サル」ノナスコトハ人ノ笑ヲ催スコト多キ故ナル乎。余一日其家ニ至リシニ、獾ハ縁側ニ戯居タリ。少時シテ其近隣ノ畜犬庭前ニ來ルヲ見テ、獾忽ニ眼ヲ怒ラシ、側ニアリシ竹棍ヲフリアゲ、犬ヲ打ントス。其顔色恐ルベク見ユレドモ、犬ハ悠然トシテ徐カニ縁先ニ進ミ、獾ノ面ヲ熟視シ、一聲吼ヘシカバ、獾大ニ惧レ、棍ヲステ屏風ノ陰ニ逃去リ、身ヲ縮メ主人ノ面ヲ見テ、其援ヲマツサマ也。余一笑シテ窃ニ思ケルハ、世ニハ平日權貴ニ媚ビ、其勢焰ヲカリテ人ニ驕ル者アリ。若シ志士ノ富貴利達ヲ屑シ

トセザル人ニ遇ハ、此「サル」ニ異ルベカラズ。其他詩文ナドニモ言大ニシテ實ナキ者アリ。是所謂_レ絃裝倩服シテ貧人ニ驕ルニ同ジク、皆此「サル」ノ類ナリ。自ら警メザルベカラズ。(以上補編卷一ヨリ抄出ス)

風俗ヲ維持シ、人民ヲシテ不正ノ習ナカラシムルハ、國政ノ本務、富強モ此ヨリ生ズ。其風俗ヲ維持スルニ本アリ、末アリ。政刑ヲ以テ民ヲ驅テ善ニユカシムルハ末ニシテ、其本ハ教化ニアリ。教化ノ要ハ學校ヨリ先ナルハナシ。然レドモ學校ノ教法ハ、甚大事也。其教正シカラザレバ、却テ人ノ心術ヲ傷フコトアリ。故ニ孟子ハ庠序ノ教ヲ謹ミ、之ニ申ヌルニ孝弟ノ義ヲ以テスト云ヘリ。後世ハ異端ノ學百出シ、新奇ヲ衒ヒ、人心ヲ眩惑スルモノ牧學スルニ暇アラズ。要スルニ十ガ八九ハ功利ノ意トミエタリ。若シ是等ヲ以テ學校ノ教トセバ大ニ風俗ヲ敗ルベシ。孟子ノ教ヲ謹ムト云ヒシ上ニ申レ之以テ孝悌之義ト丁寧ニ説キシハ、己ガタメニスルノ實學ヲ以テ教ヘトセヨトノ主意也。徒ニ衆童子ヲ聚メ、孝悌禮義ノ教モナク、天地玄黃ノ類ヲ喊スルノミナラバ、學校ノ用ハアルベカラズ。況ヤ成童以上ノ生徒ヲ聚メ、専ラ功利ヲ講ジ仁義孝弟ノ言ヲ陳腐迂濶トスルヤ。其害言フベカラザルニ至ラントス。本來學校ノ設ケハ、人倫ヲ明カニスルヲ主トス。人倫明カナレバ、人各其分ヲ知り、不孝不忠不義不禮ノ耻ヅベ

キト、爲スベカラザルノ理ヲ辨ズル故ニ、タトヘ全行ニ至ラザルモ、大惡ヲナスコト寡シ。是古ヨリ學校ノ設ケアルユエ也。維新以來海内ニ村學ヲ設立スルノ法アルモ、亦風俗ノ本ヲ立テ玉ヘル聖意ナルベシ。愚老ハ僻村ノ迂腐ニテ、交際モナキ固陋ナレバ、詳カニ世上ノコトヲ知ラズ。但風説ヲ推シテ考フレバ、今村々ニアル所ノ小學校ハ、明倫ノ教甚疎略ナルニ似タリ。且ツ近年書生ノ東京某先生ノ門人ナド、稱シ來リ訪フモノアリ。試ニ其志ノ期スル所ヲ叩クニ、多クハ功利ニアリ。其甚シキニ至テハ、孔孟ヲ謗リテ陳腐固陋トスル者アリ。此ヲ以テ考フレバ、鞏轂ノ下ニモ、功利ヲ主トスル學者ハ必ズナシト云ヒ難カルベシ。萬一此學風盛ナルコトアラバ、不レ可言ノ害後年ニ生ズルコトアルベシ。凡ソ功利ヲ志ス者ハ、必ズ名ヲ求ム。其名世ニアラハレザレバ、衆人我ヲ信ゼズ。衆信ゼザレバ我説行ハレズ。故ニ必ズ聲名ノ人ヲ竦動スルコトヲ務ム。聲名ノ人ヲ竦動スルコト速カナルハ、庸人ノ畏縮シテ爲シ得ザルコトヲナスニアリ。庸人ノ尤モ畏縮スル所ハ、國家政刑ノ威權ヨリ甚シキハナシ。故ニ聲聞ヲ速カニ求ントスル者、多クハ鯁直ノ言ヲ以テ上ニ抗シ、威武ニ不屈セザルノ名ヲ博セントス。其言是ナリト云ヘドモ、其跡過激ニ近キトキハ、執法ノ吏、法ヲ以テ之ヲ抑制シ、上下ノ禮分ヲ明カニセザルヲ得ズ。於是テ名ヲ好ミ奇ヲ悅ブノ徒、相和シテ上ヲ誹リ、竟ニ上下相軋ルノ端トナルコトアリ。故

ニ學風ハ國家ニ任ズル君子、審カニ察シ深ク慮リ、實學ヲ崇ビ功利ノ教ヲ戒ムルヲ以テ急トスベキコト明ラカナリ。村學校ハ、全村ノ童子ヲ聚メ、字ヲ書シ物ヲ數ヘ、日用ヲ辨ズルコトヲ教ルマデノ學舎ナリト思フ者多ク、其風俗ノ美惡人心ノ邪正ハ早ク小學ノ教ニ本ヅクコトヲ知ル者少シ。故ニ生徒ノ父兄モ、學校ノ教師モ、只日用ノマニ合フコトヲ得レバ十分ノ卒業也トスルニ似タリ。モシ如レ此マデノ教ニテ事足ラバ、俗ニ所謂寺子屋ニテ十分ナルベシ。何ゾ官ヨリ令ヲ下シ、多クノ村費ヲ以テ學舎ヲ營造シ、教師ヲ聘シ、委員ヲ設クルニ及バンヤ。本來學ノ字ハ、教ノ字ト同ジク、「效ラウ」ト云フ義ニテ、教師ノ爲ル所ヲ、生徒ノ效ラヒ手本ニスルコト也。モシ學校ノ設ケ有レドモ、生徒ノ風習美ナラザルハ、教師其人ニアラザルニ由ル。教師其人ヲ得ザルハ、戶長委員ナド、全村ノ風俗ニ心ヲ用ヒズ。眼前ノ間ニ合ヘバ足レリトスルニヨレリ。大凡童子ハ、其心純一ニシテ、外馳少シ。故ニ童子ノ時覺エシコトハ終身忘レザルモノ多シ。人七八歳ヨリ十四五ニ至ルマデヲ、氣質ヲ培養シ善ニ向ハシムルノ要時トナス。此際ニ其心善ニ向フノ機アレバ、後年謬テ不正ニ陥ルモ、之ヲ挽回スルニ難カラズ。故ニ小學ノ教ハ心ヲ盡サルベカラズ。其教ノ本ハ教師ノ一身ニアリ。其身正シカラズシテ、能ク人ヲ正スモノハコレナシ。教師ハ表也。生徒ハ影ナリ。表正シケレバ影必ズ正シ。昔シ先王ノ世ニハ、

郷學ニ居テ子弟ヲ教ル者ヲ郷先生ト云フ。古人學成テ仕官シ、老テ仕ヲ致シ、郷ニ歸ル。其郷里ニ歸リタル中ニテ、德行アルヲエラミ、聘シテ學校ノ教ヲ掌ラシム。故ニ教ハ必ズ正シク、子弟モ亦其教ヲ守ラザル者ナシ。今ハ輕銳ナル少年ノ、德行ナド、云フコトハ夢ニモシラザレドモ、學校ノ科目サヘ可ナリニ取マハセルヲ聘シテ、數十百ノ子弟ヲ託ス。是等ノ教師、安シゾ人ヲ教テ善ニ導クニ足ランヤ。如レ是ナレバ、學校ノ設ケ有テ、風俗常ニ鄙シクシテ、或ハ耳目口腹ノ慾ヲ肆ニシテ、父母ノ養ヲ顧ザルノ子弟多キニ至ラバ、教官ハ元ヨリ言ヲ待タズ。戶長委員モ學事ヲ輕視シ、朝廷興學ノ政令ヲ恪守セザルノ罪ハ免レ難カルベシ。村學アリテ子弟ノ風俗美ナラザルハ、元ヨリ教師其任ニ當ル器ナキニヨル。教師其任ニ當ラザルハ、村長者老等教師ヲエラフコトヲツトメズ。只校中ノ人員サヘ外並ニ揃ヘアレバ、上官ヘノ言解アリトシ、且ツ月給ノ多カラザルヲ貪ルノ心アルガ故ニ、人ヲエラバザルナルベシ。人ノ才能ニハ必ズ一長一短アル者ナレバ、之ヲ擇ビテ其用ニ適セシムルコトハ、賢哲ニテモ難シトスルコト也。然レドモ村學ノ教師ヲ擇ラフ如キハ、左ノミ深キ識鑒ヲ用ルニモ及バズ。其人學業ノ有無ハ既ニ官ノ試験アリシ上ハ、之ヲ試ルニ及バズ。唯其人ガラ篤實ニシテ、教育ニ心ヲ用ヒ、制行正シク酒色ニ惑溺セザル人ナラバ、大抵教師ノ任ニ當ルベシ。是

等ハ人ノナシ難キコトナラザレドモ、輕銳少年ニハ守ル者多カラズ。故ニ教師ヲエラフニ、三十歳以上ノ人ヲ專ラトセバ、風俗ヲ敗ルノ弊少ナカルベシ。大凡少年ニシテ、一校ノ教師トナルハ、自他ノ害細小ナラズ。大概人ハ十六七歳ヨリ三十歳前後ヲ、力學ノ要時トナシ、智見モ多クハ此間ニ增長ス。此時ニ於テ人ニ教ルコトヲ專ニセバ、己ニ力學ノ暇ナシ。況ヤ此頃ヨリ校中ノ衆童子ニ、先生ノトモテハヤサレ、我シラズ先生心生ジ、國士トナルベキ俊英モ、一ノ凡庸人ニ終ル。眞ニ可惜ノ至ナラズヤ。若シ教師ノ撰ミ嚴ニシテ、文學ハ本ヨリ品行心術マデヲ見テ、教師トナルベキ器ニ非レバ、村々ニテ聘スルコトナキニ至ラバ、奮發勉勵ノ士、必ズ起ルコトアルベシ。今ヤ父兄モ銖兩ノ利ヲ貪リ、其身モ數金ノ月給ヲ得テ、帽ヲ戴キ袴ヲツケ、兒女子ノ悅ヲトルコトヲツトメ、酒肆青樓ノ遊ニ供ドモ、是ハ教師タル者、一身ノ害ニ止マル。若シ如レ此教師ヲ聘シ、全村數十百ノ子弟ヲ率キシムレバ、其害數十年ノ後ニ及ブ。尤モ畏ルベキコトナラズヤ。古ニ鄙儒ハ都士ニ如カズト云フ語アリ。我輩ノ如キ、僻遠ニ住スル者ハ、好書良友ニ乏シク、聞見甚ダ狭ク、才識淺劣ナレバ、自カラシラズ喋々事ヲ論ジテ、都人士ノ非笑ニカ、ルコト多シ。常ニ自警スレドモ、時トシテ復タ筆ヲトリ舌ヲ掉

スルコトアリ。上ニ云ヒシコトナレドモ、亦固陋ノ一ナルベシ。然レドモ、又古人ニ一語アリ。都士ハ一定ノ見ナシト。是其習ヒ油滑ニシテ、時好ニ徇ヒ、己ニ定見ノ守ナキヲ譏ル也。固陋モトヨリ人間ノ蠹ナリ。サレドモ其害多クハ大ナラズ。油滑ノ人ニ至テハ、其スル所伶俐ニシテ能ク人ノ意ヲムカヘ、辯舌機巧ニシテ非ヲ飾リ、人ヲ眩スルニ足レリ。故ニ多クハ人ニ愛セラル。故ニ少年輩悦ビテ之ヲナス者アリ。此輕薄ノ習發スレバ、風俗日々ニ敗レ、其害百年ノ後ニ流ル。尤モ畏ルベキコト也。此風昔ハ都會ニノミ多カリシガ、今ハヤ、僻遠ニモ傳染シタルニ似タリ。況ヤ少年教師ナドニハ殊更ニ此風ヲ好ム人モアリトキケリ。實ニ聞ケル言ノ如クナラバ、一村ノ教養ニ任スル戸長者老ノ深ク慮ルベキコト也。油滑トハ、圓木ニ油ヲヌリタル如ク、滑轉自在ナルヲ云。俚俗ニ「ヌラクラモノ」ト云ハ是也。又黑白急ニ變ジテ信ジ難キヲ以テ「シラクラモノ」トモ云フ。風俗コ、ニ至ラバ後年ノ害測ルベカラザル者アラン。

俚語ニ年ヨリノ昔シボメト云フコトアリ。凡ソ老人ノ情ハ時勢ノ轉遷スル理ヲモ考ヘズ。己ガ盛年ノ時、憂苦モナク經歷シタル跡ノミヲヨシト思ヒ、今年老テ憂戚ノ心多クナリシ晚年ノ時ハ、ヨカラヌ事ノミナリト思フ者多キ故ニ、此語モアリシナルベシ。愚老モ亦此習氣アル故ナルカ、平生嚙昔ヲ思フノ情ナキコト能ハズ。勿論盈虛消長ハ天地ノ理ニシテ、往復

循環スルコト明カ也。然レバ昔ハ非ニシテ、今ノ是ナルモ少カラズ。必ズ一ヲ執テ論ジ難シ。古人ノ言ヲ考フレバ、風俗ノ遷移ハ天ノナセル所ニシテ、必ズ人力ニテ勝チガタシ。然レドモ其遷移スルニ三ツノ期限アリ。微ナルトキト、著ナル時ト、極マルトキト是ナリ。大抵風俗ノ習尚モ、其初メ十五年ノ間ハ、其機ヲ内ニ含ミ、其形甚ダ微ナリ。又十五六年ニシテ其形著ハル。故ニ風俗ノ流行ハ、三十年程ニテ少シク變ジ、六十年ニシテ大ニ變ジ、其極ニ至ル。一歳廿四氣ノ變ズルニ同ジト云ヒシコトアリ。迂疎ノ説ニ似タリト云ヘドモ、大差ナシト覺ユ。愚ガ十七八歳ノ頃ハ、今ヲ距ルコト大概六十年也。其頃ノ俗習時好ヲ回顧スレバ、今ト相反スルコト甚多シ。其中ニモ書生ノ風習革マリシハ、尤大ナリ。昔ノ書生ハ粗服ヲ常トセシニ、今ハ務メテ衣服容顏ヲ飾ル者多シ。又昔ノ書生ハ粗食ヲ常トシ、旬餘モ魚ヲ食セザルコトアリ。今ハ牛肉雞肉ヲ喫シ、日トシテ雞卵ヲ食セザルコトナキ者モアリ。又昔ノ書生ハ勇壯ヲ好ミ、日暮ナドノ書ヲヨミ難キトキニハ、擊劍角力ナドノ荒々シキ動作ヲナシ、旅行ニハ十里以上ノ路ヲ歩行シ、ソレモ馬駕籠ニノルモノアレバ、町人カ長袖ニ同ジト誹リタリ。今ハ二三里ノ近程サヘ車ニノル者多シ。是昔ト易リシコトナレドモ、亦氣運ノ往復トモ云フベキカ。余輩ニハ甚ダ怪ム一事アリ。昔ノ書生ニハ強健ノ人多ク、今ノ書生ハ多病ノモノ多シ。別シテ過半ハ肺病咯血ノ

症アリトキケリ。肺病ハ老弱男女ノ別ナク、動作少ク美食佚居スル者ニ多キモノ也ト聞タルコトアリ。然ル故ナルカ、農ニハ此病少ク、佚居セル商ニハ多シ。之ニ由テ考フレバ、昔シ名高キ道三老醫、皇國ノ米ヲ食スル者ニ獸肉ハ害トナル故ニ、穢レニナルト皇太神教ヘ玉ヘリト云ヒシモ、一概ニ排斥スベキ言ニモアルベカラズ。若クハ是等ノ原因トナリ病者ノ多キニハアラザルカ。尙名醫ノ高論ヲ得テ此疑ヲ解カントヲ庶幾スルナリ。

(以上補編卷ニヨリ抄出ス)

野呂道庵篇

東海漁唱

春陰

日色纔開雲又妨 晝恬昏蒙坐書堂 午眠縱被春陰引 恰好芳園護海棠

夜泛

扁舟自在泝煙漪 涼氣透衣恰相宜 想像坡公遊赤壁 一船明月舉杯時

夏日偶成

一椀清茶醒黑甜 綠陰簾外晝偏恬 殘書復向窓前閱 蚰子抽絲刺竹簷

自嘲

萬金奇鳥困羅學 千里名駒鬧馳驅 菽麥不分君莫笑 從來吾馬任人呼 自守吾愚

夏日閑居

綠槐陰靜暗窓紗 一炷香烟篆縷斜 日脚遲移知晝永 草頭微動見風加 矮簷唯有幽禽噪 隔壁曾無惡客譁 昏眼蒙々引低睡 拋書時煮午甌茶

霜夜望月

街柝沈々宵正長 忽拋孤枕步前廊 笛聲々々苦三更盡 山色々々

淡滿樹霜 素影半庭風自靜 清光萬里鷹南翔 嫦娥無厭寒威緊 竟夜伴愁總不忙

秋夜

銀河影淡月三竿 滿袂涼風覺夜闌 掩水擊蓮擊玉葉 時々傾瀉又成團

山行

一路悠悠跨小驢 過橋渡水入崎嶇 鹿鳴求草聲遙和 鶯語隔林歌相呼 已逐獸蹄踰絕嶮 也遇樵叟問前途 卸鞍直向山村去 試問那家有酒無

綠陰垂釣

磯上壯青雨後新 新陰深處坐垂綸 盡日無心魚是守 江潭未見獨醒人

插秧

梅雨初收天氣和 水田處々插秧多 丁壯一齊戴笠笠 無端唱出太平歌

枕上聞子規

晝長午睡夢將殘 杜宇啼過綠樹端 枕畔朦朧歸去怨 聲々半入雨聲寒

初秋暮雨

一雨傾盆薄暮初 竹葉灑去密還疏 揭簾時看晚烟裏 荷葉滿地自在舒 晚步

孤筇徐曳步黃昏 處々農家半掩門 歸路夕陽紅未褪 已看新月挂前村

漁家早起

早起衝寒著草鞋 孤筇吟帽步沙涯 曉鴉噪處烟初散 殘月落邊霧忽排 釣艇帶霜縱倚岸 漁家傍水尙關柴 此中寂々人不見 占斷江村滿眼佳

寒夕

峭寒砭肉氣稜々 擁衲衾亦冷不勝 呵手抄書筆猶澁 聳肩磨墨視還冰 風侵窓紙覺霜緊 鴉噪林梢知月昇 夜過三更眠未著 縮軀爐畔伴孤燈

咏鶴賀某太翁

奮々霜翎下遠空 展翅翱翔瑞烟中 神山且伴吹簫客 仙室曾隨鍊藥翁 清影冷翻三畝月 玄裳高曳半天風 九臯時聽鳴相和 歸去穩眠嶺上松

春夜聞雨

細雨宵閑假寐餘 瀟々浙々灑茅廬 時翻竹葉鳴還止 也入樹間密復疎 一點篝燈挑火處 數樞城鼓送聲初 淪茶兀坐憑烏几 簷滴々中宜讀書

蚊煙

如霧如煙又似雲 紛々出戶向天分 莫道火攻非良策 打破蚊陣簷角軍

舟中新暑

十里長堤十里江 隨流小艇逐青松 潮信還消新暑去 鈎簾鍊句倚船窓

題李白醉眠圖

一斗百篇潤錦腸 昏々醉裡入仙鄉 豪放氣骨描來是 唯少三千白髮長

溪口雲

緩行信脚蒞回湍 苔蘚濃邊倚杖看 誤認涼灣白花落 崩雲一簇起林端

初寒

晨起初寒著絮衣 嗽泉步逕始開扉 日上山端光稍透 簷前負暖座晴暉

轎窓看山

山路崎嶇肩轎遲 白雲晴靄入看移 揭簾時對風光好 人過峯追亦一奇

觀碁

相對窓間座隱孤 鴉軍銀甲鬪孫吳 傍觀猶是挑燈火 誰占風雲八陳圖

四月即景

閑人曉起喜新晴 脫去綿衣覺體輕 坐看前園花落後 狂蜂誤入綠蔭城

山中雨

前峰雲起掩茅廬 急雨跳珠薄暮初 一洗人間炎熱氣 清涼滿

地好看書

牡丹

滿園紅萼十分濃 解引唫筇與狂蜂 片々花飛春欲盡 此花獨自帶嬌容

題隴上黃雀圖

一隴青麥綠如敷 黃雀上繩似欲呼 踊躍踈々深得意 不知還被野童驅

老妓

三十年前冰雪顏 清歌艷殺酒杯間 如今唯是餘凍黎 向鏡時々徒永歎

觀棋

楸枰相對意正閑 兩陳始交野界間 四集玄旗屯曠野 一群素甲守重關 何圖忽爾東南急 豈憶赴援道路艱 盡日傍觀忘世味 書齋轉作爛柯山

同

又手對枰思偏閑 玄旗白甲亂班々 長日空消君莫笑 先生却是學雲山

詠史

倦遊歸去洛陽春 裘弊囊空短髮新 憔悴唯餘三寸舌 縱橫猶保百年身 揣摩術就孤秦懼 口尾喻微六國親 若有薄田耕負郭 沈淪長作草萊人

望富嶽

野呂道庵篇

芙蓉削出萬尋丘 壓倒扶桑六十州 腰擁瑞雲臨二國 頂擎白雪支千秋 仰衝蒼天漢々外 俯瞰茫茫東海流 仙笛何邊聲髣髴 唵眸更訝接瀛洲

觀棋

楸枰相對思偏耽 風氣不競多在南 棋人還似真人會 直擊無言存手談

同

對局兩般黑白分 傍人他語總不聞 密謀又手如屏氣 宛似孫吳用六軍

題老子圖

紫氣仙人一幅圖 畫成容貌宛如愚 想見五千論道德 混同萬物總爲無

宰予晝寢

先生思道夢朦朧 何料宣尼來此中 若使他如祝佗佞 應言這裏調周公

午睡起值雨

古沼蛙聲入黑甜 竭來急雨忽侵簾 睡餘還訝渾身冷 堪笑不知細葛露

雨涼

疎々雨過水紋斜 綠樹蔭池涼味加 簾外時聽香一陳 菱荷纔發兩三花

竹亭夜飲聞蛙

竹亭獨酌細論文 野菽山肴酒半醺 私蛙時吠幽篁裏 閑倚欄干自在聞

天保辛卯五穀不稔 米價騰貴 而窮乏不能自存者

官給之義穀 德澤之渥 無可以報焉 因賦之云

米價今年尤不廉 官廩陳積尙休嫌 昊天罔極誰能報 共浴昇平王澤霑

題山水圖

青山一抹淡烟橫 不正柴門樹半縈 別有毫端難畫處 幽溪盡日濺珠聲

月夜聞鴉

萬里秋光月色濃 宿鴉驚起露重々 前窓寫出楓橋意 兼聽荒村夜半鐘

壽大州飛田生乃翁本月初度

嬰鑠老翁本命年 小詩遙祝九如篇 知君別有長生術 不學赤松學酒仙

六十一年嬰鑠翁 鍊成仙液九丹功 齒牙完固眼還健 髭鬚蒼々顏尙童 神使呈祥冥海月 靈禽欲下半天風 懸弧相會開筵日 佳氣瑞雲滿形穹

寒夜枕上

殘燈明滅夜沈々 窗外寒光徹枕衾 孤夢將成夢難結 舊愁欲絕愁還尋 十分酒力全消盡 一片詩魂猶懶吟 記取曾爲東海客 不睡只聽怒濤聲

戲和某生有感詩 盤根錯節棟梁姿 勁操貞心與竹宜 請看風霜殘落夕 歲寒初識後凋枝

此ノ詩ハ別ニ「次朝川善庵翁之韻」ト題シテ書カレタルモノアリ。其ノ詩ノ異ナル所ハコ、ニ右傍ニ細書シテ示ス通リナリ。 編者

抱貞不撓雪霜侵 苦節千年高古今 桃李榮華何足羨 老松只識此君心 和韵因自述 盡日腰鎌作野姿 處陰休影分所宜 枕肱臥看閑窓外 風急山林無靜枝

又

養恬詎有世塵侵 緡史閑窓閱古今 高枕臥聞人海嶮 狂風怒浪不關心 和却嘲 姚洛合波無相侵 道源何有古與今 若要洙泗正流沂 先見孟軻不動心 又 老鵬縱有冲天姿 難遇風雲積厚宜 莫羨蜩鳩安小願 決飛搶到榆枋枝

信陽八勝

風恬嵐色綠重々 翠靄深處起一峯 盤石如蟠巖似臥 岫雲未起作何龍 笠原晴嵐

野呂道庵篇

買木屋花 擔上桂花露未乾 買來特向月明團 秋家占得清香度 疑作廣寒宮裏看 夜開落葉 葉聲如雨月如霜 疑是伏兵動一方 忽逼詩城不堪聽 等閑背燭立西廊 溪興 溪行盡日與筇從 駭綠奔青次第逢 罷釣收竿歸去處 暮烟撞破一聲鐘 春雨 釀花時節雨如烟 濕得塵埃草色鮮 春思多情無所托 鈎簾坐看柳絲牽 冬暖 初覺今冬氣候溫 未看寸雪滿庭園 蠻童喚起先生夢 數點梅花映曉暎 和某生歲暮 蠹簡陳編枉費神 賦裘蓬髮僅迎春 側聞塵海波暴 莫道身非多幸人 秧針 節近黃梅晴復曇 村々婦子饅東南 笑將野老拳如槌 種此新秧細似簪 水足鉅頭穎已脫 日升芒上露猶含 絲々雨縷纖々針 繡出幽風圖一函

巖々清時聳田心

巖々清時聳田心 礙得殘陽映翠岑 恰是天公新手段 琉璃屏上碎黃金 函堂夕照 垂綸盡日坐苔磯 三伏不知炎熱威 沙岸綠陰開棹路 釣舟遙載夕陽歸 濤巖歸帆 一帶長江一脈通 風帆縹渺泝晴空 急流更漲盤渦浪 判得山溪臘雪融 風捲翠濤到枕邊 雨敲篷窓似秋天 記取昔年東遊日 臥聽浪聲夜不眠 高棚夜雨 山蹊秋老少人蹤 萬木葉墜全現峯 忽聽一聲雲外響 觀音寺裏夕陽鐘 小倉山晚鐘 水澗稻田秋過分 幾群新雁度黃昏 相喚相呼西風裏 斷續斜衝夕照村 冢田落雁 蒼烟漠々水茫茫 孤月高懸天一方 木落四山風吼盡 千尋石空滿頭霜 笠山秋月 雪擁高臺萬樹低 乾坤一色失東西 昏鴉分影鷗無迹 滿眼銀鄉望欲迷 與野暮雪

詩曆

年過三旬未立身 五辛七菜又逢春 小詩聊答九功德 分韵先拈十一真 周代德伴三五仁 民歌七百太平春 九邊塵靜聖明世 王澤遠霑率土濱 四海反正二百年 承平世曆十二傳 時清春滿八荒外 六十餘

野呂道庵篇

買木屋花 擔上桂花露未乾 買來特向月明團 秋家占得清香度 疑作廣寒宮裏看 夜開落葉 葉聲如雨月如霜 疑是伏兵動一方 忽逼詩城不堪聽 等閑背燭立西廊 溪興 溪行盡日與筇從 駭綠奔青次第逢 罷釣收竿歸去處 暮烟撞破一聲鐘 春雨 釀花時節雨如烟 濕得塵埃草色鮮 春思多情無所托 鈎簾坐看柳絲牽 冬暖 初覺今冬氣候溫 未看寸雪滿庭園 蠻童喚起先生夢 數點梅花映曉暎 和某生歲暮 蠹簡陳編枉費神 賦裘蓬髮僅迎春 側聞塵海波暴 莫道身非多幸人 秧針 節近黃梅晴復曇 村々婦子饅東南 笑將野老拳如槌 種此新秧細似簪 水足鉅頭穎已脫 日升芒上露猶含 絲々雨縷纖々針 繡出幽風圖一函

巖々清時聳田心

巖々清時聳田心 礙得殘陽映翠岑 恰是天公新手段 琉璃屏上碎黃金 函堂夕照 垂綸盡日坐苔磯 三伏不知炎熱威 沙岸綠陰開棹路 釣舟遙載夕陽歸 濤巖歸帆 一帶長江一脈通 風帆縹渺泝晴空 急流更漲盤渦浪 判得山溪臘雪融 風捲翠濤到枕邊 雨敲篷窓似秋天 記取昔年東遊日 臥聽浪聲夜不眠 高棚夜雨 山蹊秋老少人蹤 萬木葉墜全現峯 忽聽一聲雲外響 觀音寺裏夕陽鐘 小倉山晚鐘 水澗稻田秋過分 幾群新雁度黃昏 相喚相呼西風裏 斷續斜衝夕照村 冢田落雁 蒼烟漠々水茫茫 孤月高懸天一方 木落四山風吼盡 千尋石空滿頭霜 笠山秋月 雪擁高臺萬樹低 乾坤一色失東西 昏鴉分影鷗無迹 滿眼銀鄉望欲迷 與野暮雪

詩曆

年過三旬未立身 五辛七菜又逢春 小詩聊答九功德 分韵先拈十一真 周代德伴三五仁 民歌七百太平春 九邊塵靜聖明世 王澤遠霑率土濱 四海反正二百年 承平世曆十二傳 時清春滿八荒外 六十餘

州一統天

辛丑元旦戲書十三字 以紀月之大小

恩潤擊壤之民 澤及海內鼓腹老

首春偶成

二十九年夢裏過 更無一事向人誇 閉身却喜春逢閏 探遍江

東處之花

一臥東山三十春 蒼生亦將奈吾貧 幸逢文運承平世 長作衡

門無事人

蠹簡堆中送幾年 賣文難獲一囊錢 書生二頃君知否 三寸舌

頭耕硯田

學劍學書皆不成 幸逢聖代竊儒名 歲寒短褐求無術 困殺當

年蘇子情

閉窓筆研宰閉身 閉身兀々復逢春 自若未添機上織 已爲二

十九年人

睡起 草堂課題得江

晝永睡魔爛漫降 一肱甘夢蝶雙々 醒來支頰閑無事 數盡標

梅坐晚窓

枕上聞風鈴 瑤宮仙樂破甘眠 醒來髣髴聞笙磬 風送檐

富貴夢長五十年

鈴到枕邊

斷梅 墨雲張蓋轉車雷 雲蓋雷車載雨來 驀地轟々驅盡熱 清風一

掃送黃梅

閑適 分韻

排窓掃几檢韓文 洗硯焚香臨右軍 一味清閑天縱我 人間富

貴付浮雲

漫成

窮味益奇文益奇 奇奇難免世人嗤 平生心事向誰語 唯有鶯

花風月知

窮通有命復奚疑 不怨不尤此一事 要識真儒經國術 當今之

世舍吾誰

身逢昭代強稱儒 三寸舌酬七尺軀 耽幽處蔭暫休影 從來牛

馬任人呼

枕上聞風鈴 用前韻

眼昏意倦晝如年 何物一聲喚起眠 眠覺滿堂清颯々 鏘然風

佩掛簷前

閑適

春花秋竹新嘉賓 蘿月松風是主人 茶竈詩囊間適意 好將閒

適了閒身

一畝荒園十笏房 談經評史坐圓牀 圓牀方几真清福 便是人

間富貴相

小窓鍊句靜如禪 古鼎煎茶癖做顛 身是山中閑宰相 春風秋

月秉吟權

七夕

節早八月菊結蓉

早看落蕾結籬叢 秋色十分滿舍東 只怕白衣來訪日 前園風

景已成空

秋晚村居 九月席上分韻得江

閑鍊新詩倚晚窓 吟眸送盡雁雙々 秋深只聽村砧急 門靜會

無客展燈 木葉經霜風淅々 溪流帶雨水淙々 那邊別有新圖

畫 樵叟負柴過石缸

題畫山水 得先

萬頃長流一葉船 遠巒出沒斷還連 寸縑收盡江山好 也是人

間縮地仙

山骨稜々聳石拳 江流雨足水連天 雲烟滿幅秋毫末 寫得無

聲詩一篇

殘菊 十月十日席課

清節凌霜氣骨傲 何同凡卉望秋凋 忽逢風雨紛狼藉 不似先

生懶折腰

戲述

長鈇彈盡無所歸 十年螢雪與心違 拋書自笑似貧歸 燈下爲

人縫嫁衣

偶惑

偏孤倍覺老親尊 病朽無那罔極恩 機斷孟軻身未立 表寒季

子舌猶存 琴書聊寄南窓傲 富貴何求東郭墦 懶學濫吹于斗

米 幾年抱瑟立齊門

州一統天

辛丑元旦戲書十三字 以紀月之大小

恩潤擊壤之民 澤及海內鼓腹老

首春偶成

二十九年夢裏過 更無一事向人誇 閉身却喜春逢閏 探遍江

東處之花

一臥東山三十春 蒼生亦將奈吾貧 幸逢文運承平世 長作衡

門無事人

蠹簡堆中送幾年 賣文難獲一囊錢 書生二頃君知否 三寸舌

頭耕硯田

學劍學書皆不成 幸逢聖代竊儒名 歲寒短褐求無術 困殺當

年蘇子情

閉窓筆研宰閉身 閉身兀々復逢春 自若未添機上織 已爲二

十九年人

睡起 草堂課題得江

晝永睡魔爛漫降 一肱甘夢蝶雙々 醒來支頰閑無事 數盡標

梅坐晚窓

枕上聞風鈴 瑤宮仙樂破甘眠 醒來髣髴聞笙磬 風送檐

富貴夢長五十年

鈴到枕邊

斷梅 墨雲張蓋轉車雷 雲蓋雷車載雨來 驀地轟々驅盡熱 清風一

節早八月菊結蓉

早看落蕾結籬叢 秋色十分滿舍東 只怕白衣來訪日 前園風

景已成空

秋晚村居 九月席上分韻得江

閑鍊新詩倚晚窓 吟眸送盡雁雙々 秋深只聽村砧急 門靜會

無客展燈 木葉經霜風淅々 溪流帶雨水淙々 那邊別有新圖

畫 樵叟負柴過石缸

題畫山水 得先

萬頃長流一葉船 遠巒出沒斷還連 寸縑收盡江山好 也是人

間縮地仙

山骨稜々聳石拳 江流雨足水連天 雲烟滿幅秋毫末 寫得無

聲詩一篇

殘菊 十月十日席課

清節凌霜氣骨傲 何同凡卉望秋凋 忽逢風雨紛狼藉 不似先

生懶折腰

戲述

長鈇彈盡無所歸 十年螢雪與心違 拋書自笑似貧歸 燈下爲

人縫嫁衣

偶惑

偏孤倍覺老親尊 病朽無那罔極恩 機斷孟軻身未立 表寒季

子舌猶存 琴書聊寄南窓傲 富貴何求東郭墦 懶學濫吹于斗

米 幾年抱瑟立齊門

墨陀賞櫻

行盡櫻花洞裏村 櫻花洞裏隔仙源 駐筇却怕歸家後 也見人間七代孫

兩國橋納涼

六月十日席題得江 清涼多處簇遊艘 風光最好三更後 人散船歸烟滿江

聞蛙

同得文 聲々纖雨々紛々 爾來官私渾無爲 不似華閣々妨眠到夜分

林園裏聞

壬寅首春偶成

莫言三十立身難 椒酒團欒共解顏 孟子猶存斷機母 陶生未就折腰官 臥聞塵海風波嶮 初覺閑鄉日月寬 萬卷讀書爲底事 依然舊樣一儒冠

癸卯元旦戲紀月之大小

五畿八道太平春 聖代恩波潤九垓 三十一年身未立 鬢邊正驚二毛新 大 余年三十始見白髮故及之

幸值四邊無事年 春光九十入唵箋 孟軻有母六十二 自若難成書七篇 小

春寒分韻得冬

霜氣朝來嚴於冬 垂簾園裏覺春濃 花開不聽鶯聲滑 書靜會無吟客寤 墻角猶懸踏青屐 郊邊未試探梅筇 先生閉戶爲何事 十日峭寒養病慵

讀空黃卷作何功

白盡黑頭未得公 蜚鳴有數君休責 任他呼做信天翁 不蜚不鳴。蜚將冲天。鳴將驚人。信天鳥名。一名白頭翁。(未定稿)

柳條裊々雨斜々 風笠烟蓑舟作家 曾沒紅塵口還到 一竿風月淡生涯 (未定稿)

附道庵遺珠

明治乙亥。因朝旨致家祿。授以山林園莊。栽果竹。開茶圃。明以養殘年。賦以謝恩云
賜一青山 山莊退老偶成
夢中空過古稀時 百歲前途命可知 富貴功名非我事 投閑安分復奚疑
擊碎唾壺意氣雄 未曾茲膝屈王公 自甘獨抱齊門瑟 不混濫竿三百中
男兒生不作封侯 寧向江湖泛扁舟 浮沈隨波君莫怪 前身東海一閑鷗
臥聞塵海風波惡 坐覺閑鄉日月寬 歸去來口成底事 山聽鍊句費吟安
避世來投東海隅 無官無祿自由軀 栖々何事還忙了 畢竟徒

新葺

寂南麓谷築蕭齋 聽鳥愛花且寄懷 處陰休影今得計 閑窓風月淡生涯

新築小園

新闢小園日々忙 培松洗竹到斜陽 山妻時課灌輸役 老僕兼知花石綱

歲暮書感

送窮計雖拙 筆硯幸容耽 傲逼財神惡 貧知世味淡 年隨暗裏盡 人向鏡中慙 畢竟爲何事 生涯是蠹蟻

已酉詩曆

太平正過三百春 五畿七道仰堯仁 東風九十歡悞足 十二街頭歌舞人

詠龜

應需 功護邦家列九官 靈呈天瑞伴龍鸞 廟堂假令藏巾箱 何似泥中曳尾安 (未定稿)

詠牛

會屬田單助火攻 畏犧却啖漆園翁 誰看功成身退後 暖伴牧童 (未定稿)

臨機小杜巧談兵

獻策老蘇審豪情 莫道老迂無所用 滿胸韜略是長城 (未定稿)

筵口腹驅

家無符祿老無能 舌耕到處向人矜 學稱經世成何用 輸了山村說法僧

日車運老去頻々

白髮星々與歲新 曆閱二千有餘載 人逢七十古稀春 辭官方悟面交薄 謝客旋欣情話真 但悔初心青雲誤 從今風月養閑心

兔躍鳥飛疾似丸

風光又值一年闌 勢如騎虎安身少 技學屠龍餽口難 春入梅心香暗動 青欺柳眼色猶寒 功名富貴非吾事 畢竟人生幾咲歡

題不倒翁

塊然紙脫翁 隨倒還隨起 倒本不爲悲 起奚亦足喜 送祥山老師辭職退隱於那古村莊

飄然謝世儘優遊

卜地新營小菟裘 應是耽花閑山水 我今風月閑長者 君亦烟霞新馬牛 從此隨波學浮沈 共爲東海一沙鷗

春日偶成

人言旅況不宜秋 客裡東風亦作愁 家信未到春信到 傳春鶯語速於郵

前大國主命後姪子神讚戲書應需

戴帽握槌誇米囤 侏儒能擔布囊錢 無量福海無窮祿 富而不求吾執鞭

冠高短袴倚磐漁

釣出千鈞棘蠶魚 一朝三倍得贏餘 (此詩八句不足)

ナレドモ他ニ参照ノ資料ナキ
ガ故ニコノマ、トス 編者

紅樓翠客夢□□ 白髮青山興更新 未出三千餘萬衆 已爲六
十六年人 林多松竹詩材富 園長菜蔬食不貧 老受優恩何幸
福 鶯花海裏□閉身

道庵文約

伍員鞭尸論

平王用無知之讒。而囚伍奢。又以免父之命。召其二子。而子胥不肯往。楚遂殺其父兄。乃去之吳。忍垢受辱。于茲有年。遂興大師。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以雪父兄之舊怨。而復入臣吳。卒致屬鏤之禍。於是舉世憐其志。感其義。以爲有忠孝之浩節。而遇不測之誅。以予觀之。迹之相似耳。非忠孝之大節一矣。夫子胥父兄爲戮於楚。乃與建之子勝。俱之吳。勤王僚。伐楚而不果。乃知公子光有異志。而進專諸。以爲之畫臣。而已退耕於野。以待專諸此以光市吳也。及專諸弑僚。而代爲王。德子胥。舉國委之。迺得伐不測之楚。以報千鈞之仇。亦雖子胥之僥倖。而非至孝之士。則不能焉。而使僚有子如子胥。則子胥之屍。亦必不免鞭也矣。古人有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曰。無毀人以成己。今子胥殺人之父。以報己父之仇。何不仁之甚也。且夫。子胥所仇者一無極也。楚既殺之。以謝先王之過。而勉子胥歸。則於子胥亦足矣。而其入郢也。有不忍言者。於是天假手於宰嚭。以罰其罪。此豈非包胥所謂天道之極。

耶。又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破人矣。此謂之忠孝之士。而可矣哉。以予觀之。則亦輕死要名之一匹夫已矣。然則爲子胥計。如之何。曰破楚入郢。則其事濟矣。其恥雪矣。於是翩然辭吳之爵祿。而爲五湖之遊而已矣。何必事吳。彼不知其出此。遂受鴟夷之誅。以葬江魚之腹中。彼以爲快乎。何愚之甚也。此予所謂迹之相似也。迹似而實非者。聖人之所惡也。此論之所由興矣。

送飛田省鄉序

將立身揚名。以顯其父母。則必負笈齋糧。以追師千里。而外棄官務。內背定省。則將可爲乎。抑不可爲乎。飛田省卿者。大洲藩之人也。羈官于東都。十數年矣。官事之暇。問道於吾秋夫子。余辱朋友之誼。於是克悉其爲人。容貌木訥。意度深沈。好學如飢渴。先生亦愛其爲人。推挽懇々。叩其兩端而竭焉。省卿亦經承先生口講指畫。執志愈固也。千秋之業。將於是乎成。然兄弟故舊之居大洲者。脩書數紙。以促其歸。而至嚴君之手教。則諄々然存怠倦荒廢之戒。唯恐學之不講。德之不脩。而未嘗有一語及歸期也。省卿之羈官也。雖似廢定省。而能使其家嚴。欣々然待業之成者。蓋所謂養其志者乎。居定省之勤。則怡其心。遊千里之遠。則養其志。是進亦孝。退亦孝。所謂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者非邪。今夏四月。自乞其君。以百日之休暇。將從其君。赴報而歸省父母。

省卿已經承先生口講指畫。業已進行亦成。今之歸也。不唯刮兄弟故舊之目。接嚴君之膝下。則其喜而後可知矣。乃所謂揚名顯親者。亦將庶幾乎。余與省卿。結忘形之交。日已久矣。講習周旋。臭蘭不營。豈於此行。忍默々而別邪。雖然。余舌猶乳臭。奚足以贈言。姑書所見。以導其行云。

諸城門更番職司舊例集凡例

此書元稹錄諸家所藏古今舊例。然大木之下。落葉難掃。遺塵猶在。余之不敏。豈易全備哉。其不定卷數者。蓋微力之所不及而闕如焉。庶幾大方君子。苟舍其後言。以質其誤。又有益於事實。則雖非城門職司所關也。而亦錄焉。舊例大同小異。或文變事類。皆收焉。更番之君子。若臨事而有搜索者。則先熟考事類。認其目錄。每字右肩上朱書之第號。合篇中之第號者。是也。元本。年月及姓氏。有不分明者。今雖就其家其乘。以索之。而或遭水火蠹魚之災。猶有不辨者。且非同志人。或託劇職。不肯指授。則無由錄焉。因闕之。神田門舊例而不錄者。則藏全錄一部於本邸書庫也。然卷帙煩多。故今姑拔萃其目錄大意。以備急索。至細事。則固略之。

又別編神門更番職司例。以為一帙而附之云。

祭祖母加藤氏文

維歲月日。外孫呂俊。謹具薄奠於江都。再拜稽首。敢昭祭于祖母加藤氏之靈。嗚呼俊也。於排次為最季。未嘗知家祖父母。呼吾曰孫者。唯外祖母一人耳。俊也。生江都。祖母老于越谷。相距僅六七里。俊之幼也。祖母來江戶。亦僅一二歲也。其來也。或同被而寢。或隨佛閣捧杖。諸孫雖多。未如俊也。以不常在膝下。最蒙憐愛也。童心自謂。吾一人之祖母也。其且歸。或至涕泣以止行。俊歲甫十四。而志於讀書。講習切瑳。不待寸陰。浸及成人。至忘其面。晝思夜夢。不解於心。每見人之老。鬢髯如如在目。未嘗飲泣而嗚咽也。辛卯之秋。斷然治裝。往而省之。則祖母之喜而後可知也。乃奉教講論語。三宿而還。越明年之春。復省之。而適為緇徒講書於駒郊。率戴星而出入。非有疾病事故。未嘗得休。至三月十五日。講課初畢。如弛重負。素志將於是乎遂。嗟人間駒隙。光陰電疾。自俊志於讀書。僅數年。祖母既八十有四。於人壽。未必數也。雖然。以電光之日。追桑榆之影。宿心日切。今歲壬辰。幸無他事。竊謂。父母俱存。親戚無故。奉觴以祝祖母千百歲之壽。足以榮閭里。以誇耀近世。於是乎。將待秋往省。何計奄爾永逝也。嗚呼哀哉。幼時以不常在膝下。其愛殊異乎他孫。今已成成人。

其相違也如此。諺云。老牛舐犢。身老子長。含飴弄孫。人之情也。況祖母之在世。子既長矣。孫既多矣。往々見會孫。於世何所不足。獨於俊也。殊愛而相遠。俊也生季末。而不知家祖。而有外祖母一人。亦相離如此。今人六十而撫孫者多矣。三十而及其祖者。亦不少。況祖母八十有四。俊亦僅過弱。何其宜相及。而終不相見也。今秋吾行既決矣。誰謂祖之健強。可保百歲之壽。而何不能待一二月邪。祖之多福。能撫曾孫。而何不能見一外孫邪。嗚呼祖之壽考。自人觀之。宜尸而祝之。自吾觀之。僅不能保一二月。何其為我之短也。今春有人自越谷者。語次及祖之健強之狀。能食能行。雖然。俊也竊謂。七十古稀。世之所羨。況桑榆之祖母。奄忽何可量。不如此往省。何待來年。而今如是。瞬目之間。大事去矣。嗚呼人言不可信。其殆說謊邪。將如朽木之倒。其無疾而至此邪。俊也。不孝。生不侍膝下。疾不嘗藥物。嗟俊也。實為之。其謂之何。泣血號天。蒼々者亦何知。逝者而有知。其有之。辭窮而情不可已。嗚呼哀哉。尙饗。

送伶人某氏還京

夫周衰而禮樂壞崩。逮乎戰國。亂之以鄭衛幼眇之音。若夫魏文稱好古。尙聽古樂。則欲眠。況秦火之餘燼。更失其傳乎。詩書雖缺。三代之文。尙可攷諸遺經。而漢儒氏而降。頗傳其義。獨至樂。泯焉無可考。亦其粗傳者。率替。一鄉吟其所為。而翁毫不介意。獨坐圖書堆中。欣然自笑。雖身居於草廬之中。名馳於萬里之外。尤精韻學。兼通經義。曩者。著難經韻語。既行于世。今又著學庸韻語。欲以襄梓。嗚呼翁之於著述。可謂勤矣。翁雖固以是不為家。而其術之精巧。亦可想見耳。乃翁之於醫。所謂世或幾希者。非邪。上醫醫國。其亦庶幾乎。然而余固非知韻學者。且未有與翁一面之識。及其素題言。撥所嘗聞於其友柳老醫。以為序。

撥鐙啓微序

海若翁。少無嗜好。唯書之耽。始師空海之法。後就鵬齊先生而質焉。蓋先生。近世之鉅儒。學涉古今。博綜衆藝。及門之士。獲其一體。各自為家者。亦不為不多矣。而受其撥鐙懸腕之秘訣者。唯翁與先子耳。是以交義特厚。往來款曲。客歲戊戌之冬。先子罹病。經春涉夏。終至不起。其間亦數辱訪問。雖疾病之日。猶聞翁來。則忻然強起。共論書法。抵掌劇談。宛如沈痾頓愈矣。其卒也。翁又來。撫屍而歎曰。嗟冥契逝矣。發音誰賞。雖然傳斯道者。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世無我知。又何傷。後世復有海若。則千歲且暮矣。乃著撥鐙啓微一卷。命俊代先子序之。俊承而讀之。辯駁痛快。詳確明備。撥鐙之訣。永字之法。煥然復明。豈不愉快乎。比之世之依樣畫葫蘆。務投時好者。亦大有逕庭矣。惜矣哉。使此

雜以鄭衛夷狄之音。是在其為古。後世雖聰明君出。其不能移風易俗。以關山川之風。以曜德於廣遠者。職此之由耳。況胡元猾夏之後。隋唐之樂。猶無有存者。亦何在。其為華夏。若我本邦。雖立國於東海。固無論詩書之教。即封建之制。學校之設。一與彼邈矣。而周制無有異者。則亦何在。斥而為夷。至樂亦有古黃鐘之存。而隋唐之樂。完然傳以至今。則取舍損益。可正彼五音六律。則其復古亦不難矣。國初以來。移風易俗。成康之刑。錯二三百有餘年於今。所謂以關山川之風。以曜德於廣遠者。其在今日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彼五百歲而聖人不興。我千有餘歲。而孔子浮海之歎。有驗於今日。乃古樂之亡於彼。而猶存於今者。不亦宜乎。孟氏有言。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又云。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伶人某氏者。有志古樂。肄業於東都。若干年。今抱其器。還京師。若夫法之黃鐘。考之遺經。雜以隋唐之制。以復千載不傳之古樂。以曜後代。施及彼海外。則何患無文王也。所謂豪傑之士。我於某氏觀之。

學庸韻語序

古人有言曰。事親者。不可不學醫。學醫者。非儒不能。一者。蓋不兼焉。而兼之者。世或幾希矣。靜安岡田翁者。藏隱醫也。其為人木訥老慈。不諂權豪。不趨勢利。閉門潛居。以著述為事。是以家道亦稍衰。

學及先子未易贊之時。則必有愈疾之嘆矣。先子嘗曰。我死而在海若焉。則書法不亡。其言猶在耳。不勝感想之至也。因揮淚操毫。拙工代剞之誦。固所不辭也。天保庚子春二月。

俳諧根源集補闕題辭

余自幼而務經世有用之學。不喜諸謔無用之書。常言曰。大丈夫。生不能為當代有用之人。寧死著千載有用之書。近世名公鉅卿。專以詩賦為務。或弄俳諧。以消日。時事可知矣。噫。昔楊子雲。以詩賦為彫蟲之小技。况俳諧之卑拙乎。和月牧翁者。江州之人也。頗涉經史。旁好俳諧。最究其妙。曩者。素外老俳。有俳諧根源集。既刊行于世。翁補其遺闕。題曰補闕。今茲始訪余寂麓之居。携來示余。且索序。余披讀一過。始識俳諧亦紛飾太平之一端。而大有補於世教也。為之亦猶賢於已。其技之妙。則北山老人。既序於前集。而悉之。今不復贅。姑書悔以告後之讀此集者。天保壬寅花朝。

平賀八幡神廟記

信濃州佐久郡平賀莊平賀村。有古廟社。是為平賀八幡。曰若稽古。天治中。清和帝之苗裔。從五位上刑部丞源義光之第四子。左兵衛尉盛義。始城于此。因為氏。自稱平賀冠者。有嫡子。曰武藏守義信。建久中。鎌倉府源二位賴朝公。狩于淺間嶽。停馬于本邑之男山。時義信。初謁源公。相

氏。以故幼失怙恃。年甫十三。襲職總括租稅賦役等事。本邑為大岡侯之封地。侯憫其幼不任職。使族人英良。代領其事。君為人外寬內明。年未弱冠。幹壘克家。臨事果斷。勉勵自率。威愛兼至。是以一家之內豪奴悍婢。亦皆莫不聽從焉。寬政初。官有革弊之令。每鄉置長。管轄之。君稟命。乃立約束。嚴令別淑匿。以督課之。於是旁縣之民。亦從其指教。莫敢違者。民有爭訟。輒求判正。君喻以曲直。退無怨者。由是宿弊一洗。鄉中始安。侯嘉其陰德不伐能。賜銀若干。許稱氏。時文化四年丁卯冬十二月也。君常以利民為念。嘗歛民之贏餘。納金百餘兩于上。歲請其息。以振窮民。且以給徭役及其他費用。民咸便之。嗚呼君之此舉也。利民之所利。有不費之惠。實侯家之洪慶。而農民之景福也。古人云。賢者之所為。人樂其成。而賴其功。君其有焉。侯又褒顯之。特賜華號之服。併許佩雙刀。蓋殊恩云。君在職。前後六十餘年。優賜不可勝紀也。年力頽侵。乃將遜職于季子英陸。屏棄塵累。移石蒔花。以慰餘年。會英陸得病而卒。年僅三十一。君痛悼不止。遂寢疾。沈綿不起。弘化二年乙巳冬十二月八日。溘然易簀矣。享年八十一。乃窆于鄉中圓福精舍先塋之次。寺僧法諡曰幽知院褒成李翁居士。迺以孫英遊為嗣。而其父英明攝之。蓋其遺囑云。君原娶澁谷氏。繼以勝田氏。皆先沒。後配會田氏。即先子之姊也。

與語曰。源家之嘉祚。固雖天衷之所誘。豈得復非八幡宮冥祐之德乎。乃興發衆役。鑿督工匠。經始琳宮。經營不日。棟宇莊嚴。頗盡輪奐之美矣。同四年九月。迎鎌倉八幡之神。以為源家祝釐之神。以王父義光先考盛義配焉。封其山曰男山。號其城曰龍頭山。祝官所居曰長塚。義信自獻佩刀。給祭田。以為報賽之奠焉。祭具有例。世々不衰。後四百餘年。盛義十七世之孫。曰玄信。與武田信玄戰。出師于海口驛。戰敗而死於甲州若神子鄉。城遂陷焉。時天文五年十一月也。於是寢廟殿宇。罹兵燹。燼煨燼矣。獨有稚子。脫虎口。而成長於山陰。後其子孫。或階清級於朝。或任顯職於霸朝。或降而為編戶之民。廟祀某。大憂之。與鄉民戮力協志。募緣而脩葺之。改造之祠宇。盡哲新之。每歲八月十五日。修迎神會。水旱之災。疾疫之變。有禱則靈蹤立形。闔鄉咸被其澤。莫不欽仰其德矣。元文中。請於太祝。而稱平賀總社。後復賜神社之命。實本社之隆替。係子孫之興廢與鄉氏之存亡。嗚呼亦大矣哉。

李翁居士墓碣銘

君諱英利。姓中村氏。俗稱晉次郎。武州埼玉郡鉤上村人。家世豪族。系緒載在家牒。至君十二世。相繼為里正。祖父諱英信。老無嗣。唯有二女。乃以大場村原某弟為婿。以明和二年乙酉生。君四歲喪母。父亦有故。出繼丸澤

生二瓦二璋。長子英明。有故贊英良之女。嫡女嫁原氏。次女嫁勾坂氏。初會田氏。適八重盛氏。生一子。曰周行。未幾。喪所天。携周行。再醮于君。君憐其孤弱。視之猶子。愛養過於所生。周行長。繼市橋侯之老臣小串氏。仍襲其祿焉。君方病革。召英明。謂曰。周行於汝為同胞兄也。吾隕。汝須每事咨議焉。周行感其恩義。君沒之明年。與英明謀。請銘其墓。余亦辱外甥之列。則義安可拒焉。因系以銘。銘曰。寬明之資。所稟是醇。克紹先烈。啓祐鄉民。利澤及世。永致振々。弘化三年冬十一月

楠公讚

籌策在人。成功則天。元弘之際。建武之間。准后撓政。清忠執權。掣肘逞兇。于後于前。惟是楠公。能忍艱關。王室不兢。非天惟人。俾公竭智。何其不振。嗟公神策。克精克忠。誰是為匹。唯有隆中。本邦古今。亦無二公。

義樂居士墓碣銘

居士名義高。姓某氏。朝正亭義樂星記等皆其別號也。浪華人。幼而穎悟。尤長於巧思。常慨然有志於利國家。弱冠來于東都。有故繼中川義右衛門之家。因冒其姓。亦稱義右衛門。世以嚮古器為業矣。方今承平之久。文運日興。鍾王顧陸。家詡戶銜。吾邦固非無佳紙也。然文房之用。莫若剡藤毛邊。近時舶來稍少。世之好尚亦殊於他日。

則其價倍蓰。文人患之焉。居士乃造意。剝抄和藤。制之上。之官。且請以公諸天下。時文化乙丑十月二十九日也。官許之。越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賜製造之地於金杉村。因開舖於白壁街。以鬻之。後受其方者。官又別賜地於玉川。今稱玉川藤紙者是也。本邦制藤紙。始自居士。由是文房之用。不待舶來而辨矣。且天下後世。賴利澤者。不少矣。則不朽之功。不亦偉乎。其他所創。意猶多。惜未果。暴病而卒。時文政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八。葬于淺草專光寺先塋之次。法號曰仁譽義樂居士。娶小野寺氏。無子。養甥之子。以為嗣。小野寺氏。字嬉友。今茲庚子與姪弟某某等。謀疏其茂蹟。來請予文。以議勸石於淺草真乳山。夫利澤流後。恩惠施世。古之賢人君子。咸務焉。若居士之所為。事則雖異。意則同矣。是宜銘。銘曰。居士巧思。其品入神。千載誰比。唯有蔡倫。宜尸而祝。利澤及民。天保庚子秋七月。

同庵先生文集

門人 早川 鯤堂 編輯

送人遊於海外序

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聚糧逾多者。所適逾遠。所適逾遠者。履歷徧而知見博也。故古人有言曰。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則不能知字也。然則遠行遊歷。亦學者之一功業也。夫一舉九萬里。而欲翱翔天池。固丈夫之志也。余之夙志亦曾若此也。而不羈絆於官途。則衣食於奔走。莽蒼猶且不得適。而況於百里乎。況於千里乎。某生自幼來寓余塾。瑩雪積日。業亦稍進。而其志常欲三月聚糧以博其知見。今茲甲戌之春。將遊於海外。夫一舉翱翔者。固丈夫之志也。勉哉。其遂志立業。於是乎在。破家喪產。亦於是乎在。若夫染指烟霞。麗其服。冶其容。洒々落落。自以為風流年少之渠魁。則非余之所知也。達其夙志。博其知見。業之所至。足以睥睨天下。則冀賴足下以聞其所不聞。知其所不知。則余亦雖畢志於榆枋。而猶適千里矣。勉哉。勉哉。刮目以佇其歸耳。陽曆第一月念四夜羈窓對客而書。

勸人就學書

謹白。方今海內文化大行。學校如林。讀書之聲。四境不絕。生今之世。而不學者。猶如工匠之有榘杵。而木不能成其室矣。勉哉小子。日夜矻々。以成其業。達其志。以俟異日國家之用。則冀副聖朝育才隆學之盛意。勉哉小子。書外面諭。時下寒甚。為道自玉。

送久留米鶴田中山兩生序

龍嘗聞之我鵬齋老人。久留米有碩儒。曰石梁先生。其學淵博。其識卓絕。方今東都儒生。稱宿學耆舊者。遠不能及矣。其曾官遊於東都也。數相往來。杯酒披襟。談論暢懷。而今也參商邈若山河。蓋龍之奉先生之鴻號于三百里外。如此其久矣。是以一欲執調門下。而風馬牛弗啻也。則徒想像懸渴而已矣。時龍去歲之秋。自駒郊徙居下谷。西宮侍醫汝菴小川先生。龍之舊也。因先往候之。則懇話情至。有加前日。且曰。二兒齒稍長。今幸迫近。請囑子讀書。而塾又有四五輩諸生。併共託之。龍奉領之。於是乎。始邇近久留米醫員鶴田子禾。中山元倫於稽古塾。爾後講習切磋。率無寧日。而二子之所論說。頗有發起龍之心者。也。因問其所師。則石梁先生也。而先生之學之德。健益詳其所未詳也。且聞先生已七旬有五。視聽不衰。健啖耐勞。而我鵬齋。與先生同甲子。就病牀蓐已三年矣。起居飲食。皆待人。何稟賦之懸邈也。元倫又示龍。以先

生文集。謹而閱之。則其詩其文。勿論名匠老手。而其中有經問疑義兩三條。文最道逸。義殊精密。至此愈益知其不背所嘗聞矣。又知二子之論說所以發起龍之心者。抑有所淵源而然焉。先生之於我鵬齋。蓋曾有交遊之親。則二子之與龍。亦共在弟子之列也。無異於同門之誼。而二子之寓於稽古塾也。固嘗請給其君。則歲月亦有限矣。今茲乙酉之秋。為歸期。將促行裝而告別於龍。朋友之誼。豈忍無言而止哉。雖然其於業也。非龍之所得而知也。驛程之遠。山川之觀。亦龍之所未會觀也。則又將何言也。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龍於二子。亦言之。兼寓懸渴石梁先生之意。以為序云。

梅花百律序

九如老人。罹祝融之患。蕩焉泯焉。無有餘儲。僅餘梅花百律。是其平生之所苦心也。蓋天之厄人。必有其所為焉。老人業力圭。兼能詩。尤愛梅花。其作之氣格。一與梅花。同其清奇。祝融若舍彼奪此。則無顯白老人之苦心清奇矣。無乃天之厄老人。亦有所為乎。果老人之作所以清奇也。天保甲午夏五月。

書畫帖序

東都文人墨客之淵藪也。其客遊者。莫不互相訪問。乞以書畫詩歌。以為中歸裝也。雖然。徒乞之而不能鑒其巧

拙一定其品。則名家亦慳爲之下筆。出羽速水椿國。長俳諧歌。兼好書畫。近又頗解作詩。今茲暮春。遊於東都。以便宜。探江島鎌臺之勝。而觀於金澤。其歸也。就諸名家。請書畫詩歌。輯爲一帖。併勝跡之探討。欲以當歸裝。使余叙其由。乃披閱之。則亡論者夙先生即神童闡秀。收而不遺。蓋椿國非好之篤。鑒之善。則安得致之多之如此。名家亦下筆之如彼矣哉。抑恐此序之不副鑒裁耳。文政庚寅首夏。

送肥田野士朝序

北越肥田野士朝。初從柴田侍醫某先生。受業。性敏捷。其業速進。門徒數百。士朝爲其冠。先生北越之醫伯。而術極蘊奧。故乞治療者。門如市人。士朝時代先生。屢奏奇功。先生亦甚任焉。後請家嚴。告先生。遊於東都。蓋欲試其技也。亦大行于時。應招於四方。率無寧日。而一旦翻然。改志曰。上醫醫國。與其吮癰砥痔。寧爲世俗所嗤笑也。乃舉藥籠刀圭及方書。皆附與之他人。寓時碩儒朝川善庵先生之塾。數年。資糧殆盡。乃賣膏具。鬻衣裝。盡供紙墨之費。而猶且不給。於是背笈篋。懷筆牘。訪余於駒郊之居。乞執炊爨。以受業。因納其自託。而視其爲學。不守章句。務領大旨。駒郊之爲講日。聚吉祥寺僧徒。而舌耕爲食。居二年。余罹病不能爲業。因欲移居於城市。而室如懸磬。窘蹙無計。士朝乃奮然益

腕。奔走假貸。又且典其所負之書籍。獲金。懇到存恤。乃賴其力。得移居於下谷也。病服其藥。困賴其資。居定病復。後復開業。衣食稍給。至于今日。皆士朝之德也。時具慶弟妹。深憂遊學日久。書信屢促。不得已。告別歸省。實丙戌之四月也。越今歲戊子之春。偶爾來訪。携其在鄉之製作輯爲二卷。質諸余。余展觀之。則其詩其文。豈直彰章綉采而已哉。別出一機軸。不剽襲前人。業之轉進。殆非吳下阿蒙也。大凡人爲遊學也。在都下一而朋。則鑽勵刻苦。一旦還鄉。而爲村中之一夫子。則稍以倨傲。自謂經學文章若此而足矣。是以其學逾荒矣。而我士朝。固深耻。遼東家於無人之境也。故其家居養親。遇妻待兄弟之暇。脂燭繼明。孜孜矻矻。手不釋卷。可謂勤矣。且此行也。將遊房總也。故寄住塾中。纔四五日。乃出行。其歸也以六月。尋復着歸路。因携門人小子。送之。余之於士朝。非燕遊一朝之好。則請贈以言。曰士朝之爲學。自今至後日。猶前日之於今日邪。則知大成醫國之術。果如其志矣。請以此爲序。

鵬齋先生文集序

孔明之出師。令伯之陳情。貫千歲而不朽。感神明而不已者。蓋非以其流於肺腸。而獲之於天然之奇巧之故邪。乃昌黎之學孟軻。坡老之做莊叟。固非鍊之於字句章法之末。與中摸擬沿襲之巧也。孟乎莊乎。亦皆二公之肺腸耳。

然則有其肺腸。而後可以鑄成此文也。昔人以文爲貫道之器。豈虛言也哉。我鵬齋老夫子。少負豪邁之資。學極天人之際。識卓絕古今。而遁跡于麴糵。于昏冥。不知者。以爲醉鄉之徒也。一呼爲馬。一呼爲牛。世間何物。茫茫不足。以挂齒牙。其磊落。蓋如此。故其平常所撰之詩若文。隨而遺失。隨而散亡。先生夷然。不以爲意也。雖則經業之緒餘而不足。以收也。猶且可不惜乎。其於文也。姚姒乎。商周乎。秦乎。漢乎。蕩々渾々。不可爲端倪也。蓋先生之肺腸而獲之於天然之奇巧者也。非夫句法之末與摸擬之巧。固毋論。即有其肺腸。而鑄成此文者邪。非邪。西備三科禮宗。恐彫心鏤思之屬。烏有。或於印行之序跋。或於所建之碑石。焦思畢精。掇拾若干篇。可謂勤矣。乃謀命梓人。壽之不朽。學其文集。屬序於龍。々之歎啓又何言。雖然禮宗之此舉也。有投合龍之意。則所下以不可辭焉。文政壬午孟春。

醫家套語序

儒之所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也者。治天下之道也。雖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伏惟。方今皇化溢寰宇。四海不揚波。信及豚魚。澤被蓼蕭。末學鄙儒。非敢所議也。傳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謂無可議也。然則所學徒空言耳。未能試諸實地也。其唯醫乎。誦其書。究其術。而試諸實地者。其唯醫乎。古人有言曰。不爲

良相。則爲良醫。良有以也。汶上石塚先生。在稽古先生之門。四十余年。誦其書也遍。究其術也精。而試諸實地也驗。先生昔嘗入儒。殆窮闕奧。而少苦眼不佳。且憾空言無所試焉。翻然改志。遂遁跡於醫。而醫有數。有疾醫。有瘍醫。醫式所載。勿論。即月令廣義。有十三科。軒政救正論。亦有十三種。悉究其術。亦不易事矣。其本蓋在內經。內經古書也。讀古書者。不獲其要領。則不能通曉也。先生特精內經。時同社後生。攀稽古先生之翼。多居榮顯。而先生眼老益暗。加以闕聰。復不能栖々于風塵中。退守泊如。而世醫之顯。冥於高門縣薄者。未嘗追暇研尋內經。先生愍之。撮其要領。揭其套語。分以部門。以便搜索。既驗其術。又研其書。其志老而愈篤矣。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先生之志。蓋其在斯乎。蓋其在斯乎。龍也辱先生之知。亦四十余年矣。未會有全交如斯耐久也。此書之成也。所以下辭鄙陋。而爲中之序也。天保庚子冬十一月。

春秋觀記

上毛綠野郡平井村者。上杉公之墟也。慶長年間。折茂譽。卜居其地。號春秋觀。世業疾醫。兼脩眼科。歷岳翁。三雪。樂仙。全慶。三平。道益。文里。文里無子。以景仙爲養子。景仙者。兼山先生之弟。而通鵠翁之孫也。通鵠翁者。須原通元君之門人也。景仙亦受業於多紀安長君之門。至子

敬甫。志於吉益氏之古醫方。堂號仙風。別稱好古。又學香川氏之產科。遂廢眼科。以疾醫爲專門。而其先在元祿享保間。頗好雅尚。有餘力。則賦詩翫和歌。旁及連歌俳諧。前庭植老松古梅翠柳白櫻等之諸樹。盛營山水。多畜奇石。中有名龜石者。縱二尺餘。橫一尺五寸。自然爲龜形。甲上拆紋。宛然如畫。傳云上杉公之所愛翫也。老松下。有環堵茶室。當時諸騷客之所會集也。抑命以春秋者。吾不知其所以也。願取乎眺望之風景乎。將取乎春基址。秋始成乎。寧取乎主人之好。夫子春秋乎。其所以名者。姑置焉。但後世子孫。不知其所起。而妄有伐樹移石。則非祖先之意。是懼。因記之以爲戒。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是之謂也。

不忍池賞月記

不忍池者。在城北東叡山麓。周回一里。中有小洲。曰妙音島。有龍女之祠。島之四垂。皆酒店也。樞軒面水。曠闊無碍。池水鏡徹。芙蓉掩映。菰蒲叢生。蓋近郊之勝也。而翠巒鬱鬱。透迤東北者。卽東叡也。山之中央。對池開門。安稻倉魂之祠。石磴盤紆。境落幽寂者。忍岡也。列邸撐雲。浮圖高標者。向岡也。其西北爲根津谷中之里。林間露家。炊烟升空。西南隔岸。周遭界池者。爲新塘。酒家茶肆。亦列宇臨水焉。時秋水醉翁。與客就妙音酒家。賞月。此夜也。天霧氣爽。無些纖翳。乃呼酒擊鮮。吃了

三兩杯。則清風徐度。池面微明。既而月升林間。漸々吐輝。則白露橫空。四望皓然。荷香透簾。涼氣襲衣。或折花爲解語。或折葦爲碧筒。與酣肴殘。頽然沈醉。月亦過午。虫聲唧々。人語寂寥。與客就眠。而風鐸入夢。彷彿眠覺。乃顧視。向者之容則無在。盃盤肴核亦無有。唯紗幮四周。蚊雷如崩。孤燈焰影。欲滅復明。惘然良久。起坐思之。妙音島者。東叡之所治。而嚴禁夜遊也。然後向者之興地。始知夢中之遊也。凡人之爲飲酒遊樂。亦皆一時之夢爾。而夢中占夢。自以爲覺。可悲也哉。豈徒飲酒遊樂而已哉。滔々世上寵辱榮枯。皆蕉鹿之幻夢。黃梁之一炊。亦非可係而有者也。因挑燈。復援讀殘之書。看之。則曉鶉報明。東方既白。戊子八月。

屈原論

予嘗讀離騷。想屈原之爲人。溫柔敦厚。未嘗敢忤人。懷王愛其如此。以信任之。亦中庸主之常態也。既愛其如此。則不喜廷爭直言。不喜廷爭直言。則其信讒亦其所也。平之明。安有不辨之哉。知而不退。懷寵也。疏而益慕。安土也。古人有言曰。懷與安。實敗名。詩曰。我之懷矣。自貽之阻。平其懷者也。至於讒口囂々。憂悶迫切。無所遣而寫志離騷。遂葬魚腹。雖思君之切也哉。抑爲近婦人。在恆之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平其凶者也。離騷之美。雖與日月爭光。而於楚國社

稷亦何補焉。懷王之入秦也。國之安危。於是乎在。平猶在貴戚之列。則宜奮身致命以匡救之也。而不過諫諫。而及晉再假道。則廷爭直言。不聽而行。況堂堂楚國。辨利害者。平惟一入耳。而猶爲此趨趨囁囁而止哉。識時務者。在俊傑。張儀方務連衡。以誘六國。平而識時務。則宜下約與國。勒戎馬。歛關攻秦。不使懷王死。于西。不容商於之欺也。若夫不能則宜韜名匿跡伴狂避害以爲宗社之計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平其不能保身者矣。雖然項羽之起。立懷王之孫心。從人望。則懷王者。雖非豪邁之資。而鏡中鋒々。庸中佼佼。而人望之所歸也。賢者之過。不在暴君闇主。常在中庸之主也。平之眷戀王也。猶孟軻之望齊宣也。其投汨羅也。猶范文子之因禱自裁也。亦皆出於不得已耳。而又且以離騷之所賦觀之。則其志固非戰國說士之流。則所以與日月爭光。而與日月爭光者。乃溫柔敦厚之至。而所以葬魚腹乎。

光武論

漢光武。起春陵。積勞兵間。握赤符而致升平。可謂中興之明主也。而未嘗可爲創業特起之英主也。何則其局量規模。無恢闊豪邁之氣象也。而其人心之歸。抑有以也。蓋孝元以來。漢業初衰。延至孝平。王莽遂移漢祚。特

詐惡。頽民玩兵。天下叛之。方此時也。夫人思漢室。猶孺子慕慈母。痿者不忘起也。是以更始之暗劣。猶以宗室故。立之。而懦弱不攝。終至失位矣。而且其自宛遷洛。父老有垂涕者。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也。況於光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加之。長沙定王之裔乎。漢祚將安適。此其人心之所歸也。如高帝。所謂恢闊豪邁之局量。而造化自然之規模也。觀如其使四皓卒雅尙。踞見酈生。與夫強要嚴光。岸幘迎馬援者。蓋其氣象豈唯伯仲。援嘗與酈語曰。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又不喜飲酒。亦可見其概也。故曰中興之明主而非創業特起之英主也。雖然。至若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敢尙經術。賓延儒雅。武功既成。文德亦治。固非曹孟德。司馬仲達之倫也。石勒亦有言曰。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可知鹿死誰手。其論高帝誠是也。其論光武曰。並驅中原者。蓋衛足(衛足ハ合セテ一字ナリ)言也。辛卯三月課題。

伊東玄朴先生名字說

老聃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此言窮力舉重者。不能爲用也。蓋漢後醫治方法。日詳如突勢。然局勢無窮。其應勢之名。亦無窮。而變至跡窮焉。內經不設方劑。不欲以迹應無窮也。故知冲之用者。豈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乎。莊周亦有言曰。夫道不欲

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亦言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愈也。吾聞伊東玄朴先生者。後肥之產也。少遊東都。學阿蘭醫方。既極其精蘊。乞治療者。門如市人。高門縣薄之家。至子危篤難治。諸醫束手者。則未嘗不從先生而乞治也。其施治也。不守跡。不眩名。臨症應機。活用如神。萬無一失。蓋都下之一大家也。使其塾生小原俊英請其名字於余。余以先生之治療運用。似道。諱之曰淵。表德曰君宗。其齋名冲。老聃又曰。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者道也。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不可得而名。則不可得而言。故曰玄。無名之朴者。即玄朴也。因又字之曰玄朴。又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此言道也。天地不能及也。故堂曰象先。又聞先生。生于後肥仁比山東溪。易曰安土敦于仁。論語曰。仁者樂山。共取其敦重安固也。夫醫仁術也。其仁比于山。則仁之至也。抑先生之生乎此山。殆乎天之所以啓先生矣乎。因號以仁山。不知副先生之旨與否。姑且書之。以為說。

任齋說

孔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也。任重而途遠。又曰。人能弘道也。非道弘人也。士學道者之稱也。蓋學道者。非規模寬廣。則弗能弘道也。非弘有力則弗能任之也。道也者。古先聖王之道。而詩書禮樂是也。故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德義立而仁道成矣。我夫子之所以諱々。七十子之所以致々。不外於此也。非別有高妙精微之教也。而仁有數。有終身之仁。有百世之仁。雖然必非造次顛沛於是。則未仁也。是以曰。依於仁。亦曰不違仁。古之教皆然焉。相馬富田生。負笈於數百里外。遊于國學焉。格物窮理之暇。來叩古之道於余。且詢所以扁齋。生名弘道。表以子遠。則亦有志于仁。以為己任乎。非乎。因命以任。余之所望者。祇其勉焉致々。斃而後已之期耳。不識當生之意否。姑書之。以為說。

擬源義經與大江廣元書

六月五日。五位尉源義經。謹寓書因幡守大江某公臺下。往日先君之遇弑也。經在襁褓。與母公播宿寓止和州龍野。及歲稍長。而僅知奉先君之緒業。則又且值京師亂。重逃跡僻陬。受役野人。如此者蓋二十年矣。既而天厭平氏。遂致亂其心。適經承乏代官。奉討賊之勅。首誅義仲。遂致罰平氏。當此時也。裹糧坐甲。沐雨櫛風。懸軍於千仞之絕壁。飛帆於萬里之怒濤。水軍野戰。奮身不顧者。兼欲脩先君之怨也。而兇賊既殲。四海歸一。保平之驪。亦爰得復焉。且當蒙爵賞也。功成則伐。名立則虧。何意讒口嗽々。離間骨肉。關門堅守。竟不許入焉。非徒相見之不可得而已。從前之勳勞。舉皆屬矯駕餘桃之罪責。嗚呼。命之窮歟。抑宿業之使然歟。人窮呼父母。即非起先君於

答汶上先生

前日辱惠書。承銀雞月旦。置不佞於經業陵遲。先生親之。揜腕切齒。極言怒詈。不佞何以獲此左袒於先生。感謝無已。不佞元非有深怨於他也。他所謂書畫會者流。而與口技家焉馬輩。為伍結社。每設宴於酒樓。以些人事請人。貪利頻數可厭。雖然。他以此糊口者也。不佞雖不與盟。而每請投薄儀。而今春又來請。不佞會困甚。遂負澶淵之刺。顧必其故矣。抑褒貶任他褒貶。不佞經業老益進。非他之所知。則亦何傷哉。昔者漢靈帝。立大學。諸生皆斗筭小人。君子恥之。豈知銀雞上第君子或不恥之乎。不佞固不屑之。則亦莫勞尊慮。十八日之徙居宅。主有碍。請延三兩日。而其期末訂。高序併愚考。別紙呈上。囑電覽。不當尊意。請却還。復加削正。決莫措意焉。拙序未脫稿。繼往餘面罄。寒威自玉。

奉法眼小川君

青帝着鞭。斗柄改建。伏惟我公。履新萬福。嘉惠欣躍。蒙示之高文。引證豐博。確的不拔。孰敢間然。即使鵬齋讀

九原。則誰雪其冤也。且經之不肖。新賜爵五位尉。亦鄙宗之榮也。而今如此。經不辨其何故也。於是質信於牛王印紙。懇冤於天地宗廟。而猶震怒之不霽。莫如之何。唯公之篤慎幕府之所任也。幸獲賴公以暴白無辜。嫌疑之迹渙然冰釋。使兄弟相歡復如前日。而經亦得無于尺布斗粟之對。則其恩輕重如何報之。伏願。公之垂憐諒昭啓諸幕府。義經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與會繩卿

哀晚倦夜。偶引枕頭之書。則有惠借聖學私言。臥披之於燈下。閱未十葉。欠倦尋至。此特程朱之護法善神耳。奚不命曰宋學。而曰聖學。聖學豈所私乎。嗚呼。梨棗何冤而罹此罪咎也。且此書也。因鈔錄而立意者也。非因意而立言也。故文脉支離。語意不貫。以此為特見乎。碌々倚人成功者也。以此為聲名乎。適銜其醜者也。昔人有言曰。看今人之著述。多剽襲前人之糟粕。以為已有也。如竹垞經義考。猶不免此誦也。況於下焉者乎。亦不足深尤焉。雖然著述豈容易哉。子貢曰。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如予亦矮子看場。多見其不知量耳。請笑而置焉。

報藤田生

昨賜手書及拳蔽一筐。承房州之產。而所奉尊公也。損減厨膳。以辱分賜。乃尊公之命也。多悃厚意。歡欣拜領。便命

之。豈嘗吐舌也哉。當斂襟逡巡爲之避頭地耳。然而至其末段之餘論。乃未嘗無此言議也。因疏之以汚電颺。蓋禮記之爲書。漢儒之掇拾。而不可採用也。先儒已論之矣。今姑舉其概。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於五禮之大本。王制。漢文之時博士之所錄。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呂不韋之脩。而錄秦世之官。禮運。載夫子之說。而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牽夫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祚。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葬葬蒼梧。夫子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誇大者。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之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三年問。荀卿之述。而眞實相襲。瑕不掩瑜。其他如祭義。祭法。射義等諸篇。戾古已多。下王制月令。又一等。若大學中庸子思孟軻之論。而不可附之禮篇。唯至於樂記。喪記。學記。坊記等之類。爲稍正而已。如緇衣。亦狡狴之徒。僞托於公孫尼子。而改魯論之文者也。蓋如其巫覡作卜筮。見下文有不占之語。妄竄易之耳。亦如遂之以德。改作教之以德之類。畢竟坐不立會論語耳。且禮記之不足校論語。亦請概舉一證。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論語則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也。然則祭于公亦冠也。如此之類。已多。又每篇所記矛盾齟齬。鄭玄牽強附會之非。郝京山論之粗

下之所暗也。姑且附呈土佐上品桂支。牡蠣。川芎。香附子。甘草。足下亦試之。芳野金陵。復卜居檜物街。開肆講業。時々口足下。而弗措焉。靜軒依舊栖々。亦語次每及足下。足下亦待養之暇。遊於都下。愈積年之渴想。欽遲々々。時下春寒。爲業自玉。

又
正歲華贖。達自關根氏。擊絨讀之。審具慶弟妹無恙。欣喜何已。併辱琉球造之羹碗十箇。百里許外。慮不佞之家什。故見投下。何等厚悃。感謝弗甞。隨月詩社。盛以菽乳羹。以羞諸客。大華敞席。只是賴足下之高誼。隨園詩話。流覽一過。中有一二可抄錄。而賤業之不暇。實不待寸陰。遲緩之罪。伏祈容恕。屬者擺却所業。從事鈔錄。則不日畢事。請尋返上。正歲奉答。未及裁。五月二日書又至。發首忽云。母公膺月罹疾。三月十日遂不起。讀之駭愕吐舌。足下之哀痛。不言而可知也。但非足下遊歷中。而得侍病床。爲幸而已矣。要之。逝者不存。及水不收。請割情慰念焉。又承足下。亦春來患天行風眼。細君染之。何學者之不幸。抑天之使足下鳴不幸耶。亦古人之所感慨也。足下四句許而愈。細君十句許。猶未愈。因踏誠可傷矣。足下言司短氏家之失火。不待他救。不使妻至喪明也。實然々々。去冬以來。米價騰涌。加以母公之難。足下及妻君之患。所費不止十五金許。而家翁健啖

無餘蘊矣。故愚暗之見。竊謂。至末段之餘論。乃未嘗無此言議也。雖然此固矮子觀場。痴人說夢。聊博一粲而已。請叱而置焉。尊恙春來復常否。龍亦舊蕩來。宿患之野雞疾。因過醉復發。不耐行步。是以缺拜禱奉問之誼。暴慢之罪責。無所容身焉。萬々祈海涵之恕。竦懼頓首。

答築村書

去夏以來。嗣音阻闊。膈臆延結。今春板垣生。忽齋十月念日之嘉訊。來。欣然開壁。始審起居福履。僕及老妻。無恙復加草木之年。幸勿垂念。板垣生。資性淳朴。篤志於學。久侍董帷。今段遊於都下。介於足下。欲辱知於僕。僕之驚劣。足下之所知也。而故臨。況且領土產及魚資之惠。感佩々々。承貴邦今茲有蝗災。加以霖潦。是以衆庶飢困。而如足下。有採蕨之難。何其不幸之極也。抑天之困人。必欲有所爲邪。則亦當需後日也。東都去秋來。米價湧騰。亦當困貴國之凶荒耳。往年恩借隨園詩話。既已卒業。固將返上。而不便得郵便。遲緩至今。多罪多罪。即如命附板垣生。請檢入。又承九月中。有熊罷之祥。子母晏如。嘉慶々々。榮示高作若干首。朗嘯吟味。後鴻完璧。僕于今餌積穀散。近減香附子一兩。加伊豆縮沙。尤妙。健啖加於昔日。是乃足下之賜也。且賴足下往歲之勞。漸次荷定。門徒亦頗附。因欲徙居。地名縮圖。併呈電覽。請慰安。足下否酸。近如何。僕爲老妻得一。方。試之其驗足

能幹理家事。是以足下免喪中奔走。幸甚々々。春中所領高作。四十許首。一々點檢。大非吳下阿蒙也。而答來意。安下雌黃。幸無呵謫。今般所領。請待後郵而呈。江府三月大火。橫行廿三町。縱程一里。比寅歲之災。橫行三倍。通之罹災者。殆乎二千家。當時日々費人事。不可枚舉焉。不佞亦大狼狽。雖然去歲來。侍講大洲支封侯作州勝山子侯。則不至懸罄。幸勿懸念。去冬煩劇之暇。赴牛園。託書於關根氏。中附敝作送序。而聞其失亡。今段再寫可呈。而紛々冗煩。亦待後鴻。承問。陶泉去歲七月赴黃泉。誠可悼矣。芳野生。書籍鈔錄。舉皆燒亡。因去鄉里。亦附聞。時向新暑。爲孝養自重。不具。六月四日。

野呂同庵先生小傳

(此ノ題目ハ早川鯤堂ノ便宜上ツケラレタルモノナラン 編者識)

名俊。字俊臣。其系出於惟喬親王。至二世氏兼。自江州徙上州野呂莊。因爲氏焉。後有故徒勢州笹山城。至三祖隆房。以病來於江戶。買地於大和街。而客居焉。娶上岡氏。舉一女。乃以龜田鵬齋之次子省。配之。以文化癸酉十二月七日。生俊於下谷長者街。父名省。字省吾。後父子受業於外祖鵬齋之門。文政丙戌年甫十四。應備前支封池田侯之召。月次講經。藩主諸士。皆列焉。文政戊子。父因人之請。赴幸手驛。塾生皆隨行。獨與母守舍。阻勉讀書。過夜半。就寢。三賊視其虛。携白刃入室。刺於其母。乃驚起。蹴踏一賊。奪其刀。斫之。二賊見之狼狽遁

走。事聞於官。賜銀若干。以賞其損身援母。時有諸侯徵之者。辭而不就焉。翌已丑之春。因僧徒之請。講書於吉祥寺學寮時僧徒六百人。三年後。與父別居。開塾於下谷徒士街。時大洲藩士。多從而受業者。後請爲其藩校之講官。月六講經於校。藩主亦臨焉。其詩文皆添削。繼而有其封邑講師之命。辭而不應。嘉永己酉四月。漫遊信越。翌庚戌七月。歸家。入塾者益多。加知山藩士。亦多執贖。月次講經於藩邸。藩主亦臨焉。文久辛酉十二月。給月俸若干。待以賓師。藩士皆受業。明治丁卯之冬。幕府欲置四校於府下。以遍教育廳下之士。因有以家塾爲假校之內命。翌戊辰一月一日。儒員芳野愿。來告以下爲其校長之意。無幾有伏見之變。三月官軍東下。物情恟々。乃避地於房州。加知山士民。亦多從學。藩亦尋移於封邑。立校爲講師。後有廢藩之令。校亦從而廢。明治辛未。及仍舊開校之令出。以舊藩廳爲假校。以門人六七名。爲教員。而自督之。頃之學制頒布。各村設小學。教育士民之兒童。其教員亦多出其門下。乃請別立中學私費。得允。而復開明善私塾於平郡下佐久間村。而教授。實明治甲戌七月廿七日也。

石井吉松墓誌 (追補)

門人石井生死。其父抱其行狀。來請余文。以勒石。余初聞。且駭且悲。揮淚記之曰。生名吉松。父曰甚介。母池

貝氏。有三子。長乃吉松也。幼而遲鈍。不喜玩好。明治二年。年甫八歲。受句讀於余門人平野貞忍。同七年踵余塾而贅謁。講習有日。後以時世變遷。轉志於醫學。同十年師澁谷氏。同十三年奮然辭家。赴東京。入獨逸學舍。學語學於川上正光。明年應大學醫學之募。中試入校。鞫錄刻苦。有年於茲。至十五年之夏。不幸罹脚疾。會暑中休課。歸省。因養病於家。時男僕臣。亦患脚。歸家。故日來討論歡晤。共期業成。頃之少瘥。復赴京。無幾再發。入病院。受衆醫之診治。了無効。以該症宜於轉地。一月三十一日。搭汽船而歸。萬方不治。溘焉逝矣。實明治十六年二月七日也。享年二十有一。葬先塋之次。嗚呼哀哉。天若假之以年。加之之以磨礱之功。則其業之進。亦不可限量也。嗚呼。其業不遂。其志不遂。積年之螢雪。徒爲畫餅。苗而不秀命矣。豈可不痛惜哉。

明治十六年十二月 道庵呂俊撰文並書

加知山藩學制私議

學制總論

學校者人才教育之場所ニシテ、政治之根本也。董仲舒云ク士ヲ養フハ學ヨリ重キハ莫シ。歐陽修云ク學校賢ヲ養フハ王政之本也。虞集學校ノ議ニ云ク治道之要ハ、才ヲ儲フルヲ先ト爲スト。是ニ由テ之ヲ觀レバ。立政之要務ハ、學校ヲ興シ、人才ヲ長育スルヲ以テ先ト爲ス。苟モ人才ヲ得テ天職ヲ盡サシメ、衆力ヲ集メテ大成スル時ハ、政令自ラ立チ、財用ヲ制シ、衆吏ヲ御シ、百姓ヲ撫シ、諸司其ノ職ニ稱ヒ、吏民其所ヲ得テ、其業ヲ樂マザルハ無シ。人才ヲ得ザレバ何程ノ善政良法ヲ立ツレ共、皆稅政死法ト成テ行レズ。財アレドモ壅リテ通ゼス、衆吏不平ヲ起シ、百姓怨讟ヲ成ス。是皆諸司百吏、才器其ノ任ニ勝ヘズ、其ノ職ニ稱ハザルニ由ル。

總ベテ事ヲ起スニハ、先ヅ大綱ヲ立テ、是レニ應ジテ細目ヲ設ク可シ。大綱モ立テズシテ思付ク儘ニ法ヲ立テ、建白スル毎ニ是ヲ行フ時ハ、縱令善事ニテモ孤キ散ラセシ如ク成テ、事調ハザル而已ナラズ。却テ大綱ノ妨トナル事多シ。興利之說起テ聚斂之臣進ム。所謂小利ヲ見レバ則チ大事成ラズ。確言ト謂フ可シ矣。小善ハ大害ノ本トハ是等ノ事ヲ云フナラ

ン。楮テ大綱ヲ定ムルトハ、全體ノ大意ハ此ノ如ク、何ハ此ノ如シ、某ハ云々、合セテ此ノ如キト、豫メ先見ヲ定ムル也。是ヲ室ヲ築クニ譬フレバ、先ヅ繪圖面ヲ仕立テ、一躰ノ住居ハ此ノ如ク、玄關ハ此ノ如シ、書院ハ個様ト殘ル所ナク取極メ、仕様帳ヲ合セテ、良匠ヲ撰デ委任セバ、工師多ク良材ヲ集メ衆工ヲ指麾シテ繪圖仕法帳ニ從ヒ取建ル故、如何ナル大廈高樓モ日ナラズ成ル也。若シ始ヨリ繪圖モ仕法帳モ無ク、基礎モ立テズシテ、柱一本得テハ直ニ立テ、椽一本得テハ直ニ削リシテハ、混雜スルノミナラズ、家ヲ建ツルニ至テ長短大小一様ナラズ、冗物ノミ多クシテ用ヲ成サヌニ至ル可シ。政法ヲ立ルニ結構無キモ亦此クノ如シ。先見モ定マラザルニ猥リニ騷グハ、セヌニハ劣ルト知ル可シ。故ニ政法ヲ立ルニハ、學制ヲ以テ基礎ト爲シ、良才ヲ選テ是ヲ委任シ、衆吏ヲ役シ群材ヲ集メテ取建ル時ハ、如何ナル法制モ立タザルト云フ事ナシ。故ニ先ヅ學校ヲ興シ人才ヲ長育シテ、士民各其ノ性ノ近キ所、其才ノ長ズル所ヲ得テ、士ニ棄材ナク野ニ遺賢ナク、聖朝學ヲ崇ビ賢ヲ養フノ盛意ニ副ヒナバ、實ニ微臣之大幸而已ナラズ。士民之洪福焉ヨリ大ナルハ莫シ。

法制ヲ立ツルハ時宜ニ隨ヒ事變ニ應ジテ裁成スルヲ貴ブ。醫ノ病ヲ見テ變ニ應ジテ劑ヲ處スル如シ。故ニ一定ノ法ヲ立テ一概ニ推セバ死法ト成テ行レズ。是ヲ用ユルハ其人ノ方寸ニ在リ。故ニ此ノ一篇ハ唯其大意ヲ述ル而已。伏シテ冀ハ

クバ儒生ノ常談ト唾棄セズ。古人采葑ノ意ヲ以テ賜覽取捨スルヲ是レ望ム。

入學第一

學制一定ノ上ハ普ク郡中へ令ヲ下シ、藩士ノ子弟、凡民ノ俊秀ニ至ル迄、皆八歳ニシテ學ニ入り業ヲ受ク。

但シ一ケ年モ試テオアルハ主員ニ擢ンデ、才無キ者ハ又農ニ歸ス。主員中ハ佩刀ヲ許ス。

○藩士ハ勿論部下ノ細民ニ至ル迄、寄宿修業願出候者ハ、月俸半減ニシテ半ハ上ヨリ之ヲ給ス。

○學職ハ投業終ラザル内ハ、兼職ニテモ退番致サマル事。

○講會ハ勿論毎朝ノ受業終ラザル内ハ、他ノ稽古等刻限差合ナキ様相立ツベキ事。

左様之レナクシテ嚴敷勉強致シ候様申付候ハ、所謂其ノ入ルヲ欲シテ其ノ門ヲ閉ヅル也。

○幼學生十五歳以下ハ、武藝學ビ候共實業ニハ相成間敷、一向以後ハ十五歳迄ハ、文學而已專心致力、十六歳ヨリ他ノ技藝ヘモ取掛リ候様致度。

尤モ學問ハ身ヲ守リ家國ヲ治ムル修行ニテ、十六歳ヨリ學ヲ廢シテモ苦シマズト申スニハ非ズ。學問ハ終身ノ大業ニテ始終捨候ニハ非レドモ、人才ニ長短アレバ、其長ズル所ヲ專力致候方宜シク、故ニ十五歳マデ文學計リト申スハ、畢竟實學ニ相成候様トノ趣意ニテ、幼童文武普ク出精致候

人才出デ申ス間敷、大抵漢籍モ獨見ノ出來候様ニ相成リ、他へ入塾致候ヘバ學業モ早ク進ミ、西籍ヲ學ビ候テモ入り易ク、且本藩ノ御外聞ニモ宜敷候哉ニ存候。

學則第二

古人言ヘル有リ、學ハ先入主ト爲ル。兎角幼年ノ時ヨリ習熟致候事ハ、生涯習癖ト成テ、容易ニ脱ケ難キ者也。故ニ先入ハ慎ム可キ事也。依テ向後幼學ノ始ニ、孝經ヲ先トシ、孝學論庸ヲ四書ト定メ、家語孟子ヲ語孟ト唱ヘ、五經ハ從前ヲ定額ト爲シ、幼學生四書語孟五經卒業ノ上、講義ニ早キハ文選ノ素讀致サセ、尤モ晚學生ハ之ニ及バズ、四書五經卒業候ハバ講義ニ取掛リ候テ宜敷候。

○句讀卒業候ハ、蒙求、十八史略、國史畧、世説、日本外史、先哲叢談近世叢語、左國、國策、語孟、荀子、韓非、呂氏春秋等次第ニ受讀、等ヲ躡エザル事。

○講例ハ六齋ト定メ其餘モ望ミノ者ハ同志申合セ、講會相立ツ可キ事。(尤モ講例定日ノ外ハ自宅ニテ講授)

○幼學輪讀ハ、會頭ハ生長。輪講ハ助教折衷ス。進業成業兩生ノ輪講會讀ハ講官論定ス。

○講筵出席ハ、知事公ヨリ一藩并ニ治下ノ凡民ニ至ル迄昇堂ヲ許ス。但シ館中素ヨリ上下ノ別ハ之レ無ク候ヘ共、唯當日ハ席ノ上下ヲ以テ貴賤ヲ別ツ。

學等第三

野呂道庵篇

ヘバ、外見ハ至極宜敷相見ヘ候共、多分奔走ニノミ日ヲ費シ、眞實ノ修行ニ相成申サズ、兎角人情ハ一偏ニ泥ミ易ク、教師ヲ始メ擊劍ノ試ミアレバ、俄ニ劍術ヲ勉勵致シ、炮術御覽アレバ專ラ炮術習練致シ、全ク一時ノ流行氣ニテ、半年モ過ギ候ヘバ火ノ消ヘ候様ニ相成、眞實ノ修業ニ非ズ、是レヲ禽犢ノ學ト云。俗ニ名聞畢竟出身ノ爲ニ外飾ヲ務ルノミ。實學トハ申シ難シ。故ニ以來ハ實學ヲ務メ、文武兩全人才長育ノ工夫コソ肝要ト存候。

○文學ノ道ハ人倫ノ修行ニテ藝術而已ノ修行ニハ之レ無キ儀勿論ニ候處、兎角無學ノ者ハ藝術ト而已心得候者モ之レ有リ、自分ハ儒者ニ相成候身分ニハ非ズ深ク學問致候ニハ及バザル抔ト常々能ク人ノ申ス事ニテ候。畢竟學問ヲ矢張一ノ伎藝ト取違ヘテノ事ニテ候。如何様詩賦杯ヲ專ラニ日ヲ翫悞致候者ハ是一個ノ藝人俳師基匠モ一輩ノ遊民ニテ、方今有用ノ人ニ非ズ。深ク仁義ヲ講シ人倫ヲ明ニシ治亂ノ理ヲ審ニシテ、治國安民之修業ハ儒者ニ非ズトモ士人ノ常務ニテ候。故ニ生涯ノ大業也。

○他邦遊學ノ願ハ、先ヅ學校ヘ願出。督學、館師、監察、會議シ其學行才器ヲ論定シテ政廳ヘ申立テ、允可有レ之度。左様無レ之候テハ是レ亦一時之流行氣ニテ、己レノ才力ヲモ量ラズ、事ノ成否ヲモ願ミズ、我勝チニ願出候事ニ相成候テハ、却テ人才ヲ賊シ無賴輕薄ノ少年而已多ク相成リ、必ず有用ノ

生徒勉勵ノ爲學等五級ヲ設ケ、武術之允可ニ準ジ及第毎ニ勸賞賜ハラレ度候事。

勉勵生 素讀卒業之節賞金百疋 但シ十三歳迄ニ文選卒業ハ賞金三百疋 (五經以上)

進學生 蒙求十八史略國史略質問卒業 進學及第之節賞金壹圓

勉勵生 左國語孟荀子韓非日本外史質問卒業及第賞金壹圓貳方

進業生 經義一ト通り子類歷史質問卒業及第 賞金貳圓

成業生 經說史學子類詩文章之添削、講官疾病事故有ル之節ハ代講

右五級ト相定メ總テ館中ハ學等ヲ以テ上下之別ヲ爲ス可キ事。

○勉勵兩生ヨリ生長ヲ揀ビ進學ヨリ句讀司ヲ擢ツ。

○進成兩生之内ニテ助教ヲ掌ル。職給ノ義ハ藩制ノ一定ヲ俟ツ

試業第四

試業ハ年々兩度ト定メ歲ノ半、會試之節ハ督學、館師、學監其ノ外學職列座之ヲ試ム。

講試讀試甲乙登科勸賞之ヲ賜ハル并ニ學職ノ者モ同斷賞賜之次第ハ下ニ記ス。

上、甲乙登第查檢シテ榜子ヲ掲ゲ勸賞ヲ賜ハル。并ニ館中轉職ヲ命ゼラル。其ノ節年中ノ受業出席并ニ勉強ノ次第ニ因テ、劇職ニ居候者ハ、席數ハ少クモ宅ニテ勉強或ハ夜分師ニ就テ質問等致候者ハ、特ニ館師ヨリ申立殊賞ヲ賜ハレ度候事。

甲乙賞賜

- 講試甲科 歳ノ半ハ 金三百疋。
- 歳ノ竟ハ 金五百疋。
- 同乙科 同 金二百疋。
- 同 同 金四百疋。
- 對策甲乙文章甲乙 前同斷
- 讀試甲科 前同斷
- 同乙科 前同斷
- 受業出席賞 金二百疋。
- 皆席勸賞 金 百疋。
- 半席賞 金 百疋。

○但シ勉強生館師ヨリ申立候文ハ、出席之多少ヲ論セズ特ニ賞有リ、其ノ他半席ノ欠候ハ賞無シ。

試才第五

治國之要務ハ人才ヲ得ルニ在リ矣。人才ヲ得ルハ大學賢ヲ養フニ在リ矣。人才銓選ハ肝要之事ニテ、一度黜陟ヲ謬レバ政事是レニ由テ紊亂ス。衆民是レニ由テ解體ス。所謂昔者進ム

法ヲ立ツ。故ニ在下ノ能否ヲ洞見シテ任用スル時ハ棄才ノ人モ少カル可シ。

學館ハ人才教育ノ場所ニシテ國政ノ本ニ御座候處、世上ノ風ヲ傳聞仕候ニ、多分ニ夕道ニ相成候。譬ヘバ學問出精行儀宜敷候共其者ハ埋レ、外ニ一種昇進之捷徑之レアリ。修行モ不精才器行狀モ格別ニ無之者、清級ニ階シ顯職ニ進ミ候者之レアリ候。是レ乃チ人才登庸之道平生教育之主意ト齟齬シテ岐路ト成候。左様相成候テハ學館ハ誠ノ太平ヲ飾リ候表道具ニテ、只兒童ノ句讀所ニ成リ實ニ無用之物ニ候。何卒左様之レ無ク、平生教育致シ候學行人才ノ者、嚴敷查檢論試之上、御調用之レ有度候。

士風ハ廉恥ニ厚ク利欲ニ薄ク有之度事ニ候。諸藝モ利ヲ以テ申シ論シ候ハバ宜シカラズ。唯賞罰ヲ以テ義理之心ヲ養ヒ人氣ヲ振ヒ起シ候様肝要ト存候。

若シ罷軟事ニ堪ヘザル者、老類職ニ勝ヘザル者ハ、先ヅ姑ク其ノ職ヲ免ジ其ノ祿ヲ褫シ一年分ノ給祿ヲ一度ニ賜ヒ、一旦歸農藩籍ハ除カズ、其子勉學力行候ハバ又復職任用在ラセラレ候ハバ、上ハ無用之稟粟ヲ費サズ、下ハ北門ノ歎ヲ懷ク者無カル可シ。是等ハ實ニ矮人ノ觀場杞人ノ過憂ニ候ヘ共、試才ニ係リ候事故姑ク見ル所ヲ書シテ以テ采覽ニ備フル而已。

館職第六

野呂道庵篇

ル所今日其亡スルヲ知ラザルノ類。多分ハ人才ノ謬舉ニ由ル。今般大政御一新ニ付、御藩政モ御革弊、一藩ノ子弟盡ク學校ニテ總括之御趣意感戴ニ勝ヘズ候。借藩士俊民ニ至ル迄學業勉強稍進ミ候ハバ、館師監察會議之上、先ヅ學職ニ擢デ、猶又學行モ進ミ候ハバ、監師ヨリ督學ヘ申立、其ノ才器ニ應ジ何局ニテモ學職ヨリ兼攝シテ、其ノ才ヲ試ミ、若シ其ノ識ニ稱ハザル者ハ、又也局ヘ移シ、其ノ才ニ隨ヒ任ヲ授ケ候ハバ、多分遺才ノ過チモ之レ有宜敷。韓退之云ク凡ソ用ニ適フ之ヲ才ト謂フ。其ノ事ニ堪ル之ヲ力ト謂フ。總テ才力ハ一人ニ備フルヲ求メズ。寸朽ヲ以テ大材ヲ棄ルハ良匠トハ謂フ可ラズ。故ニ能ク其ノ人ノ才ニ適ヒ、力ニ堪ル所ヲ熟察シテ任用スレバ、天下ノ利器出デズト云フ事無シ。利器出ル時ハ何様紛亂之庶務アリト雖モ、又ヲ迎ヘテ解ケズト云フ事ナシ。所謂工其事ヲ善クセント欲セバ、必ズ先ヅ其ノ器ヲ利ス。是故ニ治國ノ要務ハ人才ヲ得ルニ在リ矣。人才ヲ得ルハ大學賢ヲ養フニ在リ。山本晴行言ヘル有リ、明主ハ之ヲ試ム。暗主ハ之ヲ論ズ。之ヲ論ズレバ則チ名工鑄ル所モ瑕無キヲ保セズ。之ヲ試ムレバ則チ屠者ノ棄ル所ト雖モ、或ハ利器有リト。千古ノ確言ト謂フ可シ。是ニ由テ之ヲ觀レバ、上ノ才無シト云フハ、能ク試ミザル也。借又人才ニ長短得失ノ偏アリ。細大煩筒ノ殊ナルアリ。民ハ治メシム可カラザルモ、能ク上ニ居テ衆吏ヲ御ス。財用ハ制セシム可カラザルモ、能ク生財ノ

○學政提督一人

幕政ノ學問所奉行(諸侯ニテ之ヲ掌ル)諸藩ニモ有レ之老職用職ニテ掌ル。

○學監一人 舊幕ノ學問所掛大目付(御目付)頗ル才學有テ獨斷出來候人ヲ選用ス

勤惰ヲ糾シ淑慝ヲ別チ人才ヲ銓選シ能否ヲ淘汰シ以テ政廳ニ聞スルヲ掌ル。

○學計一人 舊幕ノ學問所掛勘定役、(俗事役トモ云フ)勸賞之賜幣、生員之稟俸、買書、貸書、客生之資給、割削、上木、土功等ノ事ヲ掌ル。

右ハ幕政之時列藩ニ之レアリ昌平費ニテモ舊制ハ若年寄督學ヲ掌ル。晚季別ニ學問所奉行ヲ置ク秋月侯 田中侯館職モ亦大ニ増員。列藩ニテハ是ヲ學問所三役ト云フ。皆頗ル文學ニ志アル人ヲ用ユ。就中監察ハ學官ニモ限ラズ。重任ニテ上ハ君上ノ非ヲ格シ、政事ノ得失ヲ獻替シ。下ハ人物ノ淑慝ヲ旌別シ、百吏ノ邪正ヲ彈劾スル職ナレバ、萬事獨斷アル人ヲ任用ス可シ。庶事一々政廳ヨリ指教ヲ受テ裁判致候テハ童兒ニモ出來候ヘ共、自然政威モ輕ク相成候。併當時其ノ人無ケレバ權リニ兼攝シテ之ヲ承ケテ可也。

○藩學教授一人

學職第七

良師ヲ選任ス。師其ノ人ニ非レバ學政立タズ。生徒日ニ衰ヘ人才育テ難シ。國中ハ勿論隣國マデモ來從シテ矜式スル程ノ人ヲ置ク。餘ノ小技藝ノ師ト同等ニテハ、朝廷幕政ノ例制トハ大ニ相違致候カト存候。伏シテ裁鑒ヲ願フ。

○大助教一人

經史子學ノ教授、詩文章ノ添削批評、講官疾病事故アル節ハ代講ス。

○少助教一人

大助教ニ副ス。兩助教ノ内ニテ寫字ヲ兼掌ス。

○句讀司二人

試補ハ學生ノ多少ニ因テ置ク。

○學生長 員ヲ限ラズ

生長ハ書生ノ内ニテ擢デ生徒ヲ勉勵ス。

讀司生長ノ内ニテ更番シテ主簿ヲ兼ヌ。

右職給ノ儀ハ藩制ノ一定ヲ俟ツ。

學田第八

是ハ生徒ノ教育料並ニ試業ノ勸賞、進學ノ賞褒、其他館中ノ度支、年々書籍買入、藏版上梓等ノ費用ニ充ツ。

愚按仕候ニ、郡中無用ノ廢地、近來伐木ニ相成候山林、又ハ郷山下唱ヘ牧芻ヲ刈候山ナド（馬芻ノ妨ゲニ成ラヌ様）

學校ヘ御附與ニ相成候ハバ、同志相謀リ盡力開墾、永久ノ

國益ニモ相成ル可ク候。從來傳承仕候諸藩ノ例制一二ヲ舉テ參看ニ備フ。

○米澤藩ハ山崎闇齋ヲ聘セラレ、新ニ學校ヲ興シ名ケテ明倫館ト曰フ。諸藝教場其ノ郭中ニ在リ。醫學好生館モ是ニ屬ス。教育料三千石ノ地ヲ附ス。日々出席三千人餘モ之レアリ。尤モ國中ヨリ近國遊學ノ人多シ。

○會藩ハ七八十年前細井平洲ヲ聘セラレ、興讓館ヲ創立シ學田三千石ヲ附ス。

○仙臺藩養賢堂ハ儒臣某ノ請ニ因リテ新田二萬石餘ヲ開墾シ生徒ノ厨膳雜費ニ充ツ。

○近來佐倉藩ハ澁井大室ヲ徵セラレ、儒官ヨリ政職ニ陞リ藩費ヲ創建シ成徳書院ト名ケ學田千石、外ニ炭ニ焚候樹木三千本ヲ植込ミ、盛徳林ト唱ヘ、年中學館之費用ニ相成候由。

此外細目并ニ館中ノ揭示塾則等ハ學制一定ノ上追テ相認ムベク候。

明治庚午冬閏十月

加知山藩學講官臣源惟俊謹議

鱸 松 塘 篇

松塘小稿序

余昨既序梅圃初集。特稱玉池吟社多才子。而未及論其詩。今又序鈴木子松塘小稿。而益嘉吟社之得人也。於是乎不得不取二子詩。而一評品之。蓋梅圃之詩。峻秀奇拔。氣格清高。如老梅之蟠屈乎溪澗。而疎々著花也。松塘之詩。斬新清靈。風姿瀟灑。如稚松之直立池塘。而濯々抽青也。而問其淵源。則一玉池水之所涵養。而一淡一濃。各自成趣。是詩境之所以爲妙歟。顧二子皆才藻夙成。而松塘最青年。前程悠遠。吾更有望其蹈厲奮發。凌蘇陸而駕杜韓。如老幹之亭々特拔。而高擢乎雲霄之上焉云。松塘名邦。字彥之。房州人。余每南遊觀於海。遙望鋸山之一抹如黛。而未嘗不興一葦航之之想也。不知何時與松塘。相逢于峭壁攢峯之間。而重論詩格歟。天保癸卯夏五 磐溪大槻崇識并書於香遠樓南窓之下。

題詞

雲山嶽嶮海氛腥。何料荒陬出寧馨。孤立臨風雙眼白。妙年對酒一衿青。彫蟲伎巧豈嫌小。殺兔毫尖偏有靈。想見詩成人不問。高聲吟與大魚聽。

襟韻灑然非世情。一枝詩筆萬緣輕。漁樵以外無同輩。風月之

間寄此生。豈止春雲多態度。也知寒玉足音聲。閱君新撰醒心目。歷々江山紙上明。

癸卯仲夏星巖真逸梁緯題於玉池之枕易行窩。雲濤竹內鵬書。

題詞

吾黨多士世無比。妙齡誰稱才子最。君今能詩僅弱冠。騷壇吾望樹大旆。君家住在山水邦。君才山水秀可雙。氣吞餘子前無敵。筆陣堂々千人降。憶昔南遊始把臂。驚見嶄然頭角異。爾來極口說項斯。稍々人已知姓字。當時何人最推君。前有楓江後湖山。一子無惜齒牙論。稱述多傳唱和篇。一別幾度炎涼換。舊社零落雲雨散。重遊訪君話曠昔。二子丰容宛在眼。今日喜君此集成。字々玉振又金聲。湖山雄偉楓江麗。與君清秀難弟兄。安得長房縮地術。欲呼二子共品隴。

癸卯長夏枕山大沼厚子壽氏撰 半偃中根容公然書

此ノ所ニ秋航ノ揮毫セシ柳暗花明書屋ノ圖アリ、落款ニ柳暗花明書屋圖寫以贈松塘雅兄秋航輒トアリ今之ヲ略ス 編者識

題柳暗花明書屋圖

碧山向背水西東。一座幽亭點綴工。門柳庭花春正密。藤梢橘刺跡才通。地勝盤谷穿深處。人在放翁詩句中。愛汝青年有高趣。居然清世逸民風。

癸卯花朝後三日淡海橫山卷懷之 鼎齋生方寬書

松塘小稿

安房 鈴木邦彥之著
加藤濟世美校

遺懷

人間榮辱不關心 轉覺山中氣味深 已把浮生付虛夢 可因外
事礙高吟 東風花塢迂辛酒 明月松窓寂夜琴 車馬滿城塵似
海 肯饒一點到雲林

秋夜懷大沼子壽橫山懷之

鯉魚風起信悠悠 獨宿津亭夜轉幽 千里故人來枕上 十年舊
事到心頭 貼雲鴈影江城晚 拍岸潮聲海國秋 唯有天邊一輪
月 清光能照兩鄉愁

雪後寄野水

疎松密竹擁柴關 高臥想君吟興閑 伊豫山中三日雪 與誰同
看玉屏顏

幽居即事

臘月山村春意回 前溪水色碧潏河 溪橋一夜疎疎雨 便有梅
花無數開

三月十四夜與大胡子益。飲雪香亭。席間走筆賦。此時
余將遊學江戶。故首篇及之

硯冰

稜層威屑迫重欄 氣入星泓凝一團 銀色曉搖書幌白 瓊光夜
射畫燈寒 缺唇雪壓沈雲黑 凹面風尖活水乾 妃子捧來呵不
散 墨花輕綴彩毫端

秋夜觀月

巖桂花開月正圓 夜深和影倚欄干 秋風豈是長淮地 亦有愁
人帶淚看

辛丑九日懷嶺田士德

時節又重九 茱萸杯味新 醉憐今日菊 吟憶去年人 雲冷鴻
飛遠 風凄葉落頻 不知浪遊客 何處遇佳辰

初冬

數畝林塘野水濱 此中真可避紅塵 入窓風月為良友 繞屋烟
波是好隣 殘菊纔摧連夜雨 疎梅已報一年春 自今遊飲應須
勉 霜蟹初肥酒正醇

夢梅

一線春風夢忽牽 山村十里早鶯天 雲迷邃場幽林外 雪冷溪
橋野店前 獨樹曉寒臨淺水 數枝春暖帶輕烟 西窓睡破朦朧
月 彷彿餘香在枕邊

醉後作

一醉真成萬事空 匡牀眠穩小簾風 半牕疎竹蕭蕭雨 夢落江
湖釣艇中 正月五日看梅花有懷都下舊遊因寄大沼子壽

弄袖風來冉冉輕 一尊春酒話平生 他年江海君須記 花下連
床醉月明

莫惜殘樽酒幾巡 有花有月小園春 花宜不密月宜淡 花月朦
朧更可人

酒醒燈燼夜凄迷 漠漠山雲壓屋低 滿面香風倚門立 月光漏
在柳陰西

同大空上人遊不忍池

風拂堂襟水氣清 千章夏木雨初晴 嬌紅媚綠舊時夢 輕箏織
絳今日情 擬把佳篇酬好景 須將美酒送浮生 人間富貴非吾
願 醉死江湖也是榮

春草

東風吹綠欲芊綿 要地間門均帶烟 一笛離愁寒食跡 六朝遺
恨夕陽天 黃陵廟下三生夢 繡嶺宮前隔世緣 惆悵王孫歸未
得 萋萋又是送華年

秋柳

春風裊々弄輕柔 轉盼衰遲不勝愁 堤下已難牽錦纜 陌頭猶
記繁華驛 章臺葉少霜初降 灞岸陰疎水自流 最是離人腸斷
處 夕陽殘雨古橋秋

鴈字

秋霜傳信向天涯 誰寫多情寄暮霞 風急洞庭千點亂 月明湘
水一行斜 鴻文印得留奇跡 鳥篆摹成絕寸瑕 萬幅雲箋書不
足 翩翩忽落畫沙

東風芳樹思依依 回憶曾遊意欲飛 記否墨多隄上路 婆娑扶
醉月中歸

春夜

柳梢淡月欲三更 聞下庭堦踏影行 何處樓臺人未寢 東風微
遞玉簫聲

又

露桃花發月輪高 料峭春風似剪刀 不知今夜未央殿 新寵何
人拜錦袍

春日山居

睡起凭欄看落霞 小園春色最清嘉 半軒翠雨修修竹 一逕香
風淡淡花 敢望文章傳死後 且將蕭散送生涯 不須列戟朱門
邸 自有青山擁我家

晚春書懷

春來春去恨依依 壹鬱幽襟對夕暉 不斷愁如流水漲 無情風
卷落花歸 也知勳業非吾事 更恐疎慵招世譏 賴有江鷗意相
熟 一生長領舊苔磯

酒醒

酒醒山窓夜幾更 淡雲微月半隴明 夢中判得雨來也 芳草一
庭蛙吠聲

春盡

鶯語漸稀春又空 棟花飛盡夜來風 夕陽獨倚高樓角 一片閑
愁柳色中

秋日

浮生渺渺一華胥 誰向江湖賦遂初 行處倍知人道險 貧來轉
覺世交疎 英雄事業徒爲耳 青紫榮名亦忽諸 最愛張翰見機
早 直將歸興託鱸魚
春風上國夢膏騰 歸臥山中歲月增 豪舉當年金盞酒 虛心今
日玉壺冰 小樓眠穩深秋雨 孤枕吟寒半夜燈 只得一間吾事
了 青雲何復擬飛昇

花朝作

澹烟籠樹雨初過 芹蕩泥香上燕巢 花影漸當欄角轉 鶯聲偏
傍柳邊多 池塘芳草牽幽夢 村落春風入浩歌 正是中和好時
節 不應醒坐廢吟哦

舟發那古

半風半雨景偏奇 帆影依稀畫裏移 支枕最宜殘醉後 放船偏
好夕陽時 洲花岸樹爭迎客 山色波聲總入詩 逆料篷窓今夜
夢 又隨鷗鷺訂幽期

舟中

飄然短棹過春流 遠樹蒼茫烟靄浮 千里江山歸醉夢 一天風
露結清愁 月光澹泊渾連曙 水氣蕭條只似秋 酒醒方知前浦
近 鐘聲依約到孤舟

金澤宿總宜樓

烟波千頃寄平生 跡混釣徒身計輕 雪鷺銀鷗相點綴 浦雲汀
月半陰晴 香醕春動浮浮色 玉管涼流細細聲 剩有江湖落吾

留別子壽

楊柳青青雨始晴 離亭春色暗傷情 一杯已灑雙行淚 更莫殷
勤唱渭城

雨中過觀音碕

廿里潮程一霎風 海門山色滴船篷 春帆細雨相州路 人在少
陵詩句中

晚春

簾幕風輕燕影斜 起凭欄角岸烏紗 多情未免惜春色 無事仍
應過酒家 竹裏炊烟連暮雨 樹間啼鳥帶殘花 繁華夢覺綠陰
暗 閒向南軒煎露芽

訪松坡翁寓居

夕陽微雨歇 村路過溪長 楊柳落殘滴 薔薇吹濕香 思詩機
慮遠 醒酒晚風涼 竹樹陰森地 依稀認草堂
壬寅四月二十三日先祖妣大祥忌 賦長句三章 恭述鄙
懷情見于辭 (天保十三年)

忽忽一夢已三年 又是黃梅細雨天 夙志參差名未立 猶餘故
態向墳前

墳前松樹欲成陰 荏苒流光夢寐心 一片黃昏幽草雨 和人涕
淚灑衣襟

既無叔伯鮮兄弟 才立孳孳形影親 積善方知有餘慶 一家飽
煖到今春

清遠亭即興

(舊題 同荷綠師遊大房山)

鱸松塘稿

手 龜蒙長占散人名

贈大沼子壽
忽漫相逢欲濕巾 離居莊冉已三春 歡深却恐愁隨到 魂定還
疑夢不眞 一卷江湖風月句 多年南北水雲身 嘉魚上市酒仍
美 又作花前同醉人

墨水遊春

綠浪紅闌相映新 長堤到處漲香塵 綺羅寫出杜陵句 水繪圖
成蘭渚春 誰道琴尊多負俗 自憐花柳解留人 十千勤買江樓
酒 且泥風光莫說貧

人散長林喚暮鳥 歸舟又向水雲區 出花鐘磬聲微遞 隔柳樓
臺影欲無 鷗鳥千年傳故事 山川一幅展新圖 斜陽回首王孫
墓 黯澹愁烟鎖碧蕪

紛紛飛絮趁遊蜂 灑灑晴波落照濃 林下家如青障列 花間寺
被白雲封 惜春歡醉連愁醉 傷別晨鐘又夕鐘 却恐重來易惆
悵 綠陰青子草茸茸

同子壽晴峰

飲城南 有懷士德懷之 悵然成詠
柳色波光處處新 此遊猶得見殘春 鶯花又入風流夢 烟月長
隨自在身 白雪高吟思二客 紅樓醉影恰三人 回頭舊友浮雲
散 共向樽前暗愴神

醉後重題示子壽晴峰

兩地風光幾閱春 相逢且喜及芳辰 城南一夜紅裙酒 重闕樽
前見在身

眞有人間六月秋 一天涼雨到虛樓 笠簷衰袂他年夢 飲酒論
文此日遊 山色參差欄外沒 波光澹蕩坐間浮 長風忽捲黑雲
盡 萬景森然圍寸眸

喜子壽至

有詩見示 次韵以酬
千里重來情最眞 村園猶以舊時貧 草深堂下老牛睡 林茂籬
邊雛雀馴 雨地風烟愁裡句 多年雲樹意中人 西窓盡夜連床
話 剪落閑燈一盞春

七月朔與子壽出遊

蟬聲高樹夕陽斜 旗影青搖賣酒家 早已秋風來有信 野田穰
穰半開花

初秋

蘋末微風吹酒醒 閒披白葛倚孤亭 修修竹入暮雲暗 澹澹山
涵秋水青 苔下涼聲新蟋蟀 池邊瘦影老蜻蜓 此間幽事無人
會 自折荷花插膽瓶

浮生

笑把浮生付酒卮 孤行甘受衆人嗤 耽吟子美易違俗 嗜酒阮
咸難入時 風月興情歸靜者 公家事業屬癡兒 江湖只解閒邊
趣 世上悠悠醉不知

已涼 得江

青燈夜靜數聲蛩 枕簟風涼臥水窓 月影荷香秋一色 牽人清
夢落吳艫

嘗新穀 得先

新杭炊出飯紅蓮 匕箸香流瓊屑鮮 却憶塘東淫雨霽 風吹鉞
水滿平田

夜坐 得歌

野笛參差隔竹坡 半簾山月影婆娑 蟲聲露氣青苔地 稍覺新
涼入袂多

新秋有感

年光過眼太匆匆 一夜秋聲入井桐 江上芙蓉泣清露 篋中執
扇怨冷風 生如流水終歸盡 事似浮雲到底空 有酒祇應拌痛
飲 區區何苦較窮通

同子壽遊大房山 用東坡先生松江韻二首

浩渺烟波眼界空 回看天角曳長虹 浦雲忽送千村雨 漁艇遙
歸一笛風 名句寧無鬼神助 勝遊況得友朋同 平生快意有今
日 潑刺鮮鱗上網紅
愛君詩格變無窮 醉向人間氣吐虹 只見清詞如水月 誰知溫
意帶春風 胸中磊落一時盡 眼底江山千古同 須記少年行樂
處 醉顏玉映鬪朱紅

又

萬頃蒼波小畫樓 登臨且擬洗閒愁 也將城市塵埃面 來對江
湖浩蕩鷗 殘雨夕陽連極浦 淡煙喬木接長洲 好携餘興棹明
月 一曲漁歌清夜舟
楓葉荻花秋水澄 西亭夜色最堪憑 響雲漁浦參差笛 燒浪商
船亂點燈 山木周遭圍故國 風烟蕭颯滿荒陵 無情一片沙灣

秋日遊長谷山寺

數聲鐘磬送殘霞 纔入松門靜不譁 怪底狂香來撲鼻 秋風一

樹木犀花

茂名山中

山木蒼蒼暮鳥鳴 莓苔路滑半危傾 更憐幽澗無人處 無數間
花照水明

中秋夜觀月有感舊

清光還似昔時圓 只是尊前欠小憐 至竟人生不長好 莫邀明
月說明年

十六夜

一鏡晴飛破碧雲 滿簾水彩白紛紛 只應痛飲縱心賞 不道清
光虧幾分

又

十分秋氣滿軒楹 二八佳期雨恰晴 只使人心無好惡 不妨免
魄有虧盈 烏鵲疎樹三更影 笛弄清風半夜聲 萬里山川一天
月 高吟也擬謝宜城

寄子壽在結城

流光冉冉意頻驚 又逼登高節物更 烟雨暗催搖落候 風塵偏
若別離情 一江寒浪鯉魚信 千里暮雲鴻鴈程 遙憶山城醉遊
處 黃花白酒與誰傾

重陽前一日拉大胡子益山口雄登明石山

蒼涼雲物感南州 黃菊清尊此暫遊 千里江山聊極目 十年風

月 長共寒潮管廢興 隔岸山爲里見氏故墟

觥心激灑閃金波 奈此一天明月何 風露滿樓人不寢 秋涼偏
向夜深多

謾說松風夜氣清 一聲鶴唳欲三更 碧雲萬里天寥廓 人倚飛
欄看月明

晨起謁明王宮

百尺危崖萬里風 登登來謁古神宮 島雲一面俄然捲 下瞰金
鴉出浴紅

舟過錫山

烟樹依依岸勢迴 夕陽秋色滿帆開 一年又是疲行役 兩度錫
山山下來

九里濱

澹烟淺水帶蘆花 落照明邊三兩家 自笑此生如旅鴈 秋風纔
起又天涯

別子壽

幾陪詩酒恣清遊 歸棹無由更小留 醒裏豈堪成遠別 醉來却
覺結新愁 夜深紅蠟啼香淚 明發青山送畫舟 記取城東分袂
處 五更殘月下西樓

來去津舟中

蓼花楓葉水西東 南國歸橈趁晚風 樹帶秋陰城影暗 雨和暝
色浪聲空 百年忽忽憂患裡 半世忽忽離別中 猶喜朝來明望
眼 家山蒼翠到疎篷

月且回頭 身離城市兼無夢 心泥杯觴不爲愁 逢著佳辰便須
醉 人間榮辱付悠悠

晚秋

落鴈昏鴉集水涯 晚雲秋樹擁茅齋 煙寒殘柳全無葉 雨冷衡
門半掩柴 貧窮窮途多感慨 愁侵病態少情懷 唯餘一筋鱸魚
膾 歸臥家江味更佳

秋懷

青山無恙入高秋 落日來登百尺樓 浪駕長風天勢仄 雲吞遠
樹岸容收 敢云書劍生涯誤 且喜江湖世事休 獨倚欄干成大
息 古今渺渺水東流

年來憔悴守林泉 一意孤高窮益堅 不向市朝爭勢利 且依松
菊了因緣 以吟爲命從他咲 與物寡情唯自憐 今日黑頭心已
老 茶烟間學杜樊川

慵把文章謁相門 秋殘抱病臥江村 霜於楓葉偏留色 月到蘆
花似有痕 熱不因人生自冷 貧能對酒意常溫 知心千古靈均
在 哀些欲招湘水魂

深秋景物倍淒然 黯黯情思與病連 海上雲迷鴻鴈路 江南霜
冷菊花天 壯心無復在千里 名句只要傳百年 一片閑愁何處
寫 寒砧呼夢夕陽邊

千古茫茫意轉孤 風塵回首感窮途 信陵倘不問門監 朱亥竟
應終市屠 才本背時逢彼怒 懶難堪事守吾愚 青雲無路聊高
臥 真是乾坤一腐儒

遊天間山

萬里長風吹客衣 登臨便覺世塵稀 海門帆帶夕陽落 洞口雲
收殘雨歸 遠目不隨流水盡 雄心直共去鴻飛 紛紛厭見人間
事 擬築茅墩老翠微
關河東控似勾吳 千里山連海一隅 古浦潮聲卷落日 遠郊樹
色接平蕪 蒼波易變三洲影 白鳥孤飛九代都 不用登高空有
淚 且將興廢付胡蘆

重寄子壽在結城

飄零憐汝感年華 雲樹牽情道路賒 詞賦猶爲荆土客 經營未
有錦江家 山城木落三秋夜 水國春回十月花 今日斯文更誰
任 可能奔走送生涯

訪蓑丘道人掬露山房 次星巖先生題壁韻二首

路入千峯紫翠間 鱗鱗鴨綠一溪環 雨聲秋冷闌邊竹 霞氣春
浮屋角山 鶴不記年垂白髮 人能學道駐朱顏 藥爐茗椀前緣
在 信宿談玄未肯還
翠積青浮曉氣分 山中風景憶陶君 滿簾晴日香烟靜 一逕幽
花野鳥群 峯影長當樓面見 松聲常繞枕邊聞 他時來問東家
住 墜破溪南十畝雲

除夜

半生無過亦無功 長在昏昏醉夢中 明日江湖一杯酒 閒花野
草又春風

元日

動暖風香 釣漁擬學龜蒙隱 詩酒長思賀監狂 便合相携上烟
艇 蛤蜊菰菜滿江鄉

山中

直覺山中道自尊 琴書好在草堂存 紅塵不到青苔地 白日偏
長綠樹門 水上浮漚何有跡 天邊明月竟無痕 從來此理誰人
會 笑看閒雲獨倚軒

寄山口子雄臥病

心似寒灰萬念微 藥爐經卷自相依 幽禽啼樹朝欹枕 芳草侵
階晝掩扉 應有野僧來問疾 豈無閒客共忘機 蹉跎莫作流年
歎 南國春風事未違

遊東山看花

烟霞不隔舊仙臺 又逐春風千里來 比似劉郎贏一着 尋花兩
度到天台

過圓上人房 同武井元卿次子壽韻

好向僧房息杖鞋 幽庭半被落花埋 相逢不說春深淺 只道風
光今日佳

香羅幾隊簇弓鞋 花擁樓臺紅霧埋 看到禪林清寂地 小桃一
樹別然佳

暮歸取路於湖上

樹樹山櫻媚夕陽 春風爭引綺羅香 憐幽愛靜平生意 更就湖
邊看綠楊

再遊東山訪元卿 花下邂逅星巖先生紅蘭夫人

鱸松塘篇

澗澗晨光上曲臺 東風微峭翠簾開 只言臘向尊前盡 不覺春
從醉裡來 溪水吹波搖嫩柳 嶺雲將雨灑寒梅 擬將冷句酬新
歲 吟繞闌干一百回

早春與野水出遊 就野人家小飲

短籬疎竹隔橫塘 起步新晴看夕陽 夜雨染成溪水碧 春風吹
出柳條黃 詩情頻動誰能禁 世事難除且憺忘 已把年華屬吾
輩 休嗤戀酒過村場

遊清遠亭

天入虛檐四望餘 烟消南浦見平沙 海門晴色千帆曉 仙嶠春
光萬樹霞 巖竹聲生欄外雨 嶽蓮影落鏡中花 會須攜酒乘清
夜 來倚層厓看月華

春日寓懷

春風早已到天涯 又見南洲換物華 翠麥遠連山上畝 綠楊多
在水邊家 才疎轉覺身難致 病起偏驚日易斜 群卉皆蒙聖朝
澤 可堪憔悴困泥沙
生涯爛漫任天真 敢望文章絕等倫 終歲每因耽酒病 一家長
爲讀書貧 也知富貴皆歸夢 須信功名到底塵 唯此初心金石
固 便應垂釣老江濱
百年逝水自悠悠 商略深知世事浮 賴有江湖容放浪 不言筆
硯是仇讐 鳥憐芳樹閒閒語 柳帶春烟漠漠愁 欲借風光慰牢
落 摩挲病眼一憑樓
疎簾搖曳澹晨光 雨後春流繞小堂 芳草初勻晴靄綠 杏花欲

重向東山蹈軟塵 昇平樂事最關身 晴天雪暖仙林午 白日雲
烘玉殿春 問友恰逢求友客 看花兼得咏花人 自今杖履應無
度 此便尋芳第二巡

同子壽拉森田簡夫遊墨水

雲近樓臺曉氣濃 筑波晴聳翠雙峰 江頭風景二三月 城裡烟
花一萬重 小苑桃開紅漠漠 橫塘草長綠茸茸 誰知鬢影衣香
地 也有幽人立看松

臆翁三五戲晴沙 柳拂行舟翠影斜 牛女廟前春已好 眼明先
認半林霞

夾路江花依舊開 嗾他士女賞春來 墓前芳草年年綠 誰爲王
孫醉一杯

棹月樓

野渡南頭垂柳邊 畫樓倒浸碧漪漣 嬌雲白鎖東西岸 佳月明
隨上下船 中酒情懷憐澹蕩 及時花木愛鮮妍 憑誰更寫夕陽
色 千頃金波燒暮天

留別子壽晴峰

紅樓映水夕陽開 一路香風錦繡堆 香霧重重遮不得 漏他笑
語出花來
戀春兩日緩還期 忍向花前話別離 惆悵停杯君莫怪 片帆纔
峭便天涯

問花尋柳輒淹留 又作城南爛漫遊 願得中山千日酒 帶將春
醉到房州

次子壽送別韻

吟對春風倍思家 倚門有母鬢垂華 鎖魂牛草橋頭酒 可耐別君仍別花

房山樓集初編
房山樓集卷之一

鱸元邦彥之著

占得遊春十日歡 都門花事漸闌珊 故園縱及牡丹節 更與何人携手看 子壽原詩云 問過僧家又酒家 尋芳聯步弄年華 猶餘十日佳風景 別後何堪獨看花 又烟月揚州興盡還 家園春事未闌珊 牡丹花綻濛濛雨 一醉夫妻帶笑看

初夏偶作

戰紫酣紅跡已陳 茶烟風外綠陰新 猶餘一架朱藤蔓 繫住山中十日春

喜子壽至

小別忽忽月又更 偶然相見兩相驚 貧逢故友兼悲喜 病過殘春減送迎 半壁孤燈籠淡影 一窓疎竹撼寒聲 最憐今夜連床話 重說十年舊雨情

新年作
白日當窓靜 青山入戶繁 物情新歲月 生事舊田園 鶯語如求友 溪流欲到門 夜來雷蟄動 應是竹添孫
春日雜詩
春寒十日雨兼風 不記番番花信通 結伴今朝郊外去 野桃已破二分紅
谷谷鳴鳩畫正長 銅匱靜試水沈香 春雲有意不成雨 却結輕陰護海棠

混沌石歌贈原子直表兄

混沌石混沌石 愛爾形摸太玄默 既無攢峯刺天勢 又無巖壑起雲迹 塊然一片天地間 溫潤自含太古色 不是女媧補天餘 無乃和氏連城璧 吾兄獲之磨溪東 日夕摩娑光玲瓏 杯酒之頃必相共 寶愛真與頭目同 吁嗟兄乎兄乎嵇阮輩 山棲谷飲何從容 醉來頽然枕石臥 夢遊混沌元氣中
松琴亭集送黃石岡本大夫歸彥根

來何草草去匆匆 聚散深嗟陌上蓬 微雨留人心戀戀 殘陽入樹影蒙蒙 適身天氣寒喧半 惜別情懷醉醒中 我亦江關千里客 折楊歌斷便西東

無題

悄座粧樓有所思 曉風吹動碧羅帷 欲裁一紙附青鳥 情緒多於春柳絲

癸卯之春於宅南鑿池栽荷及夏秋之交花盛開因憶江都不忍池荷花亦大盛時開大沼子壽歸自結城乃賦以寄

南頭園地百步寬 鑿池引水貯清漣 經營草草慙魚鳥 慙勸移致萬本蓮 朶朶輕盈露欲濕 宛然仍帶湖泖烟 遙憶不忍池水畔 花園仙宮雲錦燦 料君此際為花歸 青衫題詩秋思亂 天涯風景何由同 回首舊遊思漫漫 仙娥亭下畫橋傍 涼花雲葉滿芳塘 月照幽光留夜色 風吹冷艷飄秋香 西窓一枕世情遠 夢落扁舟水雲鄉 嗟吾多病久偃臥 千里無因命嵇鶴 海南秋色空爛漫 采蓮歌成復誰和 知君清夜乘涼月 也寫相思倚水榭

喜橫山懷之見訪

水邊林下已秋風 此際喜君來暫同 幽事自歸詩筆底 浮塵不致酒尊中 烟籠砌竹交加翠 露裊池荷深淺紅 肯勸一杯能飲否 團團葉碧可爲筩

混沌居晚興二首

鱸松塘篇

幽人眠正覺 返照滿林邱 坐對青山晚 浮雲澹不流 溪聲猶帶雨 山色半成烟 怪得琴書濕 歸雲古洞前

秋懷詩用杏初白韻示懷之

記會握手惜分離 尊酒重逢齒齒池 華月涼風連夜夢 楚雲湘水十年詩 悠悠未了身前事 忽忽空乖世外期 且與舊朋同一醉 江南佳味玉鱸時
百尺高樓試一臨 橫空灑氣入清吟 西風碧樹三秋恨 落日青山萬里心 衣上塵沙人易老 愁中歲月為誰深 水南水北蕭條暮 不耐凄烟變柳陰

山川如畫入秋新 對酒當歌莫說貧 千古英雄皆白骨 百年風月獨精神 中心何有不平事 大塊能容無用人 忽動扁舟五湖興 明朝去作水雲身
雞黍相留情最親 些些供給未嫌貧 題詩不敢論長短 把酒何須說主賓 盡日看山開北牖 有時移屣過東隣 愛君臭味能同我 掃地焚香了靜因

秋夜寄懷星巖先生及同社諸友

秋風一夕送微涼 芙蓉紅落金粉香 感時念遠情何極 月照孤影入虛堂 記會玉池三月暮 與君携手悲去住 別酒百觴不停飛 落花飄雪柳吹絮 片帆一去江海遙 鯉魚無信長秋潮 山鎖離愁青澹澹 水流別恨綠迢迢 滿目傷心裁不得 水遠山長空相憶 河漢影移雞欲鳴 斜月疎桐半庭明

鋸山

萬丈芙蓉海氣含 滄滄波色遠拖藍 人隨麋鹿度中嶺 僧與彌陀分半龕 別浦奔潮秋卷地 他山飛雨晚成嵐 醒風驚忽吹雲散 夜洞龍歸靜黑潭

癸卯中秋鋸山吞海樓觀月醉中作歌

天上何夜無明月 中秋月色分毫末 人間何處無清景 鋸山景物非塵境 君不見鋸山峯峯如劍矛 割破人間萬古愁 我來適逢中秋夜 座看冰輪出九幽 西風吹暑天高朗 寒光橫海萬丈流 浮雲明滅千山影 獨立絕頂縹緲之飛樓 夜深山愈靜 萬壑絕鳴籟 光射魍魎驚 明逼鬼神怪 恍然座上清界 只覺蕭爽襟懷快 雲間玉簫一聲落 仰見飛仙駕鸞背 招我同斟沆瀣杯 一醉杳然忘形骸 吾將揮手從此去 雲霧咫尺是蓬萊 千年華表見老鶴 便是吞海樓上客

送大槻士廣先輩遊東總

書劍飄然結束輕 海南遊了海東行 蠻烟瘴雨重陽候 複水層巒半月程 浪迹興來無遠近 閑身到處有逢迎 秋風九十九灣路 汀鷺沙鷗好訂盟

哭山口子雄

兩年同硯席 一旦判幽明 予視猶如弟 汝呼亦做兄 不知成永訣 只道是遐征 魂定始彈淚 蕭蕭風雨聲

子壽來訪酒間賦長句一篇見贈酬以二十二韻

清晨坐南軒 晴暖頗適意 恁梅舒冷蕊 庭竹弄寒翠 美景難常逢 離居此時思 乍聞剝啄聲 乃是故人至 倒屣下堂迎

昏 人家北接官橋柳

此鄉風俗誇繁華 樓樓銀燭繡簾斜 娟女如花能留客 夜深猶聞歌管譁 嗟我漂蓬遂何用 三年六試扁舟夢 繫纜旗亭呼一杯 孤懷慘澹無人共 何況百里辭家庭

客窓燈火影伴形 且喜舟人拋好語 便風明日是江城

二十一日朝陰舟不發陸行至橫濱遂航金澤午後復冒雨踰能見山途中作短篇六首

昨日風色好 今朝忽天陰 北風捲港口 激浪立十尋 旻天尚如此 翻覆沉人心 雲路不可越 回首獨長吟

客行預有期 風濤與我仇 捨舟上岸側 取路傍山邱 山邱行未遠 旋復出海頭 停杖聊放眼 曠蕩實消愁

海水洗我眼 海風吹我髮 亂雲垂水黑 大魚遙出沒 雄壘虎耽耽 旌旗森相列 醜虜若敢來 一礮可殄滅

風回帆忽峭 舟移山自轉 十里瞬間耳 金澤已在眼 此際吾舊遊 一笑情不淺 潮聲嗚澎湃 峯影出高蹇

匆匆就去途 回眄數引領 細雨不遮山 晶瑩兩湖影 我行匪于役 胡為亦奔聘 何當脫塵鞅 來入水雲境

湍流落絕澗 細路入榛莽 盤桓踰重嶺 逶迤度脩塢 林鳴葉挾風 溪暗山含雨 四顧不見人 怪禽隔雲語

二十一日微雨發金川驛途中作三絕句寄子直

家山望斷水黏天 海驛曉迷春樹烟 不識故人相憶否 殘風剩雨過金川 淡烟十里五里山 賤子平生愛公畫 此行端

一笑先把臂 佳期苦易違 豈知有此會 問君有底來 當此窮陰際 別久話難盡 喜極却添淚 問答不及竭 童僕具杯器 野酌開新醞 山盤薦霜菜 世事君休說 升沈談何易 相見眼長青 莫辭取一醉

題小豫山石為藤世美

豫山何突兀 勢壓萬峯群 絕頂風不斷 陰崖日易曛 渥丹流滴瀝 空翠結氤氳 秀氣歸拳石 牀頭欲起雲

江大車至

海南冬暖不飛霜 江柳絲絲欲弄黃 恰好故人浮一棹 容與直到水雲鄉

青燈白酒話情親 醉裏狂言亦見真 預恐明年春浦別 一帆細雨送歸人

二月二十日將赴江戶舟中望鋸山有所感作長句

春風吹上那山舟 百里波平綠油油 短棹已轉大房碕 亂山青送過浮洲 舉首一笑雙眼豁 忽見鋸山立前頭 群峯排空相吞吐 歸雲猶帶昨夜雨 林嵐巖翠秀堪掬 碧瓦朱欄架可數 山靈有知應冷笑 虛走年年灑塵土 書劍今日又江城 回望蓬窓空復情 九霄路遠何日達 一片青山長送迎 大房碕浮洲皆地名

浦賀

雲白天青風力適 朝發房州暮相州 三碕浦上烟初合 九里之濱日漸收 千帆一齊落港口 鼓棹鳴榔萬雷吼 兩岸漁市鬧黃

的在其間

入都訪子壽芝山寓院

暮烟鎖樹影蒼茫 細雨僧窓夜對床 聚散經來情益厚 榮枯閱盡感偏長 無根毀譽因詩起 有限生涯為酒狂 但得故人知此意 孤行乖世亦何傷

訪懷之養病某院

蕭然氣味即山林 搖曳風簾小院深 境靜偏宜人養病 畫長不害客彈琴 詩書誰問閑中興 名利難移物外心 花木禪房春已好 不應相對廢聯吟

東山問花花已摧殘悵然有作

去歲尋春花未殘 今年春色已闌珊 狂歌爛醉情如昨 白慘紅愁事可歎 風送鶯聲宮苑近 烟含松影寺樓寒 樹陰悄立沈吟久 一片斜陽下翠巒

次懷之病後春思韻呈梅癡上人

古松陰暗欲棲鴉 壁外春巒一桁斜 夕霧輕浮深院柳 殘陽淡在別園花 客非權櫬心偏逸 人富琳瑯氣自華 茗飲薦漿聊適意 還疑真率臥吾家

同星巖先生紅蘭夫人橫山懷之遊墨水

靜岸深坊次第通 潮平十里不生風 遠山潑黛新經雨 漫水拖藍似座空 官渡鶯啼疎柳外 夕陽船轉落花中 隔橋遙望長堤樹 一片嬌雲映浪紅 三圍堤畔縹輕舟 來倚黃公舊酒樓 楊柳烟深藏好鳥 綺羅船

過起眠鷗 交偏淡泊水相似 人自清妍花見羞 此會尋常真罕得 莫辭歡醉暫遲留

偶題

多情不免惜年華 幾幾闌干到日斜 風雨連朝春欲老 一枝珍重未殘花

代高木希訥悼亡三首

嫁衣留得舊時紅 粧閣無人閉綺櫳 豈止情鍾似夷甫 兼將恨賦擬文通 黃昏微雨腸空斷 碧海青天怨不窮 倚柱尋思十年事 幾行哀淚落春風

踏青誰復試春衣 悵望清明芳事違 細雨有情和淚灑 落花何意拂簾飛 香鎖羅帳夢長斷 塵鎖玉琴人已非 忍聽嬌兒向爺泣 兒今收泣待孃歸

閱盡浮生倍惘然 玉溪錦瑟感華年 難憑青鳥傳芳信 空把春心托杜鵑 夜月如人來弔影 曉風吹樹亦驚眠 潘郎從此情緣絕 一任霜絲上鬢邊

途中感事

兔絲蔓斷歎前塵 寧忍相逢是路人 珍重華年莫虛擲 有花何處不成春

七月既望與藤世美原子直携酒遊鏡浦

甲辰之秋月建申 與客泛舟遊鏡浦 鏡浦茫茫三萬頃 眼底積水浮今古 維時既望天初涼 灑灑金餅破雲吐 孤輪徐轉光橫空 天地化作廣寒府 萬里長風來闔闔 一洗赤日人間暑 雙

林杪殘陽影乍暝 蒼然暮色滿郊坰 墟坳餘雪明於月 竹屋孤燈澹似星 微悶上眉詩少澁 峭寒侵背酒初醒 此間情事無人見 數盡歸鴉倚小亭

春曉

模糊簾影半窗明 杳杳疎鐘度水聲 一片梅梢殘夜月 無人識得此時清

無題

別語無多別淚垂 孤帆明發即天涯 却思蹤跡歸殘夢 更說襟懷向阿誰 半夜離愁唯酒見 兩情密約有燈知 分明重晤心期在 綠葉成陰子結時

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得星巖先生書并詩 先生將西歸 本月二十日設留別筵 邦也僻在海陬 不_レ得與焉不_レ堪 慨歎賦此奉送 送情見于詩 (弘化二年)

讀到分離便黯然 相思一幅鴈頭箋 祖筵有夢空添淚 後會無期轉可憐 教育恩深同骨肉 箴規情切最纏綿 誰知賤子傷心極 病在蠻風蚤雨邊

江湖十載結鷗盟 多感論交及後生 海內人才憑誘掖 都門花月屬題評 春風楊柳河梁夢 落日桑榆鄉國情 絳帳無由為拜別 天涯望斷暮雲橫

蒼茫何處問箕山 目送歸鴻揮楚絃 蓬戶尙存王霸宅 荊釵賴有孟光賢 感深門館三年客 夢遠關雲萬里天 何日西遊重陪座 百峯明月一尊前

蘆松塘篇

二八五

漿劈浪捷有神 飄飄風袂欲輕舉 興來爛熳舉大杯 賓主喧呼聲如雷 馮夷擊鼓水妃舞 海底魚龍出低徊 吁嗟乎我輩來遊非偶然 平生山水有奇緣 嘯傲聊領滄洲趣 敢期名姓千古傳 生前唯有一杯酒 醉而已矣復何有 仰見青天明月白 碧雲啼度一聲鶴

遊長谷山呈洞禪師

松陰滿地夕陽寒 山翠搖光落石壇 座久自生鐘磬響 談清頻覺興懷寬 露芽茶釀消殘醉 雨甲蔬柔助晚餐 便合隨師修寂照 此心古井絕微瀾

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子壽懷之都下書子壽新卜居徒士街懷之近日歸自松島作詩却寄 (弘化元年)

剝啄聲中歲逼除 翩然空際兩封書 詩經名勝真無敵 天使才人始有廬 萬里雄心吞巨海 多年素志賦閑居 田園我是冬烘客 慚愧低頭總不如

接內子都下信生子於城北寓舍

鵲噪晴檐喜可知 忽傳芳信到天涯 雲箋細寫情千里 仙桂新生玉一枝 蠟風戲嬉真有待 墨鴉塗抹預相期 明年繡閣將雛處 桃李春風吹翠帷

除夜祭詩後有作

一字推敲枉費功 詒符我亦悔雕蟲 可憐三斗閑心血 嘔向酒悲詩瘦中 正月初五日薄暮即事 (弘化二年)

星巖先生西歸有日矣予入都作別戀戀不_レ忍_レ分手 送至美濃 遂遊京攝 而歸往來得詩若干 茲刪存數首 聊以志當時興會云

發都

誰鼓逢逢送斷更 籃輿載夢背重城 風搖驛樹征衫冷 雨浥街塵官道清 白屋三間歸隱志 青山萬疊送行情 這回自喜酬平昔 琴劍幸隨千里程

板橋驛與送行諸子別

鈴聲馬語共匆匆 何限征愁一醉中 無賴千絲板橋柳 拂人離袂各西東

上州道中

青松夾道午陰清 雨後溪流戛玉鳴 數里山村桑葉暗 家家五和緯車聲

碓冰嶺

嶺頭立馬興偏豪 萬壑松風灑客袍 回首東南雲漠漠 倚天金洞一峯高

遊彥根訪黃石岡本大夫

雉堞參差落照紅 孤城高峙大湖東 雲開屏障山連郭 波抱樓臺水接空 萬里來遊如有約 三年重得此杯同 爲君吸盡清尊酒 醉倚飛欄浩蕩風

黃石大夫邀同壽堂廣瀨君及橋湘雲泛湖

秋水斜陽一片明 西風涼戰荻蘆聲 寺從碧樹層巒出 船在青

山影裏行 鷗不可馴何浩蕩 雲能作態乍陰晴 沿緣未擬回孤棹 看到遙林暮色橫

飲_二吞湖亭_一分_二得寒韻_一

軒窗幽處夕陽殘 勝侶相携興未闌 雲影深沈天在水 杯光蕩漾浪浮欄 境佳自覺風情好 心遠真知世界寬 今夜醉歸應有夢 夢追舴舺弄輕竿

同_二濤堂君_一遊_二大洞山_一遂泛_二裏湖_一

出郭晴雲白 登臨散客愁 夕陽來靛嶽 遠水接笮洲 鼓角嚴城暮 魚龍故國秋 依然形勝地 千古扼襟喉 菰蒲生晚吹 城郭帶斜陽 舟揖尋幽約 烟波似故鄉 江湖蹤未定 風月夢偏長 何日隨鷗鷺 潭西築草堂

將_レ發_二彥根_一留_二別黃石濤堂_一二君_一

歡晤纔旬日 扁舟又遠征 青山懸夢影 白葦約秋聲 湖海未歸客 風烟分袂情 蒼茫千里意 對酒醉難成

琵琶湖舟中寄_二星巖先生_一

蘆葦秋無際 波濤夜渺然 夢遙三野月 人大大湖船 分手猶如昨 陪歡又幾年 明朝津口驛 回首水連天

京師客夜與_二橘湘雲_一話_レ別

京城同踏軟紅塵 意外今宵別恨新 明日河橋分手去 送行人更遠征人

客樓燈火話清宵 歷歷遊蹤一夢遙 蘇峽雲山大湖月 回思爭得不魂鎖

舟下_二高瀨_一

舟師催客太匆匆 一岸垂楊送短篷 回首杳然蹤已隔 鳳城宮闕暮雲中

伏水舟中

沙岸荻聲白 市橋燃影紅 津樓今夜酒 一醉與誰同 振柁舟離岸 推篷水接空 那邊人未寢 燈火隔蘆叢 水枕眠難穩 篷窓夢數驚 浪華知不遠 城柝遞殘更

坂城懷古

京洛南來一水流 古城雲氣動高秋 旌旗影沒山河在 鼙鼓聲沈霸業休 號令當時通九國 繁華今日冠中州 千年不改英雄局 形勢依然據上游

浩浩河聲繞郭流 風雲氣尚鬱千秋 起身奴僕前無比 展武寰區老不休 雄視已收天下地 餘威更舉海西州 我來憑弔總陳迹 水綠城濠魚自游

豐氏遺墟指淀濱 行人下馬弔斜曛 怒聲猶迸寒江水 殺氣空纏故壘雲 運改興亡天意在 權輕將帥士心分 一坏未燥邨山土 已動東關百萬軍

當年定霸此江濱 百戰雄圖臘夕噀 終古山川懸涕淚 于今草木想風雲 水通北闕雙流合 地控中原大道分 看到蕪城淒欲絕 賦才誰擬鮑參軍

湊川調_二楠公墓_一

鬱鬱青松表墓門 楠公遺跡至今存 孤墳長灑英雄淚 餘烈還

房山樓集卷之二

元日醉歌 (弘化四年丁未)

金烏劈浪海雲紅 萬壽佳氣蒸長空 眼看春色回天地 萬物喜舞迎東風 蒼松翠竹秀如擢 梅花香迸吹檐角 檻前冰沼碧生鱗 瓶裏玉醅黃破殼 一年入手須盡歡 兩鬢催人且莫歎 爛醉放歌天所賦 未容眼底杯觴乾 人生不死狂不已 從來世味薄如紙 一杯相屬君勿辭 三春行樂從此始

正月五日過_二蒲田梅莊_一花未_レ開乃題_二一絕_一而去

東風吹雨濕青苔 春淺南枝猶未開 笑向梅前作幽約 一句過後又重來

春雨連日不_レ出小詩排_レ悶

斑藓侵窓上碧紗 舞空不斷雨絲斜 一村烟柳連春社 二月東風又杏花 長短詩篇新事業 尋常酒債舊生涯 吟消永日漫抽筆 疥壁墨痕欲似鴉

消夏絕句示_二逸禪居士_一遂庵上人

殘陽澹澹入松無 步履尋涼到水隅 楊柳芙蓉池數畝 吾家一曲小西湖 窺檐風竹絲紛紛 酒醒西窓日未曛 手洗蠻溪三寸硯 輕緜淡墨寫湘雲

驚妖孽魂 三世精忠爭日月 千年碧血照乾坤 可憐伏臘歲時祭 猶有村翁薦藻繁

駿州道中

官道迢迢驛樹秋 殘山賸水帶鄉愁 馬頭忽落芙蓉影 千里歸程已駭州

焚香掃石訂幽期 消遣流光一局棋 此際能并兩般興 鄭公圖
畫已公詩

賀大沼子壽新婚

絕世才華絕世姿 當筵新咏詠國風詩 好將夢裏江郎筆 却向香
闈爲畫眉 繞枕爐烟曉未消 香衾宛轉可憐宵 笑他年少金龜婿 一例聽
雞事早朝

丁未人日同藤世美窪堯夫島士功集原子直混沌居
分水生挑菜渚爲韻得菜字（弘化四年）

春來未有雨 人日晴可愛 逐此風光美 來與故人會 關關鳥
弄聲 濯濯柳含態 谿水淨鋪練 嶺雲輕飄蓋 臘酒薦黃柑
春羹煮碧菜 且屏絲竹喧 聊恣談笑快 喜我二三子 落落風
塵外 藤老草聖傳 窪生尤耽畫 島子更奇絕 咄咄世人怪
主人亦瀟灑 胸次無芥蒂 逸興直追古 游戲真自在 深杯豈
容辭 此歡時難再 懷哉斜川遊 高風欽千歲

溪中早春次白香山韻示二三道侶

夜雨漲前溪 梅花飄殘白 曉烟迷野橋 柳條搖嫩碧 陽和催
發生 百卉次第拆 行樂要及时 青春可虛擲 聊招隣里朋
幽尋踏泉石 物情各有適 山鳥鳴嘖嘖 熹微烟景暮 賞心惜
今夕 相留明月下 盤餐香秣麥

題畫

苔痕斑駁滿階庭 曲几焚香對石屏 昨夜前溪春雨漲 波光濃

似屋山青

亭下晴波色染藍 酒邊景物似江南 桃花楊柳麗於畫 已近春
風三月三

同山中生携酒遊豐氏桃花塢

屋上山禽呼夢寤 又被東風催杖屨 出門浩蕩春正美 卷鬚黃
蝶來無數 村南咫尺野人莊 小橋流水斜通路 紅雲匝地擬不
飛 滿山桃花三百樹 亞枝含笑人面嬌 綸巾香濕花上露 花
前通飲死不休 春到詩人多逸趣 不辭一醉三日連 只恐佳期
風雨誤 明朝載酒更重來 莫厭追隨及時屐

寄懷星巖先生

涼氣颯以到 一葉剪梧桐 獨居恨有憶 日暮浮雲重 浮雲渺
千里 瞻望情何窮 水深沈游鯉 天遠斷征鴻 憶昨侍歸輿
跋涉遠到濃 一朝相乖隔 行李逐轉蓬 長辭聲咳恩 未遂化
育功 白雲勞願望 青山送遊踪 羲和無停策 俯仰忽成空
君爲勢南游 僕病歸海東 魂飛千山外 影滯一室中 晝思抱
惻惻 夜夢輒相逢 聞君近向洛 卜築養幽慵 高臥慕雲臺
招隱學桂叢 夜月大偃峽 秋雲比叡峯 逸興應不孤 來往與
誰同 嗟我蒲柳質 憔悴減顏容 菽水養難闕 附鳳無由從
感此憂如擣 佇立涕橫胸 江水碧迢迢 霜落老芙蓉 相思何
處寄 汀渚正秋風

丁未中秋遊野島崎觀月晚際風雨俄至既而雨止月出
二更月蝕作歌記之

上元前一日同橫山舒公遊墨水梅莊

五年不踏城東路 重到村莊一夢中 好在梅花三百樹 芳顏依
舊笑春風

十九日曉發藤澤驛

街鼓催人曉上程 驛門殘月破雲明 松梢留得夜來雨 滴到笠
檐時有聲 雲籠松影千林暗 雨洗梅花幾樹明 孤店曉風人未起 隔溪黃
鳥亂啼聲

由井驛亭望豆州諸山

敗驛荒寒傍海灣 且呼杯酒破愁顏 青如黛處孤帆落 是我曾
遊着屐山

吉原驛

馬首雲開曉色寒 稜稜雪氣撲征鞍 停鞭高詠康夫句 一朵芙
蓉正面看

遠州道中

山橋野店送行踪 日日征塵馬尾風 莫問故園何處在 離心已
落暮雲東

二月二日入京即至鴨水調星巖先生

握別天涯歲月新 一燈重對苦吟身 秋霜着鬢驚君老 青草隨
袍笑我貧 墨水春風尋舊夢 島川夜雨證前因 絳帷多少韓門
弟 可許長江接後塵 訪中島棕隱翁銅駝餘霞樓

訪中島棕隱翁銅駝餘霞樓

八月潮高大於屋 勢如萬馬相奔逐 危礁亂立與潮爭 激空噴
沫飛霞電 此時蛟龍驅雲雨 漠漠秋天懸銀竹 變化開闔無端
倪 直恐長風裂坤軸 我曹平生頗好奇 對此神魂忽超卓 可
知天公厭常套 故待遊人出變局 俄頃風定雲一掃 萬里東洋
歸寸目 蒼波浴出紫金盤 俯仰海天何曜曜 清輝倒射鼉鼉宮
素影明驚鳥鵲宿 飄然抽身海外洲 却視塵寰真一粟 何物
老蒼肆饑吻 須臾白璧變銅綠 嫦娥縱失暫時明 未妨清興歸
吾屬 君不聞昔時鬼脫石橋 單身此地忍羞辱 又不聞左馬
當年會落魄 一朝割據專威福 龍爭虎鬪長已矣 唯有明月懸
海角 古來英雄皆寂寞 今我不飲老云促 眼花耳熱不稱意
人生茫茫雜歌哭 大地微塵感有餘 陵遷谷變論何足 咫尺仙
山路可通 一麾去踏安期躅 安得東海變作酒 與君爛醉蓬瀛
曲 鳥在房州白濱相傳源右大將石橋山之敗匿身于
此 里見左馬介義實之據房州也始築城白濱

酬采蘋女史次其見贈韻

閨裏有斯秀 男兒真愧君 弓鞋輕萬里 彤管掃千軍 習氣非
中輟 才情過錦文 賡酬我何敢 筆硯殆將焚

戊申正月將赴京師初八日發家至鋸山下候潮晚

抵浦賀舟中作絕句（嘉永元年）

買得扁舟葉似輕 海門山影碧波明 布帆穩掛相州路 便我西
遊第一程 夕陽輟棹重回頭 依約青山隔水愁 今夜津樓別離夢 逐潮一
路向房州

纔過門巷便清閑 瀟酒樓臺水石間 聞說京塵紅十丈 也從籬
畔見青山 年少青樓薄倖名 竹枝一卷最風情 尊前白髮餘狂在 綺語猶
能壓後生

鴨水雜詠

不負百年詩酒身 又來輦下作遊人 囊中載得江淹筆 寫見繁

華夢裏春

誰能文酒續清塵 三樹莊荒跡已陳 好箇水明山紫地 天留風

月待詩人

東風吹動綠楊絲 醉倚旗亭酒一卮 恰好初三今夜月 銅駝橋

上細如眉

市橋夜靜少人行 深巷風傳遠柝聲 水閣誰家猶置酒 一枝紅

燭雨三更

一帶東山拖曉霞 參差樓殿倚空斜 忽傳昨雨早櫻發 吟屐去

看長樂花

流管清絲夜未央 家家水榭接風廊 他年留作銷魂地 狼藉酒

痕衣上香

謝草江花夢有靈 天涯詩句不零星 更憐一夜鴨邊雨 染出柳

條如許青

取次韶光客思驚 花朝節過逼清明 錦綉如筍拳如蕨 頭味今

春在洛京

爲客京城送半春 華年逝水正愁人 微烟冷日過寒食 悄雨尖

風又禊晨

玉笛淒涼怨落暉 誰教春半負花歸 分明此後郵亭夢 夜夜鼻

川水上飛

梅花萬點雪埋徑 脩竹千竿雲拂空 無限春山興廢跡 夕陽何

處弔豐公

巨擘湖 渺渺湖波起晚風 長堤劃斷水西東 何來一片葉舟影 吹入殘

陽枯荻中

手携詩卷赴幽期 客裏風情筆一枝 好鳥數聲迎步起 綠楊十

赴子辰招飲

里到門遲 文章傳世應他日 杯酒論交記此時 可吟苦吟空費

力半生能得幾人知

余將東歸一海屋貫名翁製一柳橋送別圖一見贈因賦一

絕一以謝

柳條吹綠入離觴 畫裏分明寫斷腸 莫怪行人添暗淚 無聲一

曲小秦王

星巖先生席上賦此留別 樓外山光翠黛橫 樓前流水碧環鳴 三春花月吟邊興 萬卷丹

鉛老後情 傲骨飽輕要路士 文章難擲盛時名 座中我是東歸

客莫怪臨風醉不成

勢多橋寄星巖先生

湖雲嶽雨送征愁 匝月交歡付水流 不耐河橋重回盼 一峯青
隔仲宣樓

雪夜讀史

孤軍深入策尤奇 吶喊聲喧鷺鴨池 讀到蔡州城陷處 一天風

雪撲書帷

一番和氣遍天涯 暖漏聲聲景漸遲 公子綺羅遊處覺 詩人芳

草夢邊知

雨痕留綠歸庭蘚 風信傳青到柳枝 東帝恩原無厚

薄野花心更望芳期

春思

芳草萋萋繞屋除 江南有客感離居 懷人水國雁歸夕 臥病空

山花落餘

愁欲來時宵雨靜 夢方覺處曉窓虛 何當盡把心中

字寫向春潮託鯉魚

春夢

如迷似醉自悠揚 忽忽繁華又一場 屏角魂縈狂蝶蝶 被池棲

暖睡鴛鴦

雲歸巫峽春將曉 樂散鈞天夜未央 驚覺西窓無覓

處鶯啼月落影蒼茫

春愁

一味輕寒不自支 中懷如許夕陽知 關心風雨花開後 轉眼韶

光酒醒時

折柳又成千里別 尋芳空誤十年期 繁華逝水從來

恨薄倖樊川鬢欲絲

次韻酬錢心小原大夫春遊見寄之作

鱸松塘篇

雙魚到手意悠悠 見說風光九十遊 紅杏一枝江畔店 綠楊三
面雨中樓 潮連上國頻通夢 人隔天涯暗結愁 幾度相思增悄

恨落花春盡海南州

酬華山老人見贈次其韻 老人姓小 新詩句句玉抽英 瀟酒如君孰與爭 婚嫁人間全了累 毀譽世

上久忘名 囊中風月百篇富 杖底峯巒千疊橫 明日攀雲鋸山

路群仙拱手逐行旌

送鷺津文郁遊野島 瓶月 瀛海環孤島 蓬萊一氣通 三更天半月 萬里大洋風 才逸詩

無敵 秋高興自雄 賦成休朗咏 脚底即龍宮

八月二十夜五更酒醒風雨蕭然追悼河村楚芳賦長句

四韻

寒蟻咽咽繞階鳴 酒醒燈前感忽生 宿草新阡空有淚 輕塵短

夢轉堪驚 也知麴蘖遂爲病 何忍金蘭長欠盟 悽絕蕭齋五更

雨對床猶似聽檐聲

送鷺津文郁歸都兼寄大沼子壽橫山舒公 木脫疎林瘦 江平澄練靜 扁舟千里別 蒼茫去帆影 澹澹暮

山青 森森秋波冷 倚高望不窮 鴻飛天宇迥 憶昨君初至

芙蓉滿碧井 詠賞情無厭 日夕撫風景 炎涼忽推遷 感慨座

悲哽 君歸到都日 團樂舊知併 行李開錦囊 文章發煥炳

吾性難適俗 終年嬾馳騁 屏息學龜藏 廢材類木癭 已無朝

參夢 每耽野趣永 憑君報故人 生涯一釣艇

上那山寺閣重送文郁

寥廓秋天數雁哀 夕陽送客上高臺 無窮吟興排愁起 何限離
思衝酒來 函嶺千層雲際出 嶽蓮一朵鏡中開 扁舟明發相州
路 知爾依依首重回

十二月二十二日雷雨明日立春

嶺雲窈窕護寒梅 驀地遙空轉怒雷 好是焚香人小座 一簾飛
雨捲春來

立春日酬竹九萬見贈

重寓儂家歲序移 七年雲樹各天涯 尊前狂態共無恙 未許春
風欺鬢絲

己酉冬月九萬寓於予家有日矣晴耕雨讀齋三島窟懷

人詩屋雪月嬋娟處各有題詠即次其韻和之

十畝烟畦半種蔬 每從雨後課僮鋤 人生畢竟吾家好 屋裏青
山床上書

海外徒聞不死鄉 人間仙窟在吾房 葛洪兼作回生術 篋底常
携肘後方

一盤雞黍表交親 不必尊前說主賓 他日天涯相思夜 夫君也
是夢中人

雪虐風饑兀不頹 笑他凍筍待春雷 幽人醉臥無塵夢 只許冰
姿步月來

除夜

寂寥燈火夜將分 細檢吟箋酒半醺 兀兀終年為底用 一篇贏

以詩代簡寄九萬

殘冬握手話分離 忽地東風掠面吹 小別兼旬為隔歲 不逢咫
尺亦天涯 花開常數晴時少 春好翻愁麗景移 寄語杖鞋煩孺
子 陳蕃掃榻候幽期

瓶梅

一枝風格倍精神 石几銅瓶是舊因 鎮日垂簾相護惜 世間無
地不沙塵

喜竹九萬原直見訪

破例今朝鳥雀喧 故人聯袂忽臨門 掃來幽閣先移榻 煮罷清
茶便置尊 嫩竹窺檐如有待 好花當檻欲俱言 期君此後經過
數 敢惜莓苔損屐痕

小小

小小園亭短短牆 朝暄催我減衣裳 幽花露濕紅仍滴 細草烟
含綠自香 半世才華供筆硯 百年生事寄耕桑 悠然一榻唯高
枕 冷眼看他抵死亡

花朝雨

正是百花生誕辰 輕風小雨更愁人 明朝縱有新晴好 已過韶
華一半春 楊誠齋詩小雨
輕風春一半

奉壽迂元崧庵先生七十初度

遊戲人間七十年 果知世有地行仙 濟生兼得長生術 翁也前
身葛稚川

余嚮有訪大空師之約因事不果一日師將赴京來

得送窮文

新年

竹裏鶯啼日載陽 幽懷迎歲儘徜徉 新醅細酌杯浮綠 古墨濃
磨硯澆香 花下綵衣憐穉女 尊前白髮慰高堂 酒量平聲易退
君休怪 漸近中年漸減狂

洗盡胸中三斗塵 天公還我自由身 未償詩酒尋常債 又領鶯
花九十春 門巷不寬賓客少 園亭雖好主人貧 無端更把間情
賦 萬種風華繞筆新

地僻

地僻樓幽夢亦安 簾門闔竇足盤桓 補將翠竹階邊種 收取青
山屋裏看 濁酒三盃聊自遣 古琴一曲向誰彈 痴心時作千秋
想 自笑雞毛筆未乾

雪後寄野水山人雲濤漁史

一夜東風飛玉塵 溪山十里斷行人 幽期已阻探梅約 佳節又
過挑菜晨 善畫王維著絕俗 能詩高適最超群 君曹恰好為賓
主 筆底雲烟各自新 梅之約值雪不果

即事

倚遍欄干暮色遲 野人門巷盡玻璃 一痕清絕茅檐月 不着梅
花亦自奇

止酒

醉中往往帆凌人 每悔調言記不真 一任從今風景裂 花前茗
飲過三春

見告別適遇余出留書而去明日追至那古師已航

海愴然有作時庚戌三月一日也 嘉永三年
冷然金錫御風飛 世外間雲任所之 方擬追隨三日飲 不圖出
餞一朝遲 春波渺渺涵愁遠 暮雨淒淒和淚垂 此後故山松月
冷 只應猿鶴待歸期

夏景冲澹偶然作用皮陸唱和韻同高木子幹諸子賦

單衫適體剪輕紗 深院人閑香篆斜 需酒祇應謀我婦 乞醯方
擬向隣家 分來鳳實補庭竹 帶得魚苗移水花 幽事此間殊不
乏 夢魂何復到繁華

柿陰成列小窓幽 不用避塵高築樓 無事覆棋鋪戰陣 有時引
枕試仙遊 養生空論笑中散 賣藥遐蹤欽伯休 何處醉鄉動可
策 飛騰我欲取封侯

萬竿烟雨圖

竹氣成烟烟化雨 空濛寒翠滴孤舟 誰將筆底三升墨 灑作湘
濱一曲秋

移竹

數竿移自碧溪濤 亦擬凭欄聽鳳吟 纔見婆婆呈醉態 便從瀟
灑認虛心 當窓赤日忽無影 滿地青苔先帶陰 誰似此君枝族
大 兒孫隨處即成林

友人送白蓮花為詠

冰華翠蓋淨亭亭 玉井分秋到膽瓶 風露曉清微有怨 池臺夜
靜迥生馨 山中宰相性孤冷 澤畔大夫魂獨醒 只恐素衣塵易

染 爲君珍重護嫂婷

瓦盆涼浸倍芳芬 縞袂翻來映翠裙 夜月魂清湘岸水 秋風夢
冷越溪雲 瓊瑤着句終無客 澹泊論交獨有君 看到飄然脫塵
垢 方知白也最超群 白香山詩我慙塵垢面對此瓊瑤英

夜涼步過溪橋

又逐月明過石梁 水風吹滿菱荷香 平生不肯因人熱 只愛溪
頭夜夜涼

秋夕詠懷

齊執辭手遂無情 楚簟邀眠夢亦清 枕上聞多知病好 燈前暑
退即涼生 滿天明月新秋色 四壁吟蛩靜夜聲 俯仰乍成身世
感 一年節物又崢嶸

園居秋夕分得成韻

蛩語響虛砌 夜涼侵薄衫 微風時度竹 大月坐移杉 影瘦吟
仍苦 心清夢不凡 屏居吾計得 世路畏崢嶸

夜意

殘暑夕方退 冷露秋已團 華蟲語階下 山月掛檐端 對此一
尊綠 發我雙頰丹 出門散醉步 與影俱嬾嬾 浩歌林木振
放眼天宇寬 功名何足慕 貧賤固所安 浮生等是客 百年指
一彈 何能爲世事 局促損我歡 痴人不知此 愁眉抵死攢

八月十三夜月下酌酒

連夜苦陰熱 煩促百骸倦 今夕復何夕 得見嫦娥面 天高暑
如洗 浮雲無一片 清輝流空庭 風露入虛院 雖非十分圓

吟隔花人

樓上有憶

憶人樓上臥 樓下藕花紅 夢逐鶯鴛去 對飛雲錦中

七夕有寄

獨倚鐵樓愁忽生 織纖眉月破雲明 人間縱作經旬別 可抵仙
家隔歲情

斷腸詞二十首

錦瑟華年一夢過 鸞離鳳折奈君何 情鍾我輩從來事 爭放潘
郎不鬢髭 行衍潘岳合爲一人 得不爲此悽惻 枕山厚

淚濺雙袖

一窓秋雨晚淒淒 忍把瓊枝委土泥 猶有寒蕪分暗淚 草根永

夜伴人啼

幽恨綿綿豈竟窮 滿襟留得淚痕紅 長傷賦命玉人薄 朱槿花

開朝露叢

恍惚音容傍枕悲 問君此去欲何之 雲屏半掩殘燈暗 哽咽如

聞怨遠離

萬點隨風花亂飛 花飛來歲更芳菲 可憐年命真飄忽 一去泉

臺不復歸

藥欄紅雨花含淚 梅閣香風雪弄姿 昔夢分明携手處 不堪今

月照餘悲

滴向重泉無盡時 萬行和雨淚如絲 茫茫地下遠征者 如許傷

鱸松塘篇

可以侑杯饌 喫我盤中芋 味足當芻豢 酌我尊中酒 沆瀣非
所羨 醉裏卽仙境 超然凡骨變 四顧階砌際 化作白玉殿

中秋

飽收風露入危樓 萬古清光滿九州 豁盡一雙飛電眼 浩然看
徹五更頭

危樓百尺倚高寒 孤月當天清夜闌 聽得空中聲忽落 仙人吹
笛過欄干

秋夜聞雁有懷星巖先生

書劍當年西入京 秋風舊夢暗驚情 東歸萬里無消息 又倚江
樓聽鴈聲

附錄

松塘居士

僕本恨人興感所觸不能忘懷。往往托吟咏以自遣。
集中香奩之什。亦復不少矣。誠知非大雅君子所
尙。而情鍾我輩。棄之終不忍也。茲抄小詩若干
首。以附卷末。亦竹垞不刪風懷詩之意云

無題

慧心果解慕才人 一注橫波情最真 底事仙緣天不假 桃源咫
尺未通津
露華湛湛月華新 有約今宵來賞春 不分小老無慧性 一聲聲

心知不知

奄忽幽明判此晨 猶疑是夢是非真 前塵影事依稀記 是夢爭

容不怡神

玉釜誰能調妙香 塵緣如夢肯教長 此生祇剩他生約 爭奈他

生轉渺茫

七載深情一慟中 幾回迸淚向秋風 銷魂此日溪南路 衰草斜

陽映殞宮 情深韻遠不讓漁洋厚

每恨雞聲驚雨心 幽歡未了又分襟 寒燈殘夢孤眠夜 臥待天

明聽翰音

辛勤擲管坐幽窓 往事回思淚一雙 長憶留郎粧閣夜 詢將難

字剔銀缸 此及後首亦似漁洋然 比之前首不無軒輊厚

深閨刀尺一燈寒 餘事幽情坐夜闌 常到家中人定後 雲箋湘

管寫芳蘭

京遊曾約探名區 準擬朝雲事老蘇 縱有鴨邊樓隱日 琴書誰

復伴清娛 此乃哀簡 齋耳厚

無復菱華照曉粧 呼僧施盡綉衣裳 空房此後何人掃 一任流

塵簾竟牀

道隔人神可奈何 無由消息託微波 相逢但賴清宵夢 贏得眠

稀感轉多

鴛枕鸞衾夢罷休 海枯石爛恨悠悠 九原路阻無書寄 怕聽征

鴻叫過樓

萋萋秋草銷孤墳 溝水東西亦自分 消渴長卿憔悴甚 白頭何

忍哭文君 相如爲白頭吟
新用妙甚厚
蕭蕭令節掩空堂 手酌寒花更斷腸 此際寧堪泉下冷 滿天風雨暗重陽
齋前芍藥花開感而賦一絕
舊夢如雲不可尋 花前剩見鬢毛侵 有情憐汝含春淚 無復傾城折得簪

房山樓集引

天之降才蓋有因 一代必傳能幾人 粗才精才關風氣 東人西人各不均 西詩外貌示莊重 史生長戟飾驍勇 千言累牘雖誇多 末流往往入煩冗 東詩細心要清切 隱娘短劍恣殺略 片語驚人非不工 至竟其弊在輕薄 何人隻手固執中 詩壇久待命世雄 吾齋此志何日就 詩道未亨身乃窮 却憶海外多名碩 袁趙堂堂稱巨擘 燕北雄勁江南麗 旗鼓相當無愧怍 吾邦二三先達士 學淺力孱何足比 天意有待至于今 豈無真才應運起 譬之流水自東漸 東海應爲文章淵 惜哉都門吾黨士 名利爲累才難全 東都之東水窮處 松塘鱸子占美譽 籬邊秋詠黃花篇 浦口春吟芳草句 時携詩卷寓都門 鉅公來過幾高軒 吾讀君詩仍愛重 嫌他拘牽爲目論 自顧平生太骯髒 把人詩句不濫賞 私心何事偏傾瀉 千秋欲定同傳想 君詩海山秀所鍾 品評百讀敢言備 白劉歡會比萱杜 韓孟追逐爲雲龍 今日大集付校刻 逆知傳播及遐域 詩派正大詩才精 不西不東

成一則 吾望今後益勤劬 萬篇之富老陸如 二集三集續續出 吾邦詩宗乃厥初 嘉永辛亥六月友人江戶大沼厚枕山氏拜撰

房山樓集題詞

隔海房山碧一堆 故人今築讀書臺 太平韶歲盛文運 不恠寒鄉出異才 百鍊工純一卷傳 同儕誰復得齊肩 愛君成立卓如此 猶是平居自欲然 文士相輕非美談 十年況是社同參 于今設有袁蔣在 敢使趙君居第三 石田茅屋了生涯 雨讀晴耕分所宜 一味閑情堪入賦 陶家風趣有餘師 詩風海內一般新 先達相須後進人 他日騷壇表功烈 梁翁門下有忠臣 中心傾倒是耶非 臭味何論與世違 廿歲東西多閱歷 才華到底似君稀 元九集中多詠柳 逋仙宅外遍栽梅 高人標致才人習 一併君能領略來 兩句三年感最深 洋峩何啻伯牙琴 漫將狂語評新著 許否舒公是賞音 嘉永四年夏六月 湖山清逸橫山卷舒公氏拜題

房山樓集後序

丙午之春 余飲大沼子壽許 見座有一人 與余年相若 白晢而長大 意氣倜然 無所顧讓 酒酣賦詩 下筆縱橫 大篇立就 駭發驚一座 子壽指而告余曰 是房州鱸子彥之也 予心竊奇之 乃與訂交亡幾 彥之歸房州 彼此訊問杳然者數年矣 庚戌之秋余有事赴房州 過見彥之 彥之容貌辭氣 恭謙抑退 叩其近業 則辭而不敢輒出示 似有不足於其心者 較之曩時 判然若二人 予疑之 未暇問其故也 今茲彥之寄示詩稿曰 將付諸梓 請子題一言 余披而覽之 則句煉字鍛沈鬱深穩 兼之閑雅澹遠 斂其奔放 寢就規矩 駭駭乎入於作者之域矣 余乃拍案曰 有是哉 其恭謙抑退 將有大得也 其不敢出示者 將有大示也 於是予大服彥之之善變也 夫學者非其才之難 而勉強之爲難 非勉強之爲難也 善變者更難 世之年少才子 往往不能遠到而止者 何也 勉強不足 而變之不善也 矜才誇能 揚揚自足 以至老 寢悟昔時之所爲 而氣力既衰靡 不可及焉 今彥之年未三十 而余見彥之 僅僅七八年間 既已悟其非 而自勉強善變如斯 設使過此數十年 則余未知彥之容貌辭氣所變何如 而其詩之變亦如何也 余之於詩 夙好之篤 同乎彥之 而善變不及彥之 今閱此集 能無觀顏乎 然且勉強爲之跋者 亦欲借此以自激勵爾 嘉永辛亥六月上浣毅堂學人鷺津監敬識

房山樓集二編

房山樓集序

夫詩之稱大宗者 在其聲之清 與其思之新 而聲之清者 於唐宋後 爲高青邱查他山 思之新者 爲袁隨園趙甌北矣 吾邦享保正德諸公 姑舍是 天明寬政以來 五六名家輩出 就中星巖梁翁 夙得其聲之清 而至晚年又得其思之新矣 吾友房州鱸彥之 學詩於梁翁 當時居然少年 詩學蔚然成名家 彥之未及三十 著松塘詩鈔 余題其首曰 吾望今後益勤劬 萬篇之富老陸如 二集三集續々出 吾邦詩宗乃厥初 私心已知其爲大宗也 彥之今過四十 乃著二集 大敷于世 其篇什之富 漸々如老陸 其聲之清 如青邱他山 其思之新 如隨園甌北 是爲吾邦大宗 實海內之公論 而非一家之私言也 余竊取梁翁門下才俊而論之 遠雲如其聲清 而田梅欄其思新 者也 彥之奄有二子 以爲一人 終配梁翁 應無愧色 豈不盛哉 當今東西以詩名家者 或爲浮辭靡體 或爲鈎章棘句 是等之人 觀彥之詩 必將剷除陋習 以奉大宗 夫如是則此集裨益於詩教 不多讓古人也 餘與彥之 推襟送枕 殆三十年 訂其詩交 莫善於餘 余今垂老 詩篇漫與 故不爲響言 而欲使彥之居第一流也 至於彥之志氣高尚議論慷慨 則世

自有議者焉 豈待余之表彰哉
慶應新元乙丑臘月百福日 江都枕山大沼厚撰

房山樓集例言三則

一彥之學詩於星巖梁翁 詩律緊嚴 風調清麗 翁既推許 爲一時作家 固不待我輩嘖嘖也 頃者彥之將刻其集 千里郵寄 使予評定之 余不太爛詩律 安足以評定彥之詩 然余辱彥之之知非一日 義不可以辭 乃不自揆 敢評定之 星巖枕山毅堂諸老之評 則一一署名 而其不署名者係于余 一此集古今躰凡三百七十九首 起于康戊歲 止于壬戌歲 其間彥之所得之詩 固不止于此 此選其什一焉耳 一彥之於古今名家集 莫所不窺 更涉乎史學 近者攻易 矻矻不已 非終身刻苦於彫蟲者 蓋於人事世變深致思 故忠慨義憤之氣勃勃發露於紙上 讀者勿以其老練乎詩律 概之時流一輩詩人 則可也
慶應紀元維暮之春辱交北越蒲生童子闇氏拜識

房山樓集卷之三

庚戌 (嘉永三年)

偶成二首

丈夫生不立功名 嘉遜仍應守靜貞 歎息一篇周易象 幾人巖穴履躬行 釣耕家世雜民編 誤學詩書廢力田 辛苦窓間何所獲 青燈賺我十餘年

人日雪用聚星堂詩韵

天風一夕飄雲葉 朝來吹作草堂雪 紛紛初見映窓飛 浩浩忽驚遮空絕 壯勢欲埋屋山沒 快聲連壓林竹折 遂疑天地無昏曉 那識陰陽有明滅 赤體何人露寢穩 黃袍誰家雄談掣 詞客陳言誇絮鹽 女兒裁勝鬪絲纈 南山射虎太麤豪 北窓烹茶眞瑣屑 不恨陽春閣雙脚 却愁清景附一瞥 危橋跨驢頗不堪 暖帳擁妓復何說 只是忍凍賦庭梅 一枝筆撐心腸鐵

明日早起對雪再用前韵

曉窓呵手擷書葉 故事遙尋汝南雪 維昔聚星會會飲 到今勝迹欽超絕 太守酣醉髯頻掀 賓從凍吟筆欲折 一時詩賦出游戲 千載風流豈埋滅 想見落墨雲烟湧 似聞滿幅龍蛇掣 愧我薄劣銷才鋒 對此逡巡發面頰 又尖漫擬韵闕險 咳唾寧矜

玉霏屑 不奈爛斑見晚消 須知富貴隨眼瞥 趁朝稱賀多有人

表祥獻瑞豈無說 袁安唯作杜門計 莫笑懶廢頑如鐵

辛亥 (嘉永三年)

新年口號

醉枕忽然殘夢驚 慵騰起坐澹無情 先生不比劉伶飲 一盞屠蘇便解醒 芹芽吐綠柳含黃 繞屋梅花又放香 都是東君閒手段 撩人詩思一時忙

八新詩和三大沼子壽遠山雲如同鷺津文郁賦

鷺

上林春尚淺 黃舌學初成 縱使知音少 能容斬一鳴

柳

嫩枝含露重 弱葉倚風輕 未繫離人恨 先撩思婦情

蝶

南園露未晞 粉翼晒晨暉 好待芳菲節 春寒莫浪飛

月

新月穿楊柳 剛如柳葉纖 有人珠箔底 學樣畫眉尖

烟

一縷東郊曉 輕和淑氣浮 微風吹不散 半罩酒家樓

水

池泉脈動 搖蕩碧漪淪 莫道一泓窄 能回大地春

燕

鱸松塘篇

細雨初飛處 芳泥乍滑時 誰家深院靜 半揭翠簾帷

草

只訝輕烟化 仍憐小雨催 何知南浦恨 都向此中來

人日示文郁

菜甲東風又一新 笑談同受草堂春 不辭處世呼狂士 也擬論交至古人 城北梅花成舊夢 海南詩酒了清因 斯文今日寥寥甚 珍重尊前見在身

扇頭四時小景

清溪倒影小樓虛 一角春山雨過餘 不信幽人無好句 水欄倚遍看跳魚

三間草屋俯清江 長夏枕書眠北窓 幾日薰風開菡萏 招呼吟友泛輕艫

牢晴天氣近新霜 高下雲林葉欲黃 野渡遙遙舟未到 回看山閣映斜陽

嶺雲斑駁乍陰晴 繞砌幽泉凍不聲 昨夜山中盈尺雪 半空削玉一峰明

吾生忽三十 俯仰百無成 舌在寧欺世 才疎且避名 妻孥難免累 薪水動關情 所喜窓前課 詩書日有程

閉門謝交友 開帙翫篇章 冰雪驚年迫 燈檠伴夜長 飢寒寧

巨忍 窮達亦何常 志節貴無撓 聲名低不傷

冬夜

閉門謝交友 開帙翫篇章 冰雪驚年迫 燈檠伴夜長 飢寒寧

巨忍 窮達亦何常 志節貴無撓 聲名低不傷

冬夜

閉門謝交友 開帙翫篇章 冰雪驚年迫 燈檠伴夜長 飢寒寧

巨忍 窮達亦何常 志節貴無撓 聲名低不傷

讀書有感示諸子弟

早年鄉曲竊稱褒 霽月光風漫養高 未見生平琢磨力 強顏深愧對卿曹
讀書只要勿心欺 萬世經墳有本師 我未壯齡卿更少 從今努力亦何遲
藜羹麥飯豈辭貧 講道要當期古人 擬問千年會心地 夜窓唯有一燈親

歲晚感懷

買得梅花三五枝 幽居聊了澹生涯 常時假病長辭客 鎮日看書且忍飢
浮世忽忽人昔老 流光冉冉歲將移 顧老憔悴今如許 不待明年歎早衰
余明年三十矣
十秋南北轉孤蓬 歸臥蕭然環堵中 萬事磨來餘傲骨 一年盡處是春風
孤吟牢落輒成感 獨學辛勤寧有功 且向窓間鑽故紙 任人頭腦笑多烘
兼旬無手把清卮 藥裏侵尋不自支 慘澹孤燈花落夜 凍涼倦枕夢殘時
華年逝水真堪歎 世事浮雲也可悲 賴有舊朋相慰藉 素書鄭重叙睽離
近日連得大沼子壽橫山懷之書
形影蕭蕭只自親 夜窓燈火照愁新 冰霜多事偏欺病 詩筆無靈不救貧
人與瓶梅同度歲 天移斗柄暗回春 一尊聊作迎年計 先理椒盤約比隣

除夜

浮雲流水太忽忽 駒隙光陰夢一空 何限人生負心事 復留詩

風吹盡生

特地黃金看柳絲 絳綃又掛杏花枝 化機亦讓毫尖巧 盡鏤春光入小詩

種梅花畢而雨喜賦三十八字

評品南枝與北枝 槎枒一樹帶苔移 天公亦諒幽人意 好雨飛來及此時

二月一日雪

童稚狂奔嬉笑譁 推窓雪片舞空斜 青皇戲假玄冥手 萬樹春開頃刻花

初三日薄晚門外獨立

出門小立夕陽殘 餘雪重重擁暮巒 清絕無人知此況 一痕新月碧雲寒

春思

窮巷泥深掩戶眠 悠揚斷夢伴殘篇 餘寒尙似題燈節 小雨頻來禁火天
中酒空憐多病後 作詩真愧古人前 頽然一枕動終日 不免門生嘲腹便

二月二十五日同高木士幹池田廉卿遊那古

翩然一笑出柴荆 小市春風携手行 柳下誰家調細馬 花間到處著嬌鶯
閒遊滋味宜微醉 得意文章要快評 莫道書生寒乞相 也能隨分領歡情

撩鬢風輕細細吹 市樓幽處小游嬉 楊枝嫋嫋美人態 酒味芳醇才子詩
雲意護花陰恰好 歌聲隔竹遠偏宜 吾儕未忍拋春

債付春風

王子(嘉永五年)

春日雜興 十一首

閨年風景已津津 紅入桃心欲點唇 春色三分常苦短 今春剛有四分春
滿路紅塵不可行 杜門堅臥儘幽情 山村一夜風吹雨 洗出梅花越樣明
旋沽村釀供春酌 小摘園蔬助晚炊 一枕頽然兼醉飽 滿窗風雨不曾知
遙遙月灑白雲間 會爲梅花入萬山 忽被東風吹奮夢 滿身香雪度孱顏
透簾微月曉猶明 忽聽梅梢轉早鶯 悄立欄干傾耳久 此聲宛似去年聲
十枝五枝梅爭發 南澗北澗凍始融 乘興閒遊無處所 吟邊何地不春風
雪晴村路濕無埃 輕屐尋春又一回 閃閃青旗市樓角 東風招我試新醅
春衫初著愛輕便 半日間遊抵萬錢 溪路高低梅糝雪 市橋南北柳纒烟
聽徹茅檐夜雨聲 譙樓鼓角報殘更 幽人却戀曉衾夢 一枕春寒偏愜情
開過梅花懶出行 蕭蕭烟雨暗柴荆 却憐夢裏池塘草 一夜春

矮紙分題興更奇

屏居

屏居恰與懶相宜 幽事園林只自知 燕壘初成朝雨後 蜂衙例放夕陽時
閒愁都付新菑酒 會意聊收古錦詩 此際情懷向誰說 舊交乖隔盡天涯

藜藿

藜藿無心慕萬鍾 天教閒處養疎慵 微風一院漏聲靜 嫩日半窓花影重
浮世固於吾所厭 俗人不與汝相容 晴耕雨讀平生業 我是山村識字農

閏二月二十日將赴江門黎明微雨發家經鋸山下抵

金谷村途中作以雨點春衫作中碎斑上爲韻

疎鐘杳杳度烟樹 烏帽翩翩過山塢 幾處桃紅映翠松 有時風片吹絲雨
雲抹遠山眉欲斂 烟籠近水衣堪染 騎羸人在畫中行 幾度回鞭相指點
裙腰芳草綠初勻 匹馬嘶風行色新 要豁平生江海意 一麾拋撇故園春
殘日癡雲影半銜 沙灣行盡踏巉巖 春寒無賴晚來緊 剗地催人淺布衫
匆匆更向沙村過 迎面千峰雲忽破 慙被山靈冷眼看 南來北去終何作
欽傾雲路繞峯背 海氣乍晴還乍暖 十丈蒼崖架水高 俯看脚

底浪花碎

十載前會上鋸山 醉題留在翠微間 同遊諸伴今何處 回首天涯

滌髮欲斑

平生疎潤動經時 忽接杯觴夢寐疑 剛是東山花及節 不教行樂一朝遲

一瓶清酒一甌茶 幾日聯吟興不差 我似梁間春燕子 花開時節到君家

東台看花十首

臺殿參差曉色分 滿林香露厭埃氛 萬花隱約如無路 中有金仙躡絳雲

散成紅雨聚成霞 曉樹無風鳥不譁 一掃人間桃李跡 公然來占萬櫻花

擬賦名花苦費才 春山一步一低徊 驀然樹上仙雲影 飛舞詩人筆底來

重葺單葩色各明 垂絲一樹更堪驚 生平頗具賞花眼 頓覺此時難着評

好無人處有鶯聲 故避遊塵花外行 忽認小櫻紅一簇 青松影裏倍分明

玉卮不許玉纖擎 迎客花前但老僧 清曉薦儂無別物 磁杯湯暖點醃櫻

奈此春風浩蕩何 不堪圖畫只堪歌 却嫌他日看花罷 集裏詩

偏艷體多

醉夢前遊記不清 慈雲閣下且吟行 何須五斗劉伶酒 唯此花香可解醒

開到十分春正深 蒸空花氣結輕陰 晚風吹作燕脂雪 謝女才高不解吟

樹上花飛地上殘 淡句行樂已闌珊 東風又送夜來雨 染出一林新綠寒

三月三日雨中遊東臺別花 不修稷事向江頭 獨戀芳菲雨裏遊 萬箇紅粧掩春淚 為儂惜別一齊愁

細雨無聲春滿山 枝枝紅淚滴潛潛 名花自具佳人體 轉覺愁容勝笑顏

熙堂席上酬多賀士常見贈次其韵 不妨舊雨雜新知 滿座才人聚若期 惹得夫君能認我 依然狂態少年時

我似當年驚坐陳 感君傾倒意偏新 如何海上垂綸手 轉釣虛名引世人

送春 東皇促駕出春城 滿眼青山是去程 短夢已離胡蝶影 銷魂又聽杜鵑聲

也知柳絮終難駐 不奈花飛忽送行 輪與風前輕薄絮 飄飄猶得逐歸旌

初夏 幾點登穿暗竹 一梳月掛疎桐 坐久荷香自動 無端鼻觀圓通 底事樓頭忽黑 崩雲挾月橫奔 誤喜蕭蕭雨到 靜聽顛顛荷翻

樓下秧田萬頃 烟浮夜色茫茫 彷彿秋江旅夕 扁舟小泊蒼涼 飯後戲作 綠荷慘飯嫩偏宜 茄子炙來香更奇 一飽頽然磅礴裸 此情穢穢不容知

立秋前七日高木士幹書堂小集分秋近梧桐已搖落為韵 得近字 籬落曉涼開紫槿 間行來訪墻東隱 芳蘭含露競抽芽 幽竹倚風輕弄粉

客富清談忘日長 樹多病葉知秋近 詩成漫與沒奇思 聊寫藤箋展情蘊 憫旱 八句終不雨 萬里片雲無 直恐井泉竭 仍愁山木枯 枯棹連且轉 民立枯槁汲井溉田晨 夜不休勞苦殆不可言 秧稻幾時蘇 安喚群龍起 一齊傾大湖

鬱蒸難就寢 揮扇倚前軒 不見南郊際 似聞東海寬 埃氛昏四野 鼓炬開千村 民皆擊鼓燃 起步占雲漢 爛然星更繁 喜大沼子壽見訪 南國秋風遲 巾褐苦殘熱 況復早暎餘 炎威殊未折 故人忽見過 一笑排幽關 燂湯先請浴 滄茗旋解渴 園亭雖爾陋 盃盤亦隨設 妙句迸錦囊 清談霏玉屑 頓滌塵襟煩 更增泉石潔 意氣乳水投 晤語晨昏達 但並北窓臥 何說南浦別

誰剪輕羅寫數竿 恍然素魄照琅玕 惹他二女同清夢 一夜瀟湘落手寒

倚松聽泉圖 雲氣前峯接後峰 林下一人如有得 飛泉聲裏倚長松

南樓夏日 (四首) 門外黃埃赤日 樓前密竹疎槐 不省人間苦熱 天風陣陣涼來 風定荷香冉冉 雨過山色娟娟 孤枕悠然引夢 閒吟偶爾成篇

白鷺窺魚悄立 黃牛食草徐行 眠底尋常景物 吟來便覺天成 獲句如求趙壁 乞花似聘吳姬 消遣閒中日月 不妨隨事游嬉

南樓夏夜 (四首) 靜坐蒲團寂寂 幽吟瘦骨嶮嶮 寄傲一樓風月 主人終是超凡

百紫千紅坐付塵 綠陰如水洗餘春 鶯花上國情猶昨 櫻筍家園味正新

倦枕有時間續夢 薄寒無賴又欺人 久交誰似麴生耐 折簡相招寧厭貧

醉醒都門過被除 歸來正及麥寒初 淒涼倦蝶斜陽底 零落殘花晚雨餘

紫陌紅塵纔掃跡 青燈白屋靜抄書 幾株楊柳一灣水 笑比柴桑高士居

斷香漠漠掩柴扉 瞥眼繁華事已違 綠樹風微鶯獨語 芳塘雨歇絮爭飛

久忘世上閒名利 寧說人間小是非 只有綺情刪不盡 酒紅殊未浣春衣

題扇頭畫竹 誰剪輕羅寫數竿 恍然素魄照琅玕 惹他二女同清夢 一夜瀟湘落手寒

倚松聽泉圖 雲氣前峯接後峰 林下一人如有得 飛泉聲裏倚長松

南樓夏日 (四首) 門外黃埃赤日 樓前密竹疎槐 不省人間苦熱 天風陣陣涼來 風定荷香冉冉 雨過山色娟娟 孤枕悠然引夢 閒吟偶爾成篇

白鷺窺魚悄立 黃牛食草徐行 眠底尋常景物 吟來便覺天成 獲句如求趙壁 乞花似聘吳姬 消遣閒中日月 不妨隨事游嬉

知固我禮疎 未覺君顏結 歲月易蹉跎 人生足契濶 會面豈尋常 分手莫倉卒 會當乘清夜 相携弄明月 扁舟入鏡灣 浩歌散醉髮

牽牛花

露浴幽叢絕點塵 一籬秋色恰清晨 吾人自有盤銘戒 日日花新又日新

飯沼觀蓮詩集題詞

纔閱新篇眼便醒 家家句裏見娉婷 一花自具一情性 化作詩人咸有靈

清詞各自唱來新 一樣才情不染塵 應似萬花齊出水 紅濃素澹兩精神

儂家也有白蓮池 風月之宵獨詠詩 輸與湖天人採藕 百般歌和水雲涯

八月十日暴風雨拔木偃禾

力拔山 勢決河 顛風急雨相奔過 卷我茅檐當箕簸 一堂之外渾風波 白日韜光如隱伏 黑雲直把長天羅 千尋巨木爭不得 一呼折拉等枯柯 床床沾濕無乾處 主人束手嗟如何 婦孺相抱面如土 鄰里父老淚滂沱 回頭坐憶九夏旱 炎風熱霧稻苗接 傾場輸官無半租 一旦更敗焦餘禾 皇天降怒眞巨測 氓之蚩蚩何所訶 嗚呼氓之蚩蚩何所訶 終風之暴付悲歌

階下種秋花絕句

野老知儂野興幽 爲分園卉幾枝稠 涼花冷蕊栽來好 惹得鳴

會許在家

去科早曠厄斯民 預祝今年風雨均 要信太平春有象 家家門巷醉歸人

人日懷人詩屋小集高木士幹希訥池田廉卿諸子至喜而有作

喜鵲聲聲繞樹翔 熹微雲際漏晨光 風懷澹蕩迎人日 笑語追隨到草堂 檐角早梅欺雪白 槽頭臘酒破鵝黃 便應相約成遊計 雲展烟舟引興長

春日偶興

摘來梅蕊手醺藏 清馥元無物可方 幾日春醒消不得 晴窓靜試暗香湯

蘭竹二詠

玉砌培栽豈我榮 百年幽谷托根清 山林自是性攸適 不用人呼高介名 蓋世高風無匹儔 采薇歌唱不回頭 誰知十載再生後 天爵拜爲瀟灑侯

蟲替領秋

秋芳移罷坐疎寮 一種閒情不寂寥 自託書生多豔福 金錢花對海棠嬌

劈柑夜酌士幹齋中分韻得支

昨來霜信到天涯 喜見金苞脫綠枝 憶起紅樓寒夜宴 微酸和酒上蛾眉

不負幽人把酒期 一年光景薦柑時 當筵小試張楷術 香霧霏霏繞指吹

幽谷遷喬經訓存 世情何事貴奇新 一言相送卿須省 莫學南蠻賜舌人

臨別無端感慨新 寧同兒女淚沾巾 丈夫刮目期三日 記取當年吳下人

癸丑

元旦口號 六十平分加一春 頌椒銘柏又斯晨 無能飽受清時澤 眞是人間有味人

松際春波映暖曦

行邊風物已呈奇 新年第一吾家例 先謁村南歌聖祠 餘居之南村曰明石 村北小邱安柿本人磨之祠西南面鏡浦 蓋以其風景彷彿播之明石故得名云 亦近郊之一勝地也 坐掩書堂度臘殘 冰簾雪視興云闌 一宵纔隔人情別 不復間遊畏悄寒

又向東郊領物華 一枝梅插角巾斜 我迎春色春迎我 半日何

房山樓集卷之四

癸丑 (嘉永六年)

懷人詩屋園池中忽開並蒂蓮賦七律二首以誌喜

一枝分作兩枝芳 映對清池占曉涼 南國同胞人似玉 西方共命鳥疑香 也知幽質稱山澤 敢道明時呈瑞祥 寄語柳州休表奏 素心偕戀水雲鄉

妍姿相倚闌新粧 頃刻池臺放瑞光 花裏忽添嬌姊妹 人間不重綵鴛鴦 中通外直元同體 月白風清兩斷腸 當日濂溪無此種 惜他才筆欠評量

荷花詞

不假胭脂澹試粧 颯然孤立水中央 猶嫌素質炎塵汚 翠縷斜遮背夕陽 處處裁蓮似若耶 石橋東畔是儂家 待君慧眼來相看 一等禪心不染花

欲採駢花立晚風 雙雙魚戲葉西東 休言刺密易傷手 外直何知中自通

新秋夜坐

幾點涼螢照小渠 夜窓重對讀殘書 一般秋有兩般趣 短檠可親團扇疎

秋扇詞

出懷明月入懷愁 一夕西風不自由 非是君王恩意薄 夜涼漢殿易生秋

南樓秋日

稻田相接幾村分 樓上幽人對夕曛 喚做神仙君會否 居然脚底蹠黃雲

赴平久里途上

病懶平生稀出門 偶騎瘦馬向山村 也知戶口日稠密 路左新添茅幾軒

己酉春訪河村楚芳於平久里。楚芳時寓於原氏日新樓。余有日樓頭山色新之句。其秋楚芳病沒矣。今日偶飲樓上。憶往撫今感人生之不常。賦七言二韵以呈主人。時癸丑仲秋三十日也

前少一人 秋晚同高木士幹希訥池田廉卿遊鋸山三宿山中作詩記之

十年不蹠鋸山雲 此日重同麋鹿羣 舊句短長留壁在 遠巒濃淡繞欄分 趁暝燈影穿林見 入夜溪聲帶雨聞 喜我煙霞緣未了 一爐香自佛前焚

倚高觀月記吾會 吞海樓攀梯再登 脚底鳥飛時滅沒 袖中雲起忽奔騰 雨過都覺千峯活 日落能教萬象澄 剩喜四山秋色

宿金澤總宜樓

半醉吟詩撲曲欄 鷺鷥驚散水烟寒 誰知十載重遊客 獨倚危樓過夜闌

墨竹

露態風姿筆筆妍 見君嫵媚節彌堅 自今孤枕幽窓夢 只在瀟湘烟雨邊

落墨淋漓滿壁濃 書堂倏忽起清風 此君勁節不撓處 可在洒然標格中

十月十七日拉大沼子壽鷺津文郁探巢鴨瀧河之諸勝遂飲王子村清風店溪亭賦似三子

結束趁晨晴 十里背城郭 友朋互提携 胸襟頗恢廓 初日照岡巒 清霜染林薄 隨境忘遠近 逢景即領略 菊蕊殊未衰 滿圃金粲錯 楓葉尤繁麗 半空霞照灼 探勝豈言疲 貪得那知却 路轉歛臨溪 苔滑屢失脚 素練懸其傍 百尺逞一落 極非壯觀壯 足洗惡詩惡 曲折更尋徑 低徊旋度約 倦處橫筇竹 望中得高閣 碧欄四五曲 清樽十數酌 坐石數葉墜 枕流看魚躍 逸興忽勃發 俗慮都鐫削 妙句相賡酬 雄談間笑謔 玉山未及頽 殘陽坐銜嶠 咄哉信勝遊 三人專一壑 須更卜其夜 我未憂囊橐

甲寅(安政元年)

新年作

半刺無須名字通 拜年隣曲不匆匆 陽春來跡我能識 融有人

鱸松塘篇

爛 拒霜紅和晚霞蒸

幾處倚山樓閣開 雲梯行盡復重回 石槎枒立天疑破 帆杳冥飛雨欲來 夜夜眠遲看月上 朝朝起早被花催 淹留如此情何淺 又思呼僧舉一杯

登二覽臺作歌

登山不厭險 作詩不嫌奇 一朝游此境 心花忽怒開 況值清秋霽景佳 萬朵芙蓉爭崔巍 山靈迎我如有待 一一相揖眼底來 初謁醫王殿 繼上通天窟 白雲繞展齒 蒼海浮木末 老僧跳走如生靈 磴道導客足不襪 徑斷復通石橋危 峯回忽豁天宇濶 突然怪石欲壓頭 旋入洞門如排闥 一層一層勢益高 下視山腰雲一抹 五百羅漢遍山巖 袒衣露體瘦嶮巖 或坐或臥或起立 如招如呼如詰誦 聞有道人住崖腹 一龕伴佛學避穀 石梯來往無行踪 但見半空蒼蒼雲樹簇 山中避穀道人架木結巢 住於羅漢峰絕頂巖壁之間 我更鼓勇凌峯頭 高臺四顧神悠悠 向來烟霞局一變 豁然遠矚歸雙眸 十州雲嶽眉間列 三浦風帆掌上浮 前嶺雲氣後嶺接 上界泉水下界流 到此方攬登臨趣 唯憂天風浩浩難久留 無已乃復下山走 萬壘峯巒空回首 我願手磨千仞倚空之峭壁 大鑄成謝眺驚人語傳不朽

鋸山聯句次星巖先生舊題韵

雲開忽見玉芙蓉 元邦 雙脚高抽積翠重 池田 山色晴翻歸鳥背 高木 水光明浸落霞容 釋無 日收烟艇投遙浦 高木 木脫茅樓 出別峯 非是人間行路險 元邦 杖藜直似駕虬真

家歡笑中

團欒婦孺捧春卮 子弟排行各獻詩 底事尊前牽悵恨 親闈頻歲帶天涯 時嚴慈在 府下僑居 村家門巷鎖烟深 薄暮松筭結冥陰 誰識茅檐夜來雨 中含何限發生心

深居謝客意殊優 省得紛紛冗應酬 好是矮箋詩代簡 促將吟友約春遊 溪路沙乾吟屐輕 惹得隣翁嗤我懶 入春十日始間行

拂橋楊柳翹塵輕 糝徑梅花雪點明 筆彩難描春物麗 可憐半世竊詩名

春雨遣懷 纜報東郊霽景清 晚窓又聽雨來聲 吟邊儘有十年力 山色略無三日晴 對酒但增新感慨 看花難續舊風情 悠悠世事吾何預 袖手閒觀棋一枰

早春奉寄書星巖先生附以一絕 翁也當年抱杞憂 海天萬里事悠悠 亦應今日寒林下 獨嗅梅花雪滿頭

咏燕 春燕知時節 茅檐接翅飛 江南豈不好 王謝恐難依 春水長芹芽 曉風吹杏花 何來新燕子 今日到農家

感事四首

感事四首

西虜年年張眼遊 廟堂日日聚頭愁 方驚艦礮轟三浦 已見旌旗開四州 踏海魯連空有節 頂天杞國豈無憂 閉洋自是吾邦事 戰外何須更畫籌

詭辭緩寇策稱奇 何識逡巡轉失宜 儻有群公知死所 寧無壯士致身時 車船昔說湖湘賊 桴筏仍傳武穆師 今古兵機同一理 書生講事未爲癡

由來苟且是謬算 隨分幽憂到薜蘿 只道今年聊復爾 不知後日竟如何 膏膏徒戀黃梁夢 渺渺難填碧海波 回首春風洛陽陌 當時誰會歎銅駝

紛紛世事豈終窮 花木春來也自紅 廊廟竊聞輸粟帛 閭閻可惜老英雄 多年茅屋布衾冷 此日柳營油幕空 不學杜陵多涕淚 但呼杯酒醉東風

一犁春雨圖 東郊正趁一犁春 此是江南烟雨晨 今日風光不堪畫 紛紛村野老呼牛過柳邊 橫陂水濁雨如烟 人間聊相多憂畏 莫換春燕二頃田

送市川桂齋之江門 與汝未曾經遠離 一朝分手暗生悲 歸期莫誤秋風起 南國蓴鱸味美時 落花五首 榮衰須信有前因 美人南國夢初斷 游子天

爭拂疎籬避繡茵 移露半含 穿取只宜紅縷綰 摘將仍使碧泉涵 最憐燈下人如玉 斜向雲鬢手自簪 陌上風輕絮亂飛 春殘送汝淚沾衣 如今執手嗟何及 一縷氣絲輿病歸

師生恩比弟兄親 螢雪相依五閱春 此後小齋風月夕 琴尊隨侍更何人 秋雨南樓卽事 水氣如烟罩曲欄 芙蓉欲褪粉痕殘 西風只解吹涼雨 不省紅妝照影寒

閏七夕 解事天公厭寂寥 星宮賜讖又今宵 爲憐終歲別離苦 特使兩回過鵲橋 乙卯 (安政二年) 梅花 冰雪千林春未回 忽傳仙子下瑤臺 一筇可直挂明月 雙屐無端穿綠苔 豈香肝腸皆鐵鑄 須知咳唾作珠堆 論心似待幽人賞 迴立空山獨自開

訂盟唯合後凋松 回首春華夢亦慵 氣大能鍾河嶽秀 韵高渾掃蝶蜂蹤 珠欄玉砌心偏淡 絕澗幽崖興獨濃 記否前身垂釣處 羊裘立雪水雲重 留子幹賦似 鱸松塘篇

涯愁更新 不爲飄零悲薄命 應緣寂寞厭殘春 惟憐絕代佳容色 一例隨風委路塵 莫將開落問東皇 有限繁華易夕陽 臨水難尋當日影 倚欄猶唱滿庭芳 三春綺夢風前遠 十里珠簾雨裏涼 縱使紅顏空谷棄 寧追柳絮學顛狂

天風一夕掃瓊英 吹向人間已隔生 自拚香心甘冷落 誰憐芳跡轉分明 亂隨流水竟無語 飛點蒼苔猶有情 看到色空禪悟處 始知飄瞥萬緣輕 不用臨風意慘悽 由來玉貌易塵泥 敢飛官道追蟬冕 且點閒門避馬蹄 別館垂簾人寂寂 高樓吹簫月淒淒 司勳已擲芳時怨 剩得春鵲枝上啼

玉砌瑤欄懶托根 紛飛水郭又山村 太憐描影上繚素 恰喜翻身浮酒尊 燕啄香泥朝弔跡 鶯啼綠樹晚招魂 雖然凋落墳溝壑 肯忘東君雨露恩 盆池養科斗 青草地塘雨未晴 浮沈肯作不平鳴 預期他夜驚雷後 兩部齊聽鼓吹聲

周茂叔像 甘向南康過一生 愛蓮之說寄幽情 惜君通直風流性 不相神宗致太平 茉莉花 雪蕊臨風葉染藍 玲瓏映出小軒南 晚涼簾捲香偏遠 夜靜床

向平婚嫁豈無期 遍躡名山會有時 吾久輟駒嫌局促 可憐此意獨君知 雞蟲得失兩堪悲 世外論交一卷詩 自是文章千古事 高情未許俗人窺 牡丹詞 東帝教君殿九春 從容姿態更精神 乃知萬事皆非偶 花裏爲王自有真 如斯花許始稱豪 仙露凝香日正高 好似平陽歌舞罷 玉人新拜錦宮袍 百花過了始芬芳 飽受春風占艷陽 一點檀心天共大 從教蜂蝶漫偷香 爭街才華屬麗章 紛紛國色與天香 若爲一掃人間筆 獨倩青蓮詠豔粧 斬新麗萼爛朝霞 開向田家氣不奢 未屑洛陽充入貢 與凡紅紫鬪繁華 只因花好忘家貧 日日園亭酒一醺 看到今朝忽零落 果然富貴是浮雲 白牡丹 繡轂香風屬魏姚 玉樓春色倚清標 雲衣豈使塵埃惹 雪貌全除富貴驕 虢國休誇粧粉澹 太真應愧醉顏嬌 蟾宮此去無多遠 生怕嫦娥認伴邀 薄夜俄驚月在墻 更深愈怪散芬芳 但觀庭砌渾如水 不覺衣

巾已染香 比屋豪奢徒競豔 萬花高會獨明粧 端莊豈是風塵種 早晚移根植玉堂

哭三原子直。

四海鮮兄弟 交親獨有君 同胞恩本等 中表意仍殷 觀月影常並 探梅行必群 流連忘主客 笑謔極朝曛 逸態見天性 高情遺世紛 酒酣翻墨汁 畫就湧煙雲 祇是泥遊安 誰能拘禮文 廿年徵逐共 一夕顯幽分 秤藥無由薦 彈琴不忍聞 斷鴻飛杳杳 逝水去云云 宿草千行淚 青山一片墳 招魂渺何處 慟哭望蒼雲

晚蓮

萬花漸謝獨含嬌 秋雨陂塘破寂寥 同是榮枯一池裏 讓他先處後他凋

超然姿態寡其儔 占斷湖天八月初 應似當年楊鐵史 白衣不改古風流

送三田琴甫歸三黃薇

鏡浦秋風木葉飛 故人此日賦將歸 剛裁詩句來相送 不比尋常別淚揮

擬將痛飲洗儒酸 祖醜儉當豪舉看 楓葉丹如圍錦障 菊花黃似鏤金盤

醉中不使動離情 百出諧談一坐傾 君去關山驛樓酒 也應憶着此狂生

地震行 十月初二日夜

夜未央 人漸寂 麗譙更鼓聲纔息 雲際濕星光隱現 檐間小雨收殘滴 忽然有響徹耳根 直將大地掀一翻 屋瓦飄如拉枯

葉 滿堂駭愕喪心魂 神鬼譟空亂雲走 妖蛟拔海驚濤喧 事出倉猝孰逆料 攙先爭要奪戶奔 我亦踉蹌抱頭躲 計窮無已

中庭坐 有時餘震尚搖蕩 地上居然乘浮舸 點檢僮奴幸無恙 或穿半臂或袒裸 此際寧暇講禮法 爾自為爾我為我 人稍

定 天稍明 隣里彼此來相寧 排牆雖免壓夷甫 幕天有類醉劉伶 是時譁傳江城信 市塵侯邸一齊震 繼之祝融助虐威

頃刻萬命隨灰燼 我聞此語輒變色 親聞住寄大城北 走脚問安爭刻晷 恨身不生雙羽翼 恰喜急遞飛書來 消息粗寫數行

墨 十口脫出浩劫中 破釜還能得熟食 掩書惻惻坐悲哀 想像光景淚沾臆 平生交舊遍城中 豈無一二遭其厄 君不聞比

年寰內多災異 山崩海溢報若至 方今明良正當位 天之所警果何意 狡焉洋虜敢驕肆 利誘威嚇逞詐偽 當斷不斷甘雌伏

也 其高者能保無墜 杞人之愚未必愚 阮籍徒灑窮途淚 人聞奇禍有如此 吾慮傾圮真細事

除夜祭詩有作 淨盡終年破硯塵 苦吟兩字轉纏身 誰能此際來同醉 我獨通宵坐待春 聊設酒漿充薄祭 可噉章句費精神 與卿宿世有何

債 歲歲嘔心長惱人 丙辰 (安政三年)

爆 使我迎降倒鼓旗 次韻子壽見贈

笑我平生氣帶村 喜君凡鳥不題門 雖慚豪放張行乞 也慕風流唐解元 樂事三春今日始 才名一代幾人存 祇應相對拚杯酒 茵溷飛花且莫論

送三鴨井東仲歸三黃薇 東仲名西銘 客歲奉其濬侯之命 戊戌來而告別 房鶴谷之陣營 暇日屢見訪 今春住滿 詩以贈行

經年東海滯行旌 此日春風吹上程 驛柳亭花二千里 愁眉相送笑顏迎

或贈三漆製硯一作三絕謝之 巧思堪奪化兒工 直與端溪欲競功 便合大呼揮醉筆 驅群龍起一泓中

新正感興 十畝村園景最幽 逢春不惜豁吟眸 繡烟金縷裊新柳 穿雪翠針抽宿燧 五嶽雲轡牽我夢 一家薪水付妻謀 故人剩有探梅約 日待柴門竹杖投

余今年以家事付妻將西遊○大沼子壽有早春來訪之約故及 正月九日大沼子壽來訪池田廉卿將赴江門亦來告別同留宿懷人詩屋是夕雨

檐雨聲寒燭影紅 悲歡併得此杯同 柔情我似門前柳 迎送何堪一夜中

去年正月余入都 過三杉田村 折三梅花一枝 持以贈三子壽 子壽有詩見謝 今春子壽來遊迂三路于杉田 又折三得巨枝 以為三去年報 因賦三長句 奉三酬

去年正月尋君時 手挈杉田梅一枝 今年春又君問我 衝門先覺香風吹 擔來繁蕊如人白 一堂照映坐為窄 君道此遊梅居半 竹杖探春入幽僻 誦我歷歷曾遊詩 萬玉香中留一夕 感君深情偏念舊 鴛鴦不惜訪島瘦 殊折瓊枝來為報 兼見清詞出懷袖 花香詩格元雙絕 登時洗我蕭齋陋 君詩仙才斷火食 人縱不解梅能識 三寸健筆萬斛香 維詩維梅莫可測 我亦鐵石心自持 平生不被習俗移 荷君相贈慙慙意 揮向銅瓶當吾師

再賦一首贈三子壽 客冬罹地震災而室燬

浩劫經來髮未絲 探梅去繼放翁詩 一枝春色斜偏好 八斗才情醉更奇 壓擔香風隨渡海 窺檐素月照傳卮 看君室燬名愈

鹽松塘篇

三二一

房山樓集卷之五

丙辰 (安政三年)

將西遊一題村舍壁

下澤年來馬少游 高吟此日向中州 慙肩風雨蓬萊屋 去趁江湖
湖舫舳舻 千里關河歸醉夢 一枝詩筆伴羈愁 驚人好句談何
易 且擬題名到處留
策馬西歸歲幾更 重搗研出柴荆 天教詩卷補前缺 我豈波
瀾期老成 是處雪鴻尋往跡 多年雲鶴寄幽情 扁舟明發隨風
去 愈信浮生一葉輕

留別高木士幹希訥中條士親諸子

連朝故舊賦河梁 傾盡離杯便假裝 已辨阮孚雙蠟屐 兼攜李
賀一奚囊 柳烟花雨畫濃淡 水驛山郵詩短長 想我征途回首
處 轉因風景別情傷

二月十九日出門口號

欣欣開到僕夫顏 一箇無人別淚潛 脫却十年塵務縛 浩然和
醉出柴關

合戶途上

栽得桃花遍碧巒 稅租或仰彩雲端 昇平版籍非秦代 莫與仙
源一等看

駿州道中喜晴

雨行昨路訴酸辛 忽喜今朝霽景新 萬壘峰巒爭送客 一技筇
竹遠隨人 芙蓉雲際峻嶒雪 桃李風前爛熳春 如許征途殊不
惡 天涯未覺輒傷神

岡崎驛遇三重三

家家樓館喚歌酣 佳節無人共一談 柳綠桃紅茆店酒 三河道
上作重三

勢州道中

勢州三月好風光 鶯語惶惚蝶翅狂 幾隊女兒京洛樣 羅裙吹
動路塵香 絮飛柳絮日偏長 陌上行人自不忙 一望春囁金萬頃 蕤
蕤午風黃

津城訪拙堂齋藤翁

令肅街衢夜不喧 高城百雉壓津門 怪看星斗多輝彩 下有靈
光魯殿尊 夫子關西名久知 今來得見未嫌遲 手煎芳茗留吾喫 先覺多
年渴想醫

宿草津驛

函關風雪荒江浪 五十三程餘一程 明日看花應入洛 幾回視
夜候陰晴 三月十五日入京訪星巖先生鴨沂小隱賦七律五章奉
呈。

浦賀舟中示子壽

郭有道巾元禮船 丰標真箇兩神仙 心情雖豁篷窓窄 書劍半
邊人半邊

舟泊金澤一重示子壽

舊遊回首夢迢迢 金澤渡頭停短橈 遠水浮舟歸別浦 暮山迎
客過雙橋 蘇苔侵壁詩無跡 寫鹵開田草有苗 何限尊前今昔
感 夜深帶醉聽春潮 余同子壽遊金澤距今十七年矣
雙橋內近年埋塞為田

江門寓館枕山湖山毅堂諸子來餞賦此留別

故國離觴尙帶醒 祖筵今夜又江城 謾勞君輩臨爲別 大使吾
儂壯此行 出岫閒雲無定影 獅霄獨鶴且長鳴 明朝匹馬金川
道 一度回頭一愴情

峭帆乍渡暮潮風 沽酒江樓觀未終 握手俄驚千里別 聚頭纔
喜一宵同 夢難兼笠烟波底 詩向河山錦繡中 到得京華合春
晚 雲箋何日附郵筒

枕山廉卿送到品川驛

好友憐儂客路悠 遠臨海驛餞紅樓 誰知蘸甲十分飲 中釀別
離千里愁

河橋柳色綠萋萋 吹拂離觴酒半酣 不敢丁寧陳別語 一鞭驅
醉上征驂

二月二十六日函領遇雪

落盡梅花開盡桃 裙腰芳草映征袍 寧圖今日函關路 一暮天
風剪水高

鴨邊新築好園庭

移得全家住畫屏 通市小橋春柳岸 見山孤
榻夕陽亭 身安一室猶憂國 詩占千秋更究經 自是門牆無俗
客 嗣宗雙眼鎮長青

牙籤玉軸一堂明

漢鼎周彝五品評 人指幽棲爲福地 天留老
筆詠昇平 青山入座客同靜 流水繞門詩共清 如此高懷歸小
隱 居然蘿薜勝簪纓

萬般世事坐相忘

一味幽情興益長 叔夜形骸齊土木 子瞻遊
戲在文章 百年人占神仙福 三月花添筆研香 久矣寰中無此
老 盛名何怪動遐方

老來文思更精深

掃盡紛紜桑濮溢 尊屈公卿無寸祿 道窮今
古惜分陰 放翁團扇世爭畫 郭泰角巾人共欽 贏得鯁生多幸
在 親觀正始有遺音

佳麗河山似六朝

尊前拜別記魂銷 重來載酒題襟地 剛及千
金一刻宵 花發鷹峰陪曳杖 月明鳧水聽吹簫 唯憐緒柳非常
日 無賴春風弄短條

遊嵐山絕句

傾城士女趁春遊 一路香塵漲地浮 惹得轎夫忙盡日 雙肩赧
殺不曾休

鴨川昨日濯征塵

又著遊筇堰水潄 一領藍衫千里客 半天錦
繡十分春

竹絲嬌倚玉人謳

狼藉行厨沙水頭 正是嵐山三月半 滿川紅
雪撲春愁

會遊九度換韶光 花底春風重把觴 一樹隔溪遙認我 當年玉貌少年郎

枕流幾樹映清漪 點綴青松恰則奇 絕色何爲高士累 紅顏相倚歲寒姿

三月十八日。發京趁芳野。途中口占。

帝京春色上毫端 猶有胸中墨未乾 矯首芳山三百里 狂吟更踏萬峰巒

平城道中

客路花飛爭送人 暮雲喬木故都春 荒陵草棘衣冠盡 祇有金仙閱劫塵

多武峰謁大織冠公祠

藤公遺跡此相求 多武峰陰祠廟幽 萬古勳名垂宇宙 一堂金碧照山邱 奉靴樹下真深意 講易車中亦善謀 惟恨騎箕十年早 終教管叔篡成周

多武峯絕頂櫻花盛開

山深此境晚成春 百樹櫻花紅未塵 驀忽迴風吹捲地 一時艷雪沒吟身

芳山懷古

南狩匆匆事可嗟 皇居曾寄梵王家 櫻花不識市朝變 猶向春風望翠華 想見行宮御錦茵 亂離亦復賞芳晨 于今萬樹山櫻白 曾閱延元統紀春

火箭百道霹靂碎

投炬焚梯水注箭 壓死填滿溪壑隘 是時

我軍勢益烈 談笑拒守幾會屈 可知天定果勝人 元惡一朝膏鐵鉞 萬姓再覩天日光 功臣茹土各榮秩 登壇上將非公誰

却與噲等爲伍匹 咸謂中興應聖運 四海從茲長寧謐 豈知禍

機伏蕭牆 前狼後虎歸一轍 全勝長計棄弗庸 可憐國步屢顛

蹶 西來賊勢湧如潮 殺氣直上干雲霄 公乎慷慨誓拚死 北

拜鳳闕辭洛郊 遺訓訣兒櫻井驛 一軍無譁氣不驕 百戰餘勇

奮擊賊 創不暇裹短兵盛 力盡寧受狗鼠辱 吾屠吾腸喚引刀

兄弟宗黨七十人 碧血灑野風蕭蕭 嗚乎古來殉難人千百 孰

嫌公名日星赫 兒孫世忠不改軌 五紀撐柱天半壁 我來憑

吊感何窮 歷歷遺蹤在眼中 峯頭一片晴雲白 猶疑旌旆颺南

風

澁水舟中 低昂水枕夢難閑 船抵清江第幾灣 悄絕篷窓殘夜景 一梳月吐四更山

鳴水小寓雜詩 僑居雖陋算吾家 買酒買魚仍買花 憐殺奴星尤解事 先煎鴨水試新茶

柳煙深罩小軒楹 對岸樓臺燭影明 好是夜闌人散後 絲聲低和詠詩聲 衾枕圖書共一房 午餐大抵過斜陽 客來嘲啖先生懶 替向厨頭理酒觴

青山滿目恨難銷 陵樹花飛春寂寥 猶有殘僧守蘭若 御容挂壁說南朝

芳山如意輪寺觀楠公正行所以箭鏃題上絕命詞之斷扉板感而作歌

曩時舊志誦公詞 精誠貫日鬼神悲 今日蕭寺吊公跡 扉板親

觀存手澤 維公勤王最少年 李家奇兒勇絕倫 三箭肯忘乃父

志 誓復國讐不顧身 是時賊勢正猖獗 大舉犯順敢馳突 公

聞嗔怒目皆裂 義與此賊不同活 行宮伏奏言凜然 生死願一

拜天顏 揭簾前殿近引見 聖諭慰勞何殷勤 感恩易濺英雄淚

報國能堅壯士志 明知一去不復還 更謁廟門訣先帝 馬頭

北望陣雲黑 殺氣排空黯日色 挺身奮爲萬人先 公之目日本

無賊 鼠輩紛紛詎足摧 直衝中堅取巨魁 刀光擊電迸熱血

鼓聲震天疾奔雷 馬傷乃舍馬 矢攢不拔矢 遺憾不誠逆豎頭

三千義軍同日死 芳山蒼蒼芳水清 想公于此辭宮庭 汗簡

青照土花碧 一門弟姪萃忠貞 嗟乎成敗數而已 一詞芳烈流

千載 君不見衣笠之山三尺墳 老賊朽骨化埃氛 河內道中望金剛山有感楠廷尉事因賦長句

芳山西去河內州 鬱乎蒼翠橫馬頭 行人先認金剛山 居民猶

說古之侯 想昔王綱衰弛際 國賊跋扈逞逆勢 百萬豺狼從頤

指 七道豪傑受節制 六飛杳靄沒窮海 風雲慘澹白日暝 誰

賦健者楠廷尉 隻手欲排天地閉 孤城坐遏中原衝 大義孰不

懷激勳 衆志結成金湯險 萬賊環攻自取斃 雲梯廿丈虹霓橫

三樹水亭與子春飲賦贈 重見閒情杜牧之 畫簾銀燭鴨川湄 依稀記得當年夢 同採芙蓉醉玉池

鴨東歌樓同諸子飲餞三島遠叔歸備中 清歌能寫別離愁 流水聲中玉管流 他日難忘同醉處 綠楊圍住美人樓

春盡雨中戲賦

幾場花月夢成空 嫩綠寒生深樹風 一枕眠清簾影底 萬家春盡雨聲中 名姝絕世談何易 道學評人論未公 擬置芳尊餞東帝 助歡安得玉顏紅

四月三日陪星巖先生紅蘭夫人醉石亭觀牡丹 賣花翁底處 楊柳接門疎 巾屨三人共 園亭四月初 名葩爭

逐步 細草欲侵裾 不道京塵裏 幽懷此得舒 滿城花落盡 此地獨春風 繞砌雲皆暖 浮杯酒亦紅 天衣縫

無跡 國色畫難工 含咲嫣然處 仍疑語便通

四月十日陪星巖先生紅蘭夫人遊鷹峰 春歸風景淡 暑薄客裝輕 藏葉晚花吟 隔林幽鳥鳴 烟蘿易

迷徑 香草不知名 行覺泉源近 回颺灑髮清 急湍奔絕澗 竹樹暗烟霏 水與石爭響 風過雲駭飛 更無遊

客跡 時有採樵歸 會合陪嘉遯 來烹笋蕨肥 訪海屋翁加茂新居飲其吟青亭

幾間荊棘敞 萬卷玉籤明 烟樹遙連郭 晴川曲繞城 看君閑

富貴 使我薄簪纓 相對浮杯處 青山一咲橫

四月十三日探丹波寶珠峽之勝 晚宿醫生邸上氏賦長句一篇以記概略 邨上氏堂匾 星巖翁所書萬壑風烟之字

有客爲我說丹州 寶珠之勝可一遊 維時孟夏逢清霽 扶杖先尋堰水幽 兩邊山木扶蘇綠 幾處子規啼不休 沿溪一路三十里 佳境漸來噉諸伴 三里五里峽既逼 一條白水奔蛟蚪 六里七里峰愈峻 疑是山靈故意來爲仇 行從十里到廿里 青天直厭群山頭 隨眼巖壑競靈秀 左顧右盼不勝收 頗類退之南山詩 或若筍抽若濤浮 或若獐獸張爪牙 或若壯士橫戈矛 又類卜卦遇乾爻 但有健剛無順柔 更驚天公擲下活圖畫 使我縱觀摩詰與營邱 咄哉造物大狡猾 費我詩才苦冥搜 不奈殘陽銜半嶺 回首溪山住無由 去叩山中隱士屋 萬壑風烟一夕留 亟就燈窗抽囊筆 但覺雲巒盪胸仍遮眸

十四日自寶珠下峽舟中得絕句九首 寶珠津上不迷津 破曉篙師放小輪 無數好山齊掃黛 一時來逐昨遊人 逸勞雖異兩怡情 看山我具看詩眼 妙處何嫌再品評 忽然危石迫奔瀧 直擬磨牙齧客纜 誰料長年絕倫捷 輕篙應手劈巖撞 當面巖巖蹲虎豹 礙頭松訝掛獼猴 溪山壓倒詩人了 百出奇

匪月都門滯客旌 飄然心地又孤征 粗才寧有學經世 浪跡只因詩紀行 今夜燈前辭舊雨 明朝馬上趁新晴 浮世何限離群感 聽斷誰樓長短更 小住京華興亦奇 幾場行樂幾篇詩 追歡或醉紅裙酒 問字時隨白髮師 嵐峽花飛朝岸幘 鴨川月滿夜傳卮 只遺一事能無憾 不見風流小絹姿 三樹歌樓有妓小絹者 色藝冠時亦能識字 誦詩 余酒席再四徵之 因事不來矣 子春餞余鴨東歌樓次其送別韻 吸盡京城千百杯 累君重此別筵開 酒兵能壯行人意 驀地衝將愁陣來 一曲清歌酒一卮 男兒有別不須悲 却嫌紅蠟假情在 徹夜替人閑淚垂

館湖東逆旅賦一律簡黃石君 路入湖東便有情 當年畫槳感君迎 一篷烟雨客重到 孤館衾屏眠正清 尙記賡酬摩峭壘 無端聲款隔層城 明朝水閣新晴好 可許閑鷗尋舊盟 黃石君招飲用前韻賦呈兼示席上諸子 芳尊爲我慰羈情 不惜華堂掃榻迎 人在江湖論易放 坐無絲竹興偏清 一瓶花蘸香流席 三面山圍綠進城 豈覺景佳仍酒美 兼因舊雨訂新盟 黃石君邀泛湖遊氣象萬千之閣分得羅字 千疊雲巒萬頃波 撩人風影不勝多 詩思却在幽庭裏 一樹鶻紅剪蜀羅

思未肯休 陡落驚濤激石磯 浪花碎作雪花飛 怪看溪客投空釣 鈎得香魚箇箇肥 貪看青山雙目張 要逢佳處屬佳章 一吟未了幾峰過 刻燭分題無此忙 周公化去六十年 無復騷人遊跡傳 倩孰千尋摩絕壁 爲他大刻錦囊篇 山圍溪水水衝山 出沒輕舸怒浪間 纔瞬下灘來放棹 匹如壘戰一場還 直抵嵐山峽始開 千巖秀色首重回 若爲少緩奔流水 一棹看山更溯洄 答人問西上路程 繁華自古誇東海 況復春韶二月程 鞋底湖波函嶺道 馬頭嶽雪駿州城 河流雨濁雷霆轉 橋影晴浮浮蟬橫 沿道風光皆似畫 更憐花柳五逢迎 偶作呈巖星先生 北隣儻得小軒幽 花徑通門柳接樓 莫厭朝昏來過屢 多償雲樹十年愁 酬紅蘭夫人見贈和其韻 公道誰能免髮禿 要當沖澹養天和 蘭衰菊瘦君休歎 轉覺幽香比舊多 贈章有菊瘦蘭衰奈爾何之句 將發京師留別星巖先生紅蘭夫人及同社諸子

去留小艇任烟波 人與閒鷗不較多 一洗京華軟紅夢 夢飛何復到香羅 風收鏡面不生波 暮靄籠山趣更多 宛似後堂窺客立 雲鬢一隔重羅 訪谷百鍊綠葦邨莊分得愁字 林塘風戰葦聲幽 疎雨輕寒近麥秋 我亦海東存草宅 無端振觸故鄉愁 重遊裏湖弔濤堂君 遊跡當年記妙年 青衿白髮醉同船 而今我到君長逝 重對湖山一悵然 湖上卽事 無恙湖山入望明 泥鴻踪跡感偏生 天妃廟下盈盈水 照我重遊何限情 贈川德之 大洞雲還澹夕暉 寺連湖埭水成圍 欽君吏隱此中住 日日風烟紫筆飛 百鍊德之送到磨鏡嶺 澹日微雲氣似春 短筇扶度小嶙峋 感君偏重故人別 轉忘宿痾纏在身 百鍊久病此日送余初出郭 幾日淹留醉解顏 相思從此隔重關 湖光也學交情厚 一片明波送到山 抵大垣訪鐵心君會其于役東都不在因次昔年見

鐘松塘篇 三一七

寄之韻一以書懷

功名詞賦兩悠悠 客路無程且浪遊 舊雨相迎誰倒屣 斯人不見獨扁舟 孤城鼓角漸催晚 荒店酒杯聊散愁 手寫吟箋何處寄 棧雲隴樹隔東州

謝

訪細香女史見贈其風竹畫贊一葉因賦二絕句一以為

詠絮才高足解圍 仲姬墨妙更應稀 清風驀地吹人倒 一朵湘雲劈紙飛 其人與筆竹為天 瀟洒風流豈偶然 由是墨君真秀絕 轉教詩句益幽妍

小憩臨泉寺望見世俗所傳浦嶋太郎垂釣石者戲題二絕二首

誤開玉筍一傷悲 明鏡無端白髮隨 想見當初垂釣處 澄潭映徹少年姿 驚絕仙郎忽變翁 幾年作壻贅龍宮 不知歸日重遊此 可有王姬一問通

福州關遇端午 溪風漠漠襲衣涼 五月行人綿欲裝 也有菖蒲酒堪醉 福州關下作端陽

贈靜庵澤田老人 土木形骸雲性情 萬山深處一身清 怪來綺語時乘醉 薄倖當年小杜名 翁社有風流小杜之日

國清藏跡幾春秋 遊戲題詩樂未休 多事閭丘來禮拜 天台歸去不回頭 訪高井士順賦贈 講經早脫宋頭巾 吟筆超超亦一新 看子素封才更富 工詩未信便窮人

題高津瀾卿水石亭 燕紫鵲紅映小軒 一池綠淨雪塵煩 自因孤坐人心靜 聒耳泉聲未覺喧 石如渴驥競奔泉 松似騰龍躍舉天 岐岨溪山三百曲 君家縮致一庭前

發小布施途中寄士順 回望孤邨別恨新 亂山青送一行人 可憐今夜客窓夢 猶在夫君家裏春 土順贈家 紫府嶺絕頂作 飄飄雲袂倚崔嵬 吟嚼峯頭積雪皚 果是儂身有仙骨 公然紫府御風來

衣香保 百派爭分一道泉 層樓都與白雲連 不圖匝匝萬山裏 也有繁華成別天 衣食百家泉作天 遊人蟻集翠微巔 探源我擬山靈叩 可得烟霞痼疾痊

宿皆梅上人房次雲如山人壁間韻

福州途上望峽中諸山 參天玉筍百千峰 駒岳獨尊群岳宗 五月不銷陰壑雪 幾條殘白繡芙蓉 宿贊川驛壁間糊竹雲濤詩感而賦用其韻 醉別江城記黯然 一樓細雨綠楊烟 亂山荒驛黯愁夜 不料君詩落眼邊

麻績山中聞鶯 徹耳綿蠻聲恰奇 聽來樹底立多時 黃鸝可是隱君子 藏在深山人不知 川中島懷古 兩軍會此接戈矛 想見當年戰血流 兵法孫吳生並世 霸圖晉楚壓中州 千秋陣壘將家軌 一片山河驢客愁 憑弔無窮懷古意 犀川隄上獨回頭

龍爭虎鬪血支黃 十二年間幾幾場 激浪猶疑鼓鼓響 騰雲直似旆旌颺 英雄事往都陳跡 草木風恬自夕陽 為惜構兵空歲月 中原逐鹿任他忙 宿川中島玄峰院 歷弔鬼雄魂易驚 雙林投宿觀無生 琮琤一夜澗泉響 溟雪安心聽到明 題寒拾圖 來往寒巖興自深 長廊相伴儘高吟 樺冠草履竹筒食 不許凡愚窺此心

征夫忽此失愁辛 一笑相迎情便親 破硯殘書猶作客 山肴野蕨又煩人 鳥驚烟樹新蟾影 僧掃燈龕古佛塵 擾擾明朝仍蹊路 深慙林下臥雲身 贈久米習齋習齋有兒五歲能誦孝經 逢迎隨處與常新 到底故交情味真 投刺不須通姓字 解衣先為濯沙塵 久聞家法守清素 今見詞鋒超等倫 預祝佳兒成立後 讀書學父克修身 同習齋遊松邨朴齋賞趣園習齋席上賦一律見贈因酬之并呈主人 遊屐誰教半日停 主人相待掃門庭 池塘綠漲水三尺 簾閣香翻花一瓶 吟我情懷空跌宕 驚君詩筆自英靈 留連飽領林泉趣 酒碗茶甌任醉醒 還家 遍踏雲山萬壘青 歸來重倚舊茆亭 卷簾先喜竹陰綠 臨水更憐荷葉馨 繞屐烟霞猶有夢 隨身筆硯豈無靈 快心最是今宵雨 一洗征塵枕上聽

歸來重倚舊茆亭 卷簾先喜竹陰綠 臨水更憐荷葉馨 繞屐烟霞猶有夢 隨身筆硯豈無靈 快心最是今宵雨 一洗征塵枕上聽

房山樓集卷之六

丁巳 (安政四年)

春草

江隄仍野岸 一寸滿枯荑 一帶裙腰綠 東君此路來

題畫

一夜東風雨 前溪沒淺沙 仙源定不遠 流出碧桃花

即事

梅子中庭標 繁陰四面遮 回思冰雪日 無葉一身花

開大沼子壽悼亡賦二律寄弔

傳來風信斷衷腸 遙憶安仁兩鬢霜 宿草何堪埋玉樹 新婚尙

記拜華堂 多慚綠酒沾留我 不惜金釵拔附郎 最是生平賢可

想 一衣併沒嫁時裝

幾番風月接吟盟 每累賓厨手作羹 只道夢花才筆敏 豈知窺

客識量明 生憐吉夢慳香草 死定芳魂返玉京 剩有天涯兩行

淚 直隨潮水到江城

驟雨後極涼喜而有作倣劍南體

炎官得勢太驕縱 火傘匝月遮天紅 維稻萬民命所係 不省稿

死歆陽中 天公赫怒鞭龍起 傾河一雨洗長空 苗則勃然興之

矣 好分餘澤更及農 丁東點滴繞檐角 蕭瑟涼颼生庭曲 豐

年一飽無論耳 枕簟先領畫眠美

詠蘭四首

同調祗應商嶺芝 晦蹤空谷儘幽期 花萎花發元無意 名在離

騷自不知 芳潔如卿寧易逢 楚騷曾見好儀容 也知與世終難合 只養山

中一味慵 帶石幽花瘦葉長 芳根終古托清湘 靈均去後無人佩 猶自秋

風吹楚香 綠葉參差倚細風 孤芳韻勝衆芳紅 靜中一脈香纔動 先向幽

人鼻觀通 司馬長卿

孤琴便惹文君悅 一賦仍教武帝驚 似許遭逢真艷殺 美人英

主各鍾情 卓文君

瑤琴一弄最風流 卓氏慧聰情恰投 爲是兒夫才絕世 當壚沽

酒也千秋 冬日牡丹詩

錦帷高捲敵晨霜 開國花中異姓王 唐代詩人誰許比 韓家雛

鳳有冬郎 似與東皇了舊因 樓臺冰雪別藏春 君看驟進凡紅紫 有此者

年富貴新 一朵嬌紅簇冷雲 會於姚魏讓芳芬 當時若使競春艷 可策花

快哉風景快心朋 此處追涼興可乘 隱地奔雷驅雨過 曲欄有

客把杯憑 仙妃一一新經浴 水閣家家盡點燈 飲散出門堤月

白 眞成赤脚踏層水 翁成句 六月二十五日同大沼枕山逸雲道人舟泛兩國河納涼

晚飲於青柳樓次枕山韻

畫橋東畔晚涼新 繫艇垂楊拂碧淪 燈影倒浮樓在水 衣香暗

動坐生春 也知名下無虛士 恰喜尊前著美人 枕老風流逸公

達 教儂不覺醉醺醺

夢原直河村楚芳覺後悵然賦之

流年倏忽幾春移 夢裏笑談醒尙疑 合眼溫顏如傍枕 關心宿

草未刊碑 九原探勝應攜手 一路聯吟定撚髭 擬叙平生交友

誼 恐吾黃絹遂無辭 楚芳川越人 會寓余懷人詩屋 後移客子直

子之墓 而末果 因病沒矣 假葬於其塋側 〇余欲銘二

舍設位哭之

十月朔接橫山舒公信開星巖先生於九月二日捐中館

韓門幾載悵睽離 寧料一朝凶問隨 磨鏡空悲千里阻 擔簦竟

負十年期 愁雲漠漠連天暗 淚雨潏潏濺地垂 擬受太玄今隔

世 疾芭雙鬢欲成絲 記得當年侍燕觴 滿腔熱肯灑詞場 豈知燈火一宵別 竟作人

天千古傷 清鑑論才胸掛鏡 深衷憂國鬢添霜 重遊縱有京華

日 誰愛狂夫老更狂 世事紛紜幾局棋 長眠人臥白雲睡 庸知嗣祖非爲福 獨使羊

三二〇

壇今日動

端莊肯許蝶蜂尋 唯有玉梅知素襟 到底名花若名士 豪華不

失歲寒心 清霜飛處見嬌姿 也要才人富麗詩 天放奇葩無定格 濃香冷

艷兩相宜 嚇破蕭晨恰則奇 花心更擬趁芳期 天香萬斛元無盡 重領春

風未可知 冬日牡丹有當 春再着花者 戊午 (安政五年)

詠松奉壽星巖先生七十初度

落落峰頭抱冷雲 人間懶策棟梁勳 天風日捲洪濤響 但許神

仙上界聞 同諸子遊東台觀花戲作雙韻體

萬樹飽受雨露養 紅颺東風山皆春 似得一顧作醉賞 斯時無

遊花應嘖 好友折簡卜日往 提將雙壺凌清晨 恨欠一水打畫

槳 橫穿通街衝蹄輪 到此絕叫駭浩蕩 雲耶花耶蒸晴旻 士

女雜選酒海漲 衣香氤氳飛香塵 綺繭幾處占地敞 行厨推排

羞兼珍 豈識我輩澹泊想 隨時盤肴聊鋪陳 勸飲不必竹肉響

泠泠風琴生松筠 況有好鳥巧弄吶 杯觴交飛無停巡 快辯大

噓共抵掌 旁觀人皆疑仙眞 落日入樹影曠曠 花縱多情無留

人 我意剩擬此樂兩 明朝重攜醇醪醇

六月十七日同高木士幹遊小西湖觀蓮 晚際雷雨驟

至。已而雨止月出乘醉夜歸。

三二一

晏不已悲 華表魂歸應化鶴 名山業在永傳詩 講堂剩有絳紗

繼 何恨琴書無付兒

先生無子 令室紅 蘭夫人下帷授徒

己未 (安政六年)

烟雨孤舟圖

罷釣歸來掩短篷 孤村烟雨晚空濛 溪雲遮斷功名夢 宦海風波付一聾

觀鏡浦圖有感

鏡面磨銅一碧浮 嶽蓮涵影自千秋 如茲形勝無人管 坐使長鯨掉尾遊

蘭二首

一莖仍一華 清馥流幽砌 齊是秀貞姿 春蘭勝秋蕙 吾欽馨烈侯 花發更幽靜 相對不燒香 金鑪經月冷

香樹原山中聽鶯

一路幽芳滿碧岑 夏深風景似春深 黃鸝坐在樹高處 啼與行人聽好音

送橫山叔遠歸江門

會約秋深上鋸山 千巖醉看拒霜殷 如何來告匆匆別 不覺先彈雙淚潸

生平節義膽輪囷

說到憂時淚濕巾 似許人當於古覓 今人難得似君人 牡丹花發始相迎 月夕風晨幾舉觥 今日服喪君不飲 醒中何忍說離情

叔遠時有 君喪不飲

惹君嘖 且擬從君乞靈藥 換將凡骨才一伸

寄題大石良雄手植櫻花

終將堅忍報仇家 義烈轟轟百世誇 別有餘芳流不盡 春風遺愛一株花

癸丑六月園池中忽開並蒂蓮 今茲庚申暮春齋前牡丹又放雙頭花 余也春遇此嘉瑞 欲不誇其可 得乎爰賦長句一章以張之

昔年曾賞齒齒池 涼花並蒂呈嬌姿 今歲庭園春意滿 國色花開雲霧難 就中一種尤異常 一枝兩朵分向背 其旁綽約多佳麗 環圍恰似擁霞佩 我聞斯花並頭世所希 使我驚喜矜絕代 初擬漢殿昭陽曉 飛燕昭儀競艷態 又訝江南春水渡 桃葉桃根共相愛 或其吳下喬公女 嫁兩英雄嬌姊妹 繫我雕蟲何所為 半生不免有情癡 家無朝雲伴琴書 苦吟暗換鏡中髭 天公有意憐憔悴 降雙娉婷充姬侍 不然寒陋環堵中 頻年焉得錫嘉瑞 花也否否掉頭立 大啖癡人論目睫 維瑞維祥要在 我 干君何事謾喋喋 正厭葫蘆依樣歲相肖 抹朱塗粉徒豔耀 殊放奇葩眩人目 化手聊示剪裁妙 何哉君乃誇為瑞 妄搖 禿管取人咲 知君才是腐儒腐 腐氣滿紙難可療 但應美酒入 唇洗肝腸 名花在眼助吟嘯 對酒須期情酣暢 觀花須屬語奇 峭 悔我迷津學海權 對此恍然夢一覺 盡把筆硯付焚如 詩 境更驚渾沌竅 又恐醉裏發狂言 轉使花神為絕倒 酬子閣牡丹花下戲賦見贈次其韻

庚申 (萬延元年)

新年即事

飛來喜鵲噪前檐 驚我北窓幽夢甜 報道新年詩料足 任君探用不傷廉

寒泉一漱爽心神 先向東園發興新 五十株梅百弓地 喜從花裏又迎春

一洗舊年塵土胸 屠蘇香裏日曛曛 邨童忽遽梅花信 半醉扶過野水東

何年小聚呼明石 歌聖祠堂占一邱 例趁元晨薦香火 有人私意祈千秋

咫尺邨南長谷山 吟窓日日對孱顏 今朝起躡謝家屐 却望吾廬圖畫間

竹籬茆屋兩三家 山路清寒日欲斜 此際不須黃紙曆 報人新歲有梅花

折得繁枝喜不禁 歸來插伴夜窓吟 百千紅紫那留眼 只許冰姿論此心

蒲生子閣來訪見贈短古一章乃次其韻以酬子閣精軒者術

我亦厭讀爛熟詩 難得好句開愁眉 忽然柴門聽剝啄 倒屣相迎如舊知 欽君新詩出肺腑 結撰血性足感慨 世上小兒誇雕蟲 惘渠眼孔如豆大 留君不惜具雞隻 寧同餘子腐鼠嚇 況復青囊術更精 得友如君真是益 我詩徒費陳言陳 酬君竊恐

富貴花好栽貧家 我貧不害領春華 佳麗人宜配才子 君才堪伴顏如花 是我清貧情恰篤 非才頗得風流目 養成人間第一

花 春風爛熳翻香玉 花前洗盡腐儒酸 一飲直連三日醉 況有奇葩開並頭 紅藥甘充群婢侍 君也賦詩華我園 對花寧忍空芳尊 誦君佳句酌我酒 清歡亦是花王恩 向花調語還掩口 請花休嗔我顏厚 今夜花前同醉臥 肯化姊妹入夢否

同子閣牡丹花下分韻賦詩適高木士幹攜酒突至遂大醉子閣醉中詩先成因次其韻

蒲子爾才亦頗奇 醉對名花輒賦詩 麗似花光映朝曦 花前闔韻險不辭 突然有客來攜酒 觴余又破太常齋 不論酒腸寬與窄 明日病醒煩君醫 各從醉後揮健筆 疾呼落紙馳雄詞 鼓旗相角不相降 王鐵槍對李鷄兒 牡丹在傍發嬌嗔 風情無人似牧之 徒將粗豪賞繁華 楚儉強伴趙女佳 豈知蒲子才多端 善謔忽回花一噴 百鍊剛變繞指柔 細膩風光筆底飛 且道今宵周化蝶 花叢獨宿趁佳期 花變美人若解語 我二人者定妬之 我乎褊衷真欲妬 癡情比子我更癡 酬子閣見贈次其韻 天欲成就真英傑 始或視之如廢物 一朝厲節垂大名 睢陽之齒常山舌 貧賤如我何足道 涓埃於世難施設 徒存昂昂七尺軀 豈有奇策稱卓絕 君不見充肥權奸弄國柄 冰山倚勢專威罰 祖宗有靈安逃誅 一蹶乃見頭足別 焉得壯士乘機會 盡屠犬豕散憤鬱 再使紀綱張不弛 譬夫車賴三十轄 蒲子吾黨

奇男子 慷慨憂時惜歲月 伴狂賣藥走天涯 浩氣磨來越山雪
子閣北越人 腰佩大白囊 中貯 平生未試醫國術 聊救民瘼防潛
靈藥善起痼疾 因自號白囊子 發 有時從我求一醉 悲歌頻撫腰間鏡 丈夫處世貴有為 寧
將技藝論優劣 嗚呼志士抱才無所展 不若學仙餐玉屑

寄懷橫山舒公用子閣懷人詩屋即事韻

黑蜨一雙床頭橫 風雨時聞匣中鳴 犬羊窺我政綱弛 群遊來
穴神州裏 諸公膏肓猶在眠 累卵勢危亦恬然 我時雄氣凌層
巒 仰呼青天天更遠 想見故人隱憂濃 咄咄終日但書空 哀
哉國家養病亂血脉 我其與孰遺今夕

醉鄉歌用放翁飲酒韻

世人縱酒誇浩量 一飲輒倒五斗盎 鱸子嗜酒愛其趣 三杯纔
傾先酣暢 糟邱臺峻苦崢嶸 但我醉鄉程途平 醉鄉版圖雖爾
小 風月閑遊好了生 自有青山映綠水 是處荷鍾可埋死 薄
田種穉貧何愁 不比人間多怨尤 秋成收稼供麴藥 支封槐國
通泉脈 君不見醉鄉之中歡如此 為伯為侯吾所擇 伯 杜詩死
贈劉伶為 醉矣

子閣再疊前韻見贈余亦依韻答之

愧君推我稱詞傑 文章於道本長物 丈夫所志在經世 詐偽寧
鼓蘇張舌 戲賦新詩張吾軍 此中方略隨宜設 五花八門爭出
奇 馳突縱橫真超絕 筆鋒所指無堅陣 進者有賞退必罰 險
韻應手輒破碎 孫吳之術將無別 酣戰歸來養我銳 旌旗堂堂
氣鬱鬱 將驕卒惰兵家誠 兼肅三軍慎管轄 詩陣令嚴豈易侵

魚鰕潑潑落習肥 養子霜刀斫鱸飛 不用更誇風月美 但窮饕
餮未為非

送浦生子閣歸江門同高木士幹中條士親諸士賦分三韻
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為韻得三矣字

曉雨送早涼 歸興催遊子 征衣挽不住 行色動河涘 回想迎
君日 春光正旖旎 一園牡丹花 爛熳裁霞綺 日夕花間宴
歡笑動隣里 君亦辭我家 杏林訪高士 果然意氣合 有
如乳投水 淹留兩不厭 寧省俗子訾 任汝燕雀譁 惹他兒童
喜 余亦時過從 文酒膏纒晷 興酣展剡藤 落筆風雨駛 鼓
旗五角逐 未甘肉生髀 似此交遊樂 一朝千日比 光陰不貸
人 歲其云秋矣 金風剪碧梧 玉鱸上曉市 嗟君當此時 胡
為促行李 依依吾黨子 送行情曷已 雖恨別路遙 猶憐魂夢
迺 何日磨詞鋒 尊前重對壘

再賦三律送子閣

幾場詩酒訂交情 忽漫秋風吹送行 四海斯才推畏友 十年以
長愧難兄 餘長君 鋸山月白應橫杖 君歸途將上 總地泉清好濯纓
兩總一路井 歸興一程都可羨 女兒淚豈向君傾
泉湧溢其列 敏捷堪儻淮海秦 絕色何曾施粉飾 清才初
不費精神 細論詩律餘今夕 重對盃盤定幾春 却喚老陳徒鍊
句 閉門無補只吟呻
辛酉 (文久元年)

武陵桃源圖

鱸松塘篇

萬馬蕭蕭踏霜月 我有餘勇孰能賈 半夜竊乘蔡州雪 詩法
兵法要無二 神機觸處乃迅發 男兒要作天下奇 向君一吐心
腸鏡 焉得一旦展負抱 滿朝肉食鞭駑劣 書生軀命得所致
詞賦區區何足屑

余近日病酒止飲戲疊放翁飲酒韻

鱸子近來減飲量 酒渴親茶疎尊盎 誰知真趣此中存 一盃二
盃神開暢 胸次頓失舊崢嶸 寧以獨醒鳴不平 睡餘輒對滌煩
子 不必折簡召麴生 我生生計冷如水 常笑侏儒飽欲死 醉
便欣然醒不愁 百事任真無所尤 不學伯倫枕糟藥 一甌雪乳
清心脈 酒客翻案為茶博 醉醒得失初不擇 東波詩為問劉伯
倫 胡然枕糟藥
六月十五日高木士幹邀同浦生子閣中條士親泛舟鏡浦
納涼晚入湊河口玩月分得浦字

我意久不樂 兀坐守環堵 好友忽折簡 招邀菱花渚 爰放舴
艚舟 來伴魚鰕侶 吹來天末風 洗盡人間暑 積水浮浩渺
連山圍吞吐 嶽蓮聳半空 玉顏明太古 長涵雲表影 不負呼
鏡浦 其餘萬鬢鬢 照出粲可數 我時試俯臨 顧身媿塵土
回首沒殘陽 蒼煙橫島嶼 迴棹長河口 維纜橫橋柱 俄然雲
間駭 涼蟾掛碧宇 金波漲溢尊 銀鱗躍登俎 洗盃交獻酬
和影或起舞 坐使一船人 入於廣寒府 吁嗟信勝遊 恐終為
莽鹵 作詩聊記之 却嫌我才腐 君看風露冷 直欲徹肺腑
明日塵寰裏 赤烏翻籙廡
醉後又作二絕

洞口花飛送小舟 春風輕棹一回頭 慙慙欲覓逸書去 又恐紛
紛論舌咻

目擊焚院即避秦 栽桃從此謝紅塵 縱然漁子解文字 肯把秘
書傳世人

天台桃源圖

胡麻飯喫便相親 到底劉郎是解人 一樣桃花源裏趣 天台春
勝武陵春
半載留郎住洞中 桃花相映玉顏紅 仙闈不問人天別 也有靈
犀一點通

喜天山藤森翁見訪賦呈

去年留我刀川畔 春水初生鯉魚肥 今日迎君鋸山路 桃花欲
發燕子飛 俱驚聚散皆同夢 轉歎文章不救飢 寬法未聞還逐
客 白頭相對益沾衣

越前大鳴君朴寄示其所著秋蟲吟草乞余題言乃賦三

絕句而贈之

獨夜秋窓有所思 文章難得是相知 忽驚珠玉投千里 自起吹
燈細讀之
一枝詩筆見幽情 肯向人間鳴不平 莫道秋蟲吟響苦 丹山鳳
鳥有清聲
容易搖唇觸禍機 書生敢履薄冰危 鳥君此段早看破 滿口只
吟風月詩
九月二十七日夜夢有二客載酒而至言其家藏活字六萬

箇_レ勸_レ余印_二詩集_一余喜甚矣起舞而覺燈下作_二短句_一記_レ之
有客來過我 翩然海鶴姿 眉宇何秀朗 言論亦甚奇 活字六
萬箇 懇勸印余詩 余詩本寥寥 不甚求人知 何哉猥推獎
一一比珠璣 余也何敢當 祇是喜不支 一旦逢知己 痛飲復
何辭 高歌更起舞 獻酬酒百卮 忽然醉枕驚 隣雞正喔咿
吁嗟夢耶真 恍惚覺尙疑 欲記又自歎 荊棘塞險思

戲詠_二風蘭_一

細葉參差短 一叢檐際懸 含風神益秀 飽露綠愈妍 九畹根
無托 三湘夢或牽 飛昇疑有術 宜喚草中仙

壬戌 (文久二年)

元旦大雪喜賦

誰將一白了元晨 飛雪今朝與歲新 絕歎東君歸遺大 遍頌瓊
玉錫斯民 三和早嘆困南方 民食糟糠何厭腸 今歲豐穰真可待 一天瑞
雪迓春陽

新正壁間掛_二星巖翁草書幅_一供以_二瓶梅一枝_一

蛟龍一幅壁間詩 掛向春風拜我師 翁也有靈其尙饜 銅瓶插
薦玉梅枝 暮年醉草更通靈 筆底雲煙飛不停 今日絳帷無路謁 墨光照
我淚雙零

我夢

我夢遊梅村 積雪埋林麓 乘興復誰伴 探幽唯我獨 詰曲幾

雲觀道心 酒但消愁寧及亂 詩聊遣興不要深 斯情報與故人
識 情向世間求賞音

詠_レ竹用_二東坡寒碧軒韻_一

半凌霄漢半遮扉 寒玉森森碧作圍 試趁午陰來徙榻 安知暑
月不添衣 雨過新粉滴苔落 風起細香和葉飛 擬寫此君清苦
節 瘦銷詩骨尙嫌肥

士幹惠_二盆蘭_一詩以迎_レ之

誰送國香吹曲檻 故人割愛慰吟情 蒼松掀舞當門待 修竹婆
娑掃逕迎 敢許胸堂生鄙吝 忽教簾閣益幽清 相逢莫怪相歡
甚 楚客騷中舊識名

題_二松浦竹四郎蝦夷紀行_一

鞅鞅風雲指顧間 鵬程九萬豈難攀 想君飽寄平生快 唉立洪
荒未闢山

廿載

廿載清狂詩作魔 嘲花睨月竟如何 而今慚悔躋難噉 手把殘
經鬢欲皤

迷步 槎枒忽遮目 仰觀繁蕊開 但訝凍雲復 短竹橫小渠
古寺隱深竹 高枝啼翠羽 幽徑歸白足 落日未迴筇 微月已
掛木 轉出隴間路 來投林下宿 燃薪聊暖凍 沽酒寧嫌濁
擁爐話檀欒 勸杯情款曲 老人向我說 一村十數屋 種梅邀
歲年 收實補菽粟 方其春花盛 頗使遊客簇 盡非韻士韻
要不俗子俗 浮世俄變遷 異類猥追逐 歎此清淨境 污彼羶
羶躅 不唯志士悲 大貽花神辱 壘壘談未已 遽遽夢正覺
歷歷舊經過 一一記眺矚 撫枕坐歎息 怒髮忽上蟲 平生慷
慨志 誅汝恨不速 苟得充馳驅 寧辭操刀稍 已矣非吾事
徒費淚盈掬 且復對瓶梅 嚼冰嗅清馥

詠筍

頭角崢嶸夙見真 錦綉一一被苔新 君看他日凌霄立 風雨豪
吟驚倒人 解解駢頭露穎鋒 清晨一看破幽慵 閉門種菜嫌多事 且向林
中養籜龍

夏日閑詠次_二士幹韻_一二首

驟雨過幽砌 清風吹土香 窓蕉雲影碧 檻竹水聲涼 覆鹿夢
何信 盟鷗機可忘 興闌還引枕 悠然試睡方 破夢閑煎茗 題詩靜炷香 悠悠窓日晚 漠漠樹陰涼 恩怨元
難記 窮通不足忘 安心聊有得 養生更無方

次_二士幹韻_一却寄

賁趾衡茅臥故林 曾襟無復一塵侵 虛檐對竹修貞節 遠岫看

房山樓集跋

時流詩人之集。累累出于世矣。余讀之。大抵卑瑣浮囂。徒蕩
人心。毫無益於世教矣。所謂災梨棗耳。嗚呼。彼皆汲汲名
利。而所爲。宜乎其弊如此也。吾友鱸彥之。不求名利於當世。
躬耕于房山。噲詠以樂天。近刻其房山樓詩。余讀之。其詠古
書懷諸作。忠義之氣。凜凜不可犯。固有益於今世者。但其山
水花卉宴遊諸作。若無益於世者。然無一點塵埃氣。讀之。使
灑然忘世榮。與夫卑瑣浮囂者迥別。孰謂之災梨棗哉。東坡書
黃魯直詩後云。讀之。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
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于世也。余於彥之詩亦云

乙丑嘉平月精庵蒲生童子閣於遷西四時皆宜莊中謹跋

房山樓集三編

房山樓集第三編序

自國家中興破格用人材。士庶抱技能者。爭就仕途。往往致身青雲。而房山樓主鱸翁顧其所爲。授徒府下。開七曲吟社。遣興風月。古今雜體。付割剮者。前後數次。每一篇出。萬衆傳觀。紙價加貴。今又刻第三編。波瀾老成。寄託深遠。愈讀愈有味。其如此。其人可知也。夫世之稱作家者。才情艷矣。而病於神韻之或不高。字句巧矣。而病於格調之或不雅。題不辭難。韻不避險。長篇大作。咄嗟辨之。筆力健矣。而病於忠孝惻怛之意或有所闕。譬之所謂政黨辯士鼓舌。一擒一縱。冷笑熱罵。忽而滑稽解頤。忽而險語破膽。細則錙銖出納。大則億兆休戚。自官祿軍費田賦商稅。以迄海港貿易物價高低。凡國家之利害得失。舉已所見。排斥他人。懸河滔滔。聲色俱揚。聽者不覺拍手曷采。然唯是一場說話。未能感動衆心。使其靡然服從焉。何乎。利口有餘。誠意不足也。昔者梁星巖生遇霸府未造。絕意仕進。與詩佛五山等。設吟社以角其技。既而翻然去游西京。慮於山紫水明之境。讀宋明諸儒語錄。參以禪說。其詩與道德並進。遂爲一代宗師。然則詩家上乘。未可遽以言語文字求之。嗚呼。世尚功利。聖經賢傳。率束高閣。獨

聲詩一道。未至廢絕。才俊彬彬踵跡而起。苟導之正路。不失三百篇遺旨。則興觀群怨。足以助風化。乃彼亦趨其末。而不溯其源。可歎矣哉。翁嘗受業梁子。梁子既沒。世局一變。猶繼師風。身在肩摩擊名奔利走之間。閑居樂道。不通刺權門。即騷人韻士。亦非臭味相投合。未輒納交。性好漫遊。遍訪名勝。登山臨水。去留任意。灑感淚於弔古。發藻思於探幽。篇無大小。觸物成章。餘韻悠揚。一唱三歎。自非其人高尙有絕俗之行。孰能至此。余謬蒙拔擢。待罪禁闈。有年矣。頃者陳情解諸職。侍東宮於駿東郡桃鄉。講經以外。無些俗務。此地山圍水繞。松綠沙明。不二峰近在數里間。晴雪玲瓏。輝映軒窓。設令翁來游相唱和。則他日集中。當添幾多佳什。乃題片言於卷端以寄焉。不知翁能首肯乎否也。

明治甲午如月初吉

壺江老漁川田剛撰

房山樓集第三編序

吾友鱸彥之。初棲遲于房陽鋸山之下。志操高潔。不羨官榮。不說鄙利。慷慨憂時。喜咏南朝忠義之士。而詩名已動大都。余心常慕之。庚申春航海訪之。彥之一見如舊。置酒論時事。談兵說劍。志氣嚶嚶。有閭閻可惜老英雄之句。嗚呼亦壯矣。其後彥之徙江戶。詩名益揚。余亦夙喜作古文。下帷教授。往來訂盟。殆三十四年於茲矣。而彥之去年設古稀壽筵。余亦已過耳順。各須髮皤然。無復功名喜事念。嗚呼亦何衰矣。而詩

情文思。則俱未嘗少衰也。今茲彥之將刻乙丑以後詩。問序於余。余受而閱之。有咏兒嶋高德長句。慷慨淋漓。感發人之忠憤。又有與片桐義卿關口良輔及余。泛舟墨水一絕。追懷當時。酒間論筑山義徒之事。使人悲憤不已。何其詩之感人之深也。此無他直據血性之所使然也。抑余嘗謂詩者文之精華也。直據血性。無與文異。然有能詩而不能文者。近代嘗茶山廣瀨淡窓諸老。皆以詩名天下。而其文則不工。獨彥之兩能之。是其所以與尋常詩人異也。彥之往年著快說。語簡而旨遠。間含譏諷。一讀使人呼快。余贈之清國一儒生。生拍案激賞。其他論說序記碑版之文。亦皆工妙可傳矣。昔者袁才子詩名蔽其文。時論惜之。余於彥之亦云。然非余之知彥之之深。其誰能言之。故迨其徵序遂言之。

明治二十六年十月有二月 於東京飯田坊二合半坂上青天白日樓中 裝亭蒲生重章子闇氏拜撰

房山樓集第三編序

鱸彥之刻房山樓集第三編成。屬余以序。彥之以詩鳴世四十餘年。初編二編風行既久。蔚爲巨匠。固不待余言爲輕重。但余讀之。竊有感於詩道升降之間也。蓋自寬政中。山本北山市河寬齋。奉宋元諸家。提唱後進。大窪詩佛菊池五山。相踵駢出。益揚其波。衍其派。於是詩體一變。清新婉麗之風起。所謂江湖派是也。梁川星巖。微變時調。以溯唐音。號其社曰玉池。

鱸松塘篇

壇坫頗盛。社中尤著者。爲岡本黃石大沼枕山小野湖山。而彥之居其一焉。彥之天懷高雅。泊然寡營。一切紛華。不沁其靈府。專肆力於吟咏。貫穿百家。掇其菁英。旁與諸友相切劘。鍊腎鏤肝。矻矻不已。時挾翰墨。歷遊諸州。登臨憑弔。以博其情趣。是以造詣益深。風格益高。其所作變化百出。不名一體。而清新雋永。不失前修短孳。足以接武星巖而繼寬政諸老遺響矣。夫物久而不能不變。其勢固然也。方今世局一新。詩風亦將隨變。而枕山逝矣。湖山栖遲西京。黃石年踰八十。優游養老。當詩道一變之際。老成凋衰。流澤漸將歇。獨有彥之。行年雖高。精明未衰。授徒鞏下。掉鞅詞壇。此足差強人意矣。世若有論詩者。欲究流派之原委。辨各家之宗旨。以追前輩之聲格。舍彥之而將從誰求之。彥之所係如此。斯集烏可不傳乎。

明治甲午立春節三日

箕邨島田重禮撰

房山樓集卷之七

小有松筠處稿起乙丑九月至丙寅十二月

備後三郎題詩櫻樹圖

元弘往事詎可說 藐視萬乘如孤草 一朝西狩山陰道 慘澹風雲接隱鷗 慨然起唱奪輿謀 三郎忠勇真無備 奈何龍駕去靡及 義旅解散如霜葉 冒險獨往奮不顧 夜入行營風蕭颯 白樹誓志題詩詞 天顏朝視坐開眉 後來勤王更艱苦 百戰竭力死不辭 乃父殉難事亦偉 世忠稍菊可嬌美 變駕再沒芳山雲 可憐勾踐長已矣 當時軍馬倥傯中 將士點墨何貯胸 軍書可草賊可擊 能文能武獨有公 嗟哉范蠡雖夙志蹉跎 千秋兩句突突傳英風

九月二十五日大沼子壽 同社中諸子一觴余於小西湖旗亭一為徹夜之飲一席上分得覃韻

雁叫湖雲秋影涵 閒行此地路曾諳 岸蘆風約花翻雪 堤草霜凋色失藍 入座俊英人過十 迎賓松菊徑開三 壯游怕說當年事 相視頭顱兩不堪

諸子詩成次其韻

幾載天涯好信乖 旗亭把臂忽開懷 狂奴故態慙疎率 才子新篇歎絕佳 遠閣吐燈浮暗水 暮烟吞樹失幽崖 且逢風景須拚

自笑狂生醉眼高 擬將兩脚洗香醪 上書陳策應無分 積券如山未足豪 小集湖亭聊混跡 一貧芳草尚隨袍 舢船連棹頽然臥 夢駕長風破海濤

右次長坂翠峰韻

嘉招縱使累觴肴 湖上秋光寧忍拋 故國烟波暫移迹 都門文酒此論交 敢言曠達學嵇阮 尚有苦吟同嶋郊 剩擬分題卜清夜 坐看暮靄抹松梢

右次富嶋無斃韻

無復柘枝飄舞衫 幽期恰稱散人銜 詩經闢韻各爭險 景入品題初脫凡 秋老陂塘荷十裂 才疎世事口三緘 江湖此會歡何限 滯我歸舟欲不帆

右次鹽田子敬韻

莫惜留連倒玉缸 良朋勝地恰成雙 燈添夜色頻搖影 酒釀春和忽滿腔 水鳥呼群鳴暗渚 竹風欺雨捎幽窓 不知吟斷天將曉 鐘鼓僧樓已幾撞

右次大森位卿韻

十月初四日 片桐石厓 邀同大沼子壽蒲生子閣關口良輔泛墨水舟中分韻得文

扁舟載興入鷗群 塵海風波耳畏聞 底事篷窓忽生感 浮空一片筑山雲

梅花絕句二十首

溪路清寒小雪天 數枝忽放角巾前 平生一懶縛雙脚 唯有探

鱸松塘篇

醉寧恨擎杯欠艷娃

右次子壽韻

長堤不見柳纖纖 秋到詩人逸趣添 汀鷺襪襪垂白髮 庭松偃蹇奮蒼髯 綵綫此處同揮筆 嬌管誰家遠隔簾 預約重游歲寒日 湖天更賞雪飛鹽

右次長谷川昆溪韻

誰其醉語致紛呶 各自清吟冰玉敲 才俊直成森挺竹 胸襟豈復塞生茅 歸雲載雨暮千點 殘柳飄風秋半梢 我亦一枝存秃管 苦心撫景未輕拋

右次植村子順韻

浮生最樂舊交朋 沉對湖山逸興增 渡水鐘聲微帶雨 隔烟樓影漸添燈 狂吟笑我詩無格 細楷驚君筆有稜 末技雕蟲空半世 書名輸與占高層

右次關雪江韻

五石自知無用飄 秋來雙鬢轉飄蕭 丹青翫世欽君達 富貴輕人笑彼驕 山在雨中全斂黛 湖從霧裏半開綃 吾曹但了閒游局 磊砢祇應賴酒澆

右次福嶋柳圃韻

又對湖光把一椀 青山應笑舊青衫 美人南國行將老 瘦馬東郊久脫銜 臥壑長松空落落 隨波飄葉故帆帆 憑欄羞照龍鍾影 物色寧容到築巖

右次十河保卿韻

梅爭著鞭

淒淒風笛度溪村 脉脉幽香欲斷魂 滿地橫斜疎影畔 移筇月下立黃昏

下立黃昏

槎枒樹老蒼龍臥 的皪花明白羽磨 諸葛千秋典型在 我來薰沐拜英姿

老妻去歲赴泉臺

長子今年逝不回 贏得一身如病鶴 月中和影嗅寒梅

紛紛紅紫競繁華

此輩何堪掛齒牙 斡地旋天回歲律 差強人意是梅花

忽接仙姝寧免狂

真箇嬋妍玉通體 廣平軟生來眼不喜桃李

其奈寒飈勢面來

驢子詩思人若問 斷橋流水中驢背興奇哉

一夕留人萬玉妃

千里東歸無驛使 溪山猶惹夢思飛

放棄空山抑曷傷

要識梅花豪傑處 一枝力量復春陽

杜陵畢世但窮愁

不如置酒山園裏 與老梅讀萬卷書行萬里

常耻胸塵掃復生

昨夜花梢孤月悄 苦吟嚼花日獻酬

與梅擬結歲寒盟

枝頭芳信十分新 君看兩點三點氣 已壓千雪立三更

花萬花春

要削平生詩骨肥 苦思梅花忍朝饑 忽然吟句振林木 一片寒香衝口飛
 糞不能擔不賭棋 孤山處士是吾師 囊中香影句多少 只向梅花吟與知
 武陵往事遯千春 志士于今恥帝秦 若使梅花源在世 移家我欲避腥塵
 黑風捲雪過江來 萬木低頭信可哀 只此孤芳存氣節 頂天立地一枝開
 百年海上古梅村 大息今成百恠屯 孰爲花神投袂起 直傾潮水洗芳根
 乞烏蠻龍遍海東 貴新街異漸成風 梅花倘不存今世 正氣乾坤殆一空
 長安棋局日紛紛 深掩耳輪無所聞 只好大梅花底坐 寒香撲鼻絕妖氛
 休對梅花唱我詩 我詩多恐澆冰姿 從今飲水清肺肝 飽嗅芳香養藻思
 歲寒雨集。龍野老公席上。分得三韻。
 孰使華堂容敝袍 滿天寒雨畫蕭騷 靜中偏徹野人耳 滴到層檐聲亦高
 十二月十九日立春
 便從一雨釀陽和 析析條風入舊柯 聞說城東梅已動 可無短

棹破烟波

臘月二十日。奉送家嚴陪濱松侯駕之京。時立春後一日也。
 滿面桃花帶醉紅 遠陪侯駕趁東風 京城到日春應好 錦繡河山一望中
 兒曾三次作西行 翁也古稀初向京 志氣老來雖益壯 關山風雪獨關情
 龜贊
 何必六藏深隱才 浮沈隨世興悠哉 泥中曳尾尋常事 且化金章換酒來
 臘月二十四日。拉波山畫史晴湖女史游墨水。
 偶然催伴到城東 舉目忍過焦土中 歎息神門亦烏有 風雷何日可重紅
 臘月十二日夜城東失火延燒萬家淺草寺風雷二神門亦燬矣○袁子才詩他日僧歸塔再紅
 路過東橋更向東 且移裙屐入舟中 矮牋須寫蓬窓景 纖指煩君玉筍紅
 張詩十指纖纖玉筍紅
 寒烟澹抹水西東 畫舫來維枯荻中 看取長堤千萬樹 盡含春意十分紅
 丙寅（慶應二年）
 元旦口號
 元日歸家獨把杯 名都醉夢迹悠悠 門墻俗客何容謁 唯有青山賀歲來
 元日櫻花龍野老公席上揭題

誰促早櫻迎歲開 寒梅相對鬪瓊瑰 名花特受東皇旨 不比唐宮羯鼓催
 萬朶如霞簇逐春 扶桑影裏瑞光新 從今姚魏稱臣妾 第一花開第一辰

春朝即事

黃紬被底睡思清 暖透吟脾夢不驚 枕上忽傳鶯子語 今朝聲勝昨朝聲

梅花二首

吾敬老梅樹 視之如上賓 但因同道義 默契自相親
 昨夜風鳴屋 今朝雪壓檐 欲探梅花信 懸冰礙帽尖

二月八日曉起冒微雨東台探花。

煙樹瓏璁罩翠微 清晨來冒雨紛霏 萬花奕奕神全活 無復游塵一點飛
 樓前山色曉全開 樓上佳人夢未回 却是櫻花春睡足 笑容如滴望農來

杏花春燕圖

烏衣故國夢依稀 無以爲家客計非 輸汝樓前春燕子 杏花雨細作雙飛

竹蝶圖

綠暗園林紅已稀 踟躕懶更覓芳菲 倦來睡著斜陽底 一片湘雲護粉衣
 未開牡丹

東風猶未點胭脂 繭栗含嬌故弄姿 斗大花開應有日 春寒勒住莫嫌遲

修竹芭蕉圖

叢叢鳳尾映琅玕 聽雨聽風共一欄 不學彈文多妬忌 扇仙青士影團欒

塵中

塵中枉著屋三椽 漫噉浮名慰目前 二頃春蕪捐不釋 傍人籬下買盆田

百合花

褪盡鉛華著素裳 夜深庭院暗吹香 玉環贈遺吾何望 祇愛珍珠並帶芳

海棠

後人多口漫拘牽 杜老無詩亦偶然 細雨東風錦城曉 想公立盡濕紅前

題畫二首

收釣歸來日未斜 重添弱纜繫輕絳 溪雲忽送東風雨 吹散垂楊一岸花

春山仙宅圖

疎林缺處兩三家 獨向青山躡曉霞 一路濃香吹不斷 薰風開遍八仙花

碧桃花綻露華霑

雨歇前溪細浪添 不識神仙何所讀 書聲彷彿隔瓊簾

夢落花

悠揚遠趁五更風 玉殿瓊樓路盡通 香雨飛時孤枕冷 嬌雲歸處一燈紅 魂迷禱榻茶烟畔 人在黃簾翠幙中 忽被流鶯呼得覺 滿庭芳跡散成空

湖亭小集

用王半山金陵詩韻。詞源滾滾似長江 滿坐豪英各不降 敢望才名居第一 其誰麗句占無雙 行穿曲徑花粘屐 醉卷疎簾柳拂窓 日暮詩成歸未肯 爲君更復倒春缸

送僧歸山

雲還巖岫鳥還巢 歸興知師感幻泡 石上三生偏惜別 掌中字此論交 筑山嵐翠迎飛錫 刀水波光映打包 北地風塵今日靜 不妨高臥葺庵茅

丙寅上巳

同諸子泛舟墨水。用坡公百步洪詩韻。江上雙舟泝春波 渡頭柳線任風梭 玆列華筵趁令節 詩畫分席各興磨 無聲有聲五角逐 沙陀來戰梁田坡 後來有客最奇絕 下馬直寫於青荷 環翠畫史 善寫 四座歡呼雙耳熱 閒情寧復思黎渦 不問長堤花開落 此水宜喚長春河 樂哉游也足千古 疑與群仙飲大羅 金匱酒映玉尖麵 有齋麵 不羨御食分紫駝 興酣展紙翻墨汁 旋風驟雨隨奔蛇 白描更闕傳神手 水墨各自寫花窠 諸子以水墨合寫 蘭菊蓮梅極雅潔 君不見蘭亭觴咏空陳迹 我今不樂其如何 題詩一笑疥素壁 主翁虛懷定不呵

篠雪豆腐歌爲某氏

厄酒死不辭 排闥氣可壓西楚 六人豪興足千古 竹溪之逸那美汝 焉得人生從今無別離 文酒合併住樂所 五月念九日 赴鐵心小原君湖亭招飲 兼送其歸大垣 用坡公送陳陸知潭州詩韻。

大廈將傾要崇棟 國務宜若奉漏甕 君來東都纔兩月 舉鞭不肯緩歸鞵 西海鯨鯨紛縱橫 憤激孰其抱切痛 文臣愛錢武惜死 舉國但願金化汞 襄陽避禍衆所羨 那知顛也空駕鳳 紛紛爭奪吁可哀 蚌鷓終歸一場夢 感君志氣真豪爽 致遠兼見能負重 況復賢侯守雄藩 身督飛輓謹輸送 是日湖亭會衆賓 識君離思隨波動 我之贈君言止此 未要風景徒撫弄

七月九日 早起拉枕山昆溪晴湖。游湖南小亭觀蓮。分邵青門句。得小粉涼字。作短古三首。一雨爽氣新 促伴追清曉 青山亦破眠 迎我立林杪 相攜步回塘 借得幽亭小 欄外渾是花 不見碧波繞 芙蓉浩無際 遙岸葉半隱 翫景分新題 呼杯濡燥吻 何來雙水禽 翻飛墜金粉 信哉君子花 可望不可近 低回未肯去 堤柳漏初陽 照射荷上露 錯落迸珠光 清風有時動 秋入醉髮涼 吾意難屬壓 攜歸滿袖香 悼亡四首并序

荆室邊氏。以甲子八月謝世。欲作詩哭之。中懷蘊結。不能握管。忽忽過三歲。客中適值中元。百感交集。枕上率賦七律四章。嗟夫。情文雙至。雖非我所。 鍾松塘篇

君不見篠雪之名諫大都 風味不數金城酥 可比之子居台麓 才名耽耽虎負嵎 高興此日觴同社 淋漓爭送酒百壺 海鬚江柱棄不用 滿盤黎祁祇瑤瑜 平生鮭菜惟三九 對此寧辭逞吞屠 臨風一飽快何限 柔脆堪潤吟腸枯 況復主翁詩絕妙 直與此物爭華腴 人生適意各有取 豈容飲食目吾徒 玉食萬錢何足羨 清供但喜同齋厨 且屬腐言揮醉筆 我亦乾坤一腐儒 漁村晚晴圖得注字。四月廿三日。快亭席上。江頭綠暗千章樹 隔江山色杏烟霧 西風卷盡江岸雲 晶晶殘日射野渡 小艇歸來繫柳根 忙晒網罟及不暮 漁翁篷底膽江鮮 漁兒市上辨村醅 美汝漁戶無憂患 一生長領烟波趣 斜陽漸沒淺水灣 瓦甌相對十分注 曹孟德

英雄好色亦千秋 歌舞銅臺死未休 想見墓田含笑處 兩行紅粉盡回頭 五月三日。赴縣晴峰台麓新居招飲。大沼子壽友順正駒 大路關夏正諸子先在焉。席上分得所字。

悠悠二十回寒暑 中間消息參商阻 今春台麓來誅茅 能招舊雨具雞黍 玆命巾車出北郭 依稀隔水聞笑語 到門先覺麥荷馨 入座已見杯觴舉 五畝園池一房山 欽君栖隱得歸處 往年經戰身不死 此段已足傳勳緒 友公經濟衆所推 剛亦不吐柔不茹 駒君善畫蓋有神 振腕直欲墨豪楮 與物無忤詔詞伯 飄然骨格神仙侶 關兄亦復風流人 能翻清商歌白紵 鱸子

能。而絃斷柱折 痛或同古人。讀者勿。惟調之不。成也 萬家華炬鬧秋城 有客憑欄雙淚傾 却憶當年如昨日 可憐何處問他生 魂歸舊館應求我 夢破天涯誤喚卿 知否驕栖孤冷夜 素娥弔影半床明 旅食匆匆竟半年 流光彈指倍凄然 鼓琴寧有新歡繼 舉案空悲舊夢牽 雙袖未乾三歲淚 孤燈長伴五更眠 故園極目浮雲渺 腸斷秋風掃墓天 結髮情深二十霜 含飴兼復慰高堂 只言鸞影長隨鏡 豈識蛛塵忽竟床 阿嬌暗添燈下淚 嬌兒竊炷佛前香 傷心最是彌留際 泣指階庭蘭一行 鴨川烟柳太湖舟 頻載萍蹤悔浪游 千里尋常輕說別 一家薪水動貽愁 金釵影散窓前月 薤露歌驚隴上秋 但有平生情稍報 逾年湯藥伴粧樓

八月念一日。暫歸山莊省母。是日適當亡室邊氏大祥忌辰。展香之餘。賦斷句六章。述懷。 半載琴書滯府城 暫歸要慰倚閭情 若爲盡謝應酬冷 唯約心知尋舊盟 呼僮靜掃舊柴扉 憐見穉孩爭挽衣 齋壁掛來荆布影 猶疑含笑候吾歸 一室團欒情話真 女兒娣姪白頭親 無端暗濺尊前淚 不見當年舉案人 參差蘭玉繞庭阿 桃李城中種更多 惹得老夫情惱殺 分身無

術欲如何
明鏡新霜點髮邊 稠桑羸博痛連年 眞成歸舍還如客 孤冷通宵聽雨眠
凌雲鴻鵠翼摩霄 任汝啁啾燕雀羣 恰有青山會人意 飛來入座不須招

水仙寒菊圖
歲晚陶家趣更加 補栽寒蕊一籬斜 猶因三徑存閒地 添此無塵有韻花

狂花
喚做狂來却是眞 信天開處恰幽新 疎葩冷蕊雖然瘦 太勝唐花忝竊春

湖亭小集。送關雪江之土浦。次其留別韻。
相逢此處便分岐 一曲陽關歌斷遲 雪咏君眞同郢客 木陽儂合是吳兒 半塘衰柳飄殘葉 滿座才人唱送詩 爭奈離觴不成醉 湖波浸恨綠無涯

墨水舟中。送深尾慶子善歸土佐。
江上霜風吹碧漪 歸旌應命發天涯 鞞鈴勳業期他日 文酒交情正此時 棋局長安百千劫 梅花墨水兩三枝 平生剩貯丈夫淚 不敢尊前濺別離

土佐高橋謹庸行。學詩於其鄉田梅澗。梅澗沒後入都從余游。近日將歸。來告別。因同游墨水梅莊。餞之。
梅澗往年同余參玉池之社。

菊

陶令醉魂遠 大聲呼不醒 猶留一籬色 千載有遺馨

歲晚感懷二首

處世優游詩酒場 又消一歲向奚囊 圖書擁坐我偏靜 車馬過門渠自忙 照影青燈懸暗壁 關心白髮在高堂 久違菽水庭闈養 節物驚人感更長
盆梅夜市乍開天 繡陌春風將動前 一歲光陰隨臘盡 萬家燭火徹明燃 敢言吟骨兼仙骨 漫把山田換硯田 幸免干人臨乞米 忍飢只好待新年

丁卯 (慶應三年)

新年作次大沼子壽韻

寶爐烟裊弄輕醅 忽見春雲落翠幃 詩入新年逾覺妙 志存古道未應非 黃鸝求友聲偏滑 嫩柳招人色恰肥 佳句憑君休屬咏 東陽瘦盡不勝衣

再用前韻書懷

一瓶梅馥散醅醅 早起披書捲枕幃 垂老猶爲嬰孺慕 孤行不免俗儒非 海噉乍上雲先暖 江雨初晴水未肥 何日輕舟棹春浪 慈庭去著綠斑衣

某生來寓弊塾喜賦仍疊前韻

去歲送君芳草辭 今春問我謁書幃 新詩遠帶千山秀 舊事眞成一夢非 旅食共憐依桂玉 儒餐莫厭欠鮮肥 琢磨只合期全璧 何限人間優孟衣

記得當年參玉池 妙齡才調鬪英奇 豈知瓊樹久埋土 又見門生來覓師 匪歲從游多載酒 殘冬告別即臨岐 莫忘墨水分攜處 折贈寒梅第一枝

舟中重送三子
擬借梅花散鬱襟 輕舟棹入碧波深 一瓢載得家園酒 也表吾儂送別心

小西湖又小梅村 幾度清游共一尊 不忍如今便分手 寒梢烟月正黃昏

竹窓聽雪

薄夜纔傳城上更 恠來街市絕人行 沙沙初訝撲窓亂 簌簌旋聞澗竹鳴 濕透書燈光黯澹 冷侵吟骨影崢嶸 忽然何者驚雙耳 一爆琅玕碎有聲

雨後出游。頗有春意。喜賦。

霜重庭臯落葉繁 前宵一雨換朝暄 江光遠浸新晴色 草意先催舊夢痕 是處寒梅爭吐蕊 誰家老鶴尙乘軒 春風屈指無多日 須置幽憂近綠尊

消寒集戲作

近局相招酒若河 沈沈夜色幾更過 寶爐香篆霧三里 方肉寸葱春一鍋 套語寧爲腐儒議 新詩好付美人歌 不知窗外雪盈尺 只道霜宵月影多

蘭

幽蘭生禿底 寂寞幾冬春 移到階庭下 眞香輒動人

十日夜赴溝口景弦招集四疊韻

梅萼窺窓吹暗醅 燭花開蕊映簾幃 但知一夕團欒樂 漸覺中年感慨非 古澹交情能耐久 峻嶒吟骨豈容肥 欽君迎歲仍迎客 驚見文星聚照衣

贈壽五疊韻

夢筆輸君花吐醅 笑余痛飲獨垂幃 南唐近事 當楚錫剛正或謂之痛飲 而曰 多才玩世當如是 逸樂乖時欲悔非 難信今人傳後代 敢言涼瘦勝溫肥 莫論酒價高千仞 篋底猶存幾領衣 近日酒價大貴故云

十三日雪六疊韻

撲窓雪片帶梅醅 旋見隨風亂入幃 巷柳吹綿春太早 林篁失色翠全非 豈無垂釣羊裘隱 忽有乘軒鶴貌肥 詞賦即今工不用 瑤庭空集謝莊衣

十四日雪霽游墨水梅園。因憶戊申歲風雪中同橫山舒公游。此又以是日感憤之餘。賦此詩遙寄舒公。七疊韻

看到梅園雪亦醅 幽亭借榻揭風幃 當年同賞人何在 今日來游跡已非 幾樹疎葩香尙瘦 一渠細浪綠旋肥 敵寒欲買江頭醉 安得相携此典衣

十七日復雪八疊韻

紙閣深深護篆醅 案行誰復問衰幃 千門瑞色樓臺遠 一夜朔風梅柳非 錢賤旗亭杯酌窄 價騰市擔菜蔬肥 忍寒僵臥君休笑 猶勝西征著鐵衣

盆梅盛開燈下成詠九疊韻

春入磁盆滿室翻 重重遮護下深幃 背燈臨硯憐渠瘦 中酒迷
花悔我非 凡到杏桃寧足鄙 看來松竹尙嫌肥 霎時亦惜就金
枕 相對通宵何解衣

二十二日夜 子壽見訪留飲 十疊韻

詩律細論唇吻甜 深沈燈火照虛幃 干鈞筆底誰堪舉 一笑尊
前未覺非 購硯縱同買田美 賣文豈可得家肥 且留佳話貽翰
苑 永夜賡酬酒澆衣

驚月上人 同子壽訪余 遂相携游墨水梅園 十一疊
韻

袈裟猶帶雨花翻 好友相携出絳幃 拄杖扶衰殊有趣 連篇闕
險豈爲非 交於方外尤宜淡 詩到梅邊盡削肥 慧業望師能得
道 昭文何必在儒衣

雪香樓席上 詠菊苗 十一疊韻

老圃春融土氣翻 叢叢新茁碧侵幃 移乘暮雨忙何厭 養待秋
風計未非 嫩甲傍松三徑暖 繁蕊映柳一籬肥 豫思花綻重陽
節 幽賞齋尊有白衣

新正十一日 拉某生訪鷗客畫史 遂同游墨水梅園

因囑鷗客製探梅圖 係以途中所得五絕句
游計無端決立談 早梅此際好堪探 不容一箇雜塵俗 右挈左
提人恰三

凍綴吟鬚氣凜然 迢迢沙路傍平川 探梅奇訣吾能得 只擇清
寒欲雪天

幽香脈脈遠招人 看到梅園又一春 不用苦心要妙趣 小詩衝
口便清新

唯有寒梅容我狂 忍飢立盡月昏黃 夜深竊向花神問 可有仙
家辟穀方

以何奇想慰冰魂 香影知君厭套言 醉裏題詩嫌忝冒 花前飲
水不携尊

買花

客居何計遣春愁 買取花枝就櫓頭 淡白竊紅嬌欲語 膽瓶揮
伴小窓幽

春江曉渡圖

江上東風吹角巾 疎鐘迎客度前津 柳烟花霧模糊裏 白鷺船
頭立似人

春曉即事

嫩寒怯倚小欄風 悄坐吟窓耳忽聰 幾囀嬌鶯隔幽竹 輕烟微
月曉朧朧

竹內楊園鳴鶴第九篇題詞

楊園居士今漫叟 選樓高築江城右 翩翩新詩飛上樓 十年採
擇幾千首 一二三四五六七 輯自第八至第九 自謂盈數天所
忌 此輯今年當斷手 卷中名士題言遍 子亦不可緘其口 我

道輯既名嚶鳴 可比黃鸝鳴求友 試誦一篇教我聽 恍然移耳
到花柳 數聲頻轉如笙簧 百轉千轉盤珠走 曉烟有影罩珠簾
細雨無聲濕春籤 主人留我坐其間 費盡雙柑兼斗酒 我醉

途中記所見 并引

偶過泉橋河岸 小舟載糶米 傭夫運於米肆之際
遺粒糝地 有一丐婦 負乳兒 匍匐和沙石 掇之
殆不盈掬也 惻然賦此詩

糶米載來支港舟 無端遺粒糝街頭 憫渠掇拾和沙石 作粥能
充一飽不

梅夏分韻得冬

庭濕熟梅標 徑深斑藓封 客居雖僻陋 社友足迎逢 林雨飛
還散 江雲淡乍濃 圖書務除蠹 拂篋不容慵

枕上偶成

我已人生第二回 多愁爭奈髮華催 客窓影冷三更月 又是梅
花入夢來

二喬讀書圖

玉纖翻史互評量 雙注明眸點漆光 歷視英雄千古迹 更無一
個似吾郎

牛角掛書圖

籍也誅秦密叛隋 千秋青史筆無私 重瞳一樣英雄漢 何得騎
牛比跨雕

一敗投降計本疎

桃林逃脫竟何如 不知名分君臣重 枉讀當
年牛角書

徐勣純誠不失忠

黎陽據守或成功 匆匆奉表關中去 輸與公
孫躍馬雄

一言重論君 此事足看君情厚 平生半面所苟交 輒採其詩垂
不朽 物忌盈數俗儒論 多多益善英雄稱 四海才人聚一樓
禍福於君復何有 明年春風聽鶯節 君能十輯重編否

過高田馬場有感於堀部武庸復讐之事 作長句

高田古原何高爽 百步之場占寬廣 長松磊落百千株 碧蕪滿
地平如掌 維昔源公馭群雄 懸軍遠渡墨江東 堂堂此地建旌
旆 八州草木靡威風 桑滄變換五百載 天降武庸勇無比 誓

爲舅氏復仇讐 獨携大膽投袂起 堀氏有女十八九 適從阿孀
過道右 視君結束欠臂鞵 急遽解貽腰間綬 一時權宜出匆卒
寧知他日爲君婦 仇家黨與環而進 庸也從容揮白刃 石火

巖電光出沒 無數頭顱飛一瞬 頃刻名聲傳滿城 早有名士議
迨冰 天與奇緣眞快婿 果然華綬是赤繩 後來婦翁同殉節

事比私闘更英烈 一身前後當大難 至今婦孺猶稱說 君不見
高田之勝顯大府 武庸之勇蔽前古 稗官野史抵掌談 無復一
聲及鬼武

雙頭牡丹

朝酣國色笑尋常 翻樣奇葩對弄芳 同占玉堂新富貴 尙懷天
寶舊恩光 嘉蓮並立合慙影 粉蝶雙飛分領香 疑是漢唐宮闈
併 一時環燕鬪春粧

謝人贈蓴菜

誰從碧澗采香齋 送到鱸家味恰眞 地下季鷹應一笑 果然斯
物副斯人

謝傳奕棋圖

百萬秦兵鞭指東 駕云游陟衆賓同 兩朝興廢風雲略 移在文
楸一賭中 胸中勝敗已先分 一局殘棋更策勳 兒輩果然能破敵 可憐慙
死老將軍

范蠡泛湖圖

五湖烟水碧盈盈 載得紅粧一舸輕 他日千金成產後 不知何
處貯傾城

白藤花

滿架瑤葩弄冷香 依依憐汝拂庭墻 也知花意惡閒色 故向風
前披素裳

送東寧畫史游上總

幾年京洛寫名山 匹馬歸來跡未閒 猶擬胸中添粉本 扁舟更
入水雲間

秋晴偶成

秋空一日幾陰晴 頗似人間翻覆情 赫怒天公革其弊 今朝無
復片雲橫

送人之京都

略同昭諫錦江游 前值東風後值秋 換却落花芳草夢 萬山紅
葉入皇州

房山樓集卷之八

戊辰 起正月 至七月 (明治元年)

元旦

臥聞縹緲寺樓鐘 起見霏微林靄濃 萬種風華爭繞筆 千門淑
氣漸移松 寒厨挑菜腹勝肉 素壁題詩疾駭龍 便合大呼靈百
楹 屠蘇一盞是先鋒

新正五日拉溝口桂巖川上冬崖 墨水探梅次去年韻
怕聽紛紛道路談 儘催閒伴賦幽探 誰如我輩無官責 吟挾梅
前影作三

五日閒游亦偶然 正同彭澤赴斜川 不知風物澄和境 孰與早
梅殘雪天

愧被梅花認故人 髮絲非復去年春 且將一事相誇說 唯此詞
華歲歲新

忍凍微吟興不狂 花間未著早鶯黃 忽然翡翠穿烟去 飛上低
枝水一方

新月懸枝愈斷魂 立殘孤影更無言 便應謝客朝朝訪 不害塵
浮北海尊

梅園邇近關雪江分得生字
獨求舊徑踏苔行 誰也呼吾忽一聲 不但梅花相識熟 看來客

亦面非生

與關雪江旗亭小酌次下其元日游小西湖詩韻

聞說兵塵暗上都 相逢暫醉水雲區 幾人嘗破千金產 何日重
看萬姓蘇 詩酒猶能容落魄 功名豈復迫江湖 梅邊柳處春無
恙 且撥幽憂寄一娛

越前大嶋君朴山本公簡次余梅花二十首韻遙見投示
因賦二絕句却寄

嘗爲梅花動獨吟 只容冰雪證斯心 寧知千里隴雲外 驛使一
時傳賞音

平生一晤苦慳緣 失喜郵筒忽作聯 何日心腸論鐵石 對吟嚼
雪坐梅前

寄渡邊雲洋 雲洋住房之鏡浦別號
醉芙蓉樓善畫富士
小樓日對鏡光開 春入菱灣碧浪堆 想汝酣餘祇毫處 嶽蓮飛
舞落棧來

秋葉元吉來訪喜賦 元吉號桂園又號二水間
樓主人下總水海道人也
廿載知名不識顏 相迎一笑掃松關 明朝我亦看山去 却訪君
廬二水間

同溝口桂巖再游墨水梅園用放翁詩韻 時桂巖將有湘
中行末首故及
不爲梅花不出門 經旬醉夢付昏昏 忽遭好友來勾引 去向前
游踏雪村

風景不殊人意異 游船少客載春醒 梅花應是神仙侶 冷眼看
他世事更

江上梅林也自春 寒林無地著風塵 幽人情事誰能會 默嗅清

香岸角巾 欲與梅花爭一清 迂疎遮莫關時情 玉壺高置風塵表 看取冰

心徹底明 擁門老樹淡斜暉 半映清渠半映扉 憑仗春寒須著意 幾分勒

住待君歸 二月十七日發江門途中占

薄游情味似春醒 一路携愁上客程 回望河橋腸欲斷 連天飛

雨暗重城 又被春風吹別愁 客中爲客儘閒游 不知今夜誰家宿 暮柳烟

籠古驛樓 總州途上

翠針縫地麥畦風 二月總南凍已融 猶是常州春不到 筑波峯

雪白玲瓏 訪長龍寺次壁間唐人詩韻

天風謾說卷乾濤 滿地落釵和雪毛 應是道人騎鶴去 雲梢留

得一巢高 宿秋葉氏竹閣

檐滴響疎殘雨收 融融和氣透黃紬 春風一等曉鶯語 聽到竹

間聲便幽 藏六畫史善描竹 其用筆必以左手 而揮灑如意 逸

趣橫生賦一絕贈之

畫竹古傳蘇與文 如斯奇思未曾聞 翻將吏部持螯手 醉裏縱橫寫此君

巖井驛避_二近鷺月師_一 卽送_二其遊_一北越_一 次_二留別原韻_一 不期此處忽分蹤 客裏離愁一倍濃 越地餘春猶積雪 想師飛錫度千峰

過_二瑞又_一三齋藤好_二墓_一作_二詩_一弔_レ之

假名尊攘亂邦國 年少失身尤惜君 落日茫茫曠原草 一杯和淚酌荒墳

輕生重義志何移 十四春秋事最奇 想見從容就刑日 萬人淚雨一齊垂

參差蠻館列瀛濱 何處豪英更有人 安率如卿千百輩 直傾巢穴掃腥塵

龍澤村寓_二海老原氏_一十餘日適值_二重三_一賦贈_二主人_一

愛此一家精意真 淹留不覺已過旬 忽和芥葉羞春餅 正識今朝是禊辰

自_二龍澤_一赴_二水海道_一途上

料峭東風冷襲人 季春景物似新春 梅花幾樹開如雪 不信芳時過禊辰

再到_二水海道_一訪_二秋葉元吉_一留宿

前日尋君君出行 客衾孤夢過殘更 今宵共剪西窗燭 聽盡瓦檐春雨聲

龍崎客舍邂逅秋葉元吉

悠悠到處任迎逢 風裏斷蓬無定蹤 至竟與君緣不淺 幾回相失又相從

仲國訊小督圖

野花秋草月如煙 龍騎遙尋桂水邊 一曲瑤琴何處所 依稀風遞想夫憐

平薩州

花作主人詞亦工 筆華照映鎧裝紅 闔門他日皆魚腹 死至沙場是令終

墨竹

子如要寫竹 須掃滿胸埃 風月苟離意 墨君招不來

畫馬

逸足何時展 鹽車老此生 世間無伯樂 顧影獨長鳴

財神贊

聚貨豈無方 守之自有道 多田翁諗汝 能散則其實

三月十八日過_二墨水_一卽事

世難逢春春不春 綺羅無復動游塵 花堤來往紛如蟻 都是東西避亂人

春晚得_二女采蘭書_一作_二詩_一却寄

客窓深掩避風塵 花盡都門不識春 故里牡丹今合綻 朝朝想汝望歸人

春盡日

關弘道來過 去年亦以_二是日_一見訪 因次_二其舊詩韻_一賦贈

鶴結巢來

菊池誠之新構_二暖閣_一爲_二奉_レ母之地_一余爲取_二東哲補亡詩_一 匾曰_二馨潔處_一作_二長句_一贈_レ之

爲臣則當忠 爲子則當孝 舜倫之道是爲最 聖賢長垂萬世教 菊子弱冠學志古 清苦不失凌霜操 力田有暇究國典 闔鄉之民化善導 誰知文事兼武備 歌詞亦能敦宿好 時招社友詠風月 又講劍術備他盜 高堂有母髮垂華 娛老新營一室燠 夕晨色養不遑安 膳羞馨潔豈知勞 卽今兵馬遍寰區 可欠干城制傑驚 我聞求忠臣於孝子門 如子眞足鎮浮躁 作詩爲報當路者 早學志士收功效

宿_二小野逢善寺_一枕上口占

短宵睡味不能濃 殘夢膏騰燈暈重 客枕敲來窓已曙 山堂法鼓響寥寥

宿_二阿波觀音寺_一時園中芍藥盛開

露重園庭午未乾 數聲啼鳥隔林巒 掃空狼藉殘花跡 新樹濃陰護藥欄

天到華臺色不空

爛然嫩紫映嬌紅 誰知九十日春物 約在一欄花影中

大貫官舍訪_二鹽田康卿_一次_二見_レ贈韻_一

醉別湖亭記往年 何圖萍寄了前緣 天涯極目風塵暗 說著曾游共慨然

贈_二康卿_一次_二其哦松軒詩韻_一

亭享老幹倚雲栽 蒼翠盈庭護蘚苔 不望人間棟梁用 只期仙伴釣魚翁

吟松

誤移琴劍寄城中 坐使相如四壁空 今日滄浪來濯足 一蓑閒

題小滄浪亭 亭在龍崎

滿城邸宅絕人烟 風景恰如寒食天 贏得市場無定價 一朝朝賤沈郎錢

蝸笛行 頃日偶見以蝸笛命題者因作此詩

君不聞少陵一生憂國心 看花聽鳥淚霑襟 又不聞古之人主辱則臣死 臣子之情固當爾 國家昇平三百年 恩波誰不浴德泉 何哉累世食其祿 當此覆亡亦恬然 東西日爲牛馬走 靦顏乞憐募衆友 君臣大義捨不顧 公然會客河之右 師亦不箴友不規 嗷嗷群噪同一口 何識詩人忠愛深 輕薄徒誇纖巧吟 可憐蝸笛爭微響 抵死不聞鸞鳳音

廟議紛紛屬等閒 喜君依舊叩松關 一年春盡劫塵裏 半世身藏清濁間 維我倦游生白髮 幾人歸臥買青山 幽栖猶幸隔江近 短棹亦應時往還

是日訪_二溝口桂巖_一次_二其去年春盡韻_一

莫恠相逢酌酒頻 任他狼藉吐車茵 謀生無計尙憂國 垂老有期偏惜春 夢裏游蹤空感舊 醉中詩句漫翻新 歸哉好采故山蕨 共是官羈不縛身

四月六日紀事

滿城邸宅絕人烟 風景恰如寒食天 贏得市場無定價 一朝朝賤沈郎錢

青山一角擁籬門 籍屬官途身在村 多暇欽君疎案牘 淹留愧我費盤餐 轉憐婢僕共淳謹 可見庶黎無枉免 好為寒鄉添故事 二松翠色鬱當軒

弘化乙巳二月 隨齋鹽田翁游北總 病後大貫屬邑 今茲戊辰閏四月 余適經此 作詩弔之 併贈令姪廉卿 再用軒字韻

隨翁聲價重都門 詩酒曾經游此村 五斗解醒晨命飲 百篇闕險夜傳餐 醉鄉埋骨應無恨 講官羈身豈謂冤 更喜阿咸能繼績 文場美譽日軒軒

二月總南見麥抽 總東今日麥將秋 悠悠回憶經行處 萍跡未離刀水頭 晤並木栗水

他年名字早相聞 意外今宵共一醺 握臂無端情已熟 酣餘未害細論文

贈高橋秋山 三橋如畫架晴川 門外直通銚港船 日暮蘭湯初浴罷 酣盤早已薦江鮮

醉醒隨意足欣歡 新綠如山當曲欄 焉得年年此時節 小游十日累盤餐

一家少長盡怡情 膳飲留心要潔清 疑是與君存宿契 笑談只覺肺肝傾

銚港曉望倒押星巖先生舊題詩韻

金鳥一擊躍空生 雪浪千堆激岸聲 百里長河流入海 萬家列屋壯如城 樓樓蟻黛爭春艷 浦浦蜃烟鬧曉晴 聞說仙臺路非遠 五雲何處是蓬瀛

銚港阻雨賦一律排闥 兼贈宮內大節

天涯幾載惹幽情 今日來游夢亦清 紅粉半灣樓倒影 黃梅五月雨飛聲 魚鹽地占無雙利 詩酒人推第一名 且擬隨君辨蓑笠 沙鷗岸鷺與修盟

銚港雜詠

新詩曾記海螺城 到眼河山一鷺驚 為是吾師舊游地 歌樓釣艇盡關情

大洋極目渺無涯 衝岸奔潮翻雪花 髣髴長空螺一點 漁師遙指是金華

危巖千尺俯驚瀾 萬里東洋指掌間 拋擲紛紛浮世事 笑將碧海洗塵顏

繪縷堆盤酒滿觥 繁絃曲和急潮聲 寧知絕海蜃烟裏 也有秋波向客傾

接空烟浪碧茫茫 五月海風吹髮涼 恰是菖蒲香溢酒 仙娥石畔醉端陽

浪迹應同不繫舟 偶來此地作間游 可無好句傳人口 落日潮生眠鷺洲 仙娥石 眠鷺洲 皆地名

根本寺 天和中為俳歌師芭蕉游寓之地 今現存其手筆

題青砥藤網滑川撈錢圖

徒行夜涉滑川水 十錢無端遺中泚 急燃松炬募人撈 水風蕭颯湍流駛 費五十錢拾十錢 公之為計無乃愆 誰知直道無偏見 人我得失全其天 吁嗟古之賢哲慮亦遠 十錢雖微重耗損 國家今日務外交 金幣一去不復返

題辨慶安宅關圖

負笈千里走北荒 十二行旅扮道裝 壯膽忽落巖關下 胥吏誰何太威張 扛鐘神力休一旦 只有口舌藉方便 募牒高誦關司前 琅琅頌語儘誕謾 窺途性命決俯仰 響答隨機如影響 昔時信服五條橋 今日伴嘔六尺杖

宮內士起同其叔蘆村 為余具船泛刀水 下網大獲江鮮 斫脰脩酒 余忽有感於少陵觀打魚歌 乃賦長句贈之

平生擬住水雲間 竹籬茅屋枕幽灣 短篷繫著垂楊下 漁弟漁兄互往還 多年此夢空想憶 車馬塵中未掃迹 無端刀水來一游 主人具船迎遠客 爰移盤釘入烟波 蘭橈搖蕩玻璃碧 松渚蘆灣次第逢 對岸山光翠流席 洗將城市塵埃眼 但見鷺鷥來相覓 主人高興平撒罾 潑潑金鱗拍浪騰 雕盤斫鱠紅作縷 金杯盛酒綠如澗 回首却憶江門事 海西鯨鱗紛橫肆 小魚跳脫爭沈淵 大魚潛處知何地 丈夫無手操干戈 半生鉛槧數蹉跎 胡為來此徒為樂 俯仰山河感更多 嗚呼少陵千載不可起 為君一誦打魚歌

書牒 及與住僧佛頂唱和觀月俳歌 戊辰五月余偶來游

阻雨 淹留旬日 忽有感於心 因賦此詩 常陸鹿島 那蓋係鹿島皇子創立云

僧窓累日雨蕭蕭 舊牒翻披慰寂寥 夕梵晨鐘恍如記 前身或是老芭蕉

五月十四日 根本寺即事 賦蕉翁 俳歌意

彌旬洛雨晚初收 五月山房冷似秋 殘滴樹梢猶遞響 蟾光早已破雲浮

宿飯岡大河氏 邇近空潭上人 扁舟棹入水雲涯 飛錫飄然去莫追 寧計歸程亂山裏 夜燈村館忽逢師

題大河氏山亭 細草霏霏繞砌生 疎松落落擁軒楹 一塵不愧幽人耳 只聽山泉激石鳴

暫歸家山 留題小有松筠處壁 收拾琴書便入山 三間草屋附人看 幾叢留得松筠在 只禱平安保歲寒

惺堂遺稿題辭 并序 信濃木內君惺堂 學詩於星巖先生 安政甲寅閏七月 以病沒于家 年僅三十矣 先是余亦入梁家之門 而君去我來 前後參差 未嘗得一晤也 客歲丁卯 秋 令弟芳軒 以余與君同門生之故 托余以其遺

稿百絕一校正壽梓 嗚呼 自古文人 往往不免有
才無行之誦也 君才既優 而行尤美 至性過人 事
詳於大沼子壽傳中 而天不假其年 是尤可憫也
然天道與善人 則知此集長留於天壤 而不朽也 刻
成之後 敬題二律

芙蓉出水想容儀 猶幸與君同我師 千里東西分影迹 十年前
後失追隨 才人自古多無命 善士如今更有誰 為報九原須慰
意 棧花風裏校遺詩

靜夜芸窓剪燭吟 遺編一卷比兼金 已知俊逸傳人口 恰喜幽
真得我心 霽月光風懷雅度 峨山洋水寄清音 誰思詞筆超塵
外 別有循陔至性深

西游存稿 起戊辰八月 至十一月

將西游題谷口村莊壁

半年游屐遍常總 歸臥家山一夢中 堪笑詩翁無坐性 又携行
李逐秋風 擁坐圖書繞屋山 暮年祇合在家間 若為衣飯不相貸 容易驅
人出故關

富津夜泊

岸樹蒼蒼暮色橫 孤舟初路試潮程 可憐今夜逢窓夢 已作天
涯萬里情

題淺草橋居壁

未知何地養餘生 斷梗浮萍笑跡輕 眞箇橋居如傳舍 吟窓幾

二十九日 抵信中投木內氏 酒間賦似東道芳軒

當年同載賦春愁 烟月樓臺墨水舟 今夜銷魂山館酒 却從夢
裏說曾游

木內胖卿 餘於其村館 有筑摩川鯉魚鱗 相木山蕎麵
之饗 作此詩以謝

虎攫龍拳跡已空 金鱗躍出碧灘風 懷哉昔日英雄血 一割霜
刀斫鱗紅 風味平生說信陽 老饒此夕願初償 自今吟緒抽無盡 銀線千
條卷入腸

溪山最可處 矚目 分得雲字 同芳軒梅源春雲林香諸
子賦

千峯紫翠繞欄分 溪北溪南欲夕曛 正是村村秋穫近 一條碧
水界黃雲

重陽同木內芳軒 鷺見林香諸子 登虛空藏山 分菊花
須插滿頭歸 爲韻 得須字

醉頭爛漫插茱萸 佳節登臨興不孤 忘却飄零異鄉恨 欲歸且
復立斯須

咏菊

晚節居然獨占芳 疎籬曲徑趣偏長 憐渠風骨終違俗 不媚春
陽傲曉霜

游阿部氏有芳處賞菊 中有稱美翠閣者 碧葩細蕊
品尤異常 而余嫌其名不雅馴 因改爲翡翠芳 爲

鱸松塘篇

宿又登程

留別江門諸友

諸公袞袞列鸞班 容易飛騰叩帝關 笑我凌雲無健翮 但携詩
卷問名山

過根岸里訪高田朴齋 朴齋美濃人 以甄陶爲樂

亂離光景轉堪驚 幾處頽垣擁敗楹 且喜故人無恙在 籬門一
叩笑相迎

題壽衣圖

秋入關山夜色清 西風搖落不勝情 呼醒孤客天涯夢 一片碣
聲和雁聲

題小倉紅於霜葉山房

碧溪青嶂繞書堂 中有崎翁坐炷香 萬丈赤城奇絕甚 楓林却
覺屬尋常

自本莊驛赴八幡山訪久米習齋

空濛烟樹失東西 細路穿林幾度迷 爲是故人幽約在 不辭蹀
躑踏深泥

自八幡山抵藤岡途中作

橫空濕翠萬山愁 出沒峰巒雨未收 行盡桑林三十里 一篙烟
水入毛州

八月念四日薄暮冒雨抵板鼻驛訪川嶋蘭洲

暮雨淋漓濕透巾 敲門佇立意逡巡 喜君聞語先開戶 早自聲
音認故人

賦一詩

各樣奇葩弄晚香 獨憐仙種別凝妝 我今爲汝換名字 喚做秋
園翡翠芳

漢高祖 爲帝歸來髮已皤 酒酣自唱大風歌 君看游子慕鄉語 從古英
雄情果多

梅鶴高士圖 滿園園林雪壓枝 丈人行處鶴相隨 不知三百六十裏 若箇老
妻生此兒

前赤壁圖 千秋賦筆照江山 燒賊功名亦等閒 一管洞簫吹不斷 猶飄餘
響滿人間

月季花

穠芳間月拆嬌紅 化手剪裁誇妙工 爲是花情無冷暖 一生長
自領春風

菊園歐贈並木德夫 金風瑟瑟吹書堂 吹入山園菊有芳 一園芳菊三百種 緋白紫
絳緒碧黃 卷者如毬垂者綬 或如月輝或雲鷗 遮斷埃塵蘆簾
繞 障蔽風日油幄張 主人風流今彭澤 年年招客趁重陽 不
用白衣來送酒 自有釀戶住隔牆 夙好況復國風妙 日夕詠咏
繞菊傍 古人稱菊以隱逸 以菊配人恰相當 只願主人延年壽
晚節更益揚其香

晚節更益揚其香

三四七

菊園主人咏國歌 見送余京師行 乃作此詩 以留別
一首新吟寫別情 筆華菊蕊兩爭英 老夫頗抱風霜節 好帶幽
香入洛城

赴龍興寺途中

危橋幾處架雲根 密竹疎松村又村 一路行行不知遠 聽風聽
水到山門

左應右接不能間 身落壑流巖秀間 眞箇丹青飛欲舞 揮空斧
劈萬尋山

宿龍興寺

蕭蕭山雨打階聞 客夢驚回曉色分 梵誦聲中窓漸白 木魚敲
破一堂雲

題旭日海鶴圖

雲駕朝眞曉始回 紅霞鑿鑿擁瑤臺 一聲清唳丹霄遠 旭日瞰
瞰出海來

次韻酬芳軒見贈

昇平文物記當年 回首都門一慨然 世事推遷宮有淚 人生離
合豈無緣 今同松菊信山酒 昨共鶯花隔水船 何限悲歡說難
盡 起看獨鶴上遙天

戊辰十月望 余將發信地 赴京師 灑下阜軒 崑山春
堂 並木梅源 鷺見林香 木內千里 屈香谷諸子來餞

遂同遊 筑摩川之對岸巖尾山 及夜歸 木內氏寓樓 再
張醺 酒間賦 二律 留別主人芳軒并席上諸子

臥 一夜溪聲憶夢寒

同長尾無墨 高橋子和 野木子強 登高遠城東月藏山

分得雲字

繞郭雙流合復分 人烟幾簇傍溪濱 松林隱見粉牆白 中有城
樓穿綠雲

疎林劃地幾村分 明滅斜陽野水濱 城鼓逢逢風散響 飄揚直
入半峰雲

發高遠途中作 一絕 留別諸子

酒罷河梁便上程 回看雲樹擁山城 不嫌行李雙肩重 多荷諸
君惜別情

宿末廣村 似無墨子和 二子

塵壁昏燈夜已深 村菊雖濁且堪斟 只言蕎麵細如縷 不繫飄
飄游子心

宿上穗村 用前韻 似二子

兩夜傳觴歡更深 明宵何處復同斟 山村薄酒眞如水 不似君
曹送我心

上穗途上望駒嶽 有作

霧消嶽麓露斑青 作意娛人山有靈 情得風師撤雲幕 更圍六
曲水晶屏

抵飯田 作一絕 留別二子

連朝跋涉遠隨行 多感關河送別情 駒嶽何如人意厚 寸青不
到飯田城 牛牧以南 不見駒嶽

萬疊峰巒眼底收 諸君餞我慰離憂 頗同米老西園集 兼此蘇
公赤壁游 返照斂光山漸暝 急灘傳響水爭流 要看素魄昇東
嶺 醉倚高巖百尺頭

燭淚成堆醺未收 尊前生怕說離憂 一宵文酒留佳話 千里雲
轡入壯游 已覺夢魂飛上國 旋看月影轉中流 明朝此去關河
杳 只有青山滿馬頭

巖尾山古城懷古

劈岸奔流一道開 英雄事去剩荒臺 琵琶洲畔今宵月 付與詩
人弔古來 琵琶洲地名

題浣紗圖

屬鏤底事賜勳賢 貝錦妻斐照舞筵 若使蘆中人不死 君王何
害抱花眠

宿諏訪湖北澤氏主人供其家釀丹頂春且索詩 乃作

此詩與之 輕薄紛紛笑汝游 醉倒一宵丹頂酒 浩然仙
夢落瀛洲

諏訪湖上望富嶽

自出東關過五旬 萬山深處寄吟身 今朝忽見芙蓉影 恰似天
涯遇故人

抵高遠 宿野木氏山閣 作詩題壁

板屋高低俯急湍 粉牆繚繞擁層巒 兩條白水挾城走 千仞蒼
崖當閣蟠 返照翻光搖石壁 殘霞散綺落杯盤 醉來客枕和雲

詠史

銳鋒所指掃無遺 三越風雲叱咤隨 最是英雄眞面目 淚傾敵
手隕生時

蘇峽道中

見說西軍歸北陲 嶽雲溪霧拂旌旗 書生何管戎軒事 只載囊
中筆一枝

信州從此接濃州

十石峯前水合流 溪壑似知人世換 一宵嗚
咽送征愁

爛然疑雪又疑霞

日照玲瓏簇異葩 霜露天寒消不得 結成草
樹滿山花

山勢勾連飛信濃

回頭來路已千峯 客窓一夜睡難著 不斷枕
頭聞確春

十三峯

行盡信山雲萬重 險途更踏十三峯 碎烟零雨天將暮 歸鳥爭
投隔嶮松

十一月十六日宿關村天德寺 遇雪

朔風一夜撼山扉 曉看瓊瑤擁翠微 誰剪上池千頃水 吹成柳
絮滿天飛

咏史

東伐西征志未伸 一場逐鹿霸圖新 寧知後代傳豚犬 百戰山
河坐付人

愛知川武佐之間 有村名老蘇 不知所由起 感而

有作

勳業年來意已疎 漫携書劍走征途 嗟哉敵勢無人審 空有村名喚老蘇

入京途上有感

悠悠到處足迎逢 不定游蹤任轉蓬 忝管便儂磨鏡具 關河千里弔黃公

題鍾鳩圖

目光如炬髮衝冠 一呼霹靂迸舌端 大鬼顛倒小鬼哭 颯颯陰風吹劍寒 生時不食待詔俸 死後忠魂勇神縱 大鬼小鬼啖已盡 能使君安壓夢 遺像寫出神慘澹 于今猶破妖孽膽 也也也汝不知 都城今日氣祲塞 百鬼橫行白晝黯

十一月念五日展星巖先生墓 恭賦絕句三首以述鄙懷

老去略知斯道深 肯將鍾鼎換山林 幾篇詩草陳塋側 便是生芻拜奠心

肆然搖筆占騷壇

輕薄徒欺俗眼看 地下有知能許否 誓將隻手障狂瀾

詔許大羊朝日邊

異聞也合九原傳 知君長睡幽宮夢 驚起無端更慨然

奉贈紅蘭夫人次其栽梅詩韻

帝徵夫子跨鸞回 形管一枝花更開 身守遺書添白髮 園營祠屋鎖青苔 豈無舊社問詩到 恰有遠人求畫來 爰象飽窮周易理 誰知筆墨緒餘才

房山樓集卷之九

西游存稿 起戊辰十二月 至己巳五月 (自明治元年至同二年)

嚴子陵

維持世道是英雄 節義動名易地同 一等雲臺聊相外 可無烟水屬漁翁

大鳴君朴

傷余於三樹旗亭 哀樂中年易感神 儘憑絲竹紓愁繫 先賢意匠君能領 不獨才人又解人

寄題北川德之自無塵處

不驚寵辱不愁貧 出處優游任我真 但使胸襟冷如水 簿書堆裏亦無塵

北川德之見惠綠鼻一隻 招某某同喫 味已變矣 蓋自湖東經日而至此者 余雖感故人贈貽之情 而名實之不稱 不能無詩 戲書二十八字 東之

杯羹接口各含顰 無奈虛名輒亂真 安得詩家爐錘妙 登時化腐便為新

前詩既寄 德之送小鳥十五隻 謝過 乃再作一絕 却寄雙鼻古說數朝闕 誰識後身傳術來 今日不須仙令寫 化為小鳥補羹材

湖上峭風吹客袍 累君重勸玉壺醪 只言雪意夜寒烈 詎識人高樓亦高

過湖東訪黃石君 君次余才字詩韻 見贈 乃復依韻酬之

殘蕩敲門又此回 正逢村閣晚晴開 也知天意憐幽草 已見春心透綠苔 人自急流抽脚出 梅經積雪破香來 欽君勇退身雖老 更有育英多士才

黃石君席上賦贈 用十年前湖上舊題詩題

照坐一枝華燭明 共驚雙鬢素絲生 十年何限滄桑感 說到重逢恰有情

湖上逢立春 分得蕭韻

兩度萍蹤忝款邀 回頭幾見斗移杓 又來此地迎春立 正值斯人賦隱招 入坐湖山多麗秀 趨庭子弟足清標 嗟余垂老仍征路 醉把離觴魂欲銷

己巳新正 張南村明府席上 用袁簡齋與劉霞裳元旦舟中聯句韻 賦呈 明府治下 去歲蒙水害 奏朝減租 因有今年治河之役 詩中故及焉

遠客值新歲 琴堂觀俊風 漫流繁縣郭 晴旭出陽宮 緩賦去秋政 浚河今歲功 平心秉誠懇 陋俗撥冥濛 肴饌皆精絕 詩詞亦緻工 經綸元有素 富貴豈無終 讜論昔三黜 聖人時一中 盛名傳鳳闕 幽夢落漁篷 門飾松筠綠 氈鋪綵纈紅 聯吟醒復醉 論志異仍同 得隴寧望蜀 食西而宿東 餘食於明 府官舍

蘇髯卿見贈瀧水春一尊 作詩謝之

醇醪爲我慰縈愁 把盞居然百慮休 一代勳名誰赫奕 十年人事幾沈浮 夢魂直覺思揚去 胸臆寧容磊塊留 只愧濟時無小補 空將爛醉答珍投

赴張南村明府鳴東歌樓招飲 余爛醉酣臥覺後 枕上戲作此詩 簡明府

酒醒枕上曙燈微 只恁蘭薰染客衣 不識風流入說陣 居然一夜陷重圍

十二月七日寓樓遇雪

事業荒唐鬢已殘 長安風雪客身單 綈袍寧有故人贈 笑與梅花同一寒 故教滕六助吟情 換將紫翠東山色 展放銀屏要品評

留別鈴木敬玉大嶋君朴脇屋君默諸子

無奈歸期迫歲闌 客中一倍別情難 先師遺室華垂髮 只望諸君數問安

十二月十五日 官命於靈山 賜先師星巖先生禮祭之 典事畢 恭賦七律一章 以誌感

一行誥命載殊恩 頃刻春風到九原 四海忽增文苑重 十年始雪黨人冤 豈知朝祭賜榮典 恰值門生招散魂 邱壠明朝拜辭去 青山彌仰布衣尊

訪長岡醒卿天津寓樓 醒卿有詩次其韻

蘇髯卿見贈瀧水春一尊 作詩謝之

醇醪爲我慰縈愁 把盞居然百慮休 一代勳名誰赫奕 十年人事幾沈浮 夢魂直覺思揚去 胸臆寧容磊塊留 只愧濟時無小補 空將爛醉答珍投

赴張南村明府鳴東歌樓招飲 余爛醉酣臥覺後 枕上戲作此詩 簡明府

而宿於治 下逆旅 如斯賓主樂 誰復較窮通

鐵心君許惠筆 馳詩迎之

吾愛管城子 花開夢亦新 封侯不挾貴 來伴布衣貧

新正初八日赴高嶋氏招飲 醉後同諸子散步蘇水隄

上 遂上朝暉閣 再開筵 既而風雪驟至 及晚雪止

又飲某旗亭 歸寓後 枕上作三絕句

梅花幾樹照華筵 春到園林越樣妍 別有幽芳來映坐 縱非名

卉亦堪憐

橫風卷雪入孤亭 鹽絮滿空飛不停 頃刻兩崖無寸地 只餘蘇

水一條青

棣華姿態獨超倫 取次群花各鬪新 爲是府君恩意淡 無名野

草亦嬌春

蘭

靈均孤夢落清湘 秋入幽叢獨弄芳 自是餘香滿天下 無人采

佩亦何傷

題南村明府愛閒堂

門無私謁視無塵 官暇題詩趣便新 也識鎮年庭訟少 愛閒人

是愛民人

寄鐵心小原君 并序

鐵心君 貯清人王克三命筆工吳壽榮所製筆數枝 丙寅之夏 君來江門邸舍 余候問際 出以見示 余

心欲之而口不敢言也 舊臘自京歸途過垣城 君

觴余於其無何有莊 酒間遂爲紫雲之乞 君欣然見

許焉 既而至笠松 馳詩迎之 至則似而非者也

余不覺驚歎 雖非烏有先生無是公 而不能無程

嬰杵白匿趙孤之疑也 偶蘇髯卿自垣城至 乃再

賦一詩 托髯卿以質之

割愛相貽意靡他 浮雲變態奈渠何 管城亦有陳驚坐 絕歎人

間恠事多

戲作絕句 乞南村明府所藏斑管筆

涪老雞毛品太卑 沙翁茅筆亦過奇 鼠鬚鱗角渾無用 只愛君

家寶相枝

將發笠松 留別南村明府我我判事

淹留容易歲更端 幾累鄒厨洗玉盤 會待秋風菰米熟 重游剩

擬盡君歡

余來名府 舍館未定 寓榮國精舍三日 俄而兵隊來居

乃倉皇避去而未知所之也 臨去作一絕 題精舍壁

三宿空桑此一時 虛舟不繫任風吹 我生頗類流離子 又被兵

兒別處移

贈圓桓上人

浮雲聚散本無端 獨性向儂傾肺肝 自是三生緣不淺 誰知圓

澤便圓桓

赴花南丹羽君招飲 即席賦贈

鄭公三絕畫詩書 名士眞成名不虛 惹得野人雙目眩 滿堂花

影漾彫疏

鐵心君見許惠吳壽榮筆 侍史誤致他筆雙枝 余呈

詩質之 近日君來名府 攜原筆以見貽 并前遂得

三枝 乃復賦一詩謝之 且以誌喜

得失從來不用驚 須知兵事貴虛聲 一朝轉敗便爲勝 遂并中

山三管城

宿政秀寺竹閣 枕上即事

脩脩寒碧繞軒楹 宿客幽眠夢亦清 夜半酒醒聞雨到 誤爲竹

下澗泉聲

橫濱竹枝題辭并序

永坂石埭 英年清才 尤長艷體 客歲游橫濱 著竹

枝一卷 頃日余游名府 來索題言 乃賦一絕句

弁其首

開鎖紛紛彼一時 如今誰復限華夷 可憐志士無窮淚 化作新

聲入竹枝

蟹館烟花海嶠春 一枝詞筆寫來新 他年傳唱到杭浙 定上旗

亭名妓唇

宮驛抱海樓 次花南參事送詩韻 留別春濤髯史并名府

諸彥

半灣春水浸樓臺 醉倚欄干夕日頽 岸樹橫邊雙鳥過 汀煙破

處一帆來 人經聚散偏催老 詩到唐酬苦費才 追憶兩旬歡會

迹 何堪背月負花回

用吳梅村詩韻 似鷺巢上人 并序

鷺巢上人 藏吳梅村真蹟七律一幅 上人往年游崎陽

所購歸也 梅村以一代才藻 當明季革命際 其以

親在不能殉國 後任新朝 實出不得已 故其詩

有故人往日燔妻子 我因親在何敢死之句 又有故

人慷慨多奇節 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之詞 讀

者哀之 蓋其筆蹟 在彼邦亦爲難得 此幅清人避

髮賊之亂 舶載而至者 字畫圓勁蒼古 詩亦感慨悲涼

想像其人於數百載之下 余東歸途次 過訪上人山房

留宿晤言 感之所觸 不覺涕零 因用梅村韻 賦似

上人 原詩有舊游烽火天涯夢 銅鼓山高急暮碣之句

故七八及之

零雨蕭條夜灑林 客懷幽寂暗愁侵 說來往事淚空落 看到今

時歎更深 散望功名憑鄧劍 祇宜逸隱撫陶琴 想哉烽火天涯

夕 銅鼓山高聽急碣

池鯉耐別兒鳴鶴渚永井雨堤

客袂難分苦惜離 依依一路遠相隨 西風也體君曹意 送我東

歸盡日吹

三州道中

滄桑閱盡髮驚秋 故國青山滿眼愁 誰識江湖牢落客 松風吹

影入三州

深田仲端少年美容止 余游名府來行束脩 遂送東歸

自_二大高西尾_一歷_二十日_一而抵_二吉田_一臨_レ別賦_二三絕句_一贈_レ之
程門頓覺彩光重 立雪瓊枝映老松 笑我龍鐘無寸長 枉煩負
笈送游蹤
定是三生有好緣 追隨半月意纏綿 愛才我豈比衰老 愧爾玉
容劉少年
悠悠相伴路無程 雨則間眠霽則行 明日東西分影去 何堪各
自賦孤征

戊辰十月 變輿東下 次_二新井驛_一以_二飯田氏_一為_二行宮_一
今茲已巳二月 余東歸途次 宿_二於飯田氏_一聞_二此事_一恭
賦_二三十八字_一紀_レ之 蓋自_レ京東下 至此始見_二富嶽_一云
翠華東指海雲紅 萬衆歡呼聖德隆 此景人間寧有比 嶽蓮一
朶映行宮

宿_二函嶺_一有感 近日官命撤_二關門_一
天險如今屬等閒 我來高宿白雲間 幾場爭戰添新鬼 萬疊峰
巒擁故關 殘月茅檐雞膺膺 懸崖竹筧水淙淙 時平不用防姦
盜 一任行人自往還
北越游稿 起巳巳六月 (明治二年)
高崎訪_二飯野東寧_一 淹留數日 偶見_レ跡_二久米習齋舊詩_一
乃次_二其韻_一賦贈

二頃山田久就荒 依然松竹鎖村莊 徒傳詩句遍人口 寧救窮
愁煎客腸 高臥杜門欽子達 浪游載筆笑吾狂 忘憂幸有杯中
物 幾日淹留不憶鄉

雨中過_二黑姬山下_一戲作
十二仙鬢濕翠濃 掃空黛色一重重 行雲行雨無朝暮 也是東
方神女峯
關川途上
霧雨千峰濕鬢髮 危橋高架澗流間 關門今日無人禁 一路吟
詩向越山

自_二松崎_一抵_二高田_一途上
無復英雄堪等匹 遺蹤憑弔亂峰間 幾回路上逢行客 先問當
年春日山
高野迂齋書堂即事 賦贈_二主人_一
經旬客路苦難晴 忽喜高檐返照明 雲影爭投巖岫去 雨絲時
向樹梢縈 丹青掛壁畫皆妙 紫翠繞軒山自平 坐久不知西日
落 松林一帶暮烟橫

贈迂齋主人 園中築平遠假山多
布置怪石 雜植奇松
亂石疎松掩映間 園林一味占清閒 看君蘊藉亦如此 繞屋築
成平遠山
訪村山哲齋
松門斜日半峰晴 繞宅流分遠澗清 未見主人先滿意 青山一
笑替相迎

題_二龜化石_一為_二哲齋囑_一
鑽骨剝腸動喪身 群疑雖決損其真 何如化作無心石 長備君
家席上珍

同_二高崎諸子_一游_二烏水漁梁_一
扁舟繫著碧溪隈 好解腰飄屬一杯 正是峯頭夕陰合 香魚潑
潑落梁來
抵_二岩村田_一作_レ書寄_二木內芳軒及諸子_一附以_二一絕_一
只憑牋素報平安 莫恠過從欠一歡 為是故人多待我 相逢却
怕別情難

芳軒春雲問_レ余 至_二岩村田_一芳軒留宿臨_レ別次_二前韻_一賦贈
多感聯翩來問安 誰能得惜一宵歡 平生交友遍天下 到底真
情如子難
題_二西念精舍庭上古松_一
古松偃蹇繞軒楹 鱗甲鳴風音自清 昨夜曠庭涼似水 只疑月
下老龍橫

訪_二瀧澤純甫_一賦_二一律_一贈_レ之
客歲分携野澤秋 今年來訪筑川頭 人生聚散萍隨水 雲路榮
光海點漚 喜子傳家服勤儉 笑吾到處漫淹留 明朝又逐征塵
去 慙愧飢驅老未休

余北游途次 過_二岩村田_一留_二書並木梅源_一而去 至_二上田_一
則梅源馳_レ介致_二答書并一絕_一乃次_二其韻_一却寄
一尋何憚越溪山 却怕臨分淚點斑 報與此情君可諒 寸衷留
在尺書間
題畫
葉脫山全瘦 溪乾石爭出 夕陽人未歸 雲影入虛室

題_二抱月樓_一為_二村山桐雨_一并序

己巳秋日 訪_二村山哲齋_一淹留浹旬 一日令桐桐雨延_二
余新築書樓_一請_二其匾字_一余乃取_二坡公赤壁賦_一書_二抱
月二字_一貽_レ之漫_二賦一絕_一題_二於壁上_一抱月說及樓上景
勝 則別有_レ文而記_レ之 故不_レ復贅_二此也_一
金風玉露入吟哦 奈此一樓明月何 不免閨人挾嬌妬 雕欄夜
夜抱嫦娥

酒瓢引 為_二村山哲齋_一作 瓢本小竹老人遺物 哲
齋游京之日所獲云
膚理緻密質重厚 葫蘆其形大如斗 既非肥產非參出 頑然一
片色深黝 云是清客所齋來 小竹篠翁珍襲久 翁之仙去守無
人 一旦終落骨董手 主人曩年遊京日 獲之驚喜比得友 東
山之花島川月 提挈常隨衆賓後 歸來吟對故山雪 瓢也長不
離左右 我為告曰爾既產詩書國 腸之所撐果何有 瓢也無言
我代說 空洞此中唯容酒 平生一事不餘求 盈量之外無所受
吁嗟瓢爾不聞國家今日急人才 書生往往紆紱綬 縱橫談舌
座生風 默默如爾世無取 雖然爾既擇主得所歸 慎杜其口而
勿易其守

題_二哲齋主人書堂_一
曲榭回廊帶樹林 蒼苔翠石滿庭陰 泉分絕澗兩條落 山築層
巒三面深 繞鼎松風朝淪茗 透簾蘿月夜橫琴 我來惟有白雲
伴 未許一絲塵點侵
題_二臥龍石_一為_二高野氏囑_一

題_二臥龍石_一為_二高野氏囑_一

抱珠歸臥石牀頭 多雨今年好慙休 回首雲間飛躍者 天門折翼豈無憂

越山客樓有感 依然浪迹任飄萍 遊屐越山殊未停 忽憶扁舟載離恨 去年今日出家庭

舟下信川 望會中諸山有感 杳渺烟波浸岸長 風帆遠近帶斜陽 驚心歷歷青山影 都是前年百戰場

將發與板 留別新木翁 翁家業 君家住傍信川濱 今我辭君乘小輪 慙愧我才非李白 君情恰是似汪倫

信川舟中贈西卷子讓 并序 八月念二日 將發與板 赴新瀉 抵原村渡口 而候下瀨船 忽見烟際一舟 掩篷擁棹來矣 呼而問之 則柏浦西卷子讓也 云從小千谷 迂路而歸 鄉因得假舟便 篷窓中賦一絕句 以贈焉

浮生何事不隨緣 隔水相呼本偶然 誰料微茫烟浪裏 無端逢著故人船 載得離人一段愁 蕭蕭兩岸荻蘆秋 他年分入天涯夢 細雨孤篷信水舟

題無事庵 為藤井紫錦 寧靖之邦少肯災 清靜之邦家無事自寧靖 人生無事便清靜

酒足文君 前樓絲管後樓歌 五六月街春最多 郎主今宵運租到 明朝租了奈郎何 爲他新鬼洗煩冤 戰骨收來賜國恩 不用迎僧助冥福 一場烟火作招魂

無復登高泛菊觴 浦頭游颺趁重陽 玉纖和露摘紅玉 萬顆茶萸盈竹筐 一笑三年留亦宜 越女如花恰解詩 勸郎莫唱陽關曲 勸郎須唱退之詞

結將條約拓商場 不惜咽喉借地方 今日交親逾昔日 雲濤萬里是隣疆 留別泰山上人翠峰畫史 曉堂梵唄和吟聲 秋蕩殘荷入畫情 爲是幽人作鄰比 市塵飛不到軒楹

題出雲崎觀海樓 飛鴻影沒暮雲間 隔海遙巒列翠鬢 笑補平生詩卷缺 錦囊收拾佐州山 潮接俄羅一氣通 鵬雲影落酒杯中 北遊快事有今日 萬里吹來鯨海風

宿宮川驛坪田氏 主人勸家釀澗江春 且索詩 乃賦二絕句 贈之 坪田氏船載醬酒于北海 北人甚賞之云 美酒名馳北海濱 滿船重碧載芳醇 何人傳得長房術 縮致澗

人足慶幸 藤氏之翁性愛閒 跡混市塵心在山 傳家多貯名流畫 臥游日夕雲烟間 嘗將無事顏其室 可知人靜心自逸 況復素封無所求 能守祖業誠滿溢 君不見世上近來多事故 榮辱昇沈朝變暮 何若藤氏長無事 一家愉愉服儉素

新瀉竹枝 家家樓館枕烟濤 兩兩鴛鴦宿翠衾 郎意正如和阜好 妾情恰似信川深 松間隱見碧漣漪 歷歷帆檣掠岸移 姊妹粧成齊著綵 晚涼來賽白山祠 秋生七十二紅橋 垂柳垂楊綠未凋 今夜期郎何處好 河樓涼月照回潮 誰把橋名呼萬代 妾心不易與橋同 郎意却如橋畔柳 纔吹綿去又隨風 一帶珠宮傍水清 就中本覺寂知名 相約黃昏薦香去 狐王廟畔月朧明 芙蓉並蒂剪紅綃 假得涼棚醉可消 避暑兼宜避生客 伴郎悄地過新橋 節近星宵涼意加 北街南陌競豪華 萬枝齊點燈如海 照出紅粧各樣花 纔過七夕又中元 插鼓鞦韆徹曉喧 正是連宵涼月好 滿街歌舞作蘭盆 遠山刺却雙眉黛 斜把牙梳插髮雲 司馬琴心何用挑 當壚勸

江千里春 會泛當年澗水舟 溶溶春浪綠如油 今宵來醉君家酒 一枕秋風夢昔游 訪丸田櫻亭 酒間說客歲兵爭事 甚悉因賦一絕 似之 幾多英魄化烟塵 歷歷河山易愴神 醉裏聽君談戰蹟 衝冠怒氣一時新 詠史 背城借一死初休 桀狗吠堯誰復尤 却向草間偷苟活 爲他青史惜千秋 贈勝間田判事 長陵再勝厭松城 破竹曾提萬甲兵 誰思沙場始回馬 牧民此處一官清 柏浦客樓即興 滿天星斗夜闌干 把酒樓頭旅思寬 越海陰晴瞬息變 坐來急霰撲檐寒 柏浦客中 似女采蘭 薄游千里遠相依 越海秋深未賦歸 憐汝指尖能耐冷 客窓燈火製爺衣 雙觀樓即事 次山田觀濤韻 隙駒難駐客心驚 又聽樓頭征雁聲 自笑身如西域賈 游蹤到處輒留行 隼詩 爲長野又新囑

酒足文君 前樓絲管後樓歌 五六月街春最多 郎主今宵運租到 明朝租了奈郎何 爲他新鬼洗煩冤 戰骨收來賜國恩 不用迎僧助冥福 一場烟火作招魂 無復登高泛菊觴 浦頭游颺趁重陽 玉纖和露摘紅玉 萬顆茶萸盈竹筐 一笑三年留亦宜 越女如花恰解詩 勸郎莫唱陽關曲 勸郎須唱退之詞 結將條約拓商場 不惜咽喉借地方 今日交親逾昔日 雲濤萬里是隣疆 留別泰山上人翠峰畫史 曉堂梵唄和吟聲 秋蕩殘荷入畫情 爲是幽人作鄰比 市塵飛不到軒楹 題出雲崎觀海樓 飛鴻影沒暮雲間 隔海遙巒列翠鬢 笑補平生詩卷缺 錦囊收拾佐州山 潮接俄羅一氣通 鵬雲影落酒杯中 北遊快事有今日 萬里吹來鯨海風 宿宮川驛坪田氏 主人勸家釀澗江春 且索詩 乃賦二絕句 贈之 坪田氏船載醬酒于北海 北人甚賞之云 美酒名馳北海濱 滿船重碧載芳醇 何人傳得長房術 縮致澗

人足慶幸 藤氏之翁性愛閒 跡混市塵心在山 傳家多貯名流畫 臥游日夕雲烟間 嘗將無事顏其室 可知人靜心自逸 況復素封無所求 能守祖業誠滿溢 君不見世上近來多事故 榮辱昇沈朝變暮 何若藤氏長無事 一家愉愉服儉素

新瀉竹枝 家家樓館枕烟濤 兩兩鴛鴦宿翠衾 郎意正如和阜好 妾情恰似信川深 松間隱見碧漣漪 歷歷帆檣掠岸移 姊妹粧成齊著綵 晚涼來賽白山祠 秋生七十二紅橋 垂柳垂楊綠未凋 今夜期郎何處好 河樓涼月照回潮 誰把橋名呼萬代 妾心不易與橋同 郎意却如橋畔柳 纔吹綿去又隨風 一帶珠宮傍水清 就中本覺寂知名 相約黃昏薦香去 狐王廟畔月朧明 芙蓉並蒂剪紅綃 假得涼棚醉可消 避暑兼宜避生客 伴郎悄地過新橋 節近星宵涼意加 北街南陌競豪華 萬枝齊點燈如海 照出紅粧各樣花 纔過七夕又中元 插鼓鞦韆徹曉喧 正是連宵涼月好 滿街歌舞作蘭盆 遠山刺却雙眉黛 斜把牙梳插髮雲 司馬琴心何用挑 當壚勸

江千里春 會泛當年澗水舟 溶溶春浪綠如油 今宵來醉君家酒 一枕秋風夢昔游 訪丸田櫻亭 酒間說客歲兵爭事 甚悉因賦一絕 似之 幾多英魄化烟塵 歷歷河山易愴神 醉裏聽君談戰蹟 衝冠怒氣一時新 詠史 背城借一死初休 桀狗吠堯誰復尤 却向草間偷苟活 爲他青史惜千秋 贈勝間田判事 長陵再勝厭松城 破竹曾提萬甲兵 誰思沙場始回馬 牧民此處一官清 柏浦客樓即興 滿天星斗夜闌干 把酒樓頭旅思寬 越海陰晴瞬息變 坐來急霰撲檐寒 柏浦客中 似女采蘭 薄游千里遠相依 越海秋深未賦歸 憐汝指尖能耐冷 客窓燈火製爺衣 雙觀樓即事 次山田觀濤韻 隙駒難駐客心驚 又聽樓頭征雁聲 自笑身如西域賈 游蹤到處輒留行 隼詩 爲長野又新囑

酒足文君 前樓絲管後樓歌 五六月街春最多 郎主今宵運租到 明朝租了奈郎何 爲他新鬼洗煩冤 戰骨收來賜國恩 不用迎僧助冥福 一場烟火作招魂 無復登高泛菊觴 浦頭游颺趁重陽 玉纖和露摘紅玉 萬顆茶萸盈竹筐 一笑三年留亦宜 越女如花恰解詩 勸郎莫唱陽關曲 勸郎須唱退之詞 結將條約拓商場 不惜咽喉借地方 今日交親逾昔日 雲濤萬里是隣疆 留別泰山上人翠峰畫史 曉堂梵唄和吟聲 秋蕩殘荷入畫情 爲是幽人作鄰比 市塵飛不到軒楹 題出雲崎觀海樓 飛鴻影沒暮雲間 隔海遙巒列翠鬢 笑補平生詩卷缺 錦囊收拾佐州山 潮接俄羅一氣通 鵬雲影落酒杯中 北遊快事有今日 萬里吹來鯨海風 宿宮川驛坪田氏 主人勸家釀澗江春 且索詩 乃賦二絕句 贈之 坪田氏船載醬酒于北海 北人甚賞之云 美酒名馳北海濱 滿船重碧載芳醇 何人傳得長房術 縮致澗

長野氏世住越之高田 爲邑之豪族 一日主人坐堂
有隼飛入 久之旋又飛去 主人以爲瑞也 倩
工圖之 且請余詩 乃賦一絕
若然勁翮下秋旻 韉上回眸睨碧雲 待汝飛揚逞威擊 草間狡
兔久成群

過野尻驛

驛去年罹祝融之災 今歲又旱 野無青草
惻然賦此詩

行客問征路

殘照滿郊墟 破驛焚燒後 荒疇早稿餘 蕭條烟
火少 剪伐樹林疎 賑卹豈無法 令宰議何如 欲去重停杖
佇立一愁予

題中村氏壁

自越之新井 至信之牟禮 俗謂之中山八驛 地瘠民
貧 加之亂後凶荒 殆不能作生 余越游歸途
宿柏原驛中村氏 主人說救荒事 意甚至矣 偶觀壁
間題詩 就寢後枕上用其韻賦之 明日書似主人
亂後比年災旱雙 驛亭寧有酒盈缸 征人一夜愁無寐 山雨蕭
蕭灑客窓

蕎麥詩 并序

星巖先生嘗謂僕曰 余嗜蕎麥 如命 僕亦酷嗜 此
物 一味累日 未嘗廢飲 而僕所同先生者 唯口腹
之欲耳 至人品詩格 則不能望其十一矣 頃者寓
木田半山家 一日有蕎麵之饗 乃賦此詩 以誌愧云

庚午 (明治三年)

新歲辭鄉赴東京作

去歲扁舟歸草堂 蕩酒正熟甕吹香 掃堂開甕迎新歲 兒女歡
欣爭勸觴 醉膽輪困漫自許 任爾春風嘲鬢霜 久矣大道苦堙
晦 興起誰復救其敗 西家愚父笑孔丘 余亦四海期周流 浩
歌明朝舉帆去 丈夫志業在千秋

題畫

幾載不尋鷗鷺盟 眼明對此釣舟橫 蘆花淺水平生夢 寫到吟
邊恰有情

烏巾

烏巾亂插野莊梅 又醉江樓酒百杯 看盡桑滄浮世事 不容富
貴逼人來

夜讀偶書

厚祿故人情自疎 漉巾老子粟無儲 也知盛世爲儒誤 猶向燈
窓讀我書

春朝即事

雨窓支枕聽鶯啼 睡思膏騰詩懶題 一領綿衾裏殘夢 龜官騎
馬滿街泥

林泉清話圖

也試巖泉一勺甘 相留瀾茗掃林庵 蟬痴螳黠紛紛事 不入高
人家外談

春曉園中

蘆松塘稿

萬縷銀絲放筋空 秋高滿腹信山風 平生凡百無堪比 只有食
饒不讓翁

落合村矚目 似半山

山村風俗自淳然 留客何曾說數年 幾簇人家催晚飯 浮嵐飛
和屋頭烟

雪山千村

萬山紅葉帶霜繁 別有三峰高履尊 說與南人應不信 孟冬積
雪照千村

鐵砲洲夜泊

南省存稿起已巳十二月 (自明治二年至同三年)
客路回頭跡已遙 越山信水夢迢迢 孤舟今夜砲洲畔 又掩疎
篷聽海潮

回鄉舟中作 是日篷窓中 臥

越海歸來歲正闌 又搖孤棹趁輕瀾 幾州河嶽胸中列 萬丈芙
蓉枕上看 到眼青山青漸近 驚心客髮綠全殘 緬懷千里壯游
迹 不及鄉舟魂夢安

回鄉雜詩

千里歸鄉井 徒餘兩鬢斑 青山盟不背 笑揖白雲間
兒女走迎門 慈顏映簾閣 雖無畫錦榮 自有斑衣樂
試把奚肩卸 江山滿一囊 不知臺閣上 可有此文章
雲路英才遍 飄飄笑故吾 愧無經濟學 贏得老江湖
兩年東走又西奔 歲晚南歸靜掃門 至樂人生誰過此 春風吹
入北堂萱

起移步履繞春園 曉樹烟深鳥不喧 梅上半稜殘月白 詩情一
倍勝黃昏

春興

閒游天使屬間身 正是東京上巳辰 霧裏山如高士睡 風前柳
似美人顰 幾年中酒猶爲客 此日看花倍憶親 鏡浦春潮通墨
水 片帆好去問鄉津

瓶中燕子花

紫襟翠袖映塘坳 帶露剪來初拆苞 好把花名呼燕子 古銅瓶
便是新巢

寄題蘆田槃堂分綠吟窓

窓蕉風戰葉離披 清晝幽人坐詠詩 一片輕紗遮不盡 綠雲透
影染鬚眉

晚夏小雨

燕子歸來簾角風 罩林烟氣午空濛 片雲載得催詩雨 忽送秋
聲到井桐

芟竹

芟除惡竹待清宵 擬惹嫦娥照寂寥 輸與隣樓人倚醉 夜涼吹
徹紫鸞簫

市川夕照鴻臺八勝之一

渡口秋雲散 斜陽落釣舟 餘輝收不盡 翻上水邊樓
葛西落雁同

相呼殘雨暮 影落渚田寒 應是待儔侶 飛鳴栖未安